

红粉者说

海 男 著

目 录

第一章	蝴蝶	………	(1)
第二章	旅馆	………	(48)
第三章	蜕变	………	(89)
第四章	男人	………	(129)
第五章	战争	………	(216)

第一章 蝴蝶

虚构者说

睁开眼睛，作为虚构者的我，在深秋——是我看见蝴蝶的日子。作为虚构者的我，我会带领你前往一个地方，他们在追逐蝴蝶的路上碰到的那场鼠疫改变了他们生活的方向，我要讲述一个带着蝴蝶标本的女人与几个男人的故事。而现在的我——正置身在黑色的扶手椅上，有巨大的阴影包围着我。对于虚构者来说，只有墙上的蝴蝶标本可以说明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普桑子是一个梦游患者。作为虚构者的我最后被一种冰冷的想像力所湮没着，我开始找到了某种佐证，惟有墙上的蝴蝶可以使普桑子的生命向前延续下去。而作为虚构者的我，要让时间倒流到三十年代的某一天早晨，我置身在黑色的扶手椅上，在那个阳光灿烂的早晨。

时间：一九三五年的某一天早晨

已进入三十多岁的普桑子，从早晨醒来后就一直感到口渴。她趿着木屐绕房间走了一圈又一圈，她的眼圈发黑，从来都是如此。自从十年前她与耿木秋在南方的那场巨大的鼠疫中被拆散之后，她的眼眶就变成了黑色。就像是被南方那位著名的女巫师所预言的那样，普桑子从此以后就丧失了与耿木秋的联系，连一点信息也没有，也就是说从那以后普桑子就再也无法触摸到耿木秋的影子。那位南方著名的女巫师说得很好，她说：你寻找的那个人已经飞往他处，你将不会与他再相遇。就是在这种声音里，普桑子在十年前那个漆黑的夜晚逃离了那座叫鸣城的南方。她除了逃离之外，就是背着一只透明的匣子，里面装满了她与耿木秋在鸣城的山冈上捕捉到的蝴蝶标本。所以，十年时间已经过去，1935年的某一天早晨，普桑子的身影又出现在那间挂满蝴蝶标本的房间里。

母亲在楼下唤道：“普桑子，普桑子，郝仁医生来了。”普桑子的脚在木屐里面抽搐着，她伸出手去，她想触摸墙壁上那只颜色粉红的蝴蝶。她记得很清楚，十年前为了追逐到这只蝴蝶，她和耿木秋才沿着向南的方向行走，他们除了步行之外，就是交换着使用不同的交通工具，骑马或改乘小马车，或者就是追逐着一只蝴蝶的翅膀前行，正是在这种追逐中他们捕捉到了那只粉红色的蝴蝶，同时他们也陷入了一场恐怖的鼠疫之中。就是在那座叫鸣城的南方，普桑子看到了死亡淹没了南方那么多人的生命，就是在四处可以看到尸体的死亡里，在这种逃亡中，她与耿木秋失散了。

母亲的声音隔着一层层的墙壁清晰地传来。普桑子的手没有触摸到那只粉红色的蝴蝶却在空中停住了。十年来，她一直是这样被墙壁上的蝴蝶包围着，所以，普桑子的母亲在她脸上看到了病症，她几天前就对普桑子说道：“你应该见见医生，你的眼圈太黑了，这样失眠下去，你会疯了的。”母亲的话吓了普桑子一大跳，她轻声拒绝道：“母亲，你说得太严重了，我怎么会疯呢？”母亲站在普桑子面前压低声音说道：“你要是每晚上睡不好觉，每晚都在失眠，那是很危险的……”

现在，母亲真的已经请来了医生。普桑子来到窗口，她看到了一个男人的身影，她看到了他的黑色西装，他叫什么？普桑子回忆着，她必须把母亲的话重新回忆一遍：普桑子，普桑子，郝仁医生来看你来了。

会见郝仁医生

普桑子回到卧室，从装有蝴蝶标本的小屋中回到另一间房子。这中间，普桑子似乎又重新被十年前的那场鼠疫所笼罩着，除了恐怖之外，她似乎看见耿木秋从一种陷阱中掉了进去。她趿着木屐，声音响动着，木屐发出的声音似乎响彻着整幢房子。在卧室里普桑子拉开了衣柜，要到楼下去会见郝仁医生，显然她得换一套衣服下楼去，她不能身穿睡衣到楼下去会见郝仁医生。普桑子在这十年的时光中似乎一直望着房间里那些蝴蝶标本，事实上她并不了解蝴蝶的本性。十年前她陪同研究蝴蝶的耿木秋到南方去捕捉蝴蝶纯粹是出于她对耿木秋的迷恋，她当时是G市女子大学的一名年轻的学生。爱上一名研究蝴蝶的人意味着你要与他浪迹天涯，普桑子很乐意这样的生活。她与耿木秋恋爱不久，

耿木秋就说他要到南方去。南方对于普桑子来说是神秘的，而且就像耿木秋所说的那样：只有南方是生长蝴蝶的地方，所以，只有到南方去才能寻找到最为珍贵的蝴蝶标本。而南方之行却让普桑子与耿木秋分离了。十年来，普桑子在那间房子里频繁地出入，她不断地失眠，忧郁症和梦游症相互穿行着，但始终是那些蝴蝶展现在眼前，它们已经不再飞翔，它们是一些标本被她收藏。

普桑子盯着柜里的所有衣服，她的目光停留在那件白颜色的丝绸旗袍上。普桑子喜欢白色的衣服，只有白色可以替代这个被失眠所替代的时代。普桑子从衣架上取下那件丝绸旗袍，她轻轻地触摸着它的光滑、柔软，它就像一条瀑布使普桑子的身体溅起了浪花。当母亲的声音再次传到卧室中时，普桑子感到母亲的声音是焦灼的，她在催促她越过墙壁上那些空洞的被蝴蝶所重叠而起的时光，这声音似乎就像一只雌鸟翅膀的拍击声，它使普桑子意识到母亲正在焦灼中强行地拉她到楼下去会见郝仁医生。对此，她的双手终于放弃了再去触摸那白色瀑布中的浪花，它的光滑、柔软只会加剧普桑子的病症。普桑子的病症是这样的：每当她在迟疑之中抬起头来时，每当她的双手和身体被那种奔逃的时空所替代时，她就像被置身在一只蝴蝶化成灰烬时的过程之中，在那轻柔的空气中总是飘浮着一种令她难以忍受的颤栗。母亲经常看见她的身影，她那伫立在空气和阴影中的身体似乎每天都是颤栗的，这就是她表现出来的最为强烈的病症之一。

终于让自己的身体贴近了那件丝绸旗袍，在里面，在最柔软的里面，普桑子的身体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惬意和快感，就像十年前耿木秋的双手抚摸她一样。不过除了抚摸之外，普桑子还没有来得及接受耿木秋的身体，他们就被拆散了。普桑子决定就这样下楼去，她要按照母亲的意思去会见那位叫郝仁的医生。

她从楼梯到楼下的过程，是她超越十年时空，穿过那些密集着想象和颤抖的蝴蝶标本回到现实中的时刻，因为有一种现实正在楼下等待着普桑子。普桑子已经下完了最后一级楼梯，她扶着螺旋形的最后一级楼梯扶手，她似乎犹豫了一下，因为十年来她好像是过着隐居似的生活，她几乎没有到楼下的会客室去会见过任何朋友，除了母亲陪伴着她，十年来她似乎一直在抗拒着任何生活状态。她抬起头来，拐过前面的弯道，就是会客室。她几乎已经听见了母亲与郝仁医生的声音，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也是一个医生的声音，普桑子觉得母亲和郝仁医生的声音都在包围着自己，他们都在集中声音和话题等待着普桑子的出现。普桑子终于从旁边里走了出去，她现在非常清醒，她对自己说，母亲已经把我当做一名精神病人，既然如此，我就去会见郝仁医生。

她看见郝仁医生站了起来，向她点点头，又坐了下去。普桑子坐在母亲身边，母亲介绍道：“这就是我的女儿普桑子。”母亲的介绍显然是多余的，从郝仁医生站起来向普桑子点头的那一瞬间，他就知道了这位身穿白色旗袍的女子就是普桑子。普桑子的目光毫无表情，十年来，她总是这样，除了身体颤栗之外，她的眼睛中没有任何色彩，这也许是她的病症之二。那双眼睛虽然没有表情，但却是明亮的，当她用眼睛看着你时，你会在她眼睛的里面看到某种寂静。母亲对郝仁医生说：“我把我的女儿交给你了。”母亲的意思是说她把一个有精神病的女儿交给了郝仁医生，因为她信赖他，她对郝仁医生寄予着希望。郝仁医生点点头看了看普桑子，她虽然已经三十岁，但你根本无法看到一个已经进入三十岁的女人的三十年的痕迹，也许是她的眼睛虽然没有语言，那目光却是明亮的。在那明亮的目光里，普桑子现在也盯着郝仁医生，她除了看到郝仁医生的年龄之外，她也对郝仁医生寄托着希望，她希望郝仁医生帮助她尽快地摆脱记忆中的那场噩梦，她

希望郝仁医生治愈她身体中颤栗的东西，她最后希望郝仁医生能帮助她进入睡眠。

她刚想说话，她想表达上述愿望，可她听到了枪声，尽管枪声是遥远的，但她知道外面的战争正在慢慢地逼近这座城市。

关于战争

战争从普桑子出世之后就一直在进行着，只不过普桑子居住的城市只嗅到了战争的烟火味。也许是普桑子已经习惯了人们谈论战争的故事，所以，她并不惧怕战争。母亲从她出生后就对她声明道：普桑子，这是一个战争的世界，因而，无论碰到什么事情，都要坚强。战争在外面进行着，而普桑子似乎从未受到过战争的影响。她出生长大，后来便追问母亲，父亲到哪里去了。母亲对她说：你的父亲是一名军人，他在你未出生之前就到外面打仗去了。从普桑子追问父亲的那一时刻开始，她就知道母亲一直在等待一个人——那就是父亲的归来，只不过母亲将那种等待藏得很深。二十多年已经过去了，母亲仍然在等待，在这样一个战争的世界里，母亲的时光在缓慢地向前移动着，她已经进入五十多岁，她的身体已经在慢慢地变形，但是她仍然在等待。在一个战争的世界里，这座城市面临着海，这座边缘之城除了倾听战争的炮声之外，它仍然是宁静的，所以，这座面临着海的边缘之城才会让普桑子拥有那间屋子里的蝴蝶标本，才会使从南方的那场鼠疫中走出来的她控制着恐怖不再惧怕战争。她惧怕的是记忆中那场南方著名的鼠疫，在那场鼠疫中她目睹的尸体比战争更使她恐惧。她趴在窗口，城里的人早就在传说，外面的战争就要进到城里来了，她仍然保持着那种镇静，她觉得母亲说得很对，这是

一个战争的时代。她的肉体似乎已经完全置身在这个时代之外，她并不惧怕战争，她惧怕的只是南方那场鼠疫，是鼠疫使她丧失了对耿木秋的联系，是鼠疫使她患上了母亲所说的精神病，所以，她是所有人中最不惧怕战争到来的女人。

郝仁医生的诊所

郝仁医生给普桑子留下了他诊所的地址，郝仁医生将地址写在了普桑子的本子上，那本笔记本中间有一只蝴蝶标本。普桑子记得郝仁医生抽出笔来往笔记本上写字的时候，那支笔移动着，流畅的钢笔声似乎在一张一缩，普桑子接过来便看到了“南屏街5号”，这就是郝仁医生的诊所，郝仁医生叫普桑子星期一、二、三都到他诊所中去看病。郝仁医生临走时对普桑子的母亲说：“我将用最快的时间治愈普桑子的病。”他对普桑子点点头，他似乎在重复着他说给母亲的话：“我将用最快的时间治愈你的病。”郝仁医生站了起来，他很年轻，但已经是一名精神病医生，而且还开了自己的诊所，普桑子目送着他对自己说，而我已经三十岁，我的青春已被房间里那些蝴蝶标本耗尽。

星期一的早晨已经到来，昨晚母亲已经提醒过普桑子，星期一要到郝仁医生的诊所中去。经历了一夜的失眠之后，普桑子在早晨推开窗户时隐隐约约又听到了一阵枪声，这就是一个时代的战争，战争总是在枪声中进行的，普桑子对战争的理解仅限于此。他站在窗口，她已习惯在失眠后的早晨站在窗口，当她呼吸到早晨的空气时，她从空气中感受到了自己的身体并没有麻木。她将头探出窗外，郝仁医生就在南屏街5号的诊所里等待着自己。她又穿上了另一件乳白色的旗袍，九点多钟，普桑子乘着一

辆人力车来到了南屏街 5 号。

虚构者说

在我看见她走进郝仁医生诊所的那一瞬间，我感到普桑子的命运将通过郝仁医生得到改变。在这种虚构的到来中，我窗外的雨水下个不停，九月二十二号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而今天才九月二十五号，细雨却已经下了整整两天。小说是通过语言——后来是通过不厌其烦的叙述完成的。在小说的叙述中——虚构者是通过那些无法抵御的神秘莫测的命运和细节来完成了一个世界本身的存在。普桑子在一九三四年的某一个星期一的早晨为什么要走到郝仁医生的诊所去呢？我想这个原因非常简单，她是为了进入和谐的幻境，而进入和谐的幻境是为了证实现实的生活价值。让普桑子找到一个医生，走进一家诊所，也就是让普桑子像别的女人那样复述一遍她生活的往事。

星期一的九点多钟，普桑子身穿乳白色丝绸旗袍。虚构者已经讲述过那是一个战争的年代，但战争不知为什么并没有进入普桑子生活的城市，这是一座边缘之城，这是一座远离战争的城市，但并不意味着战争永远不会降临，实际上身穿乳白色丝绸旗袍的普桑子早已听到了战争的枪声。尽管如此，她还是像所有的人那样期待着活下去，所以，她遵从郝仁医生约定的时间来到了诊所，从她那失眠的双眼中我可以感觉到她是多么希望得到治疗。她有点像一团魂的影子飘到诊所里去，她是郝仁医生迎来的第一个需要治疗的病人。

精神病患者普桑子

她是病入膏肓的病人吗？不对，除了失眠、颤栗和内心沉闷的叫嚷之外，她思维敏捷。当她坐在郝仁医生对面时，郝仁医生翻开了一本病历册并写上了她的名字。郝仁医生的钢笔是黑色的，钢笔虽然很纤细，但普桑子却看到了病历册上自己的名字很醒目。郝仁医生翻开洁白的病历册，他抬起头来看着普桑子轻声说：“普桑子，现在，你得接受我的问话，你要如实回答，我才能寻找到你患病的根源，这需要你慢慢地回忆。你知道，每一个精神病患者都经历过一种记忆和身体的损伤，你别害怕，普桑子，你的病并不太严重。”普桑子听着郝仁医生的话，自从母亲将她的病称为慢性精神病以后，她就被归纳进了精神病的名单之中，这当然没有什么，普桑子知道百分之二十的人都患有轻微的精神病，只是感到奇怪的是普桑子不是像别的精神病人一样在诊所之外游走，她已经进了诊所，这就意味着她是，或者她已经是一名名副其实的精神病患者了。对此，她微微地点点头，她是怯懦的，就像墙壁上那些斑斓多姿的蝴蝶那样怯懦。

对 话

“你别害怕。”郝仁医生说。

普桑子说：“我不能不害怕，我要是不害怕的话，我就不会到诊所中来找你……”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让你别害怕我。”

“我为什么要害怕你呢？我害怕的是记忆。”

“是的，是的，普桑子，你别太激动，我现在就是帮助你将你记忆中的那些东西说出来，也就是将你害怕的那些东西说出来……”

“说出来，我能那么简单地说出来吗？”

“普桑子，我给你倒一杯水，你先喝一点水，然后再慢慢说，好吗？”

普桑子点点头，郝仁说到水时，普桑子才感到自己的嗓子在发痒，仿佛置身在沙漠中一样，她感到嗓子干燥。

郝仁医生站起来给普桑子倒了一杯水，放在普桑子面前的是一只乳白色的瓷杯，普桑子伸出手去捧住那只瓷杯，她想，这只瓷杯要放在炉火中烧多少天才会变成一只乳白色的杯子呢？她捧着那只杯子，她似乎看到了那团炉火和这只瓷杯的关系。水很烫人，虽然她很渴，但她不能马上用嘴唇接触杯里的水，她掀开盖子，看见了里面飘浮在水中的绿茶，看到这种颜色，普桑子感到嗓子开始变得湿润起来了。

郝仁医生说：“普桑子，现在，把你最害怕的事告诉我吧！”

普桑子说：“你想看那些蝴蝶吗？”

郝仁医生说：“你是说蝴蝶，你问我想不想看蝴蝶？哦，普桑子，难道蝴蝶与你害怕的东西有关系吗？”

普桑子说：“十年前，我与研究蝴蝶的耿木秋到南方去捕捉蝴蝶……”

“你是说十年前，好，你慢慢说下去……我先问一问你，你为什么要跟耿木秋到南方去捕捉蝴蝶呢？也就是说耿木秋是你的什么人？”

普桑子头一次碰到对她记忆感兴趣的人，而他是一个医生。

普桑子说：“耿木秋是我的初恋，我先是爱上了他，后来也

喜欢上了耿木秋捕捉的那些蝴蝶，然后我就跟他到了南方……”

“南方，我一直想到南方去，但由于战争的原因，一直没有实现这个计划。”

普桑子听郝仁医生这么一说低声说道：

“那次南方之行使我们陷入了一场鼠疫之中，我和耿木秋在逃亡中失散了……”

“哦，鼠疫……现在我知道了，你害怕什么？你是害怕那场鼠疫，对吗？”普桑子点点头，一霎间，她感到自己的身体在颤抖，她似乎又看到那些无以数计的死老鼠顺水漂流而下，她看到了在河流中漂浮起来的尸体鼓胀着肚皮展现在她面前，而那一年她才二十岁。

郝仁医生看着浑身颤抖的普桑子说：

“别害怕，那一切已经过去了，普桑子，十年时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

普桑子觉得这是十年来她惟一听到的安慰她的声音，她抬起头来，轻声说：

“我想忘记，但是每到晚上我就会想起那场鼠疫，我就会想起已经消失的耿木秋，每当想起这些事我就无法睡觉，现在我最害怕的便是失眠……”

“我知道，普桑子，你母亲原来就告诉过我，你的症状就是无法睡觉，普桑子，我会帮助你，我会帮助你进入睡眠，这需要一段时间……哦，时间，普桑子……我从未碰到过你这样的患者……你的这段经历太残酷……你听到枪声了吗？普桑子，他们都说战争快要进入到这座城市了，如果战争到来，你会离开这座城市吗？”

普桑子告诉郝仁医生她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她确实听到了枪声，但她的眼睛却没有流露出惊慌，战争并没有使她到达将失

去平衡的极限。

郝仁像是想起了什么，他问道：

“你刚才说我想不想看那些蝴蝶，你是不是说你手中收藏着那些蝴蝶？”

普桑子告诉郝仁医生：“是蝴蝶标本。”

郝仁医生说如果可能的话他很想看看十年前由普桑子带回来的那些已经变成蝴蝶标本的南方蝴蝶，普桑子没有说话，在郝仁医生说话时，她听到了一阵高跟鞋的声音，那声音越来越近。

穿高跟鞋的女人

穿高跟鞋的女人已经来到诊所门口，郝仁医生对她打了一声招呼，女人就走了进来。普桑子侧过头去看到了另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她嗅到了那个女人身上的香水味，她穿一件绿颜色的旗袍。普桑子听到郝仁医生说道：“我在工作，杨玫，有事我们改日再谈……”那个叫杨玫的女人来到普桑子面前看了看说道：

“这么漂亮的女人难道也是你的病人吗？”

“杨玫，请你别伤害她，她确实是我的病人。”

杨玫说道：“反正，你已经抛弃我了，所以，我这一生要伤害你最喜欢的东西，你喜欢什么，我就要伤害你什么！”

普桑子站了起来，她不知道这个叫杨玫的女人是郝医生的什么人，反正，她已经听清楚了杨玫的话，普桑子很清楚自己不能再呆下去，如果再继续呆下去，天知道会发生什么呢！她站起来向郝仁医生告辞，郝仁医生无可奈何地将她送到门外对她说：“我会到你家里来看那些蝴蝶的。”普桑子避开了郝仁医生的目光，这是她十年来接触到的第一个男人的目光，她觉得在那目光

中有一种温暖在包围着她，那些温暖散布在南屏街的大街上，那是一些什么样的温暖呢？普桑子看到了一棵树，这是一棵春天的树，她才猛然意识到这个季节已经是春天了。

撑着拐杖的陶章

普桑子刚想搭一辆人力车回家去，有人在叫她的名字，她听到了，那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声音很清晰地传来，起初普桑子还以为是一种错觉，当声音第二次传来时，普桑子回过头去，她惊讶地看到了一个撑着拐杖的男人来到她面前，他说：

“普桑子，我是陶章……”

“哦，陶章……”

普桑子猛然回忆起来，陶章除了是她中学时的同班同学之外，他还与普桑子闹过一场恶作剧，他知道普桑子很害怕毛毛虫，有一次他曾经将一条绿颜色的毛毛虫放到她的书包里……岁月是如此地剧变着，它改变着那个喜欢运动的中学生的模样。令普桑子感到惊讶的是，陶章竟然撑着一只拐杖，再仔细看上去，她看到陶章少了一条腿，他的右腿没有了。他斜挎着一只包，身穿黄颜色的军服，但没有领章。陶章告诉普桑子：

“我刚从战争前线回来……”

“战争，你去参战了！”

普桑子意识到自己说战争两个字时是如此地苍白，战争使陶章变成了一个少了一条腿的男人，他的右腿没有了，这就是战争。

陶章说：“我要走了，普桑子，见到你我真高兴，你仍然像中学时代一样漂亮。”

“你要到哪里去？”

陶章回过头来轻声说：“回家。”

普桑子注视着陶章的背影，她不知道陶章是去参加什么战争，她不想了解战争，因为在她内心战争就意味着骸骨，战争就意味着恐怖、忍耐、受辱。她记不清楚有多少年没有见到陶章了，他已经变成一个男人，只是他已经少了一条腿。

普桑子凝视着陶章的背影，他现在只有一条腿了，就是这样他只有一条腿了，普桑子怀抱着双臂，她感到有些寒冷，直到看不见陶章的背影，直到街道上的人群淹没了陶章的身影。普桑子抬起头来，她看到街对面的店铺中挂着一只只鸟笼，鸟笼中的那些纷散的羽毛现在变成一只只鸟，普桑子再仔细看下去，她竟然看到了母亲，母亲正面对着一只绿颜色的鹦鹉，母亲的嘴唇张开，看上去母亲正在跟那只会说话的鹦鹉说话。母亲取出一只钱夹子，现在普桑子知道了——母亲是为了带走那只鹦鹉。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一只鹦鹉的命名是这样的：

“鸟，头部圆，上嘴大，呈现钩状，下嘴短小，羽毛美丽，有白、赤、黄、绿等色。生活在热带树林里，吃果实。能模仿人说话的声音。通称鹦哥。”

母亲带走了那只装在笼子里的绿色鹦鹉。普桑子觉得奇怪，母亲从未向她透露过她喜欢鹦鹉，更没有与她商量过家里需要一只鹦鹉。

母亲拎着一只鹦鹉走在前面

普桑子没有搭人力车回家，她穿过街道走在母亲身后，母亲拎着一只鹦鹉走在前面。那只羽毛美丽的鹦鹉正发出声音来，那

是一种鸟语，未经训练的鸟语正向人的声音靠近。普桑子觉得纳闷，母亲是在什么时候对一只笼子里的鹦鹉发生兴趣的？母亲将一只鹦鹉带回家去，肯定要训练鹦鹉的舌头，母亲要让鹦鹉像人一样口齿伶俐，毫无疑问，这就是母亲的目的。另一个目的很明显，在那座院子里，只有普桑子与母亲相依为命地生活着，母亲带回一只鹦鹉到家里去，是为了让院里多一种声音。普桑子第一次听见鹦鹉说话是在南方，在她与耿木秋捕捉蝴蝶的日子里，他们经常与鹦鹉见面。南方人没有将鹦鹉囚禁在鸟笼中，而是将鹦鹉置放在一根横木上，用一条红褐色的细链拴住鹦鹉的小腿，以防止它奔逃。那些鹦鹉说起话来没完没了，它们确实会像人一样说话，当然，那些语言都是由人教会它的，所以，这是一种奇怪的鸟类。

而现在，普桑子的母亲正从容地拎着一只笼子里的鹦鹉，她将鹦鹉带回家里去，从此以后，院子里将有一只鹦鹉模仿着人说话。普桑子加快脚步，追上了母亲。母亲看了她一眼问她是不是已经从郝仁医生的诊所回来了，普桑子点点头，母亲的脸上出现了一丝微笑，她告诉普桑子，家里太静，有时候一点声音也没有，她一边说，一边晃了晃那只鸟笼说：“这是一只南方的鹦鹉。”母亲的这种声音很像普桑子记忆中的另一种声音：“这是一个充满战争的年代。”普桑子看着母亲，母亲已经进入五十多岁。从出生的那天开始，就只有母亲在陪伴着她，普桑子从未看到过父亲。母亲一年到头总是穿着旗袍，冬天到来时外面加一件呢大衣。母亲的旗袍有粉红、绿色、灰色、黑色，母亲有时候穿上黑色旗袍时，看上去类似一个幽灵。普桑子感觉到母亲并没有放弃那种等待，事实上从母亲的眼里看上去，母亲一直期待着去参战的父亲归来，虽然这种等待在普桑子看来已经变得遥遥无期了。普桑子将陶章的情况告诉了母亲，母亲仍然拎着那只鸟

笼，缓慢地行走着，她的气色看不出是变得黯淡了呢，还是变得冰冷了，总之，一路上，母亲再没有说一句话。普桑子觉得很后悔，自己不该将陶章的消息告诉母亲，因为陶章是从战场回来的。回到家，普桑子帮助母亲将那只鸟笼挂在了院子里的苹果树上，那棵苹果树已经很有些年代，普桑子出生的时候，那棵苹果树就已经存在了。母亲站在笼子下面仰起脖颈来，母亲说：“今天天气好。”那只鹦鹉向母亲点点头，但并没有发出声音来。

普桑子面对着蝴蝶标本

鹦鹉是属于母亲的，普桑子回到自己的房间。普桑子觉得很空虚，整整一天都过得很空虚。现在看上去，去郝仁医生的诊所自己并不愉快。也许是中途碰到了那个叫杨玫的女人，普桑子想起杨玫说是郝仁医生抛弃了她，这就是说她曾经是郝仁医生的女人。总之，这个女人闯进诊所后，普桑子就离开了。尽管如此，面对郝仁医生，普桑子有一种想诉说的欲望，只不过开始时普桑子还有一种抑郁，她不知道要从哪里说起。十年来她一直伴随着南方那场恐怖的鼠疫，十年来她的男友音信渺茫，留给她的只有那些墙上的蝴蝶标本。

普桑子吃完晚饭后一直坐在那间挂满蝴蝶标本的房间里，而母亲已经开始在训练那只有绿色羽毛的鹦鹉。

虚构者说

在九月底的蒙蒙细雨中写小说，普桑子生活的年代距我是那

样遥远。而她置身在墙壁上的蝴蝶标本之下，她坐在椅子上，偶尔又站起来，墙上的蝴蝶是她与耿木秋的南方之行中惟一留下来的东西。直到今天，作为虚构者来说，蝴蝶对于我是一种诱惑，尽管只要我走出去，只要我乘车到山冈上去，我的视野中就会飞满蝴蝶，但这些视野中飞满的蝴蝶取代不了普桑子墙上壁上的那些蝴蝶标本，那些经历了南方地区中巨大的鼠疫而幸存下来的蝴蝶标本，在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影响着我写作之外的生活。然而，除了让我从虚构中看见那些美丽的蝴蝶标本之外，我正在虚构和想象着普桑子在蝴蝶笼罩下的另一些生活。因为无论如何，普桑子出门去会见郝仁医生。世界是变幻莫测的，她去见郝仁医生时，她邂逅了从战场上归来的中学同学陶章。这两件事给置身于蝴蝶之中的普桑子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我出于什么目的这样关注着普桑子的生活，当然，这首先是为了写作的目的，出于偶然。这也是另一种目的，那个穿着旗袍的旧时代的女人和那些蝴蝶在一起，她是一种虚幻的影子。

星期二的上午

星期二的早晨，普桑子记起了，今天是郝仁医生给她就诊的日子，因而她起得很早。虽然那个叫杨玫的女人使她产生过畏惧，但郝仁医生的目光在她眼前闪动，那目光是温暖的，只有那目光可以穿透她的身体，那些被阴影和记忆燃烧的身体。她像星期一的上午一样准时来到郝仁医生的诊所。九点多钟，她的身影来到诊所门口，她嗅到了一种中药的味道。她刚进门，就看见郝

仁医生从里面的房间里走出来，他对普桑子点点头，示意普桑子先坐下来。一会儿，他手里捧着一碗熬好的中药来到普桑子面前对她说：“这是治愈失眠的中药，你先趁热喝下去吧！”普桑子看着郝仁医生手中冒着热气的药汁，伸出手去，郝仁医生说：“趁热喝下去吧。”普桑子果然按照郝仁医生的吩咐一口气喝完了那碗中药，她感到嘴里一股五味子的味道，郝仁医生又给她倒了一杯水。郝仁医生坐下以后说：“昨天的事情请你原谅。”普桑子没有说话，郝仁医生说：“我已经给了她一笔生活费，她到上海谋生去了。”普桑子仍然没有说话，她不知道郝仁医生为什么要告诉她这些事，实际上，她并不愿意知道这些事情。郝仁医生今天开始寻找普桑子身体中的另一种阴影，他伸出手去为普桑子用中医方法号脉，然后他让普桑子伸出舌头，观察她的舌苔情况。一个多小时过去了，郝仁医生说：“普桑子，你的病完全是心病，也就是说南方的那场鼠疫给你带来的心病，你应该慢慢地学会遗忘，用各种方式寻找遗忘，你呆在房间里的时间太长了，你应该到外面来找些事情做，多结识些新朋友，这样的话，你才能分散精力……”普桑子摇摇头说：“母亲早就告诉过我，这是一个战争的年代……”普桑子没有继续说下去，她的意思大概是说在一个战争的年代里，工作和寻找朋友对于一个女人来说都充满了危机。郝仁医生说：“普桑子，你一定要出来工作，我的一位亲戚在市三中任校长，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到中学去做老师……”普桑子告诉郝仁医生，这主意倒不错，不过她得考虑一下，因为要面对那么多学生，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普桑子这样说是因为她已经习惯了闲住在家中，母亲在城里开的首饰店可以养活她们母女俩，就连母亲也得这样，她虽然开了首饰店，但她很少去首饰店露面，店铺的打理是一个老实忠厚的乡下人，他按月向母亲交纳每月的盈金。郝仁医生看着普桑子说：“假若

我向你求婚，你会不会嫁给我？”普桑子吓了一跳，她不知道这是郝仁医生开的玩笑话还是郝仁医生真的有这种想法，但她摇摇头，她坦然地告诉郝仁医生，她一直在寻找耿木秋，他是她的初恋。郝仁医生说：“世态动荡不安，你到哪里去寻找耿木秋呢？”郝仁医生已经很熟悉耿木秋这个名字。普桑子说：“如果我身体好一些的话，我想去一趟南方。”郝仁医生摇摇头说：“我不希望你再去南方，那是一条危险的路。普桑子，我刚才的话是认真的，你可以考虑，而且，我给你很多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毕竟，我们刚认识不久，对你提出这问题，有些太突然了，不过，你如果与我结婚的话，你的病肯定会减轻三分之二。”普桑子很清楚，郝仁医生是在暗示她，如果与郝仁医生结婚的话，她除了会逐渐地遗忘那场南方的鼠疫之外，也会慢慢地把耿木秋忘掉。而鼠疫和耿木秋这个名字是普桑子最沉重的记忆，正是这记忆导致了她的精神病。

普桑子在星期二的上午有一种女人的幸福，三十多年来从未有男人向普桑子求过婚，她就像那些蝴蝶标本一样隐藏在房间中，除了那场十年前的记忆损伤着她的记忆和身体之外，她自己就根本与外面的世界丧失了联系。三十多年来从未有男人向普桑子求过婚，这并不是说普桑子是一个相貌平常的女人，正相反，普桑子的美丽在二十多岁时就已经被那位研究蝴蝶的年轻专家耿木秋发现了。耿木秋当时每天守候在普桑子上学的校门口，他像追逐蝴蝶一样追逐着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普桑子。如今，十年已经过去，普桑子已经进入三十岁，她身上蕴蓄的美丽已经像一只苹果一样开始成熟。

尽管如此，普桑子仍希望去一趟南方，她忘不了耿木秋，但是，外面的世界对普桑子来说已经变得就像风筝一样遥远了。走在路上的普桑子突然想起了一个人，他就是陶章，因为陶章刚从

外面回来，他一定知道除了这座城市之外的另一个大千世界。普桑子决定去找陶章，但是陶章的家在哪里，这又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普桑子来到了昨天邂逅陶章的地方，她回忆着自己目送陶章消失的情景，她记得当时自己的眼里有一种湿润的东西，然而那东西并没有分泌的泪水，那东西湿润着她的双眼。现在，她又一次回忆起中学时代那个与她做恶作剧的少年来。她站在风口，她慢慢地感觉到春风中有一阵细雨正从天空飘落而下。普桑子迷惘地摇摇头，她觉得自己是如此地无能，竟然连同学陶章的家也无法找到，而且这座城市只是一座不大不小的坐落在海边的城。普桑子突然想到了大海，十年来她竟然一次也没有到海边去过，实际上，城里离海滩是那么近，那么近，普桑子挥了挥手，她抬起脚来，跨进一架人力车，她知道半小时后她就可以到达海滩了。

柔软的沙滩和自己的影子交叠

海滩上有一群孩子在相互追逐，还有几个渔民在打网，这是普桑子在小时候经常看到的情景。普桑子下了人力车，她来到沙滩，多少年没有在沙滩上行走，普桑子感到大海正包围着自己，潮汐正在一层层地涌上来。普桑子曾经对耿木秋说过，那是在南方，她对耿木秋许愿道，从南方回去以后，她就带耿木秋去见自己的母亲，而且带他去看大海。普桑子想到自己的允诺，她来到沙滩，她弯下腰去抓起一把柔软的沙砾来，就在这时普桑子突然看到了一个身影，在百米之外，走着一个人，撑着一只拐杖，他无疑是陶章。普桑子知道，只有最孤独的人才会在这样的时刻走到海边来，就像自己一样。普桑子在街上感受到的那种彷徨实际上是一种孤独，只有最迷惘的人才会在这样的时刻走到海边来，在

这样的时刻想贴近大海和沙滩的人从本质上讲是想被大海湮没的人。那些迷惘升起在远方，对于普桑子来说她想重新穿越南方，她想找到耿木秋，而她却看不到去南方的路。

普桑子抬起头来，她突然惊愕地叫出了陶章的名字，然后不顾一切地穿越那一百米距离。她这样奔跑，是因为她看到了陶章正撑着那只拐杖向大海深处走去。

普桑子在海水中抱住了陶章的腰

一百米距离已经被普桑子冲过，她越过海水抱住了陶章的腰，她将陶章从海水拉回到沙滩，也就是说普桑子将陶章从死亡的路上重新拽了回来。她全身颤抖，两个人面面相觑，说不出一句话来。在他们身后大海正翻滚着浪花，陶章侧过身去，他显然不敢再面对普桑子，因为他害怕这件事。普桑子走过去对陶章说道：“你不该这样，你虽然少了条腿，但不应该去死。”陶章没有说话，普桑子将陶章的拐杖递给他：“我送你回去吧。”陶章点点头。

虚构者说

普桑子将陷入绝望之中的陶章拽上了岸，这完全是我原来的虚构中从未想到过的事情。当我写到这里时，突然下起了一阵骤雨，我喜欢倾听窗外的雨声进入某种睡眠或进入某种语言状态之中去，将某种绝望付诸于虚构的情节中。正像我七月初写的诗一

样：“我的身体已没有明快的节奏/一块乌黑的布幔/也许是我的帐篷，也许是我的披风/也许是我的裹尸布/所以，在弯曲中，我的身体忌讳被人看见。”现在，普桑子竟然从海水中将一个被战争伤害的人救上了岸，虚构着这样的情节，骤雨中的雷鸣使我坐立不安。普桑子意外地看到了一百米之外的那个撑着拐杖的男人，这就是说陶章还不到死的时刻。我看见他撑着拐杖走在沙滩的前面，普桑子则走在后面。

普桑子送陶章回家

一个撑着拐杖想走到海里去的男人，这个人除了饱受战争的摧残之外，他的心灵一定集聚着战争中的很多碎片。普桑子变成了同情者，她的同情之心事实上从在街头与陶章邂逅时就已经产生了。看着一个失去右腿的男人撑着拐杖，木拐杖砰砰地击在坚硬的地面上，这是一切，是一个阴影像黑点和斑块移动的结果。普桑子陪同陶章走了许多路，惟一的目的是把他送回家去。至于陶章的未来，普桑子不敢再往前继续想，正像自己的未来一样完全被一个战争弥漫的时代所笼罩着。她走得很轻，穿着被海水濡湿的旗袍，湿着头发。丝绸旗袍一会儿就被风吹干了，吹干的过程是那样快，普桑子感到风像一种细流激荡着身体，过一会儿，她就感到那件紧贴身子的湿漉漉的旗袍已经又像水一样柔软光滑了。而此时，他们已经进了城。从海边进入城里的路上，陶章沉默着，他一句话也没有说过，保持着没有意识的那种距离，他似乎想与大海保持着距离，想跟普桑子保持着距离，但是普桑子却把他从海边带进了城。

进城的路似乎浮动许多气味，那种难以忍耐的气味似乎是从某座旧房子角隅的后面散发出来的，似乎是从那些逃亡者的物品中，从一堆堆模糊、齷齪或者说一些死人和牲畜尸体中传播而来的。这使普桑子想到那场鼠疫，她紧靠着陶章的那根拐杖，似乎那根拐杖可以帮助陷入绝望的愤慨中的她获得解脱。陶章看了她一眼说：“你是不是嗅到了一种气味？”普桑子点点头。陶章说这种气味他过去经常嗅到，他说他每天就在这气味中生活，直到丧失了右腿，他再也无法与这气味抗争了，才回到家。普桑子点点头，陶章的声音无非是把某种情景展现了出来，但普桑子已经感觉到了陶章在这种气味中挣扎不息的那种漫长的过程，她看了陶章一眼，但她看到的却是他的拐杖，除此之外——他就像在另一个地方躲藏着，在那些充满物品、死人的、最模糊的齷齪的气味中微微地颤动。但无论如何，普桑子已经把陶章送回了家。陶章的家在城市的中央，在一条石板路的前方，陶章指着那幢油漆斑驳的老房子说：“那就是母亲留给我的房子，我参战时，母亲就去天堂了。母亲是基督徒，在这之前母亲一直向往着天堂。”普桑子点点头，她站在房子的外面，她准备告辞了。她出门的时间已经太长了，普桑子想到了母亲，想到母亲一定在焦急不安地等待自己回去。虽然陶章对她说：“进去坐坐吧！”但她还是告辞了。

笼子里的鹦鹉

普桑子打开门，她在路上时早已想好了托辞，如果母亲问她到哪里去了，她就哄母亲她到雯露家去了。雯露是普桑子惟一的好友，但她早已嫁人，她嫁给了一个茶叶商人，她的丈夫经常外

出，外出时，雯露总是希望普桑子去陪陪她。虽然她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去雯露家了，但母亲知道雯露的情况。现在，母亲并没有在家里，只有笼子里的鹦鹉挂在苹果树上那只鹦鹉看见普桑子回来后就欢鸣着，但它并没有发出人语，它的声音仍然是比鸟语更加清脆的叫喊声。普桑子在笼子下面的那张木椅上仰起头来，母亲总是坐在椅子上，这把椅子是属于母亲的，但母亲并没有坐在上面，普桑子想也许母亲到店里去了呢。她刚想张开嘴与笼子里的鹦鹉说说话，她听到了敲门声，普桑子从椅子上站起来。现在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普桑子站起来时听到了客厅里的那架老式挂钟发出的声音。她来到门口打开了门，看到郝仁医生，普桑子半晌说不出话来，她扶着门框说：“是郝仁医生。”“我是来看那些蝴蝶标本的。”普桑子哦了一声，郝仁医生曾说过要来看那些蝴蝶标本，没有想到的是他真的来了，普桑子嗅到了他身上的乙醚味道。郝仁医生将手中的一只包交给普桑子说：“我给你开了几服中药，你每天一服，必须用炭火煨药。”普桑子看着郝仁医生，他镜面下的那双眼睛很温和。普桑子想，既然郝仁医生是来看蝴蝶标本的，那么，我只好把他带到楼上去了。但尽管如此，普桑子对自己说：“除了母亲之外，我还从未把另外一个人带到那间房子里去。”她又对自己说：“郝仁医生是我的主治医生，他看那些蝴蝶是为了更好地治愈我的病。”她一边走在前面，一边寻找这些理由，也许只有找到一个理由，普桑子才能使自己得到解脱。

在蝴蝶标本的房子里

他们刚一进屋就听到了一阵枪声，这是枪声而不是潮汐声，

更不是笼子里的那只鹦鹉的叫喊声。枪声比较密集，不像往日那样是一颗子弹的声响，而是几百颗子弹发出的轰鸣声。普桑子的身体晕眩了一下，她屏住呼吸扶住墙壁，她感到郝仁医生此时此刻正站在自己身后，他的呼吸声是那样急促。他伸出手来扶住她的手臂。普桑子的头上面是那些蝴蝶，墙壁上的蝴蝶虽然已经死亡却张开着翅膀，那是一种飞翔的姿势。她将面颊贴近墙壁。多少年来墙壁一直是冰冷的，但是每当她的头和面颊与墙壁亲近时，她就似乎感受到了那个已经消失了十年时间的耿木秋。十年前，他们在一起时用初恋般的火焰相互温暖着对方的心灵，那种方式就像一对蝴蝶相互飞越着。普桑子回过头来，郝仁医生的手也在这一刻离开了她刚才晕眩的手臂。郝仁医生开始观察墙上的蝴蝶标本，他没有说话，面对这些蝴蝶，他似乎在回想和想象普桑子在他诊所时告诉过他的那些在南方发生的故事。而普桑子却在想着耿木秋，现在，她从窗口掉过头来，她突然对郝仁医生说：“我想去南方寻找耿木秋。只是我一听到外面的枪声就感到害怕。”

郝仁医生对普桑子说：“十年了，如果他活着他会出现在你身边的。”

“你是说耿木秋死了？”

“普桑子，你必须从南方那场鼠疫中解脱出来，而最关键的是你必须忘记耿木秋……我是你的医生，所以我必须对你这样说话……”

普桑子看着窗外的天气已经慢慢暗下去，她想把郝仁医生带到客厅里去，她不习惯自己单独一人与郝仁医生留在这间挂满蝴蝶标本的房间里，也许母亲快要回来了。

他们刚下楼就看见母亲从院里进屋来了。母亲看到普桑子与郝仁医生呆在一起感到很意外，但她却显得很高兴，她对郝仁医

生说：“今晚就在家里一块吃晚饭吧？”郝仁医生没有拒绝。普桑子凭着一种女人的本能，感受到郝仁医生眼里的那种温暖是很明确的，他白天曾向她求过婚，所以，他眼里的那种温暖不是没有目的的。但此时此刻的普桑子已经丧失了初恋的耿木秋，尽管她不相信耿木秋已经死了这样的事实，但她的心确实已变得一片冰凉。那些重温南方之行的记忆带给她的只是一种晕头转向、哑口无言的症状，犹如一个失语者站在语言之外再也无法触摸到语言所带来的事实。所以，她并不拒绝郝仁医生眼里的那种温暖，因为这是普桑子十年来惟一看到的温暖。

母亲对普桑子说

那天晚上母亲对普桑子说：“桑子，母亲不能相伴你一生，我已经五十多岁了，进了这个年龄阶段的女人随时随地都可能被魔鬼带走。我看郝仁医生对你很好，这是一个可以让你依托一生的男人。”母亲的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普桑子已经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她懂得母亲的意思，母亲的话是在讲述这样一种箴言：每一个女人的一生都需要抓住一种可靠的东西，而男人正是这种东西。普桑子不想把男人比喻成一种东西，但母亲的意思就是那样。三十岁的普桑子回到自己的房间，那天晚上她再次失眠了。

星期三的上午

普桑子的身体没有一点力量，失眠了一夜的她坐在郝仁医生

的诊所里。那天上午她希望郝仁医生再次向她求婚。她来时一路上都在想，如果郝仁医生今天上午向我求婚的话，我就答应嫁给他。她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再也无法抗拒那种黑沉沉的在浓密的黑暗中使她恐惧的东西，她希望将自己的身体交给一个人，那个人完全覆盖着她，把她肉体升起的那一线犹如墓地上发出的微弱的蓝色的磷光全部熄灭。她仰起脖颈，她的脖颈纤细而细腻，而她仰起头来时，她感到自己的乳房也在挺立着，她看着郝仁医生，她希望他对她说：“我想娶你，普桑子。”那样的话，什么问题都会解决。而在这一天，在这个上午，郝仁医生说：“普桑子，你今天气色不好，是不是昨晚又失眠了？”普桑子没有回答他，门口一位货郎摇着手里的铃铛嘶喊道：“卖货喽，卖货喽。”普桑子的心被这声音覆盖着，因为这声音淹没了郝仁医生低沉的说话声。

虚构者说

今天已经是九月二十九日，我又坐在书桌前，这些文字假如果说延续着小说的生命，不如说延续着我所叙述的那个女人的生命。普桑子生活在一片废墟式的年代，在那片废墟中记载着或者说坚实地保存着她的蝴蝶。她热爱那些蝴蝶，尽管那些蝴蝶标本带给她令人辛酸和迷乱的往事。在那片废墟中普桑子为了活下去，或者说为了活得简单一些、宁静一些——她开始寻找到了一个医生，并接受这个医生的治疗。在这同时，她又是一个同情者，她对失去腿的陶章的同情驱使她不顾一切地走到他身边去，因为她害怕陶章会再一次绝望地走进海水中去。所以，普桑子从

此以后便行走在两条道路和两个男人之间，似乎她的生命以这两条不同的路线与两个不同身份的男人有直接的联系。

秋天到了，秋天

秋天来临了。从春天到秋天的这段时间生活似乎一直在平静之中进行着，直到撑着拐杖的陶章告诉普桑子，他实在无法在家里呆下去了，他父亲早年在外面有一座矿山，他曾经在那座矿山呆过一段时间，后来父亲在矿山猝死之后，那座矿山就闲置着。他的意思很清楚，他想去重操父亲的旧业。普桑子坐在陶章的对面，从春天到秋天——她几乎每天都来陪伴陶章，她要让他放弃那些最绝望的念头。她的同情心果然发生了作用，陶章的眼里开始慢慢诞生了希望的念头，人一旦有了希望，眼睛里面放出的光芒是明亮的。当陶章告诉她那座矿山时，普桑子惊讶地发现陶章终于重新活过来了。前一段时间，陶章曾经像死去一样活着，可以这样说，他像一个正在垂死的人一样眼神发呆地坐在普桑子面前，普桑子想与他说话，她想找到陶章绝望的根源，但她又害怕揭开他的伤疤，有一点普桑子很清楚，陶章的绝望来源于战争。每当这时，普桑子就想起自己的父亲从自己出生以后就去参战了，母亲等待着，用各种方法打发光阴的流逝，但父亲连一封信也没有捎回来过。所以，普桑子不敢具体地面对战争，她更不敢张开口问从战场归来的陶章，战争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发生战争。

从春天到秋天，陶章终于撑着那只拐杖寻找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到一座矿山去。普桑子想来想去觉得这是陶章惟一的出路，她没有反对，但当陶章对她说出想请普桑子一块到矿山

去时，普桑子拒绝了。她拒绝陶章有三个原因，第一，普桑子仍然等待耿木秋，她知道跟陶章出去意味着什么，陶章虽然没有向普桑子表达过情感，但普桑子已经感觉到陶章经常在眼神中流露出对普桑子的那种爱慕和期待，所以，当普桑子拒绝跟他到矿山去时，他感到了一种失落；第二，普桑子已经开始慢慢对郝仁医生充满了信赖，他不但是普桑子不能在短期内离开的治疗精神病症的医生，也是使普桑子感受到温暖的男人；第三，普桑子已经不能离开与她相依为命的母亲。

陶章虽然有一种失落，但他已经坚定了到矿山去的决心，他告诉普桑子，他先到矿山去，事情好起来后他会来接普桑子。普桑子没有再次拒绝他，因为她已经感觉到陶章望着她的目光，在那目光中普桑子是他的另一种希望，如果他彻底丧失了这种希望，那么，陶章的模样和心灵将像那些南方的候鸟一样，或者会飞、会叫，或者垂死。普桑子对陶章的那种巨大的同情心使她点了点头，但她自己却是迷惑的，她因此而陷入了一种更强烈的迷惑之中。

迷 惑

陶章到矿山去了，他撑着那只木拐杖搭上了一辆货车。当普桑子看见他消失之后，她问自己：如果有一天陶章真的回来接我去矿山，我会跟他去吗？

那只或飞、或叫、或垂死的鸟如果飞回来了怎么办？普桑子对陶章的那种同情心并没有因为陶章的离去而变得淡薄，那是一种使她无法忍受的同情心。她站在货车后面目送着滚滚尘烟，当她回过头来时，她看见了郝仁医生。她很奇怪郝仁医生怎么会出

现在她身后，但郝仁医生向她撒了一个谎，他说他去看望一个病人，恰好路过这里。很显然，这是一个谎言，郝仁医生已经开始窥视她的行动，但普桑子并没有发现这些细节，也许如果陶章不去矿山的话，郝仁医生仍然会继续跟踪普桑子，但陶章的离去使郝仁医生中断了这种好奇而嫉妒的行动，所以，普桑子永远也不会发现郝仁医生曾经在她身后跟踪过她。如果她知道，她除了会感到发怵之外，她会丧失对郝仁医生的好感和信赖。

陶章走了，在滚滚尘埃中，郝仁医生却出现在普桑子面前，他没有问普桑子到这里来干什么，这使普桑子很感动。在这个黄昏，普桑子终于第一次挽起了郝仁医生的手臂，这意味着她已经承认郝仁医生是她的男朋友。郝仁医生那天晚上带上普桑子走了很远很远，他把普桑子第一次带到了他的住处。郝仁医生没有与父母同住，他自己买了一套房子，他说他从开诊所后就单独一个人住了，因为他的继母不能嗅他从诊所带回去的那些乙醚味道。

郝仁医生抓住她手的时候，她的身体一阵颤栗。尽管郝仁医生不断地说：“普桑子，我是真的喜欢你，你别害怕。”但是，普桑子并不是害怕，郝仁医生把她的双手抓住时，她感受到的不是害怕而是迷惑。

母亲和鹦鹉的关系

春去秋来，母亲和鹦鹉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来源于鹦鹉发出的声音。普桑子记得母亲将那只鹦鹉带回来时，那只鹦鹉并不会发出人语，也就是还不会模仿人的声音说话，转眼之间，普桑子已经听到了那只鹦鹉发出的声音，当普桑子早起时，鹦鹉会说：“今天天气很好。”鹦鹉的声音有点像母

亲的声音，这使普桑子很难区分到底是那只鹦鹉在说话呢，还是母亲在说话。可以想象，母亲为了训练那只鹦鹉说话一定付出了许多时间，母亲和那只会说话的鹦鹉的关系就像自己跟那些蝴蝶的关系一样密切。母亲把自己想要说的话一遍遍地重复给笼子里的鹦鹉，比如：“我想让战争快点结束，老天保佑快让战争结束吧！”等等。鹦鹉发出的许多不同的声音里，普桑子也感受到了母亲所承受的那些阴影。不管怎么样，那只笼子里的鹦鹉终于被母亲训练得开始说话了。自从那只鹦鹉开始说话以后，母亲脸上就有了一种喜悦，这只来自南方的鹦鹉每当看到母亲的身影时就会蹦跳起来。

约 会

郝仁医生自从抓住普桑子的手以后他就开始与普桑子约会，而在这之前，除了在他的诊所和普桑子的家里之外，他们从未正儿八经地约会过。也就是说他已经感到普桑子不会拒绝自己，所以，他深信普桑子会来赴约。他们的第一次约会是在一家舞厅，普桑子并不会跳舞，当郝仁医生告诉她几点钟在秋月醉舞厅等她时，她并没有拒绝，因为她虽然不会跳舞，她却羡慕那些在舞厅中跳着华尔兹和探戈的女人。普桑子对舞厅的幻想源于郝仁医生的约会，这种幻想对于普桑子来说应该在十年前发生，而恰恰相反的是，十年前普桑子并没有与耿木秋出入过一次舞厅，而且十年前普桑子也从未对舞厅产生过幻想。如今，她已经三十多岁了，当郝仁医生说：“我们到舞厅去，你愿意吗？”三十多岁的普桑子的眼睛里涌现出含糊而明亮的希冀：“去舞厅……你是说去舞厅？”普桑子的心里涌动着一阵涟漪，她迅速地幻想着自己

的脚尖在华尔兹和探戈的节奏中向前移动，在晚上惬意的时刻，向前不停地移动着……普桑子从未跳过舞，但是她知道什么叫华尔兹和探戈，她也曾经在家里用放唱机放过这两种舞曲的音乐，她喜欢这两种舞曲，一种是旋转似的，旋转着普桑子幻想中的裙裾和欢快的时刻，另一种是坚定不移地向前移动，一个男人的手和一个女人的手相握在一起向前移动。普桑子喜欢这两支舞曲，也许是因为这两支舞曲能帮助她遗忘掉现实。现实就是一种埋在沙器之中的粗糙的乐器，这种乐器发不出一一种悦耳的声音，相反，从它偶尔发出的声音里，普桑子感到了在周围的世界里愈来愈清晰地让她接受的正是这种声音：颓废而痛苦的声音消散在普桑子的周围，消散在她的一只耳朵里。虽然这种声音会从一只耳朵里进去又从另一只耳朵里出来，但她面临的世界就是一个自始至终用那把埋在沙器中的粗糙的乐器弹奏音乐的世界。而那个弹奏者，在普桑子看去是一个瞎子，是一个无法看见世界的真实面目的瞎子。

约会的时刻将到，普桑子看上去很重视这次约会，她悄悄地把衣柜里的衣服试穿了一遍，除了旗袍仍然是旗袍。就在他试穿旗袍时，她的母亲上楼给她送来一只包装精美的盒子，母亲告诉她这是郝仁医生给她带来的礼物。普桑子捧起那只盒子，上面的彩色绸带是蓝色和黄色的，它们交替在一起形成了一朵玫瑰形状的花朵。普桑子慢慢地打开了粉红色的包装纸，里面是一只白色的盒子，打开一看装着一件晚礼服，颜色是红色的。普桑子惊喜地将那条晚礼服打开，母亲啧啧称赞道：“好美的裙子哦，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为漂亮的裙子。”这裙子实在是让母亲为之激动，她的眼里荡起一阵潮湿而喜悦的色彩，她要让普桑子穿上这件裙装，普桑子当着母亲的面穿上后，母亲一边赞美着裙装，一边还赞美郝仁医生。普桑子站在镜子前面，她从二十多岁开始穿

旗袍，一直到三十多岁，她似乎一直在中国旗袍中做女人。现在，一件红色的晚礼裙使普桑子从旗袍中解脱出来，她看着镜子中那个女人，她在红色中亭亭玉立。普桑子从未看到过自己会变成另外一个女人，以往穿旗袍的那个女人是忧郁的，而这个女人，她的眼里有一种向往，她向往着郝仁医生在舞厅中的约会。

现在，三十多岁的普桑子已经接受了郝仁医生送给她的礼物，这件礼物对于普桑子来说是意外的，而且这件礼物给生活在阴影之中的普桑子带去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在她的衣柜里从未有过红颜色，那些白色、灰色的中国丝绸旗袍使普桑子的生活就像丝袍中的纹路一样暗藏着膝盖与膝盖之间的颤栗。

到舞厅去的路上

夜色中普桑子在母亲的目送中出了门，母亲非常支持她去赴约，因为母亲一开始就对郝仁医生的出现充满好感和信赖。她原来只有一个最简单的愿望，就是希望赫赫有名的精神病医生能将普桑子的病治愈好，现在，事情的发展正向着她从未料到的那样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这当然是她期盼的事情。普桑子已经三十多岁了，这个年龄意味着一个女人应该成为人母，应该成为人妻，所以，她的支持是合理的。夜色中，普桑子搭上一辆人力车，人力车师傅奔跑起来时普桑子知道郝仁医生已经在舞厅等待着自己，三十多年来她第一次去舞厅，十年来她第一次去赴约，除了耿木秋之外，普桑子还没有在世界上接受过任何男人的约会。

秋天，城里的人仍然喜欢出现在夜深人静的街头，那些身穿旗袍的女人，她们更多的是紧挽着男人们的手臂，她们更多的是

与她紧挽住手臂的这个男人在夜色中消磨她们的时光……普桑子知道另一个男人也在等待着自己，他的衣服永远熨得平整，他系着领带，无论在什么样的气候中总把领带系得紧紧的，虽然他身上总是散发出一股乙醚的味道，但看上去他是那样干净整齐，于是从这个时刻开始，普桑子接受了赴约的时间，他送给她的红色裙子使普桑子对这场约会充满着经历了精疲力竭的阴影和记忆之后的对生活的幻想。风吹起裙边的一角，她任随风吹，从以往的生活中跳出来的普桑子并没有忘记那些墙上的蝴蝶，更不能说她已经抛弃了那些从南方带回来的蝴蝶标本，她怎么会抛弃那些蝴蝶呢？普桑子坐在人力车上，有一瞬间她看见了那些蝴蝶，她的心里受到一击，但她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东西在召唤她回去。也许是十年来她总是精疲力竭地等待着这种召唤，但实际上她偶尔感受到的召唤只是一种幻觉而已，她感到一切都不存在，都在消失，在挫败着记忆、身体中的血液、骨骼，挫败着耳朵、嘴和双手。所以，她更多的时候是想哭，更多的时候是一句话也说不出。而此刻在那舞厅却有人在真实地召唤着她，就像她的肌肤已经感受到这件红色裙装一样，她身上终于有了一种火焰，那火焰逐渐地上升，普桑子就带着这种已经上升在她臆念和身体中的火焰来到了那个身上充满乙醚味的郝仁医生的身边。

火焰和华尔兹

这是一座大型舞厅，郝仁医生坐在一个角落，普桑子刚进到舞厅时他就看到了她，他走上前去，他伸出手，因为舞厅的光线有些黯淡，他伸出手去是想牵住普桑子的手，他害怕普桑子被裙子绊住，或者无意中滑倒，所以，普桑子的右手就递给了他，他

把她带到那个角落。舞厅的一位歌手正用沙哑的嗓子在唱歌，她的嗓子确实是沙哑的，就像是从沙的轮盘中弥漫出来一样，那声音忧伤地在普桑子的血管中激起一种金属的回荡，她喜欢这声音，觉得声音很熟悉，而当她将目光集中在那歌手的面庞上时，普桑子吃了一惊，因为这歌手是普桑子中学时的同学，她叫燕飞琼，她在中学时就喜欢唱歌，中学毕业以后她突然陷入了一场早恋，据别人传说她跟着一个年长她二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私奔了。

普桑子在歌声中看着燕飞琼，她的身上有一层亮晶晶的东西在闪烁，一头蓬乱的长发使她的面庞显得有些疲倦。第一眼看上去她似乎是年轻的，如果再仔细看上去就会发现她的憔悴。普桑子想，她到歌厅来唱歌，说明她的生活过得并不愉快，也许她已经和那个跟随她私奔的那个男人分手了。郝仁医生望着普桑子说：“你好像不太愉快，普桑子？”普桑子回过神来：“我不会跳舞，所以我感到紧张。”她没有告诉郝仁医生她刚才在想什么。郝仁医生轻声说：“我会教你，你放心，现在可以开始了吗？”

“开始什么？”

“跳舞呀！”郝仁医生做了一个邀请的姿势。普桑子站了起来，她除了紧张之外，身体中有一种火焰。她现在才发现郝仁医生今天穿着一套白色的西装，他看上去不像是过去的郝仁医生，倒像是一个电影演员。郝仁医生拉住她的手，搂住了她的腰，他的手是慢慢地放在她腰上的，使普桑子有充分的时间去接受他，因为她首先得接受他的手，接受他的呼吸，才能接受他的目光，再以后才能接受音乐中的节拍，她对这种节拍并不十分陌生，她畏惧的是郝仁医生的目光，那目光使她有些不知所措。郝仁医生贴近她轻声说：“你看上去很漂亮，你不知道自己有多漂亮吗？”普桑子觉得这种语言听上去让人非常愉快，这是一种溢美之词，可以使她的心灵和身体产生质的跳跃，而且这语言使普桑子的眼

里产生一种梦幻的色彩。她终于用脚贴近了那节拍，那节拍就是华尔兹，是美丽的华尔兹。她的裙摆起初只是轻轻地旋转，就像她在南方看到的那些孔雀的开屏，而后来当郝仁医生带着她在华尔兹欢快的节拍中旋转在舞厅的中央时，连她自己也是那样惊讶：自己竟然能跳华尔兹。

郝仁医生把她从华尔兹的乐曲中带回到那个角落坐下来，郝仁医生说：“你已经会跳华尔兹了，而且这舞厅还没有一个人像你那样跳得好。”

普桑子就这样开始了她与郝仁医生的这一次约会，这次约会使普桑子十年来第一次感受到战争年代的快乐。当郝仁医生的手搂住她的腰时，她有一种坠落和升腾之感，也许，在今后的生活中，郝仁医生正是那个肩负着带领她去坠落和升腾的男人。谁知道呢？谁也不知道明天的命运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在这个秋风荡漾的夜晚之后，一曲美丽的华尔兹会将普桑子带到哪里去。

虚构者说

昨天晚上我再次翻开托妮·莫里森的小说《所罗门之歌》，这是一部让我长久喜欢的书。这一次我又重新读莫里森的获奖演说，她说道：“语言的生命力在于它具有描写讲它、读它、写它的人的实际的、想象的、可能的生活的能力。虽然它有时把人类的经验转移了，但却并不代替经验。它会转移到可能存在的某种意义的地方去。”当我坐在这里，叙述一个普通的女人的生活 and 命运时，在最早时我并没有想到过要把普桑子带到舞厅去。普桑子是这样一个女人，她曾经像那些蝴蝶一样孤独，她的孤独可以

从蝴蝶标本中映现出来，而一座战争年代的舞厅意味着感伤和颓废，但是那个送给她红色裙子并携带她在华尔兹的乐曲中旋转起来的郝仁医生给了她某种快乐，人不能完全丧失掉快乐，因为人需要活下去，当普桑子将柔软的手伸给郝仁医生时她已经超过了十年来自己为自己设置的那道屏障。舞厅只是我虚构中的一个地点，因为里面有华尔兹音乐，里面有郝仁医生，里面还有那个用沙哑的嗓音唱歌的普桑子中学时的同学，当然，里面也有颓废的灯光和麻醉人神经的美酒。因为我得去考虑普桑子未来的生活，除了那些墙上的蝴蝶标本之外，我得用一种语言方式去贯穿普桑子今后的生活，在那座城里，除了偶尔传来的枪声之外，除了母亲和那只悬挂在苹果树上的鹦鹉之外我得让普桑子的生活发出声音来。语言并不是灰烬，在我这里，语言可以帮助我去寻访普桑子将到哪里去。语言可以克服我内心的恐怖，因为无论如何，我已经置身在普桑子所生活的时代之中，无论如何，语言使我们拥有一种权利，我可以篡改普桑子的命运，那个女人今后将如何与郝仁医生和周围的世界相处，当她走在世界边缘时，她作为一个普通女人，她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歌手燕飞琼

普桑子第二次进舞厅时，燕飞琼认出了普桑子，在那样的环境中，两个女人似乎有无数话要相互倾诉。燕飞琼便与普桑子约定了另一个时间见面。当普桑子与燕飞琼在城里一家茶馆晤面时，普桑子发现母亲也在对面的一家茶馆中面窗而坐，她似乎在

等待着什么人的到来，所以她的目光一直停留在窗外。燕飞琼现在已经一改舞厅中的装束，她脸上施了一层淡淡的胭脂，身穿一件无袖旗袍，外面套了一件黑色的羊毛衫。两人虽然已经十多年没有相见，但似乎能够感受到各自生活的许多阴影。燕飞琼告诉普桑子她的初恋给了一个年长她二十多岁的男人，但是那个男人并没有给予她爱情的温暖，无数年跟随那个男人的私奔，她体会到的除了疲惫之外，就是厌倦。终于她无法再忍受年长她二十多岁的一个男人的身体和声音的折磨，无法继续忍受在私奔的光阴的流逝之中的已经丧失了初恋的热情的生活，她重新回到了这座城市，为了生存，她开始在歌厅中用她那沙哑的嗓子挣钱养活自己。谈到未来，燕飞琼说：“我已经不再做爱情的梦，我只是想找一个善良的男人结婚。”

普桑子望着燕飞琼的鼻梁，因为她的鼻梁挺拔着，在鼻梁的两侧是一些暗影，普桑子不知道燕飞琼会不会失眠，从鼻梁两侧的暗影上看去，燕飞琼是属于那种睡不好觉的女人。普桑子还看到了燕飞琼与一个男人私奔过的那种厌倦感，因为在燕飞琼的身上，经过了紧张、激情的体验，她现在已经完全不再寻找少女时代那种热烈的恋情，从本质上讲她已经厌倦着那种感情，因为她付诸的一切已经失败了，她只需要一个善良的男人，而善良男人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怎样判断一个男人是善良还是邪恶呢？普桑子感到茫然了。

燕飞琼问普桑子跟郝仁医生的关系，普桑子把双手伸进头发里面，她已经三十多岁了，但她仍然是笨拙的，她不知道如何回答燕飞琼，所以她的身体已经失去平衡。燕飞琼问普桑子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男人结婚，普桑子的身体颤抖着，她的嘴唇似乎在咀嚼着结婚这个字眼，或者在咀嚼着燕飞琼提出的问题。但她觉得自己的手指仍然伸在自己的头发里面，那里面就像布满一些蜘蛛

网，把一个迷惘和无可奈何的状态展现出来。

就在这时传来了枪声，燕飞琼转移了话题，问普桑子害不害怕战争，普桑子神经质地点点头又摇摇头，燕飞琼看上去比普桑子更加神经质，她的面孔突然扭曲起来，她说这样的世界你根本不知道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自己活下去呢，还是为了别人活下去。普桑子好像没有听见燕飞琼的声音，这两个女人是那样不相同，她们守候着一壶绿茶，拼死拼活地寻找到问题的答案，但是她们的心灵却向着两种方向升腾，普桑子是迷惘的，而燕飞琼却充满了厌倦，但这些又都是统一的，因为她们年龄相符，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生活在一个战争不断交替的年代。燕飞琼说她曾经生过一个女孩，但一生下来那女孩就死了，根本无法弄清楚她为什么那么快就会死。普桑子惊讶地看着燕飞琼，她听到这件事感到震惊。而燕飞琼脸上的那种厌恶感仍在弥散，她似乎想用厌恶来取代她一切生活，但是令人奇怪的是燕飞琼却保持着那种心境，找一个善良的男人结婚。

普桑子抬起头来，现在，她看到了自己的母亲，在对面的那座茶馆里，在母亲的对面——坐着一个无法看清楚面孔的男人。普桑子捧起茶杯，她身体中到处是绿茶，是芬芳四溢的绿茶。她现在开始察觉到了母亲的另一种生活，母亲也会坐在茶馆里与另外一个男人喝茶，普桑子不知道母亲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这种生活的。她希望手里攥紧的是一只酒杯，只有那杯酒可以麻醉她身体的抖动。她想起郝仁医生来，她想尽快地见到郝仁医生，因为她在郝仁医生的家里曾看到过精美的中国瓷器，而且看到过在郝仁医生的酒柜里有许许多多木立的瓶子，她终于知道自己并不需要这些绿茶，她需要的是可以燃烧、可以控制她想叫喊的欲望的东西，那就是郝仁医生柜子里的酒。

钥 匙

普桑子早就有了郝仁医生家里的钥匙，当他把钥匙交给她时，他说：“普桑子，你可以随时随地到我的家里来。”普桑子当时并不想接过钥匙，但郝仁医生已经将钥匙放在了她的手里。普桑子很感动，她知道郝仁医生确实是认真的。但她从来没有用这把钥匙打开过郝仁医生的门，因为每一次都是郝仁医生把她带进去，根本不需要她亲自使用那把钥匙。

现在，她知道郝仁医生并不在家里，郝仁医生白天总是呆在诊所。普桑子与燕飞琼告别之后从包里寻找到了那把钥匙，她现在非常想把这把钥匙伸进孔道里去，因为她非常想从郝仁医生的酒柜里取出一瓶酒来，一瓶红色的葡萄酒。而现在，这把钥匙变得如此重要，如果没有这把钥匙，普桑子就无法实现她的愿望。她抚摸着那把亮晶晶的钥匙，向着通往郝仁医生家的那条街道走去。

她握着那把钥匙，站在郝仁医生家的门口犹豫了片刻，她犹豫着应不应该用钥匙打开门。正当她犹豫时，她听到了一阵脚步声，她十分熟悉的脚步声，她不回头就可以知道这是谁的脚步声。紧接着她就嗅到了那种味道，乙醚味离她已经越来越近，慢慢地她的肩膀感受到了一双手，普桑子握着那把钥匙，她想解释自己，但是郝仁医生已经用他自己的钥匙打开了门。

红色的葡萄酒

郝仁医生满足了普桑子的愿望，他从酒柜里取出了那瓶红色葡萄酒放在洒满夕阳的餐桌上。白色的餐布上放着两只酒杯，郝仁医生到外面的副食品商店买回来一些熟食，他在夕阳中举起杯来对普桑子说：“如果你想醉，你就醉吧！”

而她为什么想醉呢？那些酒杯里的酒精似乎把一种火焰般的东西穿过了她的耳环，然后再穿过了她的祖母，除了夕阳之外，她什么也无法看到。她试图找一些理由来告诉自己：我为什么想喝酒，我为什么想喝醉酒，她试图重新看到十年前看到的鼠疫，看到南部地区美丽的孔雀开屏时的情景，看到她和耿木秋捕捉过蝴蝶的山冈上的香草，但是她看到的却是一座正在开始逐渐沦陷在枪声和颓废之中的城市，她母亲、燕飞琼和夕阳之下飘动的那些身着旗袍的女人们游荡的街道。所以，只有红色的葡萄酒在手中的杯里晃荡，而郝仁医生在看着她，他似乎一遍又一遍地安慰她，给予她勇气：“如果你想醉就醉吧！”

她真的醉了，她从来不会喝酒，所以她想醉就醉了，她看到了夕阳已经将窗户染成红色，就像是一片枫叶一样。她趴在白色的餐桌上，她喝完了杯子里最后一滴酒。但她还意识到自己应该回家去，但郝仁医生对她说：“今晚你就别回去了。”她含糊地点头，她并不清楚郝仁医生告诉她的话，但是她点点头，她点头也许是因为她意识到自己已经醉了，脚不能挪动，想移动一下都不可能。郝仁医生走过来帮她，她想到卫生间里去，那些酒精已经发生了强大的作用，她开始感觉到恶心，一种想呕吐的欲望驱使着她。在她呕吐之前，她断断续续地说话，她的意思郝仁医

生马上心领神会，普桑子不愿意让郝仁医生站在面前，因为她不愿意郝仁医生看到她呕吐时的情景。

她觉得那是一种非常难堪的情景，郝仁医生拉上门出去后，她开始有生以来最剧烈的呕吐。

虚构者说

天已经开始变晴，电话铃声响个不停，我不喜欢听到那些从另一间房子里传来的电话铃声，有一瞬间，我几乎想拿起剪刀把那根电话线剪断，但我并没有那样做，因为在那一刹那，我看到了剪断电话线后更为麻烦的东西，我变得理智和清醒。仍然是普桑子的故事，在承担她故事时，我变得那样忠实，我是一个忠实的叙述者，现在，我将放下笔，我将走到另一间屋里去，我将看到厨房里的土豆，一种陪伴我三十年的来自泥土的食物，而在此时此刻，忧愁就像一阵细雨，我艰难地虚构一个暗暗约定的故事，我乐于篡改早已束之高阁的神话，这是我的生活，这就是我生活的最为重要的内容。

普桑子开始呕吐，这是一件令她难堪的事情，但她还是呕吐了。呕吐完毕后她知道郝仁医生就在外面等她，她必须走出去。但是，在那天傍晚，普桑子是真的醉了，即使她呕吐了所有的酒精，仍有酒精使她醉着，在血液中流动。郝仁医生只好将这个醉了的女人扶到床上去休息，已经不再会呕吐了。所以，普桑子的神经已经放松，她躺在郝医生的床上。但那天晚上郝仁医生连碰都没有碰她一下，郝仁医生睡在另一间房子里。当普桑子半夜醒

来时，她凝视着这间陌生的卧室，她回忆不起来自己到底睡在哪里，酒精味和乙醚混合在一起，使她清醒地从床上爬起来，她终于意识到自己是睡在郝仁医生的卧室，她嘘了一口气，这是她滋生醉一次的念头以来的一次惊讶的回顾。她回顾着自己的言行，回顾着自己站在卫生间里呕吐的情景，回顾着自己愚蠢的形象。现在，她清醒了一些，但体内的酒精仍然使她昏昏沉沉，她站在卧室的门口，现在，她吃惊地睁大了眼睛，张开了嘴，因为她想到了一个问题，郝仁医生到哪里去了，他把卧室让了出来，那么他一定在别的房间里，或者根本就没有在这幢楼里。普桑子赤着脚从灰色的地毯上走了出去，卧室旁边有一间房子，里面有一盏灯亮着，除了客厅的灯亮着之外，这是第二盏亮着的灯。普桑子来到了门口，她的目光顺着灯光看过去，她恍恍惚惚地看到了许多书架，在四面墙壁的书架下面，在木地板上铺着被子、床单形成一张临时的床，上面睡着一个人，他正是郝仁医生。就在这一刹那，墙上那架长方形的挂钟突然响了起来，郝仁医生就在这时被钟声惊醒了，他睁开了眼睛看到了立在书房门口的普桑子。他似乎是被梦幻所推动着，他分不清是梦还是现实，就在这时，普桑子突然发出一阵轻微的叫声，她环抱着自己的双臂，因为她听到了枪声和更混乱的声音，也许是炮声。郝仁医生拥抱着普桑子时，她那被酒精麻醉的身体在颤抖着，郝仁医生一边拥抱着她一边对她说：“普桑子，我们结婚吧！这样你就不会害怕了。”普桑子点点头，她愿意被郝仁医生拥抱着，她十年前被耿木秋拥抱过，但那是一种初恋和青春的拥抱，那种拥抱有点像南方的蝴蝶，有着透明的两翼和斑斓的颜色，而现在的拥抱却使普桑子第一次意识到这是肉体 and 肉体之间的拥抱，当他拥抱她时，她想钻

进他的睡衣里面去，她想嗅到他皮肤的味道，而不是她以往嗅到的他外衣上面的乙醚的味道。也许是红色葡萄酒给予她的力量和幻觉，她现在已经将自己的皮肤贴在了郝仁医生的胸前。她再也不想听到屋外的那些从遥远的她看不到的战争传来的枪声和炮声，她只想将皮肤贴近郝仁医生，她向往一种静谧和温和的世界，她想听到枝叶和风声在她耳边沙沙地响动。于是郝仁医生把她带到了她从未去过的地方，他开始和她呆在一间房子里，在一所黑暗和废弃了战争的枪声房间里，她和他彼此拥抱、抚摸。三十多年来，她第一次知道她的双手可以抚摸到另一个孤独的影子和他的身体，她屏住呼吸，但是她仍然在喘气，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有她和郝仁医生的嘴里的呼吸声，她感到自己的身体有点像棉花一样已在吸收着水分和稠密的雨点。但在那天晚上，普桑子确实没有再听到枪声，她平静地睡着了，她开始做梦，她梦到母亲在四处寻找自己，她梦到母亲站在那只鹦鹉的笼子下面对鹦鹉说：“你能告诉我，普桑子到哪里去了吗？”就在这时她醒来了，她看见自己一丝不挂地赤裸着，完完全全地赤裸着，而且令她震惊的还有另一个人像她一样一丝不挂地赤裸着，完完全全地赤裸着躺在她身边。普桑子惊叫了一声，她的声音似乎不是从嘴里发出来的，而是从一面裂开的墙壁中爆发出来的，她的声音惊醒了那个躺在她身边的人的梦乡。她用双手捂住脸，郝仁医生再一次抱住她轻声说：“普桑子，你怎么了？”普桑子仰起头来，她的鼻子、下颚、颧骨、额头、脖颈都被恐怖所包围着。郝仁医生说：“普桑子，你别害怕，你别害怕……”她又一次开始贴紧他的皮肤，只有她紧贴他皮肤时，她才不会感到恐怖，她紧闭着双眼，黑暗仍然包围着他们。过了一会她轻声说：“我母亲一定在

找我。”郝仁医生说：“普桑子，我们结婚吧！”普桑子还没有答应郝仁医生，她从床上爬起来，她找到了自己的那件旗袍穿上，她来到窗口，掀开窗帘的一角。第二天降临了，现在她惟一想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去向母亲交待这一切，如何去面对母亲的目光。她对自己说：“现在回去是最好的时刻，也许母亲还没有起来，也许母亲……”普桑子回过头来，郝仁医生正在看着她，他似乎已经看穿了她的怯懦，他握住她的手说：“我送你回去，我对你母亲去解释这一切……”普桑子摇摇头，在早晨的光线中，看上去，她的目光游移不定。

会说话的鹦鹉

在笼子里走来走去的鹦鹉对开门进来的普桑子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普桑子，我今晚也许回不来，我也许在店里住。”鹦鹉欢鸣着将这句母亲留下来的话重复了三遍。普桑子嘘了一口气，她很清楚这就意味着自己不用再面对母亲的目光，向她解释昨晚为什么不回家的原因了。母亲住在首饰店里，这是常有的事情，谢天谢地，这件事情就这么简单地解决了。普桑子抬起头来对着鹦鹉一笑，鹦鹉就开始持续不断地叫唤她的名字：“普桑子，普桑子，普桑子。”鹦鹉的欢叫声使普桑子的双眼变得潮湿，她站在笼子下面把昨晚的经历重新回忆了一遍。她意识到从此以后，自己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普桑子了，从此以后，自己的身体已经发生了变化，然而她并没有想到要背叛他、抛弃他。他就是普桑子的初恋，他就是耿木秋。

她只是一个女人而已，她只是赤裸着身体和郝仁医生拥抱的

女人。因为在那间房子里，在那黑暗中，郝仁医生给予了她别的。当他用双手捧起她的脸，当他们的皮肤深深地互相摩擦时，三十多年来，普桑子第一次感到这世界上有一种温暖可以使她忘记战争和记忆的阴影，那就是两个肉体彼此亲近的时刻。

空气又冷又湿

普桑子回到楼上，她烧了一缸热水洗了一个澡。空气又冷又湿，她穿上衣服，是那种棉质的长睡衣。从水缸中出来时，她听到了开门的声音，她知道母亲回来了。没有任何东西说明母亲到底到哪里去了，母亲经常到店里去住，每隔一段日子就有一次。只是这一次让普桑子感到有些疑惑，她听到母亲开门进来的声音时，突然回忆起街对面的那家茶馆，坐在母亲对面的那个看不清楚面孔的男人。普桑子已经穿过了那种又湿又冷的空气，她想到那间有蝴蝶标本的房子里去坐一坐。

南方和蝴蝶标本

并没有这样一种记忆，那就是耿木秋制作蝴蝶标本的过程。她记得那一天下午，她独自一人去看孔雀了，因为孔雀的主人告诉她，那天下午孔雀会开屏。等到她回来时，蝴蝶已经被耿木秋制作成标本，所以，她不知道蝴蝶是怎样变成标本的。但她把蝴蝶标本从南方带回了这间房子里，虽然蝴蝶仅仅是一种蝴蝶，但它却与耿木秋联系在一起，每当看到蝴蝶，她就希望耿木秋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活着。而昨天晚上，

她把自己的身体突然之间给了郝仁医生，在那样一个时刻，在一个真实的环境里，普桑子把自己真的交给了郝仁医生。

普桑子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但自己确实已经把自己交给了郝仁医生。现在，她再也不能回避现实了。他们悄然无声地在枪声中拥抱着，普桑子把这种现实想了一遍又一遍，她突然滋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她要去一趟南方，她要去寻找耿木秋，她需要证明一事实，这种事实将超越她与郝仁医生已经发生的现实。她想证明，用自己的寻找方式来证实耿木秋到底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她这样做是为了解决自己与郝仁医生的现实问题，如果耿木秋还活着的话，她就会结束与郝仁医生发生的故事，如果耿木秋已经死去，那么，普桑子将面对现实。而现实在等待着自己，现实在清醒地占有着自己的生活，现实在产生种种焦虑让她出发到远方去。她决定在母亲还没有回来之前离开这里。普桑子回到自己的卧室，她现在需要尽快地收拾好东西放在一只箱子里，还有她将带上一只蝴蝶标本出发。

普桑子被自己所做的决定震惊了，但她已经做出决定，任何事情也阻挡不了她的决定。

她拎上箱子出现在楼下，她抬起头来看到了那只鹦鹉，她张开嘴，她要让鹦鹉转告给母亲，她要让那只绿色的鹦鹉重复出她的声音，于是她说道：

“母亲，你千万别寻找我，我已经出发去南方，我要去寻找耿木秋，我会尽快回来的。”

鹦鹉将她的话复说了一遍，她放心了，因为那只笼子里的鹦鹉会将她的话如实地转述给母亲，她拎着箱子开始出门。

当她关上门时，她听见鹦鹉焦躁地在笼子里说话：

“你要走了吗？你要到哪里去？你还回来吗？”

第二章 旅 馆

虚 构 者 说

看见一个女人拎着箱子出走的时候，一种对现实生活的恐惧长久地弥漫着我。仿佛我已经来到一艘远航的船上，有人在告诉我，无法计数到底有多少瘟疫、多少旅客、多少病人、多少游离者和潜逃者在这艘船上。

我承认我是在写小说，我承认我看到的那个拎着箱子出走的女人只是带着她的衣物和一只蝴蝶标本在远走。她的远离很明确，她要找回她的初恋。在极度厌倦现实的时刻，我只想抓住她的那只手中的箱子作为佐证，用来说明她是可以出走的，在无法掩饰的迷醉时刻到来和流逝。她的臆想从属于一只箱子，带着这只箱子一个女人就可以到异乡去，它引领着普桑子，这种无限的痛苦带来了希望，没有一种希望像普桑子所寄寓的希望一样迷惑着她的情感世界。她面临着海，海边搁浅着轮船，普桑子一边走一边回头往后看，她最惧怕的事情就是母亲尽早地回家后听到了

鹦鹉的声音。但看上去，母亲并没有回到家。于是，普桑子的这次出走已经成功了，她来到了一条船上，船上站满了游客，普桑子诧异地看着那些游客。终于，轮船开始离开了岸，普桑子开始呼吸，刚才她一直无法忍受岸上那些无法看见而又散发着腐臭味的水藻和死鱼的腥味。她一直看着岸，直到岸已经变为一些逐渐被缩小的坞口，她才嘘了一口气，因为普桑子的母亲并没有回家，她还没有发现普桑子已经出走的现实。

然而，我现在最迷惑的事情已经延续在那个拎着箱子出走的女人身上。严格地说，时间正被普桑子的故事延续在她的路上，她过去曾经晕眩地产生过的某种东西现在变成了一个幻象，我无法拟定这种看不清楚的幻象。正像普桑子此刻随同船上的那些陌生的人所到过的岸一样，普桑子并不需要这种看不清楚的幻想存在着，但她能够抓住的只是幻象而已。

在阅读博尔赫斯的作品的那些日子里，我曾经不停地思忖博尔赫斯的这些语言：

“……否则时间的连续，不论天文学的宇宙，是表面的绝望和暗中的安慰。我们的命运（与斯威登堡的地狱和西藏神话的地狱相对）并不因不真实而令人恐惧；它令人恐惧是因为它不能倒转，坚强似铁。时间是组成我的物质。时间是一条载我飞逝的大河，而我就是这条河；它是一只毁灭的老虎，而我就是这老虎；它是一堆吞噬我的火焰，而我就是这火焰。不幸的是，世界是真实的，不幸的是，我是博尔赫斯。”

普桑子来到了岸上

经过了三天三夜的航行，普桑子现在已经来到了岸上。轮船

上的远航气味使她感到自己的身体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就像在轮船上嗅到的一种已经腐烂的水果的气味。现在的普桑子感到自己最需要寻找到的就是一家可以洗澡的旅馆，她要把记忆中那种无法忍受的散发着腐臭味的现实忘记，把她身体中的三天三夜的航行中的气味忘记。所以，她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家旅馆和一只圆形的木质澡盆。拎着箱子的普桑子抬起头来，她现在才知道经过了三天三夜的航行所到达的这座小城叫吴港。

由于三天三夜的汗渍，她感到身上的那件加厚的丝质旗袍已经紧贴在身上。普桑子一边拎着箱子一边询问已不知不觉到达的街上一个叫卖着玉米棒的老头，她想找一家旅馆。哪里有好的旅馆？老头一边叫卖着一边说道：

“进雨儿巷吧，那里面就是供外地人来居住的旅馆。”

普桑子嗅到了老头放在一只火炉上煮熟的玉米棒的香味，这香味看样子是她经过了三天三夜的水上漂泊后嗅到的一种最为干净而芬芳的味道。对此，她取出包里的钱夹子向老头买了一只玉米棒。她把玉米棒放到鼻子下面闻了闻，老头看了看她问她是不是很香，普桑子就点点头，老头笑了再一次大声地吆喝道：“卖刚煮熟的，新鲜的，香喷喷的玉米喽……”普桑子将那只玉米用老头撕下的玉米叶子包好，放在那只包里，她现在还没有心情去吃那只香喷喷的玉米棒，这件事情只有找到旅馆后再说。

她拎着箱子，三十多年来，除那次跟随耿木秋南行之外，普桑子还从来没有一次外出的机会，所以这次出走对普桑子来说是一次考验。她遵从老头告诉她的地址，终于来到了雨儿巷，果然不错，在这条巷道里到处都是通往旅馆的大门，那些褐红色的木楼，最高的也就是两层，不过每一幢木楼上都伸出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旅馆的名字，比如：逢迎客栈、温暖之栈、平安栈等等。

普桑子走进一家旅馆，她走进这家旅馆是因为门口站着一位

面容慈善的老板娘，普桑子猜想她一定是这家旅馆的店主。果然，当普桑子走上去时，那店主就走过来亲切地问她是不是要住旅馆，普桑子点点头，女店主就将普桑子迎进了她的小楼。

女店主问普桑子是喜欢住楼下呢还是喜欢住楼上，普桑子在家里一直住楼上已经习惯了，她就告诉女店主住楼上，女店主说住楼上好，住楼上安静一些。女店主就带着普桑子来到了楼上，她打开房间把一把钥匙递给普桑子时问了一句：“你能在这里住多久？”普桑子摇摇头说她不知道，女店主点点头说：“在这个战争年代里，人真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女店主谈到了战争，普桑子本来想问问女店主关于战争的话题，关于战争有没有侵入这座小城的情况，但女店主已经走了。

普桑子掩上门，看上去，这间房子已经好久没有人居住了，房间里散发出一股霉味。普桑子将窗户打开，就在她打开窗户的那一瞬间，她突然看到了一个男人。

但当那个人转过身来时，普桑子才意识到自己是一种幻觉。实际上那个人并不是耿木秋，只不过他把背影留给普桑子时，普桑子觉得他的背影很像耿木秋，这种相似几乎让普桑子叫出了耿木秋的名字。等到他转过身来时，普桑子才发现他手中也拎着一只箱子，他穿着一件灰色长衫。普桑子顿时明白了，他也是一个前来寻找住处的人，一个漂泊的人。普桑子拉上窗帘，现在，她已经听到了旁边的那间公共浴室发出的洗浴声音，在那间浴室里，就能找到木质澡盆。

在长方形的木质澡盆里

浴室中总共有三只木质澡盆，两只圆形的木质澡盆已经被两

个女人占据，从浴盆中喷发出来的蒸气使普桑子无法看清楚那两个女人的面孔。不过，这两个女人似乎也互不相识，两只圆形木盆都分别置放在不同的角落。

普桑子推门进入浴室时闻到了一股肥皂的味道，她开始在这样的公共浴室脱衣服。平常在家里都是她独自占据着一只木质的浴盆，而此刻她必须习惯于在公共浴室，也就是说在旅店里的女浴室脱下自己那件充满汗渍的旗袍。她一声不响地拎着热水倒进那只长方形的浴盆里，她将手伸进浴盆，感到水温正好适合，便开始解开了旗袍的扣子。雯露叫唤她的名字时，她已经解开了最后一个扣子。

普桑子一点也没有想到会在浴室中与中学时的同学雯露相遇。

雯露坐在最里面的那只圆形的浴盆里，她赤身裸体地坐在里面，蜷曲着自己的双膝。普桑子用旗袍的一角遮住自己的私处，她站在雯露的圆形浴盆前问雯露为什么在这里。

雯露悄声对普桑子说：

“我已经逃出来好久了。”

普桑子说：“你就一直住在这旅馆里吗？”

雯露有些神秘地对普桑子说：“我在等他，他也许快来了。”

普桑子不知他是谁？不知雯露为什么要逃到这座旅馆里来等他。总之，普桑子知道雯露原来的婚姻并不幸福，她丈夫是一个茶叶商人，经常漂泊在外，雯露原来曾偶尔向普桑子流露过她的孤独也猜测过她做茶叶商人的丈夫对她的不忠，但她一直守候着丈夫留给她的家。而现在，雯露逃走了，而且既然她所说是这座旅馆等一个人，那么，她等待的人一定不是那个茶叶商人。

普桑子将旗袍挂在衣架上，把她带来的睡衣也挂在衣架上。

她在蒸气的弥漫中躺在了那只长方形的木质浴盆里。这只浴盆很光滑，普桑子想，一定有不少人在这只长方形的浴盆中停留过时间。对此，普桑子想，那些匆匆忙忙在此停留过又匆匆忙忙离开的人，自己也属于他们中的一员。

她赤身裸体地躺在浴盆里。木质浴盆对身体有一种疗效作用，它让身体感受到一种平静，就像隐藏在木缸中的纹路一样，散发出一种自然的气息。

一个年龄大一些的沐浴者已经从另一只圆形浴盆中站起来，她赤身裸体地站起来，就像刚刚睡醒一样。普桑子又觉得很放松，这间几十平方米的女浴室似乎可以让人忘记外面的世界，它隔离开了外面那些疲惫不堪的声音，可以带给她迷醉般的安逸。

那个女人走后，雯露便开始说话了。她首先问普桑子来吴港干什么，普桑子说她准备从这里到南方去。雯露睁大了双眼不敢相信地看着普桑子说：“你胆子真大，在这样的时刻要到南方去。哦，我知道了，你是去为了寻找耿木秋，可你胆子也太大了。”普桑子问雯露是不是外面在打仗，雯露伸了伸舌头说：“不止是打仗，外面一片混乱，你要步出吴港就知道像你这样弱不禁风的女人很快就会被抢走或者被战争中的子弹射穿脑袋……”

普桑子起初是睁大双眼听雯露说话，后来她感到吴港之外的世界有些像南部地区的那场鼠疫。于是，她闭上双眼，拒绝再去臆想耿木秋和那些蝴蝶标本。

在长方形的木质浴盆里，她们呆了一小时又一小时，换了两次水，后来雯露对普桑子说：“普桑子，我们躺在这水里逃避现实也不是办法，我们得出去。”普桑子也同意雯露的意见。

她们从水里站起来，雯露说：“你听见枪声没有？”普桑子摇摇头，雯露说：“我已经来了三天了，还没听到过枪声，看来，吴港还算稍微安静一些。”

她们都换上了干净的旗袍，后来，雯露又来到了普桑子的房间坐了一会儿，她主动告诉普桑子，她已经决定离开那位茶叶商人了。普桑子没有问她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刻，普桑子感到很迷惘。她突然想起母亲和郝仁医生来，这是她现在惟一可以真实地面对的两个人，还有那只鹦鹉，它一定已经把自己说过的话转述给了母亲。普桑子掀开窗帘的一角，雯露问她是不是很害怕，普桑子看着窗外，既没有回答，也没有否定。雯露说她自己也很害怕，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做人、活着，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普桑子听到这话后感到有了一种共同语言，她转过身来问雯露到底害怕什么，雯露说她现在是什么事情都害怕。普桑子现在才告诉雯露，她终于承认自己也是什么事情都害怕。

那个穿长衫的男人住在了隔壁

普桑子打开窗看到的那个背影酷似耿木秋的男人住到了这家旅馆，而且他就住在普桑子隔壁的客房里。普桑子曾在楼上的过道里与他擦肩而过，也许是因为他的背影使普桑子想起耿木秋来，所以普桑子对他的存在很自然地充满着一种好感。

耿木秋是在南方消失的，如果想证明他是活着还是已经永远消失的话，只能到南方去。但是雯露已经在浴室中向她展现了一条不可能通往南方的道路，所以，普桑子开始动摇了，而就在这时候她在过道里碰到了那个穿长衫的男人。

他大约三十多岁，很像一个中学教师，面庞上架着一副眼镜。

虚构者说

对于写作者来说，每一种目的都是为了保存语言的准确性。看见语言因此而延伸。实际上虚构者自己也在延伸，虚构一种我并不了解的生活，已经遥远而古老的生活，并不是我的本意和目的，我只是以不容置疑再也无法放弃的想像力，并且把语言聚集在她身上。

写小说意味着你在叙述生活，而叙述永远依赖于语言来完成。我醒来后在窗口站了几分钟，我在清理一种写作的记忆。

十月五日的下午四点钟，我的语言好像正延伸在一所旅馆里。旅馆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词汇，我记得玛格丽特·杜拉斯也喜欢旅馆。为了找到证据，我开始寻找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与实验艺术家的谈话》，在安烈·罗兰采访杜拉斯的这一章里，我找到了杜拉斯的原话：

“不。我以为旅馆才是一个重要的地方。我许多书中的故事都是在旅馆里发生的，而旅馆里又有大厅。这家旅馆的大厅使我写出了许多东西。这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场所，面对着大海。当你通过转门走进的时候，你会发现，整座大厅都被海水包围着，海浪与窗户处在同一水平线上。这是一种麻醉剂，大厅是一种麻醉剂，旅馆、海洋也一样！”

杜拉斯的这种感受很让人着迷，不过，我要写的旅馆与杜拉斯的不一样，这是一座从大海上岸之后经过许多曲折才寻找到的旅馆，它没有宽敞的大厅。这座旅馆是一座两层楼的房子，里面

有男浴室和女浴室，一种典型东方式的沐浴方式，坐在木盆中洗浴。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了杜拉斯下面的文字，她说：

“每天我都会知道有人讨厌我。首先，是男人们教你学会了厌恶！他们教会你自己厌恶自己，此后，又将你拿来同男人创造的我们中的另一个女人进行对比。当你为人妻十一年或十五年后，你就会依照那个男人的意愿变成一个他所期望的女人。此时你会发现你是有罪的，是应该受诅咒的，而这也是女人所期待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她会从那个人身体上和本能上自然而然地厌恶她的男人身上发现这一点，这是显而易见的！在经过了这个夫妻阶段的相互厌恶的阶段之后他们也会进入更高的层次，一夜之间进入爱情阶段。”

我合上书，杜拉斯已经死了，我很想看她那本最后的书《这是全部》，我想看看一个垂死的人要怎么抚摸到语言的。

而现在，我将写那座东方式的旅馆，作为小说的女主人公普桑子就在旅馆里。我喜欢旅馆这个词汇，如果抛开小说，就旅馆这个词汇而言，它是一个漆黑一片、沉寂零落的地方，它回荡着声音，那些客居者衣服的□□声和说话声，鞋子的声音包围着一幅特大的布景，客居者就在这布景下面打发他们无聊的时光。

普桑子已经来到旅馆，而且邂逅了雯露又与那个穿灰色长衫的男人擦肩而过。

坏 消 息

她钻进那间发出霉味的房间里后就再也不想出门了。她本来

想敞开窗户透透空气，但她身体中那种阴冷的湿气又开始上来了。普桑子此刻完全蜷曲着身体，她没有等待，她真的什么等待都没有。她已经询问过吴港的一些老人，从吴港她到底可不可能去南方，那些老人却摇摇头用不同的声音，但声音几乎都是沙哑的，他们说，不要说到南方去，你就是到外面去都困难。有可能吴港将变成一座孤岛，一位老人透露给她消息，她乘坐的那艘渡轮已经被战争的需要者们强行地劫走了。老人对她说：“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你到海边去看看。”普桑子当然不相信老人的话，因为她是一个客居者，她并不想在此地长久停留，她的目的并不是住在旅馆里，她的目的是通过吴港的船将她带到另一个岸，她的最终目的是要到南方去。

她来到海滩上，海滩上的轮船确实已经消失了。同她前来证实渡轮消失的还有雯露和那个穿灰色长衫的男人，还有另一些她不认识也没有见过面的陌生人。那些人看上去就可以知道他们也是纯粹的异乡人，只想在这里作短暂的停留，所以说，他们也是住在那条小巷里面的旅馆里的人。

显得绝望的是雯露，她嘴唇发紫，坐在沙滩上迷惘地对普桑子说：“这里已经变成了一座孤岛，我们已经无法出走也无法回去……”普桑子知道雯露下面还要说她的等待，她等待那个男人的到来，所以普桑子掉转身去，她不愿意听到雯露具体的声音，因为她此时此刻没有等待，她已经没有等待。

她回到了旅馆，独自一人打开门把门关上。她想睡，她想忘掉一切的坏消息，忘掉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她把吴港想象成一座孤岛，自己就睡在孤岛上面，就在这时，普桑子竟然睡着了。

旅 馆

吴港是一座孤岛，而旅馆就是普桑子置身的另一种孤岛。她在涣散中开始醒来，她感到是睡在家里，她侧过身想听到木楼下那只已经被驯服过的鹦鹉唤醒她起床时的声音，但是她并没有听到那只鹦鹉的声音，她听到的是一阵枪声。普桑子爬起来，穿着睡衣站在窗口，她听到了敲门声，住在楼下的雯露穿着睡衣惊慌地站在门口对普桑子说：“现在你听到枪声了吗？”普桑子将雯露迎进屋以后把门关紧，她显得倒是很从容，披在肩上的长发遮住了她的半边脸。雯露埋怨道，她不应该到吴港来等乔平，普桑子第一次听到雯露说出乔平这两个字。枪声消失之后，雯露的抱怨声仍在继续，她说她不能忍受这座旅馆里的孤寂生活。说完她准备走了，普桑子无法安慰她，她站在门口目送着她下楼去。这时她看到了那个穿长衫的男人正上楼来，他向普桑子点点头，问她听到枪声了没有，普桑子点点头，就把门关上了。然而，过了一会，她却听到了敲门声，她以为是雯露又回来了，便毫不犹豫地去开门。

门口站着的那个人并不是雯露，而是那个穿长衫的男人。她向他点点头，她的点头就像她惊讶一样是混乱的。他说：

“我可以进来坐坐吗？”

普桑子又点点头。

其实，她根本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当她无法决定是拒绝呢还是同意的时候，她那柔软的头已经点了一下。

他进屋后自我介绍道：

“我叫王品，我想从这里乘轮船出发……但没有想到吴港的

所有轮船都被战争劫持了，我只好停留在这里。”

住在旅馆里的所有人的命运大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为了出发。

普桑子点点头，她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用点头这种最简单的方式取代了她的语言，这种方式是刚刚开始，是客居在这座旅馆里的压抑心情使她丧失了语言。她不想使用语言，她只想沉默地听着枪声从窗外而来又在窗外消失，也许枪声就是语言，它替代了普桑子说话，它发出了普桑子最抑郁的感叹，它使这座孤岛和这座旅馆显得更加孤寂。所以，普桑子不管别人说什么和问她什么，她都她用她那柔软的头和颈表示出她的疑惑和迷惘。

普桑子坐在床上，把屋里那只仅有的沙发留给进来的客人坐。她从看见他的那一时刻就对他有印象，因为他将背影呈现在窗下时，她差一点把他当做耿木秋了。她现在仍有那种感觉，所以，他要进屋她就很有礼貌地让开身，他走了进来，穿着他的那件灰色长衫。

普桑子看着这个叫王品的人，他进来了，坐在那只沙发上，对她说话。所以，她只有面对他。虽然她不想使用语言，她也不想告诉他点什么，甚至连自己叫什么，从哪里来想到哪里去这种最简单的东西也不想告诉他。

终于，他感受到了普桑子眼里的冷漠和拒绝，他站起来说：

“时候不早了，你休息吧！”他说得很对，普桑子是该休息了，她的身体很冰冷，她感到冬天到来了。

虚构者说

冬天到来了，普桑子已经感受到了凉意，除了她身体的冰冷

之外，冬天确实已经也应该到来了。

我写的第二部分叫“旅馆”，在一座孤岛上有一座旅馆，住着普桑子和另外的男人或女人。故事就在普桑子感受到冰冷的时刻慢慢到来。

而我现在应该去干什么呢？

而我此刻已经感受到普桑子感受到的一切，她不想使用语言是因为在旅馆这样的场景中，一切存在的人和事物已经超过她内心的经历和语言。然而，也许是窗外的枪声使她意识到了一种痛苦，而痛苦中的普桑子正在用数以万计的力量和勇气居住在这座异乡和旅馆里。因为枪声并不是每时每刻都传来。枪声只是在某个时刻传来，而多少天来，普桑子并没有思忖过要在这旅馆里居留多少日子，直到她再也无法看到任何一艘轮船停泊在吴港的码头。直到现在，普桑子也没有绝望，因为选择出走是她惟一的目的，除了寻找南方和耿木秋以外，她也许是为了逃离她与郝仁医生之间已经产生的那种隐晦的肉体关系。也许是为了证实自己和已经消失的耿木秋之间的初恋。不管怎么样，普桑子已经看不到那只被母亲驯服过的可亲可爱的鹦鹉，她的身体已经形同战争时期的轮船，那只轮船几天前存在，而现在却已消失。轮船的消失意味着吴港真的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岛。

普桑子想到过她在吴港今后的生活吗？当她穿着一件闪烁着黑色波纹的睡衣站在窗口听到一声尖厉的喊叫时，她在窗帘后面的身影的抖动可以看出她用一双无助的目光看着下面的一切，但是，她并不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

很难想象阳光会照在窗帘上，也很难想象在这种阳光下面会看到一具尸体，他就是雯露等待的那个人。当普桑子听到楼下的哭声时，她吓了一跳，因为这是雯露的哭声。普桑子还来不及脱下那件充满黑色波纹的睡衣便已经拉开门向楼下跑去了，从哭声中她已经感知到有什么灾难已经发生了。小巷里置放着一具尸体，他就是雯露等待的那个人，一个已经面目不清的男人的面庞。他无法乘轮船来与雯露约会，他便洒水而来，他已经到达了岸，甚至找到了通往这家旅馆的小巷，但是他的力量却被穿越海水时的漫长的过程所耗尽了，他倒下去，再没有睁开双眼，再也没有让心脏跳起来。所以与雯露聚会的是一具尸体。普桑子嗅着他从海边带来的水腥味，听着女友雯露的叫喊声。雯露像疯了一样地叫喊着，几乎想把自己所有的声音都喊出来。一个是已经不想使用语言的普桑子，另一个是想用声音震撼着那个赴约的男人的尸体的雯露，一个是站在旁边已经精疲力竭的女人，另一个是用声音抗议着从尸体上发出的那种辛辣的，令人头晕的味道的女人。

普桑子走过去拉住她的手臂，她真的想去安慰雯露。在这异乡只有普桑子是雯露的朋友，只有普桑子知道雯露为什么面对这具尸体在喊叫。巷子里拥满了人，听到喊声的人几乎都过来了。普桑子抬起头来，她看到了王品，他们的目光交织在这种喊声里面。

埋葬死者

十一月底的一个上午，灰蒙蒙的湿气纠缠着巷道、树梢和旅馆里的气氛。在这样的气氛中，雯露得掩埋她的男友。雯露穿了一身黑色旗袍，她的发髻又乱又蓬松，很像一团已经成形的黑色泡沫。普桑子走在她身边，雯露现在已经停止了叫喊，因为喊叫总会结束的，因为人不可能沉浸在叫喊之中。普桑子很希望那位穿着灰色长衫的王品能帮助一下她们，她经过王品的门口时下意识地抬起头来，王品的房间没有关门，看上去他一直站在窗口，他也参与了雯露经过叫喊之后展现为弯曲不规则的围观之中。在这座旅馆里每个人都被这叫喊声所震撼着，他们观看、叹息、摇头而成为旁观者，而王品并不是旁观者，他是这座旅馆里面读过许多书籍的人，也许他认识了普桑子，他又看见了普桑子与雯露的那层关系，他等待着，出于某种心理原因他又不可能急切地走上前去问她们需要做什么。所以，他看上去是焦灼不安地站在窗前。

普桑子来到了门口，她清楚她和雯露都被恐怖所包围着，她们之间需要一个男人协助她们将死者送到墓地上去。所以，她来到了门口，她矜持地咬了咬嘴唇，但王品已经走来了，他似乎已经听见普桑子在说什么，他走上前来轻轻地扶了扶普桑子的肩膀说：“走吧，我陪你们到墓地去。”普桑子点点头，她的目光仍然停留在王品的脸庞上，她的双手有些颤栗，激动时她总会这样，这次的激动是听见了王品的声音，她还没有开口，王品已经说出了她需要听见的话。她很感激王品这种同情心，一个男人恰到好处的同情心。

有王品出场，两个女人就有了勇气。他们先是到了棺材厂，走过了许多路才找到了在吴港城外的一家棺材厂。王品一直走在前面，普桑子和雯露走在后面。进入棺材厂后，普桑子仿佛是做梦一样，她惊醒之后看到四处都是长方形的棺材，到处都弥漫着油漆的味道。王品问了问雯露死者的身高，雯露想了想后将一个含糊不清的东西告诉了王品：“我记得他好像跟你差不多一样高。”王品看了看自己的身高点点头就钻进林立的棺材之中去了。过了很久，他找到了两名工人帮助他将选好的那具棺材抬到了外面，他又找好了两名帮工，那两名帮工站在棺材厂门口等待着有人招呼他们。棺材抬到了旅馆门口，雯露将死者的尸体放在旅馆的地下室里，这多亏那名女店主滋生了同情心，否则主人是不愿意收留尸体的，也许是雯露那凄凉的叫喊声感动了她。王品和那两名帮工将死者的尸体从地下室里抬出来时，雯露差点昏眩过去，普桑子扶住她的手臂，她要比雯露稍好一些，也许她目睹过南方那场著名的鼠疫，当年她完全是从死人堆里不顾一切地奔逃而出的。她将快要倒下去的雯露搀扶起来。那两名帮工将棺材抬了起来，王品走在前面，他要带领他们往墓地走去，普桑子和雯露则走在后面。

死者的棺材就这样置放在吴港的一块山坡上，那块公共墓地有无法计数的墓碑林立在前面。在这场埋葬死者的活动中，王品一直走在前面，后来到了墓地，他操纵一切，从选择方位到松开潮湿的泥土，普桑子看着王品，他是一个不惧怕死亡的人，他将死者的棺材放到泥土里面去，当时，他的双手一直放在棺材上面，普桑子一边搀扶着已经泣不成声的雯露，一边看着王品置放在棺材上的那双有力量的手。

他的灰色长衫已经沾上了泥土，他从头到脚都是泥。当棺材放在泥土里面形成一个墓地时，他抬起头看了看普桑子，他的目

光来得很远，似乎是从山坡下面的那些毫不存在的宽敞的大理石大厅中投射过来的目光，目光中有一些令普桑子感到危险的东西。她觉得如果自己在这目光中多停留几次，那么，那目光中包含着的潜在的危險性就会成倍地增长。因而，她回避那目光，她将目光，自己的目光从那目光中移开，她看着那座新墓。已经形成的墓地现在已经让雯露开始平静，她站了起来，缓慢地走近它，她要接受这件已经到来的事实，所以，她走近墓地，伸出双手开始抚摸地上树木的清香。

一种从死者们长眠的地方涌现出来的神秘的气味也许是人变成羽毛和进入天堂以后蜕变给人类的气息。

现实之一

多少天来，普桑子一直面对着她的邻居王品那双目光的包围，她在这目光中控制着自己的恐惧心情。从墓地回来以后，她与雯露作了一次长谈，她们必须面对现实。在既不能退却也不能前进的情况下，她们只好暂时驻留在吴港，吴港和这座旅馆将成为她们的一块栖居地。这种现实一旦被她们默认之后，她们学会的只有等待。普桑子出门时所携带的现金不足，她决定找一家吴港的学校去代代课。雯露手里还有一些现金，她说她只有在旅馆里等待，再说多少年来与那名茶叶商人的婚姻生活已经使她不习惯于到外面去，也已习惯于守住一间房子。从这种现状出发，普桑子认为可找一家学校代课来维持生活，这样既可以让自已度过一段身在异乡的生活，也可以让自己遗忘掉已经存放在记忆中的很多事情。

普桑子刚下了楼，她准备出门去寻找学校，在旅馆门口，就

碰到了王品。王品走过来问她到哪里去，普桑子想了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王品说：“那我陪你一起去吧，外面很乱。”普桑子当然愿意王品能够陪她前往吴港的一所所学校，她觉得王品走在身边，自己会有一种安全感。

王品让普桑子等她几分钟，他要上楼取一封信，普桑子问王品往外地寄信还可以吗？王品说他刚去问过邮局，邮局的人告诉他，现在的信走得很慢，说不准什么时候能走，如果他不急的话可以把信放在邮局的邮筒里面。普桑子站在旅馆门口等王品的时候，想起自己的母亲来，自从出门以后，自己连一封信也没有给母亲寄过，她的眼前出现那只鹦鹉陪伴着母亲的情景。王品手里拿着一封白色的信，他就像举着一片羽毛，他说这封信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投寄到他未婚妻手中。普桑子听到未婚妻这个字眼时看了王品一眼，王品也看了她一眼，他们向着小巷外的一条胡同走去。普桑子在路上想起了耿木秋和郝仁医生，但这种想象就像从海风中荡来的寒冷那样使她的身体变得空洞。

王品走在她身边，王品说不知道要在吴港呆多长时间，他说如果时间长，他应该写一本书。普桑子看着王品，她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王品看上去就像写书的人，而且住在一座旅馆里写一本书就意味着将自己经历的许多东西写进去，她很羡慕王品能够写书。

吴港的街道一条连着一家，沉闷的空气在寒冷中飘荡着。王品问普桑子从前有没有做过老师，普桑子摇摇头，王品又问普桑子从前都做了些什么事，普桑子不说话望着街两边的店铺，她觉得她的过去就像空气中的又沉闷又寒冷的气息一样已经像一条黑色的缎带将她裹了起来，有时候她又觉得那些东西就像一个黑色的布娃娃，她想那个布娃娃放到一只箱子里面去。所以，每当这种时候，她就觉得自己正要回忆和诉说的语言统统地藏起来

了，她已不再想做那个坐在郝仁医生的诊所里诉说她记忆的病人，但是，与王品穿过一条又一条街道的过程却使普桑子很平静，她像是已经离开了那些彻夜不眠的事件，离开了鼠疫、战争，她现在变得很明确，那就是找到一家学校去代课。

吴港的第一中学

一所被围墙所包围的中学看上去已有无数年的历史了。当王品带着普桑子走进校园时他们都同时感受到了校园中那种肃穆而寂寞的气息。正好是上课的时间，所以他们看不到一个学生。普桑子看到前方有一座古老的教学楼，他们便来到了楼下，楼下的两棵紫薇树只剩下了最后的几片树叶和花瓣。王品带着普桑子走进教务处又走进校长办公室。校长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他看了看普桑子又看了看王品，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普桑子简单地作了回答。校长说他们学校恰好缺教师，已有的教师走的走，留的留，但留下来的也同样不安心，他非常欢迎普桑子能在他们学校代课，只是他们无法解决住宿问题。普桑子很高兴，她只要能在校代课就行了，她并没有要求学校解决住宿问题。校长带她到了教务处，教务处给她排了三天以后的课程，普桑子教语言和音乐。从吴港一中往外走时，恰好是学生课间休息的时刻，寂寞的院子里现在人声鼎沸。普桑子听到这声音感到心里面涌动着一种言语，就像她做了一个疲惫不堪的梦醒来以后看到花瓶里的鲜花突然开放了一样。她侧过身看着王品，很感激他陪她来找到了代课的工作。现在她才发现王品手里仍拿着一封信，他们还没有到邮局去将那封信扔进邮筒里。那封白色的信，使普桑子想起王品的未婚妻来，她想，王品的未婚妻一定也在等待着他，在这个

被战争环绕的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女人在痴迷地等待着他们所爱的人回到身旁。王品说想不想去吃吴港的小吃，普桑子感到肚子有些饿了，这几天来她一直不感到饥饿。王品带她来到一家小吃店，吴港的小吃种类很多，他们围着一只火炉，上面放满了小虾、小鱼和鸡翅，普桑子将手放在火炉上去，她感到手很凉。王品捉住她的手说：“你的手很柔软。”普桑子抽回自己的手，她想起了耿木秋，还想起了郝仁医生来，她知道回忆他们的存在会使她充满了力量和勇气，所以，她告诉王品说：“我的未婚夫在等待着我。”她没想到这句话还真起了作用，王品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捉住过她的手。

写信

普桑子买来了信笺和信封，自从她看见王品将那封写给未婚妻的信投进那只已经褪尽了绿色的邮筒中去后，她就滋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给母亲和郝仁医生分别写封信。她坐在客房的窗口，靠近窗口的地方有一张书桌，那书桌显然不是让人写字的，很窄很小。普桑子一生中从未给别人写过信，因为她一生中从未与谁分离过。与耿木秋的漫长离别并没有使普桑子滋生过写信的念头，也许耿木秋的出现太绝望了，她竟然无法使普桑子用别的方式去找回他。而现在，她开始铺开信笺，她伸开修长纤细的手指，透明精巧的指甲覆盖在白色的信笺上，她写道：

“母亲，我趁你外出时离开了家，我无法面对着你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你，就像十年来我被鼠疫和耿木秋的出现所折磨着一样，我不愿意你看着我出走。我离开时，那只鹦鹉看着我，母亲，你还好吗？我现已被阻隔，即不能去寻找耿木秋，也不能回到

你身边。我不能告诉你我在什么地方，母亲，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住在一家旅馆里。我不知道要在这家旅馆呆留多长时间，我也不能告诉你我今后会到哪里去，使我感到有些欣慰的是还有那只鹦鹉可以陪伴你，与你说话。”

写到这里她再也无法继续写下去了。她将这封信叠起来放进那只信封，她开始重新伸开修长纤细的手指，用透明精巧的指甲覆盖在白色的信笺上，她写道：

“郝仁医生：请原谅我的不辞离别。我现在似乎刚刚经历过一场失眠和骤然发作的重病，一切都是虚弱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埋怨我，但我还是从你的卧室中跑出来了，我一生中从未在别的男人卧室中呆过一夜，然而，我已和你度过了那一夜。我现在在一座孤岛似的地方，跟外界丧失了一切联系，我住在一家旅馆，我不知不觉地惊奇地发现我已喜欢上这座旅馆并愿意在这座旅馆里作短暂的停留。你好吗？我仍然可以在回忆中感受你衣服上的那种乙醚的味道。”

普桑子写到这里，就像上封信一样再也无法写下去……

虚构者说

普桑子呆在旅馆里面。透过她那迷雾般的面孔，我可以感知到在那座旧时代的旅馆里面她写信时脸上呈现出来的表情。她活下去是因为被无数幻想所推动着，比如：她坐在旅馆的窗口下面写信，她在屏障之中掩饰着置身于旅馆时的全部心情，沉默和敏锐的感受力只化作了简短的文字。一个人不可能完全彻底地割断与世人的联系，哪怕她是一个彻底绝望的人，彻底陷入了恐怖和

颤抖之中的人，彻底地沦入超越时间之光中的人。

罗兰·巴特说过：“世界可能是令人悲伤的，但是人们并未抛弃它，因为世界是一个彼此协调的诸关系的整体，因为在客观事实之间不存在重叠，因为讲述故事的人有力量去拒绝组成故事中各存在物的不可穿透性与孤立性，因为他能在每一个句子中证实各行为之间的联系和等级关系，最后还因为，无论如何这些行为本身可以被归结为各个记号。”

我虚构这种符号式的东西，罗兰·巴特还有一段话我较为喜欢：“时间磨损了我的距离的力量，使其腐坏，使其僵化。我不可能生存于语言之外，把它当做一个目标，也不可能生存于语言之内，把它当做一件武器。”

我现在正被语言分解为下列图像，一座旅馆和人的图像被叙述所代替着，被语言所表达的声音所确定出来的图像，它威胁着我写作的意图，就像灯光在照耀我的脸而语言在显现我的焦虑一样。写作一部小说的时候，它和我将时时刻刻体现着符号的行为。我现在就通向普桑子的居处，那个身穿旗袍的女人和那座旅馆使我的写作处于一种危险的状态，无数火焰就像磷火般包围着那个人和那座旅馆，使她写信的手开始燃烧起来。我曾幻想出这样的景象：螺旋形的楼梯，最前面是我的母亲在走，中间走着我的邻居，最后面是我的影子——我像黑鸟一样乌黑。

把信投进邮筒

普桑子怀着一种热忱的幻想终于把信投进了邮筒。她独自一

人找到了那只色彩斑驳的邮筒，并在邮筒周围走了几圈，她发现在不远处是一家啤酒厂，因而啤酒的味道会使她想起一种银制的器皿。她在啤酒的气味中发现周围的人只要经过她身边时都要抬起目光瞥她一眼，每一瞥尽管都是短暂的，但每一瞥都在疑问：这个穿着黑色外套的女人站在邮筒的不远处在干什么？她到底在干什么？她想到即使有一天母亲和郝仁医生收到了信，她也许已经离开了吴港和那家旅馆；她想到信到达母亲和郝仁医生的手中时他们会不会惊讶地追问：普桑子你到底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

普桑子抬起头来，她看到一个老头穿着很厚的棉袄，他手里举着一封信，信封是用牛皮纸制作的，那个老头举着那封信在空中犹豫了一秒钟便将信投了进去。普桑子很羡慕那个老头，他对那只邮筒寄予着希望，他深信那只邮筒不久之后就会把他的那封牛皮信封和里面的文字带到别的地方去。普桑子开始信赖那只邮筒了，它是这条街道惟一可以存在的邮筒，她走过去，举起那两封信看了看，然后就投进了邮筒。啤酒厂的味道扑面而来，她想到当母亲和郝仁医生看到这封信时，他们会高兴的，因为她没有像耿木秋那样消失，他们会知道我住在一座旅馆里面。

第 三 天

这是普桑子到学校去代课的日子。昨天晚上她又开始失眠，但是失眠的内容已经更换。往常，她失眠的时候总是会被南方的鼠疫所包围，而昨天晚上的失眠却是因为那所学校。那所给她以寂寞和人声鼎沸的感觉的学校明天将成为她工作的地方，为了这个地方，她失眠了一个晚上。她比往常要起得更早一些，天还未亮她就已经起床了，她穿上箱子里那件加厚的旗袍，做好了外出

的准备。六点半她刚想拉开门出发时王品来了，王品说他送她到学校去。普桑子点点头，王品的到来虽然使她感到意外，但她觉得有王品送她到学校去，这样会使她更有力量。她穿上黑色大衣，寂静的大街上还没有一个人。王品告诉她，他已经开始在写那本书，普桑子很高兴，她与王品的目光相遇了，这目光使她有些心乱，就像触着了她的一根很敏感的神经。所以，她要避开这目光到学校去，她会成为那座寂寞、鼎沸之声涌动的学校中的一位老师。普桑子站在学校门口，王品说他要回去写书了，晚上他再来接她，普桑子想拒绝，但她却没开口。

校 长

四十多岁的校长已经站在教学楼下面，不知道是不是在等待普桑子，反正，当他看到普桑子到来时，便热切地迎上来说：“欢迎，欢迎普小姐的到来。”

普桑子被校长引领到一间教室，教室穿插在幽深的树林之中，不过所有的树叶在这个季节都已经凋零了。校长将普桑子带进一间宽敞的教室说：“从今以后，由普桑子老师做你们的班主任。”普桑子听了一惊，校长那天只让她教语文和音乐课，并没有让她当班主任，不过既然已经宣布了，那就只得接受了。普桑子满怀激情地站在教室中央，她容易激动，但今天的激动是因为有那么多目光在注视着自己。她走上讲台，讲了一些任班主任前必须讲的话语，校长站在一旁不断地给她鼓掌。从那天开始，普桑子就真的成了吴港一中的一位代课老师。她很喜欢自己找到的这份工作，每天都是早出晚归，但她已经不让王品送她到学校去了。在一段时间里，整座吴港就像一只完美的保温瓶，听不到枪

声和爆炸的声音，它稳固地直立着，没有任何声音。

雯 露

在这座旅馆里，雯露每天总是呆在那间客房里，除了睡觉之外就是继续睡觉。普桑子每次到她房间里她总是蒙着被子，但看上去她并没有进入睡眠，她的眼睛睁得很大。普桑子说你应该到外面去走走，雯露就从床上下来站在窗口说：“外面，外面是一潭死水，没有涟漪，没有声音……普桑子，如果我告诉你我需要听到一种声音你会理解我吗？”雯露一边说一边将头探出窗外。她的睡裙使她看上去似乎永远也没有睡着觉，因为她在等待，她在等待某种东西。她与普桑子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普桑子可以沉浸在虚无之中，她可以用虚无的想像力等待某种永远不会到来的东西，而雯露却在等待一种现实，她的现实就是人，她不能够忍受寂寞和孤独，所以，在她的眼里看不到一种虚无的东西，看到的只有焦灼。普桑子对雯露说：“你可以到王品房间里去跟他聊聊天，他是一个作家，会写书，他住在旅馆里正在写一本书……”雯露点点头，她的眼里有一种焦灼的东西在移动。

将蝴蝶挂在墙上

普桑子第一次面对着那只蝴蝶，离开家以后她一直没有心情将那只蝴蝶标本从箱子里取出来，蝴蝶置放在箱子里的另一只小匣子里面，匣子又深又黑恰好可以装得下那只蝴蝶，她刚把那只蝴蝶挂在墙上，王品敲门进来了，他看到了那只蝴蝶标本。他沉

默了一会儿问，普桑子这只蝴蝶是从哪里来的，普桑子说这是一只南方的蝴蝶，王品问普桑子是不是去过南方，普桑子点点头。王品坐在普桑子身边，他刚抓住普桑子放在膝头上的右手就被普桑子拒绝了。看上去，王品正在尽最大的努力克制着由普桑子引起的一阵冲动。他开始转移话题，他说他的小说进展很快，问普桑子想不想看他的小说，普桑子觉得这建议很好，她已经被王品重新转移了注意力，王品拉她右手的那种紧张感消失了。她的脸上在这个星期天呈现出柔和的光泽，从开始王品告诉她他准备在旅馆里写一本书时，她就充满了好奇之感，于是她就期待着有一天能够阅读到王品写的那本书。长方形的已经形成的书对于普桑子早就是一种诱惑，她在女子大学读书时经常图书馆去读书，在有限的时间里她读过《复活》、《堂·吉珂德》和乔治桑的大量小说，她对写书的人充满崇拜，因为他们将她的想象的很多东西都在书里的文字中表达出来了。

王品将普桑子带到了他的房间，普桑子嗅到了一股墨水的味道，她还看到那张桌上摆满了书籍和稿纸。王品把一叠写好的稿子递给普桑子，他们都抬起头来，因为有敲门声传来，那声音是犹豫的，但又很急促。王品打开了门，是雯露站在门口。普桑子很高兴雯露在这个时候来到王品的房间里，所以她站起来急切地将雯露让进屋来。雯露今天显得很漂亮，只是那目光仍然是失眠的目光显得有些无神。普桑子将手中的那叠稿件递给雯露说：“你看看王品正在写的书。”雯露惊愕地说：“能写书的人，一定很了不起。”王品说其实看这些东西也没有什么意思，不如到外面去走走。这确实是个好主意，普桑子说她得去换换衣服。她来到自己的房间，从窗外照进来的一缕阳光正照在那只墙上的蝴蝶上，那只蝴蝶仿佛是一只飞进窗的蝴蝶，它并没有变成标本，普桑子伸出手去轻抚着蝴蝶标本的两翼，就在这时她听到了雯露的

笑声。

路 上

外面的阳光很明媚，雯露走在阳光下面，她似乎已经忘记了旅馆里那间使她失眠使她焦灼不安的房间。普桑子发现王品和雯露今天都很愉快，王品说他们可以到海边的沙滩上去散散步，然后再回到一家茶馆里面去喝茶。雯露仰起头来，明媚的阳光就照在她那纤长白皙的脖颈上，普桑子从来没有发现过雯露像今天这样漂亮迷人，她走在雯露后面，王品走在她们两人之间。王品说话，雯露就看着他，她注意听他说出的每一句话。他们已经来到了海边，一阵海风吹来，普桑子突然感到身体中有什么东西让她不舒服，她觉得那种感觉就像上次在郝仁家里喝醉酒后想呕吐的感觉，所以她对王品和雯露说她想在海丘上坐一会儿，她不想再往前走了，王品来到她身边，他抓住她的手说：“你看上去气色不太好，是不是病了？”普桑子轻轻地摆脱开王品的手，她冷静地控制着自己，对王品说：“我想在这里呆一会儿，你带雯露到沙滩上去走走吧！”

普桑子除了想呕吐之外，她清醒地知道她确实想单独一人在沙滩上坐一会儿，当她看到大海和沙滩时她的情绪就像潮水般变幻着，她渴望在沙滩上看到一艘轮船，她本质中有一种东西在强烈地驱逐着她，那就是到别的地方去寻找一个人或者寻找一只蝴蝶，除了这种心中汹涌的浪花之外，普桑子确实想呕吐，她想也许自己是受凉了，除此之外，她根本没有去想她委身于郝仁医生的那个夜晚会不会在她身体中留下什么，因为她是第一次委身于一个男人，赤身裸体地与他度过了一个夜晚，她根本没有想到那

个夜晚会使她受孕。

王品带着雯露到沙滩上去了，普桑子抬起头来可以看到他们两人的身影，他们的身影很快就变成了沙滩上的两个黑点。普桑子也就在这时开始趴在沙丘上剧烈地呕吐。呕吐完毕后她离开了那片沙丘，她想去寻找王品和雯露的身影，但那两个黑点已经看不到了。普桑子想，也许他们已经到达最前面的那处海岸线了。她感受了一下自己的身体觉得浑身无力，她决定不去追赶他们的影子，她觉得那阵呕吐仍然干扰着她，在散发着海藻味的沙滩上她很惧怕再有一场这样的呕吐到来。如果再有一场呕吐降临，普桑子对自己说：那么，我会死的。所以，她决定去看医生。

在诊所里，医生说

带着沙滩上吹来的海藻味普桑子终于看见了一家诊所。在看到那家诊所之前，普桑子想起了郝仁医生的诊所，当她带着精神病症坐在郝仁医生的诊所里时她听到的那阵高跟鞋的声音，那个女人后来消失了，普桑子就在这时候看到了前面那家挂着红牌的私人诊所。普桑子在走进那家诊所之前想起了郝仁医生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她想起了走在南屏街上时，当她从郝仁医生的诊所出来时感受到的那些温暖，看到的那棵树，那棵树暗示着春天已经到来了。

普桑子犹豫着走进了诊所，她把自己的症状告诉给了那位诊所里的老先生，老先生将手放在她手腕上量了量脉后告诉她：

“你已经有身孕了。”

“什么？”

“你已经有身孕了，所以，你不必担心……”

老先生对她说的另一些话她没有听见，当她离开诊所时老先生给她开了几服中药她也没有带走，普桑子被老先生告诉她的事实，这个散发着那个夜晚——与郝仁医生共度的夜晚——所缔结的东西包围着，她颤抖着，想起郝仁医生的手轻轻地抚摸她圆圆的阴阜和周围的卷曲的阴毛时她的呻吟声。

现在她走在吴港的街上，她带着这个不容质疑的事实一遍遍地告诉自己：我有身孕了，天啊，郝仁医生让我有身孕了。她惊悸地张开嘴，一阵凉风从她嘴里吹进去，她抚摸着自已的腹部，就像让自己的双手停留在一件正在调准音色的乐器上，她对自己的承受力感到吃惊，自己竟然顺从于这个事实，竟然没有发疯似地问自己：天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旅 馆

普桑子确实怀孕了，谁也无法将这个事实改变，谁也无法去抹掉这个事实。从走出诊所的那一时刻开始，普桑子意识到她委身的那个男人给了她一个精子，一个精子和她的肉体碰撞就形成了一个孩子。她想起她在灯光下无遮无挡的时刻，想起热血淹没了脖颈的那一时刻——他把她委身于他的那个时刻全部占领了，因而才有了这个孩子。

普桑子从诊所到旅馆的这条路程，行走了好久好久，这是一条充满荆棘的路程，充满着全部的荆棘，在伸展开去的荆棘里包含着一个仪式，那就是她委身之前的回忆以及委身之后的奇迹，一个怀孕的事实。她走在路上，走在越来越窄的，或明或暗的路上，她想起惟一可以掩饰自己的窘态和畏惧的就是那间房子，那间并不是属于她自己的一间房子，坐落在旅馆的最上层，木楼发

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发出来，那声音之中有一间房子，归根结蒂，那间房子可以解除她心灵中的警戒状态，归根结底那间房子可以不顾一切地消除她那不可磨灭的记忆和不可平息下来的颤抖，归根结底，她现在无路可去，她只有朝着那座旅馆走去或者奔逃而去。

普桑子的鞋子里灌满了沙砾，这是她从海滩上带回来的磨砺她那娇柔脚趾的武器，连同她受挫的身体一起，她现在将沙砾带回了旅馆。她正处在一个女人最成熟的全盛时期，她的美丽在于她年仅三十多岁，她的美丽在于她精力充沛又充满怯懦，她的美丽在于她置身于被她幻想出来的那个世界中的某一瞬间时她充满了哀求和无助的目光中更重要的东西并没有丧失，那就是她期待爱情、和平、宁静的信仰没有丧失。

她终于回到了旅馆，她的星期天就这样度过，她已经走了许许多多路，她蹬去鞋子，她平躺在床上，想把世界上所有发生的被她感受到的旋律从头脑中排除出去，但她听到的却是声音，是王品的敲门声，她已熟悉他的声音，她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他带着雯露已经从海滩回来了，她的第二个感觉就是王品和雯露一起站在门口，他们身上都有一种气味，海风和海藻的味道，她的第三个感觉就是她想藏起来，但那是不可能的，如果她不开门，他们会一直站在门口，所以，她只好打开门，但并没有雯露，她看到的只有王品，他独自一个人，他的目光仍充满那种让普桑子已经感受到的温暖，但这种温暖却让她感到同样的畏惧，确切点儿说是这种温暖并没有驱散开她身体中的挫折感。所以，她面对着王品的到来除了恍惚之外就是意外。王品说，原来不是说好了，从海滩回来去茶馆喝茶吗？普桑子摇摇头说：“我今天很累，我不准备去了。”声音淡淡的，但似乎有一种咖啡和薄荷般的气息。王品突然抓起她垂悬在下面的手臂说：“普桑子，如果你不能一

块儿去，那么，到茶馆喝茶又有什么意义呢？’普桑子没有将手从王品的手中抽出来，她将头抬起来，但她突然想起了诊所里那位老医生说的话，她被那个事实，飓风般的事实笼罩着，原本她已经被王品刚才说的话所感染着，而此时此刻她突然被一种苦楚，无法言说的苦楚所折磨着，她再一次将自己的双手从王品的手中抽了出来。

你一次次地拒绝我，是因为你并不喜欢我，你讨厌我，是这样吗？我说对了，普桑子……是不是这样的？她听见王品对她说着上面的话，她摇着头，但她并不知道如何去告诉王品，她并不讨厌他，她只是陷入了另一种事实之中，但当她抬起头来时，王品已经拉开门走了。

她趴在窗口，看着王品从旅馆外的小巷里面消失，看着他的背影，普桑子用手捂住自己的腹部，她似乎听到一种呓语，一种逐步地把她的生活和梦中的东西相联系的呓语，她知道在这样的时刻，在这个呓语中，她就是那个孕妇，她就是那个承担着三十多岁的一次委身的性冲动的那个女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改变这个呓语。想到这里，普桑子拉上窗帘，她已经看不到王品的身影了，连那条巷道也无法看清，因为暮色已经到来了。

王品和雯露

普桑子慢慢地发现王品和雯露的关系自此以后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她第一次听见从王品的房间里传来雯露的笑声那一天开始，她就经常听见雯露的脚步声和笑声。这种声音多数是她从学校回来以后听到的，从那天傍晚，王品来邀请她去喝茶遭受到拒绝开始，她就再也没有听见过王品的敲门声。普桑子自从听到雯

露的笑声以后有一种感觉产生了，她隐隐约约地感到雯露正在向王品的住房不断地走进去，每走进去一次他们的关系就发生了一次变化。普桑子知道雯露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她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她敢于面对一个她喜欢的男人，并把这个男人的心灵占据。而就在这段时间里，普桑子一次次地面对着妊娠后的强烈反应，想呕吐的感觉经常伴随着她，在这种时刻，她也没有多少力量去追究王品与雯露之间的关系，似乎她与她们逐渐地疏远了。

与雯露在浴室相遇

普桑子推开浴室的门，她看到雯露正在脱衣服，雯露的裸体线条修长，乳房和臀部像是涂了一层油亮的色彩，丰满而富有弹性。她与雯露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共居浴室说话了，雯露看到普桑子进屋后很高兴，她帮助普桑子将木盆里的热水盛满，她赤着脚走到她的那只浴盆中躺下之后对普桑子说：“普桑子，自从你到学校去以后，我就没有机会与你一起洗澡了。”普桑子今天有一种萎靡不振的感觉，她觉得浑身没有力气，她想对雯露说话，但声音始终没有发出来。当她脱衣服时，她有一种担心，那就是雯露会看到她已经逐渐隆起的小腹，所以她赤着脚来到木盆边，她将赤裸的背留给了雯露，自己则对着墙壁——脱完了所有的衣服，然后她躺了下去。当她怯懦地抬起头来时，她看见雯露根本就没有看她，雯露正微闭着双眼，她那线条修长的裸体悬浮在水面上，而那些留了无数年的长发则垂在她肩下面，像一头瀑布。普桑子感到雯露一定要告诉她什么秘密，普桑子知道雯露的秘密与王品有联系，所以她已经做好了准备洗耳恭听，就在这时雯露的叹息声从潮湿的浴室中传来。普桑子：“雯露，你叹息什么

呢？”雯露仰起头来，她的乳房丰满地晃动着，她说：“普桑子，我现在喜欢上了一个人，你知道吗？”普桑子点点头，雯露说：“我真的很喜欢他，他不像我原来碰到的国人，他会写书、会照顾人，不过，我发现他并不像我喜欢他那样来喜欢我……不过，我告诉你，我们俩之间已经什么事情都发生了……”“哦，你是说你们俩之间什么事都已经发生了？”普桑子隔着水蒸气看着雯露仰起来的赤裸的上半身，雯露的声音从水蒸气中传来：“是的，我已经把我交给了他，我觉得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男人，所以我就把自己完全交给了他……”普桑子在水中的裸体在这声音中抽搐了一下，她怀抱着自己的手臂，有一种虚空的感觉涌上来，她的身体就像在水流的波涛声中轰鸣着滚热的蒸气中再次抽搐着。普桑子现在才知道由于自己拒绝了王品，所以他与雯露才有了一种新的现实。普桑子觉得他们的现实使她变得孤单起来了，她一看见那个男人的时候，她就被他灰色的长衫所吸引，后来她曾经被他的身影和敲门声所吸引，他陪她去找学校，他曾经在凌晨陪她去学校任职，一切在有秩序地发生着，他的存在就像一种朦胧笼罩了一切。他住在隔壁，普桑子曾经为此而感到有一种魔力有一种召唤在等待着自己进去，当她发现他写书时，她就想阅读他的文字，他正在写的那本书在诱惑着她，而就在这时她走进了那家诊所，诊所里的医生告诉她，她怀孕了。也就在这时她开始迷惘和心烦意乱，她一边回忆那个夜晚和自己委身的郝仁医生，一边在吴港拒绝着并放弃王品已经抓住她的那双手，如果她不拒绝他，那么王品也许不会同雯露发生那些已经发生的一切。

普桑子抬起头来，现在雯露已经不再倾吐自己的秘密，她又躺到水中去了，也许她已经觉察到了普桑子目光中有一些忧郁的色彩，所以，她不再讲自己的故事。雯露洗沐完毕后先回去了，普桑子独自一人躺在木盆中，她问自己：难道我要将那个夜晚自

己委身的那个男人留下来的精子变成一个孩子的身体吗？普桑子就在这时听到了枪声，像以往一样她侧耳倾听着，她想听清楚枪声是从哪里传来的，但她再也没有听到第二声枪声，她也没有继续想那个孩子的问题。当她从浴室走出来，她在过道上碰到了王品，他们俩似乎已经好久没有相见，普桑子对他点了点头，王品目送着她用钥匙开门，当普桑子把门打开后，王品慢慢地走了进来。普桑子刚把毛巾和香皂放下来就感到自己被一双手臂紧紧地环抱着，她想挣扎出来，但那双手臂抱得愈来愈紧。普桑子轻声说：“你不能这样，王品。”王品用脸摩擦着她的皮肤说：“我与雯露什么也没有发生，相信我，普桑子。”普桑子终于挣脱了他的怀抱。她退到窗前的布幔下面再一次抑制着自己灼热的、愠怒的、混沌的心情低声说：“请你从我的房间里面出去，王品。”从那以后，王品再也没有出现在普桑子的房间里，普桑子已经被他们两人的声音弄得精疲力竭了，雯露说他们之间已经发生了一切，而王品说他与雯露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虚构者说

罗兰·巴尔特还说：“小说是一种死亡，它把生命变成一种命运，把记忆变成一种有用的行为，把延续变成一种有用的和有意义的行为。”通向吴港的旅馆中的始终是一种时间，只有时间可以解决他们已有的矛盾，只有时间才可以使普桑子疑惑的事情逐一地展现在命运之中，这有点像鸟从壳里出来的过程。吴港是一座码头，也是一座岛屿似的城市，在普桑子所居住的旅馆里，她似乎手里执着一把用黑色、粉红色羽毛制作而成的扇子，她用

扇子遮挡自己的同时也把扇子敞开着。在我写作的过程中，我仿佛看见普桑子就在这把用羽毛缀成的扇子中隐藏着。

蝴 蝶

普桑子将那只蝴蝶从墙上取下来，因为她听到校长告诉她，吴港的宁静将很快过去，战争快要到来。她用手指轻触着蝴蝶的两翼，已经成为标本的蝴蝶只是让普桑子感受到了死亡后的东西，蝴蝶变成标本事实上也就意味着蝴蝶已经死亡了。但普桑子并没有把蝴蝶已经死亡的现实看见，她内心深处并没有接受这种现实，她将蝴蝶从墙上取下来放在那只小匣子深处，是因为她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战争一旦降临到吴港，那么她就带着箱子中的那只蝴蝶一块逃离吴港，逃离无时无刻都在提醒着普桑子，栖居于旅馆的生活总有一天会结束，她如果不能到南方去的话，那么她就回到母亲身边去，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她只有惟一的亲人，那就是自己的母亲。转眼之间，她已经在吴港的中学做了两个多月的代课老师，吴港中学的生活就像一片平静的树叶般沉浮于她的内心。

雯露与王品

他们的生活同样在进行着，当普桑子日益经受着妊娠早期的现状时，雯露与王品的交往已经公开化了。普桑子再也不用去思忖他们到底有没有发生过亲密的关系，展现在普桑子眼前的情景再也不需要普桑子费尽心思地去思究他们俩的关系，她现在已经明白了，雯露已经与王品公开同居。她第一次发现这一切时是在

一个早晨。普桑子那天早晨开始了长时间的呕吐，她看看房间里的那只小闹钟，还有半小时就要上课了，而她试图到学校去，但她的身体已经虚弱地表示她今天无论如何也去不了学校，所以，她站在门口开始敲王品的门，因为她想请王品到学校去为她代课，她的手颤抖着，由于呕吐她已经连敲门的力气都没有了。当她敲开门后，开门的却是雯露，她将普桑子迎进屋去。普桑子问王品到哪里去了，雯露告诉普桑子：“王品昨晚写他那本书，刚睡下不久。”她一边说一边将身上的那件墨绿色的睡衣带子扎紧。普桑子看到了她那头蓬乱的头发，她还看到雯露打了一个哈欠，就是在这时王品醒来了，他穿着睡衣已经来到了他们之间，他问普桑子有什么事，普桑子刚想说话，一阵更大的恶心涌上来，她慌乱拉开门回到自己的房间，就在她关上门开始那天早晨的第二次呕吐时，她听到了他们两人的叫唤，王品的声音很急切，雯露的声音很惊慌，他们不知道普桑子关上门在里面发生什么事了。不管怎么样，普桑子那天早晨是不能到中学上课了，呕吐毕之后，她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们，王品穿上长衫替普桑子到学校代课去了。王品走后，雯露留在普桑子房间里，她问普桑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普桑子就把自己怀孕的事告诉了她，雯露听后叹口气说：“这是一件好事，我也想怀孕，生一个孩子，女人生一个孩子后就会安定些，我已经厌倦了没有孩子的那种空虚之感。”然后，她把与王品现在同居的生活状况告诉了普桑子，她叹息道：“王品并不爱我，他跟我在一起只是因为生活在这座旅馆里面的寂寞，而我跟他在一起除了我喜欢他外，我想有一个孩子。”

普桑子看着雯露，听她这么说话，她本能地用手抚摸着腹部，她觉得雯露说得很对，女人生一个孩子就会生活得很安静，现在，她慢慢地开始喜欢肚子里那个小东西了。她喜欢那个

每天让她呕吐的小东西，但她并不愿意去回忆那个委身于郝仁医生的夜晚，有时候当她面对这种记忆时，她希望记忆完全丧失，头脑里一片空白。那天下午，王品回来，他为她代了整个上午的课程，因此，他显得有些兴奋，他来到普桑子的房间，那时刻雯露恰好不在旅馆，她刚出去，她在外面缝了一件旗袍，她告诉过普桑子请普桑子告诉王品她去裁衣店取衣服去了。

王品除了讲述他上午的代课经历之外就是坐在普桑子身边。他第一次郑重地问普桑子今后的生活有些什么打算，他说战争很快就要降临到吴港来，他问普桑子是选择走还是选择留。普桑子告诉王品，她现在不大可能到南方去了，所以如果战争到来的话，她想回到母亲身边去。王品显然是第一次听到普桑子谈到她的母亲。她告诉王品，母亲除了有一只鹦鹉陪伴她之外，她什么都没有。王品问普桑子这是不是她要回去的重要原因，普桑子摇摇头，王品走过来，又像过去一样握住了普桑子的手，普桑子现在已经没有拒绝王品的勇气了，她低声说：“我已经怀孕了，王品，这是我回去的最为重要的原因。”王品并不相信普桑子的话，他站起来，也许想表达得更加准确些，他似乎想抓住这次机会，他隐隐约约地感到如果他再不表达，那么他也许就永远没有机会了，他说：“普桑子，我想带你走，经过这么多年，我想我的情感并不在过去，也不在任何人身上，所以，如果你同意的话……”普桑子低声说：“你是不是疯了，你可以否定你的过去，但不可能否定你的现在，你不能否定雯露的存在……”“可我不爱她……普桑子，我这样做……”门突然被推开了，门就在这一时刻也许是被一阵风吹开了，但门并不是被风吹开的，而是被一双手推开的。推开这道门的人并不是别人，而是雯露，她抱着那件枣红色的旗袍，她出现在他们面前，她带来了飓风和涡流，她带来了一张颤抖的面孔，她将手中的那件旗袍扔给王品后

大声说：“你如果不要我，我就去死。”她说完便在飓风和涡流中跑了出去。普桑子和王品的目光对视着，普桑子也大声说：“你快去追她，不然她会去死的。”

普桑子打开窗

普桑子知道雯露已经在门口听到了她与王品的对话，这些词语就像鱼刺一样潜入雯露的内心，使她在词语中感受到了王品和她之间的距离。普桑子站在窗口，她身体很虚弱，她不能去追赶雯露，再说她如果与王品一块去寻找雯露的话，只会加剧雯露的愤怒，所以，她站在窗口看王品的身影。王品也许是爱普桑子的，但普桑子从一开始就在默默地拒绝着他，她甚至从来都没有给过他一次机会。她站在窗口，她只希望王品追赶到雯露，她不希望雯露就会去死。就在这时她看到了一列军队，她看不清楚他们的模样，只感觉到他们举着旗帜，穿着军装，也许这就是日本人。日本已经占领了这座岛屿。普桑子把窗户关上，战争终于到来了，她还看见了他们身上扛着的钢枪，战争已经来到吴港，比她想象中的要来得更快一些。

在以后的每一天里，端着枪的日本人迅速占领了吴港的每个地方，普桑子再也不能去学校代课，每一条巷道都站满了日本人。日本人的到来意味着吴港不再是一座孤岛，这也暗示着普桑子可以乘轮船出去，旅馆的女店主告诉她，日本人就是坐轮船到吴港的，过不多久，也许就有轮船通往外地了。

雯露和王品

雯露那天刚逃出去就看见了日本人的队伍开进了码头，所以她掉转身往回跑，在路上她碰到了王品并投进了他的怀抱。王品携着雯露重新回到旅馆，他们来到了普桑子的房间，告诉普桑子战争已经进入吴港了。因为日本人的突然降临，他们三人都似乎忘记了那场尴尬的场面，在他们之中忘记得最快的就是雯露，她再也没有说过要去死。从此以后，她完全依附在王品身边，每个人都惧怕战争，而雯露在惧怕中抓住了王品，他们三个开始在一块商量着离开吴港的计划，王品已经放下了那部未写完的书稿，他经常独自一人到外面去探听情况，他带回的消息是海滩上已经出现了轮船，抛锚在海边的轮船大都是货轮，直到如今还没有出现一艘载人的轮船，所以，他们只好等待。

孕妇普桑子

到了第二年的头一个月，普桑子已经脱颖成一位标准的孕妇了。学校早已停课，普桑子只好呆在旅馆里，她在等待，同王品和雯露一块共同等待吴港有一天会出现一艘载人的轮船的同时，也在期待着回到母亲身边去的时光。当她脱颖成一名孕妇时她在不为别人所见的情况下，经常按捺住心头的秘密看着那面桌子上的梳妆镜子，有时候她也不顾一切地走到旅馆外面去在日本人占领的海边溜达上近一个小时，她仍然穿着旗袍，而她的腹部已经微微前挺，有时候她会同雯露一块在旅馆的浴室中沐浴。自从日

本人到来后，雯露告诉普桑子，王品已经把她当做相依为伴的伙伴，并告诉她，无论他到哪里去，他都将带着雯露一块儿出发。

孕妇普桑子坐在浴盆中，她的身体已经被彻底改变，每当这时她就会想起郝仁医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许是她温暖的蒸气中感受到胎儿在她腹部挣扎的时候，她开始感受到了自己与郝仁医生的亲密关系，因为这个胎儿使她永远不会再忘记与郝仁医生度过的夜晚，因为那个委身的夜晚使她由此变成了孕妇。

离开吴港

离开吴港的日子好不容易到来了。头一天晚上普桑子和雯露、王品到了一家小餐馆作最后的告别。第二天一早他们三人登上了两艘不同的轮船，王品带着雯露走了，普桑子将独自回到母亲身边去。当普桑子看到雯露和王品的身影最后消失时，她在一瞬间展现出自己与王品奔逃的身影，普桑子如果不拒绝王品的话，那么王品身边的那人就会变成普桑子，而此刻，命运已变成定局，普桑子所希望的就是回到母亲和郝仁医生身边去。

旅馆

普桑子已经看不到那座旅馆了。那座让她居住了半年时光的旅馆训练了她的忍耐，在这半年中她无时无刻不在体验着一个充满枪声的世界对她的重重包围，但是在这半年中，旅馆已经成为普桑子生活过的世界，在这世界中她似乎已经摸索到或者已经牢牢掌握了自己与一个世界的联系，因此，她将那个胎儿留了

来，并使自己成为孕妇，因此，她拒绝了王品对她的爱情，而对于她来说，那个文儒皆备的王品永远成为她生活中的影子，那个身影穿着灰色长衫与她一块走在去学校的那条路上，对于她来说，这些东西已经成为一种永远；对于她来说，这些东西已经足够让她去伴随关于记忆中和一种困惑的感受。她最遗憾的就是没有阅读到王品写的那本书。

她抬起头来，从吴港出发的轮船将载着一切记忆把她送到原来出发的地方去，为此，她最后浮现的便是那座旅馆。

但她再也看不到那座旅馆了。对于她来说，登上这艘轮船就意味着永远告别一座旅馆，她站在船舱上，她呼吸着风，带腥味的海风正把她带往另一个地方。毫无疑问，旅馆已经消失在她身后，普桑子对自己说：那座旅馆并不是我永远居住的地方。她不能回避这个现实，所以他认为离开那座吴港的旅馆并不是一件坏事情，最重要的是她可以从战争笼罩着的刀光中逃离到母亲身边去，她想着这件事，便觉得旅馆也好，乘坐的轮船也好，都只是短暂的一阵闪电，从她耳边掠过。她感受着那个胎儿，感受着她腹部中的生命，在不知不觉中，在告别那座旅馆中，这个小生命已经成为她的另一半生命。所以，普桑子并没有感受到自己处于一种害怕的境地。

虚构者想起了各种各样的旅馆，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证实“旅馆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第三章 蜕 变

虚 构 者 说

我一直在说话，有时候在旅馆里轻声曼语，我一直想，是谁使普桑子变成孕妇的？并不是那场战争也并不是使普桑子委身的夜晚，而是时间。那么，是谁使普桑子离开旅馆回到母亲身边的，我想仍然是时间，时间在一瞬间改变了普桑子，并照亮了她的脸。在几天后的清晨，普桑子提着那只箱子顶着薄雾出现在母亲身边时，她把手伸出去敲门，因为她出门时忘记了带钥匙，所以，她把手放在门上，因为时间太早，她想母亲也许还在睡觉，所以她犹豫着但还是缓慢地举起手来，就在这时她听到了那只鹦鹉的叫声：“有人在敲门，有人在敲门。”普桑子的双眼有些潮湿，她希望母亲快点出来，她希望自己能扑到母亲怀中去。

母 亲

母亲打开门看到了普桑子，一个孕妇站在母亲身边，看上去母亲的表情有些恍惚，那只鹦鹉叫道：“普桑子回来了，普桑子回来了。”这叫声使时间，那些僵硬的时间开始变得柔和起来。普桑子突然听到了有人在咳嗽，那声音从母亲的房间里传来，是一个男人的咳嗽声，母亲显得有些紧张，她看着那只鹦鹉说：“你走后，刘水就住在了这里。”普桑子并不知道刘水是谁，她点点头，她已开始理解这一切。不管刘水是谁，她都给予了母亲一种温和的暗示，就是在这种暗示里，母女俩开始拥抱在一起。在普桑子的记忆中她从来没有与母亲这样拥抱过，这就是那天清晨普桑子与母亲的拥抱——母女俩通过拥抱解除了各自的戒备，母女俩通过拥抱解脱了各自的罪恶感。普桑子在进屋之前的一刹那曾有一种罪恶感，她已经变成一个孕妇，这种罪恶感折磨着她，如果没有母女俩双方的拥抱，那么孕妇普桑子的罪恶感将不会减少，因为她是在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中变成孕妇的，因为那个秘密是不可以公开的秘密，所以，她站在母亲身边，在湿雾飘荡的空气里，她的罪恶感在她眼里的湿润中流动而出。就是在这时她听到了那个男人在咳嗽，这就是说在她离开母亲的这些日子里，一直是刘水在陪伴着母亲。虽然普桑子的四肢已经疲惫不堪，但她还是感受到了自己正在接受母亲的故事，她必须接受母亲生活中的一切，她必须把横隔在他们之间的那层薄膜，温情的恐怖和温情的罪恶撕开，然后她们就开始拥抱了。母亲将普桑子送到楼上，房间里连一丝灰尘也没有，母亲说她每天都要来清除从窗外飞进来的灰尘，她预感到普桑子很快就会回来的。普桑子想起了

那两封投进吴港邮筒中的信，她问母亲有没有收到她写回来的信，母亲说她已经三十多年没有收到别人写给她的信了。

刘水的咳嗽声从楼下传来，母亲告诉普桑子，很显然她是第一次把自己三十多年的秘密告诉自己的女儿，她说：“刘水已经陪伴了我二十多年，自从你父亲去参战之后，刘水就一直悄悄地陪伴着我，普桑子，如今他已年老多病，我便将他接回了自己家中，普桑子，你同意母亲这样做吗？”普桑子早已经接受母亲的这一切，事实上，在普桑子的记忆中从来就没有父亲的概念，对，从来没有过，不管父亲是去参战也好，或者在战争中遇难也好，她生活中从来就没有父亲的影子，从来没有过，甚至从来没有在她想象中出现过。所以，刘水的存在是一种必然的事情，普桑子想起母亲在过去的日子里曾经有过不归家的时候，她现在明白了，母亲有自己的生活，刘水的存在使母亲从来就保持着生活的信念。所以，母亲下楼之后，她对自己说：就让刘水永远与母亲住在一起吧。

郝仁医生

郝仁医生这个名字在普桑子从吴港回来之后变得重要了，因为他已经与普桑子生命中承受的那个婴儿联系在一起。普桑子决定去会见郝仁医生之前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她已经决定与郝仁医生生活在一起，为了那个孩子她决定不再回避或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然而，奔向那座诊所的路似乎难而又难，她还是决定晚上再去找郝仁医生，她手里握住郝仁医生交给她的那把钥匙，时光已经流逝，把酷热和夜晚的寒冷都已经流逝过去，不管怎样，她手

里仍握住打开郝仁医生家里的钥匙，她可以用这把钥匙穿进幽深的孔道里去，然后走进屋。她现在再也无法抹去那个夜晚，从那天晚上开始她的血液中就流动着郝仁医生的血液。普桑子坐在屋里，她一直等待着天黑下去，那时候再也没有一人会看见她，她对别人的目光仍心存畏惧，她虽然已经在母亲身边减少了自己的那种罪恶感，但她此刻就像站在一片山顶上，她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剥蚀的墙壁上行走，她形单影只，在杂草丛中的断壁残垣中孤独地跟随着那个委身于郝仁医生之后所带来的阴影与生命。

天已经完全黑下去了，这是普桑子从吴港归来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夜晚，她慢慢地下了楼，她走路脚步声很轻，像踩着风，连她母亲也没有发现她出了门，但她已经在路上了，一座城的黑暗向她涌来。在隐隐约约中，她看到一个女人手牵着链条，而链条系住的却是一条蹦跳的狗，普桑子觉得这个人有些面熟，她那柔和的线条和精心烫做的头发披在肩上，这个人不是别人，她就是燕飞琼。普桑子曾与郝仁医生在舞厅碰到过她，后来，燕飞琼曾与普桑子有过一场小聚，普桑子记得很清楚，燕飞琼想找一个忠厚老实的男人做丈夫。燕飞琼牵着链条从她身边过去了，从她身上散发出一种味道，普桑子觉得这味道很特别，好像是一朵玫瑰浸在乙醚之中，但当这朵玫瑰从乙醚中出来时，玫瑰的味道已经淡了。为什么是乙醚呢？也许燕飞琼刚从医院回来呢？普桑子对于乙醚味的了解纯粹是从郝仁医生的诊所和郝仁医生的身上感受到的，即使走到这座城的外面去，普桑子也能在空气中找到郝仁医生身上的乙醚味。而此刻，她将前往，她将投入到郝仁医生身上的乙醚味之中去，她又将手里的钥匙举起来看了看，她变得有些神经质，她虚幻地验证到了一种证据：当初郝仁医生将钥匙放在她手中时就是要她有一天失踪了又回来，其钥匙的价值体现

在它打开门锁过程之中，其钥匙的另一种特殊价值体现在掌握钥匙的人手中，每一枚钥匙都有所区别，除了普桑子之外，别人不会有这把钥匙。当她将手中的钥匙放低，藏在自己的手掌心中时，她第一次像是沉在海底的水草之中，只有这把钥匙可以把她沉在水中的身体拉上岸来。

郝仁医生的住宅现在意味着普桑子的家，郝仁医生的住宅意味着普桑子将把自己和另一个还没出生的孩子从很远的地方带回家去，郝仁医生的住宅意味着漂泊、疲惫的普桑子现在将回到家中去。

尽管房间里有灯光，但她还是没有敲门，她想让郝仁医生大吃一惊，她想用那把钥匙打开门，她想用钥匙证明她已经回来了，她将答应郝仁医生的求婚，她将告诉郝仁医生，她委身他的那个夜晚给了他们一个孩子，她就是这样用钥匙穿行了半年多来可怕的孤独，她确实将那道门打开了并关上了门。她看到了郝仁医生的背影，他坐在书桌前，他好像叫了一声，好像是叫出了一个人的名字，但并不是普桑子的名字，普桑子没有听清那个名字，她沉默地站在郝仁医生的身后，她希望郝仁医生转过身来，而就在这时，就在这种可怕的等待之中，普桑子突然听到了一阵链条的响动，紧接着是一只狗发出的声音，还没等她在这种令人心烦意乱的、累赘的、孤寂难耐的声音中平息下来，她身后的那道门突然被打开了，她回过头去，一根环形的链条和一只狗在响动，从灯光下看去普桑子看到了燕飞琼的脚，那双纤长的白色皮鞋正穿插在链条和狗的阴影之中。燕飞琼也惊讶地看着她，她就在这时叫出了普桑子的名字，她的叫声使郝仁医生站了起来并面对着她们。燕飞琼显然不知道普桑子与郝仁医生的关系，她以为普桑子出现在郝仁医生的住宅是为了来治病，让燕飞琼惊讶和高兴的是普桑子回来了。

普桑子是回来了，当燕飞琼像一个女主人那样给普桑子沏茶时，普桑子感到在她消失的这半年时间里，郝仁医生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变化。普桑子坐在燕飞琼身边，如果没有燕飞琼的热情驱除她心底的惊恐，那么她也许会昏厥或者会在这种蜕变之中无地自容，但是燕飞琼坐在她身边，燕飞琼身上有一种令普桑子伤感而又无法理喻的热情。郝仁医生则一直没有说话，普桑子的目光从来没有与郝仁医生的目光相遇过，她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燕飞琼已经替代了她过去的位置，已经完全替代了她过去在郝仁医生心目中的位置。

她已经变成一个孕妇，她还没有来得及告诉郝仁医生这一切，因为她根本没有时间告诉他这一切，燕飞琼就牵着小狗回来了。那只小狗趴在普桑子的对面，小狗伸出舌头用一种仁慈而活泼的目光看着普桑子。她听从了现实的又一次安排，她站起来，郝仁医生和燕飞琼目送着她，在他们眼里，她已经是一名孕妇，在郝仁医生心目中，他似乎已经得到了解脱，他与燕飞琼的关系并没有因为普桑子的归来而受到打扰，因为普桑子已经变成一名孕妇。他们将普桑子送到楼下，普桑子便听从了现实的安排，她现在已经感受到了郝仁医生已经不再需要她，她挺立着腹部，孩子愈来愈大，而她终将暴露无余，所以，普桑子现在需要的是一座扶手，楼梯般的扶手，她想回到自己的世界中去。普桑子就在那天晚上决定了永远不把自己委身于郝仁医生而怀孕的事实告诉给任何一个人。

链 条

普桑子回到家里，母亲正坐在院子里等她。她没有问普桑子

到哪里去了，待普桑子坐下以后，她用婉转的声音问普桑子半年时间在外的情况。普桑子谈到了那座旅馆，她的声音有些沙哑，她把那座吴港的旅馆形容成为一座自己的避风港，她似乎就在那座避风港里用沙哑的声音说话，但她知道母亲的目的并不是这些，母亲的指向很清楚，她关心的是普桑子的身孕，简言之，普桑子是为什么变成孕妇的，而孩子的父亲是谁。普桑子已经没有力气回答母亲的声音，她拒绝着母亲的目光，因为她现在就像攀登在石阶的路上，但她的脚踝扭了一下，她能活下来没有从石阶上掉下去已经是一个奇迹，所以，她对自己说：我永远也不会将自己的秘密告诉母亲。她说自己有些累，就上楼去了，但她知道母亲的目光一直在盯着她的身体，她现在正开始上楼，她不能被绊住，不能被那根链条所绊住，她带着扭伤的脚踝和破灭的梦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她坐在窗口，每当她被罩在一张网中时，她总是喜欢面对房间里的窗口，但她在这黑暗中什么也无法看见，她所看见的只是那根链条，燕飞琼手中的链条。除此之外她什么也看不见。就是燕飞琼手中的那根链条使她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就是那根链条使她的耳朵越来越痛，她突然想用剪刀把那根链条剪断，但那根链条却坚硬无比，她感到自己和腹中的那个孩子正忍受着那根链条的响动，她伸出手去，她对那条链条充满敌意，它是破坏她与郝仁医生之间的惟一噩梦。是的，她开始仇恨那根链条，她开始仇恨那个牵着链条的女人。她对自己说：如果她坚持要用那根链条阻碍我，那我就去剪断那根链条。她盯着漆黑夜空，她从来没有仇恨过一种东西，但她现在发现自己开始在这个世界上仇恨一件东西了，一根链条，一个牵着链条的女人。

郝仁医生的来访

当普桑子正在噩梦中挣扎时，她听到了母亲的敲门声，母亲在门外轻声告诉她：“普桑子，郝仁医生在楼下等你。”普桑子已经消失了耳朵的疼痛，但她并没有挣脱那根链条，因为噩梦的过程就是她在那根链条中挣扎的过程。她躺在床上，母亲叫醒她时，她睁开双眼，外面的阳光已经透过三层窗帘射进屋来，这是春天的阳光。她萦绕着母亲告诉她的主题，郝仁医生在楼下等她。她想：郝仁医生为什么要在楼下等我呢？在噩梦中她并没有梦见过郝仁医生，她曾在吴港的旅馆里梦见过郝仁医生，他好像在一个离岸很远的地方。她翻过身来，她对那根链条的仇恨有增无减，现在，郝仁医生就在楼下等待着她，她又开始翻身，然后起床。几分钟后她洗漱完毕出现在楼下的大厅里，母亲正陪同郝仁医生在聊天，母亲看见她来后说她要到首饰店去就走了。大厅里现在只有普桑子和郝仁医生，偶尔会从母亲的房间里传来刘水的咳嗽声。普桑子坦然地面对郝仁医生的目光，在郝仁医生带到大厅里的乙醚味中，普桑子突然对郝仁医生说：“再有几个月我就会生下一个孩子来，你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郝仁医生并没有惊讶，他说道：“普桑子，我知道，昨天晚上我就知道了。”“昨天晚上……”“当我看见你并知道你是用钥匙打开门时，我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哦……”普桑子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仇恨。

而在几分钟前那根链条仍折磨着她，使她充满了仇恨。郝仁医生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三个人一块生活……”普桑子明白郝仁医生所指的三个人并不包括那个未出生的孩子，他

是指普桑子、燕飞琼和他自己。普桑子拒绝着这个她从未想过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她不能进入的世界，她怎么可能与那个牵着链条的女人去占有同一个男人呢？那根链条像一条锈迹斑斑的河流永远使她无法跨进去。她孤傲地拒绝着，她觉得郝仁医生迎接她的这个想法是如此地愚蠢，如此地怯懦，她无论如何也不会与那个牵着链条的女人去占有同一个男人。郝仁医生低下头去的那一瞬间，普桑子想起了耿木秋和王品，仅仅是一瞬间，她对郝仁医生的意念超出了她寄予过的与郝仁医生共同生活的愿望。

虚构者说

女人天生就会拒绝别人，因为女人永远置身在故事里的一个又一个场景之中生活。普桑子在郝仁医生向她求婚时，她用沉默拒绝着他，那是因为她并没有爱上郝仁医生；而当她奔向郝仁医生时，郝仁医生身边已经有了一个拉着链条的女人，而就在此时她再次拒绝了那个让她怀孕的男人。普桑子的自尊心使她拒绝着，从此以后，她将独自承担对那个孩子的期待。普桑子从来没有爱上过郝仁医生，现在、将来也将不会爱上郝仁医生。她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自尊心和孤傲，她告诉郝仁医生：“你走吧！我不再去打扰你，别把我与你的事告诉任何别人……”郝仁医生问普桑子恨不恨他，普桑子仰起头来没有回答郝仁医生。她并不恨他，也不爱他，她恨的只是那根锈迹斑斑的链条。于是，郝仁医生便走了，普桑子在身后目视着他的离去。

每每想到那根链条和那个女人陪伴着他，普桑子就感到一种悲哀的空洞——好在从这抑郁的悲哀中抬起头来，她看到了那只

鹦鹉，她对鹦鹉说：“你知道那个拉着链条的女人是谁吗？”鹦鹉蹦跳着把她的话重复了一遍。普桑子闭上双眼，在这个上午，空气中有一种鹦鹉身上的气味，那些绿蓝绿蓝的羽毛也会有一种奇怪的味道。普桑子抚着自己的臀部和腹部，她又一次在种种的焦虑中抬起头来，她看到一个人从母亲的那间卧室出来了，他就是刘水。

关于刘水

普桑子并不是第一次看见过刘水，在她逝去的记忆中，从母亲卧室出来的那个男人曾经有过某种不同寻常的东西，好像在她童年时，这个叫刘水的男人就曾陪着她和母亲去过一次公园。当然，母亲从未告诉过普桑子他的名字。普桑子长大以后，她就看不到刘水了，如果按照普桑子母亲告诉过她的话，刘水一直在陪伴着她母亲的话，那么，三十多年来，也许是二十多年来，母亲和刘水一直在悄悄地约会。现在的刘水看上去已经很苍老，他披着一件单衣第一次出现在普桑子身边，普桑子很有礼貌地向他点点头，她尊重母亲的生活选择，所以，她除了尊重刘水之外就是迫使自己不要去打扰他与母亲的生活。刘水看上去一定在生一场重病，母亲把他接到家里来就是为了亲自照顾他。

分娩

一个孕妇生活在阳光与阴影之中，犹如生活在一种语言之中，第一次体会到了一个婴儿在她体内轻柔的蠕动，她的身体像

摇篮一样经历着一种颤动的、错综复杂的音乐。普桑子生活在家中，自从婴儿进入到八个月后，她就再也不出门了，母亲协助她做产前准备，一只柜子里装满了小婴儿出生的衣服，她和母亲都在等待那个婴儿的出生，普桑子还为孩子起了一个名字：阿乐。这个名字没有任何象征意义，但有一点是普桑子所期待的，她希望生出来的这个孩子能像快乐一样长久地萦绕着她。

因此，四月底的一个傍晚，普桑子闭上双眼，接生婆大声对她说：“普桑子，要挺住，孩子的头已经出来了，普桑子，你要挺住……”普桑子的双手抓住母亲系在木床上的两根带子，她拼命地挣扎，后来她感到子宫里空了，什么也没有了，接生婆告诉她，孩子出来了，是一个女孩。普桑子手中的那两根带子从她手中滑落，她重新闭上双眼，她的子宫除了有一种悬空的感觉之外就是有一种痉挛，她热切地睁开双眼，女孩，接生婆告诉她，她生下了一个女孩，一个像她的肉身一样的女孩。她侧过身，她被那女孩的第一声哭声笼罩着，她感到奇怪，所有的孩子生下来发出的第一种声音竟然是哭声，她不明白她的小女孩阿乐为什么要哭呢？她的灵魂俯向那个女孩，她给了郝仁医生一个夜晚，而他给了她一个女孩，她的灵魂想飞，但她觉得身体很累，怎么也无法飞起来。她的乳房开始膨胀，很快她看到乳房流出了第一滴乳汁，是一滴纯白色的乳汁，她有一瞬间忘记了阿乐的存在，她在白天和夜里的无数的灵魂没有飞翔起来的时刻，一动不动地看着自己的乳房里流出来的乳汁，直到母亲抱起阿乐，把那个女孩递给她，当她第一次将自己的乳头放进阿乐的嘴里时，吮吸声使她惊叫了一声，母亲对她说，你以后就会习惯阿乐用嘴咬你的乳头，普桑子恐惧地问母亲阿乐长出牙齿后是不是会咬乳房，母亲笑而不答。而吮吸声愈来愈揪扯着普桑子的灵魂，她觉得自己想飞的灵魂已经开始下降。从此以后，小阿乐使她心无旁骛地生活

着，郝仁医生曾来过普桑子家里，普桑子的母亲将小阿乐从楼上抱下去，让郝仁医生看了看，普桑子很奇怪，自己并没有把郝仁医生和自己的事告诉过母亲，但母亲却有一种天生的判断力，她知道郝仁医生是小阿乐的父亲。

变化之一

小阿乐出生以后，普桑子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阿乐每天晚上睡在普桑子怀抱，当普桑子嘴里哼着催眠曲将小阿乐哄睡着之后，她自己也不知不觉进入了睡眠之中，她十多年来从来没有这样安恬地入睡过，从来没有享受过睡眠给她带来的另一种和谐美妙的梦中世界。就是在这个世界里，她似乎忘记了蝴蝶、链条、吴港的旅馆以及战争中那些残酷的现象。做了母亲的普桑子现在怀中相拥着一个女孩，她微笑着，抱着这女孩从楼上来到楼下，她的微笑和举动说明她是一个沉浸在母爱之中的女人。她紧紧怀抱着阿乐，有了这个会吮吸乳房的孩子，她还会害怕什么呢？

半夜

母亲的敲门声一阵比一阵急促，普桑子在黑暗中把阿乐轻轻放在枕头上，她打开门，母亲把她拉到楼道上，母亲在黑暗中看上去只是一道黑色的影子，她轻声说：“普桑子，刘水死了，就在几分钟前刘水死了。”普桑子的身体就像过去一样抽搐着，她伸出手去在黑暗中抓住母亲的手，她觉得母亲的手并不像她告诉她的消息一样冰冷，母亲的手是灼热的，这是一种异常的灼热，

母亲正在发高烧，刘水的死让母亲开始全身发烧。普桑子拉上门，陪同母亲来到楼下，她有一种紧张感，她不能让小阿乐感受到家里这种恐怖的气氛，她深信阿乐会睡到天亮，在那间安静的屋里，阿乐一定会睡到天亮。所以，她可以陪同母亲到楼下去，到母亲的卧室中去。然而，她没有看到刘水，母亲已经用一块白布盖住了死者的身体。母亲对普桑子说：“他死的时候什么话也没有说，他死得太静。”普桑子陪同母亲守灵，他们要守住死者的灵魂。普桑子问母亲：“你相信他会升天吗？”母亲说刘水已经升了天，我们守住的只是他的躯壳而已。普桑子盯着那块布，想着母亲告诉她的话，她颤栗着，在颤栗中陪同母亲守灵，照母亲的说法，死者虽然已经升了天，但死者有躯体仍在人间，在这样的情况下，躯体永远与尘埃、风和水、人的记忆有着联系。普桑子发现那块布上已经有一缕光线，她将头抬起来，天已经亮了，她要帮助母亲到棺材厂去买一口棺材。

棺 材

普桑子并不惧怕棺材，因为她见过棺材，在吴港，她曾经同王品、雯露一块去棺材厂，当她看到王品钻进林立的棺材中去时，她当时并没有害怕，她现在回忆起来自己为什么不惧怕棺材，也许是她见过死者，也许普桑子见过的死者加起来比一座棺材厂的棺材还要多，所以，她虽然颤抖着，但她却有勇气替母亲奔往一家棺材厂，而就在这时当她出门时她想起了楼上的小阿乐，小阿乐应该到了醒来的时候，她有一种担忧，小阿乐的身体太脆弱，不应该让她呆在楼上，她应该把阿乐抱出去，在埋葬死者的这段时间里，她不想让阿乐嗅到死者弥漫下来的气息。她惟

一想到的是郝仁医生，在这座城市里，没有第二个人出现在普桑子的选择之中，她回到了楼上，小阿乐刚醒来，她睁着眼睛，咬着自己的小指头。

把小阿乐放进襁褓之中去再把她抱到楼下，普桑子第一次将小阿乐抱到门外去，她头一次让小阿乐睁开双眼看到了外面的世界，风儿在吹，微风轻轻地吹在小阿乐脸上，在过去的几年里，普桑子从未想到自己会充满勇气抱着自己的孩子，在没有婚俗生活的世界中向世人宣布：这是我的女儿小阿乐。如今，普桑子却有些激动，她一边走一边看着小阿乐的脸，她有一种预感，小阿乐长大以后肯定会变成一个美人。而现在，她要将小阿乐寄放到她父亲那里去，普桑子想起郝仁医生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在普桑子心目中那双眼睛永远在探测这个世界的深不可测的苍白的东西，而阿乐的出现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新的志向，一种回忆，一种新的象征性的世界。

郝仁医生独自坐在诊所里，他像往常一样翻弄着一本书，他的诊所里没有一个病人，只有乙醚的气味像空气般地流散。

郝仁医生从普桑子手里接过小阿乐时低下头亲了亲小阿乐的脸颊。普桑子看到这种情形便看到了血缘之间的那种牵连。她对郝仁医生说：“我要到棺材厂去帮母亲订做棺材，所以，小阿乐只好放在你诊所，晚上我会来接小阿乐的。”郝仁医生说：“谁死了？普桑子？”“是我母亲的情人。”普桑子回答得很清楚，她不想掩饰这种真实，因为死者与母亲的关系确实是情人与情人之间的关系。

现在，她可以放心地去棺材厂了，她将为母亲的情人去买一副棺材。她将像王品一样毫无畏惧地钻进棺材之中去。对，她来到了西郊，棺材厂的位置似乎大多都面向西郊，她走进西郊的棺材厂，她开始想母亲的情人的身高。尔后，世界上的葬礼永远都

是一致的，活人将死人送到同一个方向，送到死者升天的方向去。普桑子陪伴着母亲，就是在去葬礼的路上，普桑子突然发现母亲已经苍老了。母亲的苍老在于她的步履，她在路上的蹒跚步履说明母亲开始疲倦了，母亲身上的无穷的意志力在过去很长时间曾是持久而顽强的，如今她已疲倦，她的一个故事完成了。

嘴 唇

母亲和普桑子的嘴唇都紧闭着，普桑子认为母亲会在墓地上啜泣，但她连一点啜泣声也没有听见，她那张封闭着的沉默的嘴拒绝对外倾诉任何内心的秘密，而秘密却在墓地上攀援，蜕变为棺材及尘埃。普桑子看着母亲紧闭的嘴唇，她自己也是这样，无时无刻不在保持着沉默，她不想张开嘴唇啜泣，也不想张开嘴唇申诉，她只想活着，从来也不想寻找活着的更明确的意义，只允许自己活着，从不想去用肢解的方式在散发着阳光、尸肌的墓地上对死者说你去的也是我最想去的地方。因而，母亲的嘴唇没有在棺材放进泥土的那一瞬间发出啜泣声，这就意味着她永远也不会发出啜泣。墓地面临着海，墓碑穿行在无边无际的石灰岩之中，所以，在这样的地方深睡百年是一种死者的幸福。

嘴唇是沉默的，但院子里那只鹦鹉的嘴却不会沉默，母女俩刚进屋，鹦鹉就嚷着说：“你们可回来了，你们可回来了。”

虚构者说

昨天晚上我开始阅读罗歇·格勒尼埃写的《阳光与阴影》，

这是一本阿尔贝·加缪的传记。他写道：我曾试图紧随加缪。他一生中所写的作品当然仅是他自身的一部分。在私生活方面我只是记最为理解作品所必需的内容。然而，一个作家所拥有的最属于自己的东西不正是他的作品吗？正是那时他写出自己与众不同之处，抛弃他那个家底的和**社会的“我”**，让更深刻的“我”出来说话。

他写道：当我们这样浏览他的全部作品时，禁不住会想到那个一切突然停止的日子。我会身不由己地去计算所剩下的时间和作品数量。我越接近本书的结尾部分，就越担心这一天的来临——突然，我获悉我友人的噩耗。

他写道：一九六〇年一月四日，一条电讯稿出现在各家报纸的电传打字机上：“今天，加缪在桑斯附近车祸身亡。”事故发生在十四时前几分钟，在离维勒纳夫·拉古依阿不远的小维勒布勒材。米歇尔·伽利玛同雅妮娜和阿纳·伽利玛一起从南方回来，他顺路在卢马林叫加缪一起上车，米歇尔也在车祸中丧生，那辆法塞尔·维加撞得粉碎。

加缪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他对悲剧的叙述才能使我震惊，在很多年前，他的叙述使我的写作和阅读生涯中传播出某种震撼人心的力量，罗歇·格勒尼埃说他曾试图紧随加缪，我也是这样，对那个极端虚无主义者，最安静的绝望者，倘若他不认为在文字之上还有某种东西——沉默，那么他就会对把文字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的人充满着敬仰。

当我写着普桑子时，我就会想起加缪的叙述，我并不是想效仿他杰出的叙述方式，我只是想到了叙述一种悲剧时，作者本身已经与悲剧相融在一起，这显然是一种最古老的话题，我决不想

就这话题讨论下去。最为重要的仍是——在这悲剧中叙述者要为文字本身承担一种荒谬而真实的勇气。

普桑子的母亲

丧事已经完毕，普桑子的母亲现在承担了哺养阿乐的全部责任，她曾对普桑子说：“我现在已经平静了，普桑子，把阿乐交给我带吧！”她的意思是暗示普桑子，你可以去做另外的事情，你还如此年轻。普桑子知道母亲的意思，从此以后，阿乐只是在晚上时睡在普桑子身边，白天都是由阿乐的外婆照看。普桑子的母亲已经忘记了笼罩在她眼前的死亡，但普桑子知道，母亲并没有停止等待，她的等待仍在继续下去，因为普桑子的父亲还没有回来。

这就意味着战争在继续。有了母亲照看小阿乐，普桑子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她开始接替母亲去经营那家首饰店。

蝴 蝶

普桑子那间挂满蝴蝶标本的房间被她用一把大锁锁了起来，而它从前曾是敞开的，就像一座悠久的博物馆一样敞开着。普桑子自从生下小阿乐以后就上了锁，她当时并没有想更多的东西，但她真正的意思是想让那些蝴蝶标本成为过去时光中的一部分，成为悠久的记忆中的一种标志。她的确想永远保存那些蝴蝶，所以她把蝴蝶标本锁了起来，这并不意味着她会让小阿乐占据她的灵魂，把她身上的另一种东西除掉。

在接下来的生活中，普桑子不是也把小阿乐，自己的心肝和肉交给母亲了吗？当母亲从她怀抱中把小阿乐抱过去时，她的怀抱顿时空了，但她必须这样，在短短的一会儿，她松开双臂，她将要替代母亲去管理一间店铺，从此以后，她把蝴蝶标本锁了起来，并把小阿乐交给母亲，在这个世界上她只能这样做。她已经有了孩子，当她成为一个母亲时，她就再也没有时间坐在那间挂满蝴蝶标本的房间里与蝴蝶共度时光了。阿乐的出现使她感到意外，因为她再不需要坐在郝仁医生的诊所里请郝仁医生治愈自己身上潜伏着的精神病了，阿乐的出现使她有了一种责任，这种责任从普桑子的母亲身上可以体现出来，那是一种信念，每一种责任都是一种信念，普桑子延续了母亲的信念。寻找一种宁静的世界让小阿乐长大成人。在这个世界上小阿乐长大成人。这几乎是每个人的信念，在这个世界上有宁静的世界吗？普桑子心目中幻想的那个世界展现为一只蝴蝶，一只还没有——并且永远不会变为标本的蝴蝶在绿叶和空气之中飞翔，每当想到这样的世界，她除了想到南方和她的初恋之外，更多的是沉溺，她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沉溺着，并充满了勇气，有了这样的世界存在，她真的不再需要去郝仁医生的诊所了。

母亲的店铺

母亲的店铺已经变成市中心，在店铺周围不管是白天和黑夜总是灯光灿烂。开初的时候，普桑子并不习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也许她对金钱的疏远是一个重要障碍，当她置身在店铺林立的灯光中时，有好长时间她害怕看见古老的中国算盘上的数字。但到处都是算盘的声音，这件神秘的事情被母亲解释为金、木、

水、火、土。慢慢地，普桑子终于能够坐在店铺里消磨时光了。她在店铺里迎来的一个熟悉的人就是燕飞琼，她仍然牵着那根链条，链条则牵着金黄色小狗，她进首饰店时并没有看到普桑子，但普桑子看到了她。燕飞琼走近柜台指着一枚戒指问价时，她的目光与普桑子的目光相遇了，燕飞琼大声叫出了普桑子的名字，普桑子点点头，奇怪，时间过得并不长久，而在一段时间里，普桑子每每想到燕飞琼手中的那根链条就会发抖，但现在她对那根链条的仇恨竟然溶解得如此之快，她把柜里的那枚戒指取出来递给燕飞琼，燕飞琼说郝仁医生在对面看房子，他想把诊所搬到市中心来。普桑子哦了一声，盯着燕飞琼那双尖尖的皮鞋，燕飞琼主动告诉普桑子，自从与郝仁医生在一起后，郝仁医生就不让她到歌厅去唱歌了。燕飞琼一边说一边从钱夹子里取出几张纸币递给普桑子，买下了那枚她喜欢的戒指。她将戒指收起来，并没有马上戴到手指上，她转过身对普桑子说：“我很羡慕你，我想生一个孩子，但我已经没有了生育孩子的能力。”普桑子听后吃了一惊。她抬起头来，她看到了郝仁医生的身影，他就在街对面，他大约是在与店主商谈，从阳光下看出去，郝仁医生的目光有些迫不及待。燕飞琼说：“你看见郝仁医生了吗？看他那个劲儿，仿佛想把诊所马上迁来。”

郝仁医生的诊所

燕飞琼说得很对，第二天，普桑子就看到了郝仁医生带着他的诊所在迁移。

雨下个不停，但是在郝仁医生的带领下，几名搬工正顺从郝仁医生的手势，将诊所里的药具等东西搬运到普桑子对面的店面

中，普桑子能够清晰地看到郝仁医生的侧影或背影，普桑子坐在自己的店铺中看着郝仁医生，他最初还撑着那把黑布雨伞，最后便把那把雨伞抛开了，黑布黑伞撑开着抛在店铺门口，在雨中就像一朵盛开的硕大无比的黑色蘑菇。普桑子不明白郝仁医生为什么要迁移到对面，她有些疑惑，更有些对梦境和未来的忧虑在郝仁医生诊所的迁移过程中隐隐约约地产生。细雨下个不停，普桑子看着郝仁医生的身影，这个人的存在是永远的，因为他永远是小阿乐的父亲，也许普桑子的忧虑就来源于这一切。她只希望这种存在除了是一种隐秘的历史之外再也不要生活中有节外生枝的现实发生了。雨下个不停，她看到了郝仁医生正在过马路，几个小时过去了，郝仁医生的诊所已经迁移完毕。普桑子看到郝仁医生过马路时有些发怵，她知道郝仁医生已经从街那面走过来了，她越来越发怵地盯着水洼，她看到了郝仁医生的棕色皮鞋在水洼中行走。

他站在普桑子的店铺门口，全身湿淋淋的。他是来借一把锤子，普桑子把锤子递给他，郝仁医生拿着锤子不露声色地走了。普桑子吁了一口气，她终于没有听见郝仁医生的表达，虽然她惧怕那样的表达，但是她仍然等待着。郝仁医生过了一会儿就把锤子送来了，他说已经将诊所的门牌钉在墙壁上了，这是郝仁医生告诉普桑子的第一句话。雨一直下个不停，郝仁医生说从此以后他就可以每天看到普桑子。这是他表达的第二句话。她和他的眼睛互相交织在一起，但很短暂，两人又把目光转向别处，普桑子没有说一句话，她慢慢地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话要告诉郝仁医生，她真的不想对他说什么话，他只是小阿乐的父亲而已，于是，她平静地目送着郝仁医生又回到他对面的诊所中去了。那些恍惚的幻觉早已过去，普桑子终于敢正视自己与郝仁医生的关系了。也许是普桑子在这种自我协调中得到了某种安慰，她开始不

再对郝仁医生生活的蜕变充满怨恨了。

陶章从矿山回来了

有一天，一辆人力车停在普桑子店门口，从人力车上下来的的是陶章，普桑子差点认不出他来了，陶章穿着一身西装，他的腿已装上了假肢。

陶章的精神面貌显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可以从他那双有神的双眼中体现出来。陶章坐下不久就告诉普桑子，他是从矿山回来的，他这次回来是来接普桑子到矿山去。普桑子想起了陶章过去曾告诉过她，他先到矿山去，事情好起来后他就会来接普桑子，他果然来了，他站在普桑子身后，现在他已经不再是让普桑子滋生同情心的那个男人了，战争毁去了他的一条腿曾经使他变得颓丧，但他已经从战争的阴影中逃出来了。普桑子曾经想过陶章如果丧失了某种希望，那么他的心灵将像那些南方的候鸟一样，也许会飞，会叫，但并没有垂死，这是让她欣慰的东西，她没有答应他，也没有否定，陶章告诉她，可以让普桑子好好考虑，等她考虑好了，他再带她到矿山去，他说完便走了，他说他要回过去住的老房子里去，明天他再来看普桑子。他的假肢和那条留下来的腿移动在缠绵的细雨之中，普桑子看着他留下来的那块矿石，普桑子知道是那座矿山上蕴含着的大自然的奥秘使颓废万分的陶章找到了生命的另一种迹象，是矿山中的矿石使他带着自己的假肢和另一条腿充满希望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因而，他才从矿山来接普桑子，从他的目光中，普桑子已经感受到陶章对自己的期待，他的表达也许是笨拙的，就像他的矿山一样隐含着丰富的矿石，而外面却是质朴。但普桑子明白自己不会跟随他到矿

山去，因为普桑子离不开小阿乐和母亲，而且她离不开母亲交给她的这座店铺。如果没有小阿乐，她也许会跟随陶章到矿山去，也许，但这仅仅是也许。

虚构者说

选择，这是普桑子面临的又一次选择，但她在这个特殊时期中显然不能与陶章到矿山去。矿山是虚构中远方的一座迟迟未出现的地点，普桑子需要睡眠，需要阿乐，需要母亲，需要矿山，需要看到郝仁医生的诊所也需要回忆那些成为标本的南方蝴蝶。她在战争中等待，她在城中等待，她在自己的角落中等待，她在选择中等待。人是在等待中发现有死亡存在的。她惊醒逝去的生活是如此之快，转眼之间她已经是母亲，转眼之间她已经能够用自己的身体承受战争的恐怖和死亡的事实，转眼之间她已经慢慢抚摸到别人的尸骨化成的尘埃，而此刻，她用手抓住那块矿石，她喜欢这块山上的矿石，但她却不能到矿山去。当她突然意识到这一切时，她意识到自由已经没有了，她再也不可能拎着一只箱子前往一座旅馆，她再也不可能遁逃出发。她沉默地抬起头来，郝仁医生的诊所就在街对面，那是一座隔街相望的诊所，很显然，郝仁医生是离她已经愈来愈近了，但这只是给普桑子带来了更多的忧虑，她需要郝仁医生，但那个带链条的女人阻止了她的这种需要。

她吃惊地发现，她是如此地迷惑，如此地在困惑与不解中无法找到条更好的路，这就是她手足无措的原因，她虽然替代了母

亲，但她似乎仍然是那个寻找蝴蝶的女子，她无法透过气来，因为她在此时此刻除了面对自己的店铺之外，她还得时时地留心对面那座诊所，她把手伸在空虚的阳光下面……

郝仁医生就在阳光下看着她

郝仁医生就在阳光下面看着她，他是来还她锤子的，事实上已经过去好多天了，他才将借去的锤子重新送回来。郝仁医生说：“普桑子，这两天我的病人很多，看来，我是对的。”普桑子哦了一声，郝仁医生说：“阿乐好吗？”普桑子盯着他的眼睛，想把他眼里的游丝荡开，她想看到郝仁医生最无力表达的另一面，她想看到他面对事实时无能为力的那种感觉，但她失望了，郝仁医生并没有像她想象的那样显得软弱无力，他轻声说：“普桑子，今天晚上你可以到我家里去一趟吗？”普桑子再次盯着他的眼睛，她确实想在他眼里的游丝中找到某种可以肯定的东西。他补充道：“今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家，燕飞琼到她表姐家去了，要半个多月。”他说完便走了，他把他独自一人在家的事实告诉了普桑子，这便是他在阳光下走向她的原因。普桑子在阳光下看着他的背影，她的胸脯微微起伏着，这是她视线看一个男人留下的背影，这是她生活在此地的诱惑之一，她并没有拒绝他的勇气，尽管她对他深深失望，但她却没有一点力量用来拒绝他的邀请，她站在阳光下面，她已经将他的身影送到街对面的那家诊所，她已经忘记或者忽视了燕飞琼的存在，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普桑子沉浸在他对她的诱惑之中，她从最初就已经陷入了这种诱惑，所以，一旦他召唤她，她就会不顾一切地像穿过积雪，穿过空旷的栏杆来到她向往的那个地方，那是性，还是什么，就像穿过了溶

解的积雪一样。

那是性的回忆，在她遁逃之前，她曾经在郝仁医生那里感受过性的吸引力，就像她的裹在旗袍中的身子和手臂突然膨胀起来了……然而，后来她就逃走了，她有一种逃遁本领，在她逃走时，她显然是惧怕性的诱惑，那时候的普桑子除面对蝴蝶之外还没有面对过生活中其他东西，怀孕使她变成了另一个女人，生孩子又再次使她变成了另外一个女人……她在不断地变化之中又回到了原地，她曾经想过，如果她当初在那座吴港的旅馆没有拒绝王品，那么她的生活道路就将通向别处，而不是回到原地。然而，她为什么把王品推给雯露呢？她也说不清楚是为了什么。其实，王品给她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但那一切都早已过去了，王品已经带着雯露远走高飞了，也许这一生，他们也再不会晤面了。

只有那座诊所存在于她的视野之中，只有郝仁医生的气息离她最近，普桑子返回店铺，她始终是迷惑的，但自始至终她又在这期待着什么，也许她是女人，她伸出手去，她期待着甘露般的东西，在她的身体没有干枯之前，她一直就像别的女人那样期待着。

身体开始期待着某种东西，期待着温暖的拥抱，期待着纯粹肉体的快乐，而在这座城市，似乎只有郝仁医生才能拥抱她，她又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了郝仁医生的存在，又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了她想卷进那种新奇而奇特的东西之中去，所以，她坐在店铺里，那天下午的客人并不多，她在四点半钟关了店铺，她期待着投入到一个场景之中去，好像是正在溶化的雪流出来，她期待着身体像雪一样开始滑落，开始解体，离开了原来的那个自我，就像离开了暗色的像棕色石头垒建的房子。她真的期待着一个男人给予她的那种温暖，她回忆着，但她已经记不清楚温暖到底是从哪里

来的，那个被红色葡萄酒所弥漫的夜晚似乎已经变得遥远了，也许变得偶然性记忆一样遥远了，她也记不清楚郝仁医生给予她的性，很长时间以来，她一直想沉浸在那性的回忆中，但是，晃动在眼前的只有红色的葡萄酒……酒味像皮肤、肌肉、色彩、姿势中的某种东西。

性幻想

普桑子陪同母亲和小阿乐吃完了晚饭后就独自上楼去了，在面对着餐桌时，她几乎没有多少胃口，但她仍然不断地用筷子夹菜，她知道母亲一向是敏感的，她不想让母亲感受到她期待着什么东西，所以，她盯着盘中的土豆和鱼香肉丝，但她并没有感受到食物的香气。像往常一样她将小阿乐从母亲怀抱接了过来，她掀开内衣，她的乳房很膨胀，小阿乐吮吸着白色的乳汁，最后含着乳头睡着了，跟往常一样，她将小阿乐又交给了母亲。

她回到了楼上，黄昏像一层金粉洒在窗外，树枝和光线开始变成金粉色。普桑子将衣柜拉开，她将那件乳白色的旗袍又从衣架下取了下来，脱衣服的那一瞬间，她一直面对着镜子，直到最后一件衣服滑下，她在镜子中看见了自己的裸体，她的乳房不再像从前那样尖而挺立，由于哺乳的原因，乳房就像两个球，两个膨胀的、鼓足了气的球，除了乳房变化之外，她的身体仍然是苗条的，所以，她穿上那件乳白色的旗袍时，旗袍并没有显小。她站在镜子里，她的身材修长，双肩滑润，她轻轻抽腹，双乳像两个圆球……她看着自己的裸体，并引导自己的身体向着她所期待的生活出发，她引导自己的身体沿时间而下，到达郝仁医生的家里，它将顺从于那不确定的美丽的性呼吸，在那呼吸之下一切都

是不确定的。

普桑子开始下楼时，她把脚步放轻，她除了化妆之外，她还把自己的身体隐藏在夜色中，她觉得郝仁医生的家对于她来说愈隐蔽愈好，尤其是对于母亲来说，郝仁医生的家应该是不存在的，因为普桑子不想将那样不确定的关系告诉给母亲。

她的脚步放得很慢，愈是放得很慢，她就心跳不已，她希望、她期待、她神秘地屏住呼吸，踩着楼梯，她像一只性感的在夜色中小心翼翼地奔跑的猫的影子。她终于没有让那只总是发出声音的院子里的鹦鹉再发出声音来。那只鹦鹉敏感而机智，它总是能准确地捕捉到各种声音，然后便不顾白昼还是黑夜地让自己叽叽喳喳的声音充斥整个院子，普桑子下楼时连呼吸也屏住了，她要冲破最后一道防线，所以她必须不发出任何声音来，所以她必须绕开鹦鹉，她钻进了早已升起的夜色，她来到了围墙边，她还是第一次攀越墙壁，幸好她们家的围墙很矮，用不了多少力量，她就已经像一只猫一样穿越了墙壁。

当她站在围墙下面时她感到自己已经离郝仁医生很近了。

虚构者说

普桑子的肉体在奔跑，这有点像一些固定了形式的寓言，实际上，不仅仅是普桑子的肉体在奔跑，那天晚上，所有男人女人都都在奔跑，在一个充满战争的年代，奔跑的速度就像风一样快，就像折断的风筝一样虚弱。普桑子奔跑是因为前面有一种召唤，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召唤可以让她跑到战争的外面去。

所以，她现在感到了脚的自由和影子的自由，普桑子穿过了

母亲的视线，穿过了一只鹦鹉的目光，穿过了四周的矮墙，所以她变得自由了。自由是一种瞬间的体验，一个人如果总是处于自由之中，那么他们就不会感受到自由的快乐，一个很少有自由又突然寻找到自由的人才能够体会到自由是一种快乐，它会使脚尖变得轻盈起来，它会使你的身体穿行在空白的空间里，普桑子此时此刻就是这样，她在这座城市里正在与奔跑的人们一块奔跑着，她与别人奔跑的最大区别就是她感觉到了自由的轻盈。

我坐在十一月底的屋子里，这部小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耽搁了好长时间，今天早晨我重新坐下来，重新进入普桑子的生活状态中去。当一线阳光照在这些文字的镶嵌中时，那个身穿白色旗袍的女子，她又穿越在我为她虚构的种种场景之中。

郝仁医生对于普桑子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人，也是她生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男人。所以，她必须与他发生故事，只有这样，她的生活才能经过春夏秋冬的检验，只有这样她的生活才像魔术师变幻而出的场景，这是让死亡走开的生活，这是普桑子天性中一种热情洋溢的生活，她奔跑在街上，穿着白色的旗袍，似乎穿过了一片秋天的叶子。

在夜色中，他们彼此需要着

普桑子感受到了郝仁医生对她倾注的那种感情，她刚进门就被郝仁医生紧紧拥抱住了。他们之间的拥抱几乎可以让对方窒息。普桑子一边钻进他的怀抱中一边在朦胧的灯光下脱去白色旗袍，这是禁锢她身体的最后一件东西。她终于伸长了脖颈，这是

她喜欢的郝仁医生，他的躯体上仍然有那种气味，一种无法洗净的乙醚味，她抬起头来，这是屋子里的床，她躺在上面在游离的时间里与他一起向前飘浮着，游荡着，这是性的迷惘，她的头搁在他的手臂上，她睁开双眼，似乎想在黑暗中穿过那眼睛、那头发、那胳膊、那躯体，然而她感到并没有穿越的躯体在游荡，她体会到了什么是性，性就是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女人的躯体在游荡着，性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时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生活中的烦恼，忘记了恐怖，而对于普桑子来说就是忘记了那些挂在墙上的蝴蝶标本，忘记了那寂寞的、沉默的、记忆中的噩梦。她趴在郝仁医生的胸前，她清醒着，并不像上次喝醉酒一样逃跑，她看见了晨曦，看见了睡在身边的这个男人的裸体，但是，她并没有畏惧，她伸出手去，她突然对他的裸体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依恋，他给予了她性的力量，他带着她在黑夜穿越了情欲以后，他们躺下，他紧闭着双眼，她把她的手放在他的腹部上，她感受到了一个男人对她的诱惑，就在那腹部下面，她突然想起来，在穿越南方时，她和耿木秋曾沉醉于璀璨的绿色、新鲜的空气和一汪清澈的流水中……耿木秋已经深入南方的自然之中去，她无法再去找他了，所以，她贴近这个男人的裸体，她摇醒了他，她想与他谈谈现实中的问题。他睡眼惺忪地看着普桑子问她想干什么，普桑子说：“我们今天怎么办？”

郝仁医生翻身坐了起来，他显得很矛盾，普桑子突然抱住了他的肩轻声说：“如果燕飞琼回来了，我们怎么办？”

普桑子眼里的奴隶

普桑子发现在他们的关系上，郝仁医生仍然选择了逃避的态

度。他说他们的关系只能保持现状，普桑子问他为什么，郝仁医生说燕飞琼不能生孩子，所以他不能抛开她。普桑子说那么你就可以抛开我和阿乐了吗？郝仁医生说给我一点时间好吗？他用恳求的目光看着她，这就是他给予她的回答，这就是他解决问题的方式。郝仁医生轻轻地拥抱着普桑子，他们从性又进入了平静，普桑子却感到很迷惘，她想起来当郝仁医生向她求婚时，她的拒绝，她的犹豫，而当她想嫁给郝仁医生时，生活却发生了变化。

她穿戴完毕，她回过头去，这个空间并不属于她，虽然它给予了她性的空间，但这个空间并不是她的港湾，也并不是她的家。

一个女人奔向一个男人时，也许是虚无的，但后来她发现她无法离开那个男人时，总是想让这个男人紧紧地拥抱着她。而男人是理性的奴隶，也是别人的奴隶，男人表面上显得温情脉脉，但在决定他与一个女人的关系时，男人恰到好处地扮演了一个奴隶的角色。当一个女人看一个男人怯懦无助的目光时，她感觉到了他被一张嘴奴役在网状的生活里：她感觉到他一边被奴役一边想穿过陷入混乱的生活而被生活所挤压；她感觉到那个被奴役的男人他有一种甘愿做奴隶的素质，他是女人驯养的奴隶，他是他自己的奴隶，他是无处不在的奴隶中的已经被吞噬了神经，被吞噬了方向，被吞噬了肉体的快感的奴隶。

陷入黑暗中的时间

普桑子的生活宛如陷入了黑暗之中，从她离开郝仁医生家的那天早晨开始，她就对郝仁医生产生了一种漠然的态度，她回到家时，母亲正抱着小阿乐在院里与那只已经醒来的鹦鹉说话，母

亲似乎并没有看透普桑子的行踪，或者她佯装糊涂，母亲问普桑子是不是到店里去住了，普桑子连连点头，告诉母亲，她总是不放心店里的那些首饰，母亲就说那你今后就住到店里去吧，小阿乐有我照管。普桑子没有说话，她不明白母亲是真的不明白呢，还是母亲理解她那难以言喻的苦衷。普桑子走过去亲了亲女儿阿乐的面颊，阿乐是娇嫩的，她将慢慢长大，女人的一生开始于某个瞬间，然而，普桑子真不愿意阿乐会长大。

她看了看那只鹦鹉：“普桑子，普桑子，你回来了，普桑子，普桑子你回来了。”

鹦鹉的叫声总是会穿过院里的沉寂，尤其是早晨，新的一天到来之时，那只绿色的鹦鹉总是在宣布什么东西，比如今天早晨，它宣布的最为重要的内容就是普桑子已经回来了。其实，鹦鹉并不知道普桑子到哪里去了，然而，它却看见普桑子从那道门里走了进来，鹦鹉宣布的消息是对的，普桑子确实回来了。

普桑子回到了现实之中，除了听到那只绿色鹦鹉的声音之外，普桑子最为重要的就是感受到了从郝仁医生的怀抱中挣脱出来——她已误入迷途，她的生活就像布满了黑色，她对黑色的第一种感受就是恐惧，因为她在黑色中看见了一个奴隶。

她缓慢地上楼，看上去，她的力气似乎已经被昨天晚上的性所耗尽，其实是被一种黑色所耗尽，那个奴隶从黑色中闪现，注视着她的眼睛。普桑子问自己，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奴隶呢？他需要我的身体，但他却被奴役着，而燕飞琼就是奴役他的人，普桑子拿起一把剪刀，她轻轻地把旗袍的下摆抓住，明亮的剪刀是她在黑色中看到的惟一种锃亮的东西，是光也是火焰，是咒语，也是呻吟，她听到了剪刀把她的白色旗袍剪碎的声音，慢慢地，那双手操纵着那把剪刀，而她的心却操纵着她的双手，毁坏一件东西确实是容易的，普桑子看到了碎布屑撒落下来，她变成

了一具裸体，而那件白色的旗袍——她穿着它去赴约，她曾是那样体贴那件旗袍，犹如那件丝绸旗袍体贴她那柔软的肉体，她把那件美丽的旗袍毁坏了，用来证明她对一个奴隶的唾弃和反抗。

普桑子嘘了一口气，现在，她开始变得平静，因为她衣柜里再也没有一件肉感的柔软的白色旗袍；现在，普桑子嘘了一口气，她是一个富有自尊心的女人，她再也不想去面对那被奴役的男人了。那么，她将面对什么呢？现在，她低下头，她的裸体下面到处是碎丝屑，被剪碎的碎丝屑洒满了一地。

普桑子从现在开始将如何面对那所街对面的诊所呢？母亲的店铺不可能轻易迁移，再说，在这座城里再也无法找到比这更好的店铺了。普桑子忘记郝仁医生的办法除了把那件漂亮的白色旗袍剪碎之外，就是从来不把目光投在街对面的那家诊所中。所以，她感觉到自己犹如置身在黑暗中。

突然来了一个人

普桑子抬起头来，她似乎已经在黑暗中生活了许久，除了面对来店里的客人之外，普桑子绝不会抬起头来看看别处，但是，她突然听到了一阵脚步声，当时的普桑子正面对着她的柜台，她觉得这些声音好熟悉，似曾听过的声音从店铺里的木地板上清晰地传来了，普桑子隐隐约约地感到要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一定有什么事情快要发生了。她的耳朵有些灼热，因为她听到了一个声音，她抬起头来，她不知道自己到底置身何处，是在那座沉闷的旅馆里呢还是置身在吴港的那些弯弯曲曲的小巷深处，使普桑子透不过气来的这个人不是别人，而是王品。

王品依然身穿长衫，他用一种惊喜的目光看着普桑子，普桑

子隔着柜台跟王品说话。王品的到来太突然，普桑子得克制着自己的情绪才能面对柜台那边的这个男人，这个曾经给普桑子留下过难忘印象的男人，普桑子在吴港与他们告别时曾经以为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他了。他就站在柜台另一边，普桑子感觉到了王品那急切的目光，他对普桑子说，在经历了一段与雯露的生活之后他们分手了，普桑子问这是为什么？王品说他们俩生活在一起分歧太大，只好顺其自然分手。普桑子感觉到了生活的又一种变化，王品说他的感觉是对的，他与雯露在一起不会生活太长时间。

普桑子知道王品这次来是专为会晤她的，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那座旅馆仍然矗立在眼前，穿着灰色长衫的王品使她有时会想到耿木秋，普桑子觉得他们俩身上有某种相似的东西，正因为如此，王品留给普桑子的记忆是深刻的。王品说他想在这座城市寻找一家旅馆居住，普桑子没有说话。她只是觉得在她认为自己看到一个奴隶似的男人之后又看到了另外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就面对着她，他风尘仆仆地从外面进入这座城市，自然与普桑子有关系。普桑子注视着他的镜片，她可以抗拒郝仁医生那天晚上留给她的目光，但她却不能抗拒王品的目光，也许对于普桑子来说，这个身穿灰色长衫的男人并不像郝仁医生那样确定地存在于街对面的那家诊所，他是游移不定的漂泊者，他是像耿木秋那样的漫游者，只不过耿木秋寻找的是蝴蝶标本，而王品寻找的是一家旅馆来居住。

王品拎着那只箱子离开了普桑子的店铺，正像她说的那样，他将去寻找一座旅馆，普桑子目送着这个突然而来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她有些迷惘，她有一种预感，如果她不在这座城市，那么王品就不会出现在她的店铺中，那么他也不会来这座城市寻找一座旅馆。

旅馆在王品的生活中到底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呢？普桑子站在门口目送王品离开时又看到了郝仁医生的诊所，男人的生活目标总是迥异的，郝仁医生置身在那座诊所之中，他穿着白大褂，喜欢与病人打交道，而王品呢却奔走于不同的城市，寻找不同的旅馆。

普桑子已经看不到王品了，而王品的到来却使她再次抬起头来看看郝仁医生的诊所，已经有好长时间了，被她归为奴役之中的那个男人是离开已经远了呢？还是已经被她慢慢地遗忘着？

普桑子的生活因为充斥着诸多的疑惑在继续进行着，正是因为充满了疑惑，生活才不会因此停止。普桑子在突然而来的王品身上看到了一个男人动荡的精神，而在郝仁医生身上感受到了一个男人被奴役的精神，那个给普桑子留下蝴蝶标本的耿木秋，他留给普桑子的则是一个男人永远消失的精神。

普桑子是一个迷惘者，也是一个被生活所重重包围的女人。

虚构者说

已经到了十一月底的深秋了。

在这样的凉意中，我在四处为普桑子寻找生活的佐证，正像亨利·米勒在书中所写道的那样：“人死原本万事空，一切混乱便就此了结。人生伊始，就除了混乱还是混乱：一种液体围绕着我，经我嘴而被吸入体内。在我下面，不断有黯淡的目光照射，那里风平浪静，生气盎然；在此之上却是嘈杂与不和谐。在一切事物中，我都迅速地看到其相反的一面，看到矛盾，看到真实与非真实之间的反讽，看到悖论。我是我自己最坏的敌人，什么也

不缺的时候，我就想死：我要放弃，因为我看到斗争是没有意义的。我感到，使一切我并不要求的存在继续下去，这证明不了什么，实现不了什么，增加不了什么，也减少不了什么。我周围的每个人都是失败者，即使不是失败者，也都滑稽可笑。”

普桑子被她自己的生命所包围着，也就是被她的命运所包围着，她以为她看透了男人们的世界，事实上她正在被男人们各自的世界被男人们的世界所迷惑着，一个已经看透了男人的世界的女人是不会感受到迷惑的，但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完全不迷惑的女人？

比如普桑子，她刚刚把郝仁医生的位置归于被奴役的位置，另外一个没有被奴役的男人却突然出现了，普桑子似乎对这种命运还能适应，所以，她可以站在门口目送着王品离去，她目送着这个漂泊的男人去找一座旅馆的同时，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在郝仁医生的诊所，这就是那个被奴役的男人的位置。这就是她所面临的男人的世界，她看着这些男人们在世界上折腾，他们不停止地穿过栅栏，穿一次还不行，穿好多次还不行，必须不停止地穿过栅栏，穿一次还不行，穿好多次还不行，必须不停止的穿越那些不会垮掉的，决不会消除的栅栏。这就是男人们的本性，普桑子好像又悟出了一点什么人生的道理，然而，王品的到来使她对男人们又恢复了一点信心。

上帝总是不会让人彻底失望的，上帝会安排每个人的一生，在没有信心的时候给予你信心，在你开始绝望的时候给予你一点希望，上帝只是让你活着，要让你的手不停的掷骰子，让你在某个时刻成为赢家，而在某个时刻败得悲惨万分。这就是上帝让每个人戏游人生的方式，对于普桑子来说，她的心底又燃起了火

焰，也许是因为王品从最初时候就让她想到了耿木秋，是的，他们两人太相似。

在普桑子店铺后面的旅馆

第二天下午，王品来了，普桑子一看见他就知道王品已经找到了旅馆，看得出来，旅馆对于王品是最重要的，这一点在吴港的那座岛屿上的小旅馆居住时她就深有体会。一个总是习惯于住旅馆的人，一生中将要花多少时间去寻找旅馆呢？

然而，王品看上去很精神，看来一座旅馆就是他的精神之家，王品来的目的是告诉普桑子他所寻找的旅馆就在普桑子店铺后面，普桑子想起来了，那是这座城市一座上好的旅馆，普桑子只要站在外面就可以看得见那座旅馆的楼顶。

王品来的第二个目的是邀请普桑子今晚与他共进晚餐，他发出邀请的声音时，普桑子又想起了在吴港的那些时光，她对王品充满了信赖和好感，尽管她并不完全理解王品的生活方式，不理解他为什么总是喜欢住在旅馆里生活。现在，普桑子答应了他的要求。

离普桑子关店的时间还有半小时，普桑子看了看自己的衣装，觉得太随便，但已没有时间回家去换衣了。她关上店铺与王品离开时，她隐约感到街对面的那双目光，从那座诊所里射出来的目光使她意识到，郝仁医生正在追问她的生活。

普桑子想到，那个被奴役的男人他一定不会想到我也有自己的生活，他有他的燕飞琼，他被燕飞琼所奴役着，而我自己呢？我是自由自在的，她突然挽住了王品的手臂。这动作完全是做给郝仁医生看的，因为在这座城市，普桑子还从未紧挽过郝仁医生

的手臂呢。就像她曾经嫉妒过燕飞琼的存在一样，她也要让郝仁医生产生嫉妒，她深信生活在这座小城市的人还不能完全超越这种东西。

她紧挽着王品的手臂走在下午六点钟的大街上，很多熟悉普桑子的人都投来关注的目光，对此，普桑子并没有怯懦。王品看来已经熟悉了这座城市，而且找到了一家环境优美的小餐馆。两人坐在小餐馆里，王品显得很轻松，普桑子也感到自己很轻松，因为她做了一件事刺激了郝仁医生，而王品的轻松却是因为带着他所喜欢的一个女人坐在了餐桌边，看得出来，普桑子一直是王品喜欢的一个女人，在吴港时，普桑子把他推开了，推到了另一个女人的怀抱去。而此时此刻他又从雯露的生活中走出来了。

他所面对的是他所喜欢的一个女人，所以，他现在看上去并没有因漂泊而疲倦的感觉，他找到了普桑子也找到了一座旅馆。

而普桑子从一开始就觉得他与耿木秋很相似，他们的气质中有一种无法说清的东西，这是一种易碎的美，就像蝴蝶标本那样的美，耿木秋从普桑子的生活中消失了，而另一个像耿木秋那样的男人又走了进来。

他们将手放在白色的餐布上，王品看着普桑子说：“在吴港时我就十分喜欢你，但你并没有喜欢我，对吗？普桑子？”

普桑子想起那座旅馆的感觉，想起与雯露共居一室的沐浴方式，想起雯露与王品后来的故事。

因此，此时此刻，当王品的手从餐桌上伸过来抓住她的指尖时她没有拒绝，她没有拒绝是因为她渴求有一个男人的手抓住她孤独的内心，事实上，只有普桑子自己知道，自己的内心世界总是在撞击一扇孤独的窗户，窗户外面尽管飘满了雨雪，飘满了秋叶，但她仍然是独自一人，没有一个男人与她共同去打开那道窗户，所以，王品的到来无疑开始安慰着她那颗疲惫而孤独的心。

晚餐之后，王品带着普桑子来到了他居住的旅馆，看上去，这家旅馆人声鼎沸，旅馆里面似乎都已经住满了人。每一间客房都居住着一个异乡人，因为只有异乡人才会身居旅馆。王品也是异乡人，这个穿长衫的男人身居异乡的意义是朦胧的。普桑子跟着王品穿过旅馆的大厅，穿过右手边缘的那道楼梯，看上去那道楼梯是蜷曲起来的蛇的身体，她看了王品一眼，普桑子问自己：他总是面对一座旅馆，然后就是穿越这些楼梯，他就是这样的人，看来，他与耿木秋有点相似，而他与郝仁医生又不相同，男人们都在与自己的各自不相同的世界在抗衡着。她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就这样上了楼梯。

王品熟练地掏出钥匙打开门，他开门的感觉就像是把那身后的尘土和噪音摔在身后，也就是说他正在把他自己和身边的这个女人带到他自己的世界中去，难道旅馆中的一间客房就是他自己的世界吗？然而，好像那就是他的世界，他急切地将普桑子带到这个世界中来，这就是他的世界，他们进了屋，普桑子看到了暖水瓶，一张床，两只沙发和一个窗户。

普桑子站在窗口，她能够看到郝仁医生的诊所，突然，她看到了燕飞琼的身影，她站在郝仁医生的诊所里，俨然就是一道墙壁，她奴役着郝仁医生的目光，所以，在普桑子看来，郝仁医生的目光从来不向上看，如果他向上看的话，也许会看到这座旅馆，也许会看到普桑子的头，也许会感受到旅馆上空有一种旋转的秋风。然而，郝仁医生盯着的是他面前的病人，坐在他身边的那个病人，就像一块煤，已经燃尽的煤块。

王品走过来，他的双手就在普桑子再一次对郝仁医生失望的时候放到了普桑子的肩上，普桑子没有转过身来，她的肩膀已经感受到了王品的双手，但是她并没有感到激动，她心里在自语：男人们就是这样，喜欢将手放在女人的肩上，她感到脖颈上有什

么东西在翕动，是一张嘴唇，是王品的嘴在亲吻她的脖颈。她起初麻木地体会着一张嘴对自己脖颈的亲吻，后来，她的身体变得灼热起来，但是她仍然没有转过身来，她想起了雯露，记忆中好像有他们在一起亲热时的声音，那声音是薄而尖利的，但充满弹性，声音弹跳到她的面前。

王品把她拥抱着，她却对自己说：“不行，我得回去了，我得回去。”这声音终于喊了出来，王品轻声说：“普桑子，再坐一会儿，好吗？如果你不愿意，我保证不再……”王品没有把话说完，普桑子知道他要说什么。

她平静地坐了下来，她看着王品，在很多时候，王品确实很像耿木秋。

无论如何，普桑子并不想尽快地与王品发生肉体关系，也许她已经在郝仁医生的身上看到了肉体的另一种虚弱无力的东西，所以，她克制着自己。

王品似乎也平静下来了，他坐在普桑子身边，他似乎在普桑子拒绝他的过程中也感受到了某种冲击，所以，他变得平静了。

普桑子离开旅馆的时候，王品把她送到楼下，那时候已经是夜里十二点钟了。普桑子在旅馆的楼下看到了几个妓女，她们搔首弄姿，正在等待着诱饵，或者是抛出她们的诱饵。普桑子知道，在这个战争年代，每个地方都藏满了妓女，只要你夜里走出来，总会与妓女们相遇，普桑子看了王品一眼，她不知道像王品这样的男人会不会去找妓女。但是她很快摇摇头，她觉得这种想法实在太荒谬，也很可怕。

为了表示自己对刚才这种想法的否定，她的手抬起来，她又挽住了王品的手臂，她觉得只有那些对生活已经丧失全部良知的人，只有那些在生活中已经完全没有爱的男人才会去找妓女，她一边想一边对身边的这个男人充满了信任。

发高烧的小阿乐

普桑子回到家时，阿乐正在发高烧。母亲坐在床前守候着阿乐，母亲说她一直在等她回来。普桑子将手放在了小阿乐的前额上，她的额头烫得厉害，普桑子又把小阿乐抱了起来，当她紧抱着阿乐的身体时，她感到就像抱着一块火炭。高烧使阿乐昏迷不醒，普桑子决定尽快地抱阿乐到郝仁医生家里去。一路上，普桑子磕磕绊绊地走在夜色中，小阿乐就是她的生命，如果小阿乐发生了什么事情，普桑子是无法活下去的，在没有小阿乐之前，普桑子似乎一直活在那些蝴蝶之中，自从她听到阿乐诞生时的第一次啼哭之后，她就感到有一个生命在贴近自己，那个生命需要她，而她自己也不能离开那个生命。现在阿乐的生命就在她怀抱里，她得带她到郝仁医生家里去。

她抱着那个孩子站在郝仁医生家门口，敲门，在普桑子记忆中从来没有一次敲门像今天一样充满了力竭的感觉，喏，在她看来，郝仁医生来开门的速度是那样的慢。门，终于打开了，郝仁医生穿着睡衣站在门口。

郝仁医生又抱着那个孩子带着普桑子来到了他的诊所。不一会儿，燕飞琼也赶来了，她连睡衣也来不及换，趿着拖鞋出现在诊所里面。燕飞琼并不知道阿乐是郝仁医生和普桑子的孩子，所以，看上去她很关心这件事情。她坐在诊所里，手里夹着一支烟，郝仁医生看了她一眼对她说请她不要在诊所里吸烟，她鼓了鼓眼睛，果然将那支烟灭了。但她似乎不太高兴，她对普桑子说今天是周末，普桑子明白燕飞琼的意思，她是在周末这样的日子里，普桑子破坏了她与郝仁医生的美梦。燕飞琼走过去看了阿

乐一眼对普桑子说：“我要回去睡觉了。”她说完看也不看郝仁医生一眼就走了，普桑子听到了她拖鞋发出的声音。

郝仁医生看上去并没有受到燕飞琼的影响，也许，他所面对的是他的女儿，他的注意力似乎完全在小阿乐身上，包括燕飞琼的离去他也没有感觉到。

郝仁医生说小阿乐患的是肺炎，所以得留在诊所里。普桑子说如果不方便的话，她让小阿乐住到市医院去，郝仁医生说小阿乐任何别的地方也不能去，小阿乐只能留在诊所里。郝仁医生为小阿乐吊起了输液瓶后对普桑子说：“你看上去很累，我今天看见你挽着一个陌生男人的手臂，那个男人是谁呢？”她没有回答郝仁医生的问话，她坐在女儿身边，在这样的时刻，她对任何别的话题都没有兴趣，女儿阿乐就是她的生命。

后来，他们再无话可说，躺在床上输液的小阿乐就是他们面对的一切。他们从夜色中过渡到拂晓，普桑子抬起头来，她突然看到了那座旅馆和那扇窗户。

第四章 男 人

虚 构 者 说

给男人命名的显然是女人。

普桑子与耿木秋去南方捕捉蝴蝶时并不了解男人，但普桑子在成长，初恋男友在南方失踪，并不意味着普桑子会与别的男人错过。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男人们向普桑子打开了窗户，却使普桑子变得更加迷惑。

迷惑就像一道绳子捆紧了普桑子的身体。她经常咀嚼着这种滋味，一道绳子捆紧自己身体时的滋味。

男人就像别的事物和风景一样展现在普桑子眼前，那些男人给予她某种秘密，也许一个女人就是为了秘密而活着的。

普桑子放低她的眼睑，她经常回忆着或者想把自己的一道窗向男人敞开……

但普桑子像别的女人一样也想考验男人，她考验男人的第一步是不轻易将自己的身体交给男人，尽管住在旅馆里面的王品如

饥似渴地期待着她的身体，但她仍然对他若即若离，她想考验他对自己的意念，她想测试他对自己的感情有多深。

到茶楼去

普桑子沉浸在自己建立的这种秩序之中，她已认不清楚自己到底抗拒王品有多少次了，王品让她到旅馆去时，她每一次都按时赴约，但她拒绝或者说是抗拒王品除了拥抱亲吻之外的一切东西。她越是在拒绝他，她就越是想窥视王品的另一种生活。

普桑子开始追踪王品是发生在一个黄昏。

普桑子从家里出来，今天晚上她准备住在店里。但是，时间似乎过得很慢，她在黄昏中走着，从公园又走到了王品居住的那家旅馆门口，就在她犹豫着是去找王品还是不去时，她看到了王品的身影，王品正从旅馆门口走出来，普桑子已经寻找到了隐藏自己的位置，一棵被秋风撼动起伏的百年紫藤树，这是一棵巨大的树，也是一棵鲜艳的树，每当夜色来临时三五成群的妓女们总是聚集在这棵树下，暗送秋波，把诱饵投给那些耐不住寂寞的男人们。现在，妓女们还没有出现，这棵鲜艳的紫藤树上的叶子被风吹得纷纷扬扬。

王品没有看见普桑子，他在普桑子所看见的范围内停留了几分钟后走上了一条街道，他显然已经决定要到哪里去。

普桑子从紫藤树下走出来，她开始跟踪王品，对于普桑子来说，她之所以下决心跟踪王品到正在来临的黑夜之中去，第一，是出于对王品的好奇，虽然她已经知道王品属于过动荡生活的男人，但她感到自己并不完全了解王品的生活，他展现出的生活是无法看到的，他整天住在旅馆里，当然，他说过他要写书，他的

房间里的书桌上果然也放着纸和墨水，但普桑子并不深信这就是王品的全部生活；第二，普桑子跟踪王品是为了某种无法说清楚的感情，她知道也相信王品来到这座城市是为了看见自己，正像他所说的那样，是为了与普桑子朝夕相处，但普桑子总觉得这些话语太美丽，她不能确信王品对她倾诉的那一切会不会是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她渴望着更进一步地了解王品，于是她便变成了一道影子跟随在王品身后。

王品那天黄昏向一座茶楼里面走了进去，普桑子去过那座茶楼，在茶楼里喝茶的都是一些谈情说爱的男女，或者是像王品这样的单身男人，而单身男人到茶楼里面去喝茶大都是因为寂寞。在茶楼喝茶可以看京剧，所以，坐在茶楼的一隅，守着一壶热茶，耳边传来戏子的唱声，也确是一件打发时光的事情。

没有走到茶楼里面去，她深信王品属于那种守着一壶热茶打发时光的男人。从那天晚上开始，普桑子对这个单身居于旅馆的男人充满了一种同情的温情。这是普桑子跟踪王品的第一次结果，她站在茶楼下面，秋风瑟瑟，她感到自己同样是一个寂寞的女子，单身男人可以到茶楼里去喝茶，自己为什么就不能上楼去呢？普桑子这么想着脚已经开始上楼去了。她边上楼边抬起头来，她听到了女戏子的歌声，她来到楼上时才发现座无虚席，她看到了王品，王品并没有坐在某一隅，而是坐在最前面，他孤独地守着一壶茶水，但他的目光看上去却并不孤独。他的目光正盯着那位女戏子，当一段唱腔完毕时，他就将两手举在空中开始击掌。

侍者给普桑子在后面另外加了一张茶桌，这样，反而是普桑子独守一隅了。那天晚上她根本没有听清楚女戏子在唱些什么，她守着一壶热茶盯着王品的背影，她感到那背影一直在亢奋之中，除了鼓掌之外，他几乎忘记了喝茶和品茶，普桑子问自己，

难道王品被那个女戏子所吸引了？

但确实看不出来那个女戏子能有什么吸引王品的，她的胭脂粉太厚，几乎无法看清楚她的真实面目。普桑子想，那女戏子肯定已是半老徐娘了，如果她洗去那层厚厚的胭脂粉，一定可以看见她的皱纹和老气横秋的模样来。普桑子告诉自己，也许王品并没有其他目的，他只是想打发时光罢了，除此以外，他并不会对那女戏子有多大兴趣。

就在这时，王品突然站了起来，他似乎想起了什么事，因为普桑子看到他看了看手腕上的手表。

普桑子告诉自己，也许他是去赴约。

普桑子对自己说：就让他去与别人赴约好了，我已经累了。普桑子确实感到自己太累了。她没有力量再去追踪王品，不管他到哪里去，他都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她就这样麻木地守着那壶茶，直到把它喝完，她的嘴里散发出一股绿茶的清香。然后，她格外清醒地从茶楼坦然走出去，她被秋风所挟裹住了，又被秋风推动出去。

她在秋风中又看到了那座旅馆和那道窗户，她看到了灯光，普桑子的脸上呈现出淡淡的被夜色所覆盖的微笑，她告诉自己，王品已经回去了，他曾经告诉过普桑子，他习惯在夜里写书。那天晚上，普桑子结束了她的跟踪生活回到了她的店铺。

她睡得很安稳，连一个梦也没有。

但是，当她醒来时她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王品，通过昨天晚上的跟踪，她觉得自己已经发现了王品的一种生活，他喜欢到茶楼中去喝茶，而且他喜欢听京剧，他是一个很好的观众，总是给予演员以掌声。

暧昧的微笑

普桑子终于明白了，王品给那位半老徐娘的女戏子鼓掌是一种同情心的表现，想清楚了这一点后，普桑子对王品有了另外一种好感。当王品从背后抱住普桑子的腰时，普桑子转过身来也用两手抱住了王品的腰。她开始想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贴近这个住在旅馆里的男人，用自己的身体紧紧贴近这个男人，只有这样才能使两人孤独的生命得到某种安慰。

王品的手似乎正往上攀援，普桑子突然抓住了他的两手，她不想让他的手解开她的旗袍扣子，她不想让他的手触摸到她的身体的某部分。她感到了王品的沮丧，因为她压抑着他的热情。普桑子告诫自己：我得克制自己，我必须考验他对我的感情。她抬起头来看着王品，看上去，他不仅沮丧，而且已经变平静了。他似乎在问普桑子，我为什么不能得到你呢？这是为什么？他似乎在为这个问题而烦恼。普桑子对他微笑了一下，时间不早了，她应该告辞了。王品像往常一样又把她送到了楼下，在紫藤树下的那群妓女打着哈欠看他俩。普桑子突然看到一个住在旅馆里的男人将一个披着卷发的年轻妓女带走了，带到旅馆里去了，普桑子问王品对这个问题怎么看，王品的嘴唇边缘挂着一丝苦恼的微笑。普桑子觉得这微笑似乎不是王品的微笑，而是另一个完全不认识的男人大脸上的微笑，总而言之，这是一种十分暧昧的微笑。看样子，王品根本没法说清楚他对这件事情的态度，也就是说他对那个男人把一个妓女带到他的客房中去这样一个问题保持着暧昧的态度。普桑子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拒绝这件事，只有拒绝这件事，他才是普桑子所喜欢的男人。普桑子觉得有些烦躁，她

在心里对自己说，如果他对这件事情持暧昧的态度，那他就是赞成那个男人带妓女到旅馆里去……如果他赞成他这样做，也许有一天，他也会这样做，天啊，这是一件多么难以思议的事情。普桑子已经来到了店门口，王品就要回去了，普桑子感到胸口很闷，她想着紫藤树下的那群妓女。

王品像往常一样轻轻吻了吻普桑子的前额，这是他们告别的方式，普桑子觉得这吻是那么好，就是这个吻使她又开始信赖王品，夜风吹拂着她的嘴唇，她想说千万别去找那些妓女，但她没有说。

虚 构 者 说

在那个充满战争充满内心的混乱的年代里，普桑子确切地想追求一种蝴蝶式的纯洁的生活，但她却发现在旅馆门口的那棵鲜艳的紫藤树下竟然站满了妓女。她并不讨厌妓女的存在，但她却不喜欢自己喜欢的男人去找妓女，目睹了那个住在旅馆里的男人将妓女带到旅馆里去之后，普桑子就感到了一种畏惧，她本来想告诫她喜欢的这个男人千万别模仿那个男人将妓女带到旅馆里去，但她却没有说出来。然而，那些没有说出来的话语却比说出来的话更有力量，它使普桑子意识到，男人们的身边到处是诱饵和陷阱。

普桑子面对这种现状无能为力，她惟一能做的就是考验王品的意志，一次又一次地用时间来检验他的灵魂。每当寂静的时刻，她就面对那些挂满蝴蝶标本的房间，耿木秋给她留下了这些蝴蝶标本，也给她留下了一个纯洁男人的形象。她渴望一个男人

的肉体，但又害怕这个男人的肉体，她已经看到了郝仁医生被奴役的肉体，她不愿意看到另一个男人丧失纯洁的力量，丧失一个男人的理智而走到一种危险的世界中去，对于普桑子来说，那个把紫藤树下的妓女带到旅馆里的男人正在临着危险，而危险无处不在。

她想去考验王品的意志，她也想去驾驭他的生活，在她认为，只有让他离开那座旅馆才能摆脱那些活生生的陷阱和危险。

但普桑子后来发现几乎每一座旅馆外面都有三五成群的妓女存在，即使让王品搬到另一座旅馆里去，并不意味着就没有了危险和陷阱。普桑子的迷惘就像成片的斑点一样增大。她不知道男人们为什么总是会受不住诱惑，他们明明知道她是妓女却要迎着赤裸裸的危险而上。普桑子没有别的办法，她想用自己的爱情，然而她发现自己对王品并没有产生对耿木秋那样的爱情，她只是喜欢王品，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喜欢王品，是因为王品的气质很像耿木秋。但她决定还是用自己的感情，无论是什么样的感情，总而言之，这始终是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感情，她决定用这种感情去温暖孤独的王品，让他身处异乡感受到亲情的温暖。

穿白色旗袍的普桑子

普桑子刚在家里洗沐完毕，她准备今晚去看王品，她要出其不意地前往那座旅馆，敲门声会使她产生联想，她无法猜测在这样的时刻王品会在干什么，但愿他留在房间里，但愿他不要再去那座茶楼，不过如果他没有在房间里，那么肯定是去茶楼听戏子

唱京剧去了，普桑子也可以到茶楼去找王品，总之，无论如何，普桑子今晚是一定要见到王品的。

普桑子穿上新缝好的那件白色旗袍，上次她剪碎了那件去与郝仁医生约会的旗袍之后，她曾经以为这一辈子再也不会与男人们去约会了。但王品却意外地降临，她喜欢白色，在所有的颜色中，白色使普桑子显得宁静，另外，她已经在穿衣镜里发现，她穿上白色旗袍时总是会变成另外一个女人，普桑子很喜欢镜子中的另外一个女人，所以，她又新做了一件丝绸旗袍，这件旗袍纯粹是为王品而做的，如果没有王品的降临，普桑子是不会有第二件白色旗袍的。

沐浴后的普桑子显得很清爽，连她自己嗅到了身体中的香皂味没有散去，穿上白色旗袍的普桑子又站在穿衣镜前，普桑子突然意识到一个女人一生中打扮自己大都是为了男人，而这样的目的又是为了让男人高兴。普桑子深信当她出现在王品房间里时，他一定会大吃一惊，普桑子深信，在这座城里，很少有女人会穿白色旗袍，那些妓女们更不会穿白色旗袍。

白色在普桑子看来是一种纯洁的颜色，她走在路上沉浸在这种纯洁的颜色中，她感到充斥在空气中的那些污浊的气息正在散去，她迎着一条又一条街道走去，她想起了那些蝴蝶，在没有成为标本之前，它们一直在轻盈地飞翔，南方的蝴蝶使普桑子的心灵永远注入一种羽毛的拂动声，宛如一座高高在上的天地，飞满了蝴蝶。普桑子一边走一边想，如果我是一只蝴蝶，那我就不会在地上行走，如果我是一只蝴蝶，生命会很短暂，但飞翔的过程却很灿烂。她这样想的时候，心里有些激动，但她又回到了现实，她要奔往那座旅馆，这就是她的现实生活，她现在既不能像那些蝴蝶一样轻盈飞翔，也不能变成美丽的蝴蝶标本，那么，她就只能奔往那座旅馆。

普桑子穿过了妓女们的目光，她发现妓女们在看着自己，也许是我今天穿上了一件她们永远也不会选择的白色旗袍，普桑子对自己说，是啊，也许她们永远也想不到世界上会有人穿白色的旗袍，这就是我与那些妓女们的区别，白色是属于我自己的，只有看见过蝴蝶飞翔也看见过蝴蝶标本的我才会沉醉于白色之中。

普桑子已经来到了这座住满异乡人的旅馆，到了二楼，普桑子突然吃了一惊，一个妓女竟然已经来到了楼上，她正懒洋洋地用手扶着楼梯的扶手，她皮肤上的那层厚厚的劣质香粉掩盖不了她的年龄，看上去她好像才有十八九岁，也许还更小一些，如果她不是一个妓女的话，这是一个漂亮的女孩。

从一个漂亮的女孩变成妓女的过程，对于普桑子来说是无法思议的，所以，她看了她一眼，这个年轻的妓女除了懒洋洋的姿态以外，眼里却充满了欲望。

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场景，妓女已经占据了旅馆的楼梯，她们的胆量也太大了，普桑子想，男人们遭遇着危险，很难想象男人们会坚守着自己的心灵，但普桑子相信王品，他不会将妓女带到他的客房中去，除了他能坚守自己的心灵之外，王品的心灵中还保持着普桑子的位置。

普桑子开始敲门，当她的手落在门上发出声音时，普桑子却看到了一个身影正走过来，那个妓女突然走上去抓住了他的手臂，这个男人不是别人，他正是王品。

王品并没有看见站在门口的普桑子，普桑子却看到了这样的场景。

王品轻轻把妓女的手拉下来说了声对不起，那妓女又再次抓住了王品的手臂，王品不慌不忙地再一次将妓女的手拉下来，说：“对不起，我不需要。”他一边说话一边注视着妓女的眼睛，普桑子感觉到王品的目光在妓女的眼睛里停留了好长时间，但他还是

摆脱了那个妓女，当他迎着普桑子走上前来时，普桑子感到很高兴。

王品惊讶地捉住普桑子的手，他告诉普桑子他到茶楼喝茶去了。进了屋后，他像往常一样开始拥抱普桑子，普桑子今天很高兴，她觉得王品身上具备了一个男人的力量，他将一个前来挽住他手臂的妓女拒绝了。普桑子问王品，你觉得那妓女漂亮吗？王品没有回答这个话题，他吻着普桑子的脖颈说：“你的皮肤很香。”普桑子让王品吻着，不断地吻着。

就是在今夜里，穿白色旗袍的普桑子第一次与住在旅馆里的王品同居一室。

她躺在王品的旁边，半夜时她还听到了敲门声，普桑子感觉到那是一双女人的手在敲门，普桑子问王品，这么晚了，是谁在敲门呢？王品将自己的头埋在普桑子怀里说道：“也许是妓女。”普桑子问王品每天晚上都有这样的敲门声吗？王品好像睡着了，没有回答。

到了下半夜以后，这座旅馆才开始安静下来，王品醒来了，他们开始新的性爱。第一次性爱除了两个身体被激情笼罩之外，外面的声音也在影响着他们的心情，普桑子听到屋外的声音时就会想到那个在走廊里走来走去的妓女，妓女的存在使她不能专心一致地投入王品的怀抱。而此刻，这座旅馆弥漫的所有声音似乎都被睡眠所包围了，一点声音也听不到，就在这时，他们的身体仿佛醒来了，王品和普桑子在潮汐中感受到了一次成熟的性爱。

普桑子躺在王品的怀抱，她从来没有这样轻松过，仿佛她感受到的那些性高潮已经将她疲惫不堪的身体中的煤渣洗濯干净，她的身体轻盈如水，似乎在这座黑沉沉的旅馆上空飘游。

男人是什么呢？普桑子仿佛躺在白色的棉花之中，男人是什么呢？普桑子仿佛躺在柔软的沙滩上，也许在棉花和沙滩上可以

抚摸到男人身上的骨头。

天亮了，普桑子很想躺下去，永远地躺在这个男人给予她的白色的棉花和柔软的沙滩上，但她的目光却透过窗帘看到了升起的朝霞，普桑子是一个有理性的女人，她决定必须从这些白色的棉花和柔软的沙滩中爬起来，走到旅馆外面去。

她蹑手蹑脚所以没有把王品弄醒，她拉开门来到了楼下，那棵掉光了紫藤花瓣的紫藤树孤零零地矗立着，妓女们已经散去，妓女们只在夜色升起时出现在紫藤树下。

普桑子穿过了街道，静悄悄的街道，仿佛潜行着一种阴影，生命之中的阴影，潜行在路面上，就像永不阖眼的生命。普桑子盯着自己的白色高跟鞋，她似乎在不顾一切地向前行走，她听到一个人叫她的名字，她回过头去。

郝仁医生说

是郝仁医生走在她的身后，他拎着一只棕色的手提包已经来上班了。他来到普桑子身边对她说：“普桑子，你不应该到那座旅馆里去找那个男人。”

普桑子对他说我的事情你不要管，郝仁医生说别的事我可以不管，但这件事我得管。普桑子说，你管也管不了。郝仁医生说，你不知道那个男人从哪里来，你就跟他在一起。普桑子说，我当然知道他从哪里来，我在吴港时就认识他，他四处漂泊，他的家就是旅馆。郝仁医生说，你知道吗，每天晚上旅馆门口涌满了妓女，那些异乡人就把妓女带到旅馆里去。普桑子说，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但他不是这样的人，他不会将妓女带到房间里去。郝仁医生说，你就这样相信他吗？普桑子说，我相信他。郝仁医

生说，如果他有一天将妓女带到房间里去，你怎么办？普桑子凝望着灰蒙蒙的街道低声说：如果他那样做，我就杀了他。

普桑子咬着嘴唇离开了郝仁医生，她觉得有些心烦意乱，郝仁医生的后一句问话像一个不眠之夜一样折磨着她，而自己的回答使她大吃一惊。她穿过街道，她昨天晚上没有回家，她要去看看母亲和阿乐，而她今天早晨却被郝仁医生的问话吓住，她屏住呼吸，对自己否定道：哪怕是住在旅馆里的所有男人都把妓女带到旅馆里去，王品也不会把任何妓女带到旅馆里去。她穿过灰蒙蒙的冷寂的街道，当她用钥匙开门时就听见院子里的鹦鹉大声叫道：“普桑子回来了。”

父亲的消息

普桑子的母亲迎着鹦鹉的叫声向她走来时，普桑子就预感到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母亲的眼睛发黑，她递给普桑子一封信，那是一张揉皱的纸，普桑子不知道这封信是被母亲揉皱的呢，还是这张纸本身就经历了时间的流离。这是一个叫石榴的女人写来的信，她告诉普桑子的母亲：普夏在战场阵亡，因与你无法取得联系，我正将普夏埋葬在弥城，后整理普夏的遗物时从他本子里发现了你的地址。我与你都是女人，普夏几十年来与我相依为命，但他却死于战场，如你想到墓地凭吊普夏的灵魂，请你到弥城来。

母亲的生活，那死水一样平静的、单调的生活完全被这封信所笼罩着。普桑子第一次知道自己的父亲叫普夏，也第一次知道了父亲的确切消息，普桑子从生下来就没有见过父亲，她虽对父亲没有一丝一毫的印象，但却知道自己的父亲参加了战争。

世界上到处都是战争的痕迹，普桑子不知道父亲参加的是什么战争。从这张皱巴巴的纸上终于获悉了父亲的消息，只是这消息太残忍，母亲从昨夜到此刻已经被这纸上的消息痛苦地折磨着，普桑子知道折磨母亲的不仅仅是父亲的死亡，还有那个叫石榴的女人，母亲在寂寞的生活中虽然已经想象过父亲的另外一种生活，但她面对事实时必须忍受这种抛弃，但母亲仍惦念着普桑子的父亲，虽然他已成为逝者，但逝者却给她留下了一个女儿和一场婚姻。

母亲说她得去看父亲的墓地，普桑子决定陪同母亲到弥城去。通过她与母亲商量之后决定将阿乐留给郝仁医生来照管。

普桑子匆匆忙忙把阿乐交给了郝仁医生，郝仁医生问她到哪里去，她没有把实情告诉给郝仁医生，而是随便说要陪同母亲到亲戚家去几天。

普桑子已没有时间再去旅馆找王品，普桑子的母亲已经直奔火车站去了。她让普桑子将阿乐交给郝仁医生以后就迅速赶到火车站。

普桑子坐上一辆人力车，她连衣服也来不及换，仍穿着昨晚的那件丝绸旗袍。那件旗袍会让她回想起昨夜与王品的性爱，那座旅馆被黑暗所湮灭时的梦幻。普桑子和母亲就这样搭上了一辆小火车，普桑子看着母亲，她似乎衰老了许多，但火车的轰鸣声使她们母女俩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到窗外去。

普桑子是第三次出门，第一次是与耿木秋去南方，第二次是坐船到吴港，三次是与母亲出门。普桑子看着车厢里的面孔，这些人也在出发，所以，车厢中到处是他们的氣息。

然而，在普桑子的记忆中，母亲却是第一次出远门，她在那座城里固守着自己的婚姻形式，同时在没有希望之中开始作漫长的等待，她只知道普桑子的父亲参加了战争，却并不知道这是什

么样的战争，所以，她永远也无法讲述战争中的父亲，普桑子的父亲在漫长的时光中没有给普桑子的母亲寄回过一封信，普桑子母亲的等待布满了迷惘，几十年后，她终于等来了一张皱巴巴的纸，纸上宣布的却是死亡的消息。这消息给普桑子母亲多年来的等待带来的是一座墓地，普桑子的父亲就躺在那座墓地里。

普桑子发现母亲一直紧闭着双眼，她闭着眼，更深地呼吸着火车上的气息和窗外动物的味道，她闭着眼，只有她能够回忆普桑子父亲的形象，她闭着眼，咀嚼着那张皱巴巴的纸上传播而来的消息。

普桑子也闭上了双眼，在这样的时刻，她想去想象父亲的形象，所以，她就开始想象一个军人，一个高大的军人与战争及枪声的轰鸣有关系，她似乎看见父亲在枪声里穿越，最后被流弹击穿，这就是她能够想象的场面了。她不认识父亲，也不认识战争，如今，她却要面对这一切，但这一切却使她知道她的父亲死于战争。

寻找石榴

经过了一个星期的长途跋涉，她们终于来到了弥城。黑暗中到处是人走动的声音，弥城并不大，是一座很小的小城镇，所以，天黑以后，城里的人都走出来，在巴掌大的一块地上，走来走去，那脚步声是麻木的但也是焦躁不安的。

那个写信给普桑子母亲的女人名叫石榴，她就住在这座小城镇里。黑暗中，普桑子陪同母亲急匆匆地去找石榴，她们遵循信上的地址很快就找到了门牌号，这是一座两层楼的旧房子，敲了一会儿门以后，一个女人打开了门，她就是石榴，一个四十岁

左右的女人。她把母女俩迎进屋，普桑子站在灯光下看到了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正在灯光下打量着普桑子的母亲，那是两个女人透过黑暗中的呼吸声彼此相认的目光。

石榴的目光是幽怨的，她看了看普桑子对普桑子说你的眼睛很像你的父亲。普桑子不知道父亲的眼睛，她有一种想了解父亲的热切心情，但石榴却什么也没有告诉她们。那天晚上，石榴把母女俩安置在楼上居住。

但显然，母亲看上去并不想睡觉，母亲让普桑子先睡觉，她要去找石榴。普桑子在黑暗中佯装不知道这一切，她躺在黑暗深处，想着两个女人到底在交谈些什么。有些事情却是很清楚的，无须普桑子去探究，比如，石榴，她肯定是除了母亲之外伴随父亲多年的女人，她独自一人守着这幢空空荡荡的木楼说明她也没有婚姻，没有另外的男人和子女，看得出来，她是父亲死后才归乡的，而在从前，她生活在别处，陪同父亲一块生活在战争中，所以，她是一个战争的目击者，也是将父亲的遗体埋葬的女人。这座小城镇看上去风平浪静，战争还没到达这里，普桑子很钦佩这个女人的勇气以及对父亲的那种感情。

她无法进入睡眠，天亮时终于传来了母亲的脚步声。普桑子睁开双眼，她看到母亲走到床前从包里取出一件黑色的旗袍。

三个女人到墓地上去

除了普桑子之外，走在前面的两个女人似乎都在叙述着已经发生的故事，而与她们发生过故事的那个男人现在已经死了，所以，现在的故事变成了女人与女人之间的故事。

两个女人都穿着黑色的旗袍走在前面。看得出来，经过昨天

晚上的面对面的交谈，她们都已经各自接受对方，并对过去的故事变得心平气和。

普桑子走在后面，两个女人带她去凭吊她的父亲，潮湿的泥土中晃动着她们三个女人的身影。普桑子并不了解父亲，也没见过父亲，所以父亲的死对于她来说谈不上什么痛苦，尽管她与父亲有一种血缘关系，但她并没有感到自己的体内流动着父亲身上的血，如果说她与父亲有什么关系的话，那是因为两个女人走在前面，那个衰老的老人是自己的母亲，也是父亲的妻子，而那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她是父亲的另一个女人，所以她与父亲的关系是一种情人的关系，就像普桑子与郝仁医生、王品的关系一样。

她眼前又浮现出王品的身影，晃动着那座旅馆，那座旅馆的颜色是那样陈旧，只有那棵紫藤树的颜色是鲜艳的，然而，在那棵树下却站满了妓女。王品生活在旅馆之中也同时生活在妓女之中，普桑子并不喜欢王品置身的那座旅馆，它对她无疑是一座住满陌生人的地狱王国，如果说王品置身的那座旅馆是一座地狱，那么王品无疑就是生活在地狱之中的人。

普桑子已经到达了墓地，她是最后一个到达墓地的，她走得太慢了，王品置身的那座旅馆就像一座地狱，普桑子走在这座通往父亲墓地的路上，她最大的感受并不是父亲躺在墓地她去凭吊的痛苦，而是她感受到了一座旅馆就像一座地狱，是的，那就是一座地狱，除了像一座地狱在囚禁着那群异乡人之外，它比墓地还可怕。

普桑子看见了母亲的眼泪，她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要流泪，因为普桑子确实没有想流泪的感觉，她把头偏向一边，她努力控制着自己那种冷漠的思想，她真的不想流泪，父亲的死去对她来说并不重要，父亲死于战争，战争在普桑子的内心世界是一种黑暗，她不喜欢战争，她不喜欢去追问父亲的那个情人，她跟随父

亲经历了什么样的战争。总之，她不喜欢谈论战争这个话题，她是女人，从出生以后，她就用自己柔软的肉体一次次地体验着生命的歧途，在那整个过程之中她都在为克服肉体的、心灵的疼痛而强迫自己不要看见肉体在变形时的场景。现在，她竭力在回避这一切，她把注意力用来回忆南方的那些蝴蝶，也许这一生她再也不会感受到蝴蝶飞翔时那种炽热的光芒和透明的空气，她抬起头来，母亲叫了她一声，使她重新回到这座墓地。

父亲的墓普通得不能再普通，里面躺着的那个死者已经也不可能注视这两个女人。普桑子问自己，父亲难道从来没有想回家看看母亲和自己吗？父亲喜欢战争，战争使父亲没有时间回家，所以父亲必然死于战争。普桑子并不恨父亲，她只是觉得自己从来就没有意识到父亲的存在，她没有任何兴致去感受父亲那艰难的奋战，她觉得呆在这座墓地上的时间已经够长了，她想到的是那座地狱似的旅馆，普桑子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那座旅馆里，她突然发现自己是为王品的，她想着用什么样的方式把王品的身体攥紧，从而使他撤出来。

她再一次看到了母亲和石榴脸上的泪水，看来，她们已经成为同病相怜的一对，她们手拉着手，站在墓地上倾诉着一切，时间和战争给她们带来了阴影，躺在墓地上的男人给她们带来了永久的回忆。

普桑子转过身去，她用背面对着墓地，这地上躺满了死者，她所能做的就是把她的身子转过去，用她的目光注视着灰蒙蒙的远方。她能看到什么呢？确切地说，她看不到任何景色，也看不到任何别人的形象，她面对的这世界就像一张网，而她自己正站在网里面，她想到了耿木秋，只有他的形象是生动的，耿木秋带着她追逐着南方的蝴蝶，而那些蝴蝶标本似乎比许多人和事要亲切得多。

她听到了后面两个女人絮絮叨叨的话语，在这座墓地上，她们都是弱者，她们似乎为着同一个男人而生，一旦那个男人远离她们而去时，她们的生活就再也不会升起风景。

普桑子回过头去，她现在除了冷漠之外，她还富有同情心，她走上去搀扶着自己的母亲，她把她所有的同情心全用来搀扶着自己的母亲，她同情母亲，是因为她感受到了当她没有与这个世界接触时，她并没有感受到孤单和迷惘，而这个世界，她所接触的这个世界也是男人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通过她与男人的接触，她的孤单和迷惘就开始了。所以，带给母亲痛苦的是男人而不是战争，然而，如果没有战争，父亲就不会死亡，所以，应该说，带给母亲痛苦和迷惘的是她面临的战争。

现在普桑子用手搀着母亲离开了墓地，她用所有的同情心搀扶着自己的母亲，但她却在灰蒙蒙的没有阳光照耀的路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她的影子晃动着，在三个女人中她是最年轻的女人，但她的孤单和迷惘似乎比另外两个女人更加厉害，她缓缓地移动着脚，她比从前更清楚地意识到了：作为一个女人来说，她的生活才刚刚开始。而以后的生活使她畏惧，使她迷惘，就像王品置身的那座地狱似的旅馆一样。

虚 构 者 说

十二月初的细雨正在窗外，细雨使这座城市的天气变得寒冷起来，犹如普桑子搀扶着母亲缓缓走下那座墓地时的迷惘一样，我已经将普桑子从一座挂满蝴蝶标本的世界拉到另一个世界中

来，我已经将巨大的迷惘和空虚笼罩在这个女人身上，我已让她感觉到了对生活的畏惧。她从那两个女人的身上感受到了自己未来的影子了吗？但是，她并没有被那座墓地所笼罩，也就是说，战争和死亡并没有使她着迷，也就是说，她喜欢的是生活，而不是战争中进行的生活。

生活在普桑子前面等待着她。

十二月初的细雨就在窗外，我经常在这样潮湿的南方气候中，虚构世界的另一部分生活。我们需要的是生活在其中时的生活状态，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没错，我们所需要的是创造一个世界，按照人类的尺度，按照我们的尺度，我们的肉体的尺度……”在这种尺度里，普桑子搀扶着母亲走下了墓地，在这种尺度里，肉体并没有僵硬。它是活的肉体，是在生活中的肉体。我们知道，肉体总有一天会变得僵硬起来，我们也知道，生命是短暂的，别人的死亡只会让我们抓住自己的生命不放。没错，普桑子面对战争和坟墓是冷漠的，而面对生活时她却充满了憧憬和向往，没错，她还拥有那些南方的记忆和耿木秋留给她的美丽的蝴蝶标本。这种斑斓的色彩使她因此可以找到生活下去的种种方式……

十二月初的细雨就在窗外，我现在正做着一件事，那就是为普桑子找到生活的尺度。

几天后一个傍晚，普桑子搀扶着母亲重新回到了家，她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阿乐从郝仁医生那里接回来。生活就又将开始了，绿色的鹦鹉不停地呼唤着她的名字，她站在那只鹦鹉下面，用手轻抚着它的柔软的脖颈，她还掀起了它那柔软的羽毛。

母亲似乎对生活已经麻木了，只有普桑子把阿乐抱到她怀里

的时候，她的双眼才开始变得明亮起来。

普桑子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家的支撑点是从母亲的目光中感受到的，也许是年龄的原因，也许是母亲的生活中丧失了等待的原因，总之，普桑子感到她和阿乐现在已经变做母亲惟一的希望。

而她的希望在何处呢？离开这座城市已经有二十多天了，当她重新回来时，也许除了小阿乐之外，给予她希望的就是那个生活在旅馆里的男人，她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期待，也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畏惧，每当想到那座旅馆时她的心就会怦怦直跳，除了对王品的爱之外，她似乎有一种预感，她隐约地感到如果出事了，那么一定是很重大的事。

她抬起头来，在夜色中她已经看到了那座旅馆。

谁是夏春花

普桑子还没进入旅馆却见到了燕飞琼，燕飞琼大概是坐在郝仁医生的诊所里看到了普桑子。燕飞琼今天穿一套水红色的旗袍，沉浸在闲暇之中，她穿过街道来到普桑子身边，燕飞琼的目光明亮了，她告诉普桑子的一个重要消息就是在普桑子离开的那段日子里，夏春花征服了住在旅馆里的一个英俊男人，这个男人不是谁，他就是穿着长布衫整日闲逛的王品。

谁是夏春花。这是普桑子从未听到过的名字，其实，她仔细地回忆城里的人的名字，竟没有几个人的名字是熟悉的。她不想问燕飞琼到底是谁，她很清楚，燕飞琼穿过马路就是要来把这消息故意告诉她的。

夏春花是谁？普桑子不想让燕飞琼告诉她，自从她感到郝仁

医生被燕飞琼奴役在手中之后，她就对占据郝仁医生生活的这个女人充满了反感。她知道，燕飞琼知道自己与王品的关系，她是故意的，瞧瞧她那神采闪烁的双眼，普桑子就知道燕飞琼不仅仅想占据郝仁医生的生活，她还想占据别人的生活，但自己的生活燕飞琼是无法占据的。

也许根本就没有夏春花这个人，因为普桑子一点也不熟悉这个名字，夏春花也许是燕飞琼说的：“我不知道什么人叫夏春花，我也没有兴趣想让你告诉我。”她说这话的意思是想下逐客令，请多嘴多舌的燕飞琼尽快离开她的店铺。

燕飞琼瞥了她一眼，立在柜台上的双肘却没有移动一下，她诡秘地说：“普桑子，你真的不想知道夏春花是谁吗？”普桑子将算盘抱在胸前，她的双手先是在算盘的黑珠子上拨弄了一阵，然后仰起头来不屑一顾地说：“我想知道的事情我就能知道，用不着你来亲自告诉我。”燕飞琼的双肘仍然像钉子一样固定在柜台上：“普桑子，只怕你知道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普桑子的双手又再次拨响了算盘，她仰起头说：“我知道的事情不会比你少，而是比你多。”“那好，我问你，你知道夏春花是谁吗？”“我不知道夏春花是谁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普桑子，我这是关心你，已经出事了，你还蒙在鼓里，我问你，难道你真的不想让我来告诉你夏春花是谁吗？”

普桑子将手中的算盘扬起来，黑色的珠子往下滑落时又发出了一阵声音：“燕飞琼，我现在就告诉你，我不想听你说话，请你出去吧！”燕飞琼的双肘终于开始移动了，她藏在水红色的旗袍里面的脖颈和下半身扭动了一下，突然她发出一阵笑声，普桑子被她那突如其来的笑声弄得不知所措，但她终于嘘了一口气，燕飞琼终于扭动着她那歌女的水红色的身材从店铺里走出去了。

普桑子再次嘘了一口气，她把店铺关上，站在门后。燕飞琼

虽然已经走了，但她却留下了一串诡秘的笑声。普桑子之所以不想让燕飞琼告诉她夏春花是谁，除了她不想听到那个女人那阴阳怪气的声音之外，她是惧怕燕飞琼告诉她事实。

那么，夏春花到底会是谁呢？

难道真的要出事了，夏春花显然是一个女人的名字，普桑子闭上双眼，她有一种预感，夏春花肯定与王品有关系，要不然，燕飞琼不会那样眉飞色舞地来告诉她：“你知道夏春花是谁吗？”如果说出事了，就是真的已经出事了，普桑子坐在店铺里面，一扇小窗户让她看到了外面的街道，她看到郝仁医生的店铺已经关门了，燕飞琼已经将郝仁医生带走，那个扭动着身体的女人已经将郝仁医生诊所之外的生活全部占据。而夏春花到底会是谁？普桑子安慰自己道：不会出事的，绝对不会出事的，她深信王品，他从外面赶来，就是为了看到自己，他怎么会与一个叫夏春花的女人有什么联系呢？

普桑子肯定自己对王品充满信赖之后就拉开了门，她要去会见王品，在这样的黄昏，王品也许还饿着肚子呆在旅馆里写他的那本书呢。

旅 馆

普桑子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来旅馆了，她想起自己去看父亲的墓地时，曾感觉到王品居住的这家旅馆像一座地狱，那一时刻，她似乎想让王品尽快地从旅馆撤离出来。她现在感到，旅馆显得很肃静，走廊上也没有妓女在行走，她有一点渐渐地明白了，王品之所以住在旅馆里面写书，是因为旅馆是一个小世界。

正像她所想的一样，王品确实正饿着肚子坐在书桌前写书，

他看到普桑子意外地出现在他面前，脸上闪现出惊喜，他拥抱了一下普桑子后便急切地问普桑子到底到哪里去了。普桑子被王品拥抱在怀里，她终于感到在这座旅馆里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她感觉到的那种阴影在王品激动地拥抱她的那一时刻终于像冰雪一样溶化了。

他覆盖在她身上，她被他的身体压着，他使她成为女人，成为一个感觉到性高潮的女人，而她正同样使他成为一个男人，一个已经让女人感受到性高潮的男人，显然是一个骄傲的男人，他们使如此遥远的身体，如此陌生的身体，不可企及的身体融为一体。

他们在蒙蒙夜色上升时感受到了饥饿，没有吃东西的饥饿使他们双脚落地，他们用脚踩在凉凉的木板上，普桑子穿好衣服站在窗前，她伸出右手掀开了窗帘的一角，她看到了那棵落光了叶子和花瓣的紫藤树，她也看到了树下的年轻妓女。

她突然在心里问自己：夏春花存在吗？夏春花到底是谁？

他带着她来到了外面，经过那群妓女身边时普桑子紧紧挽住了王品的手臂，不知道为什么，她听到了一阵嬉笑声，她回过头去，看了看那群妓女，她们似乎正冲着她的脊背在发笑。普桑子仰起头来看了看王品，在路灯的照耀下，她看不到他的脸。

玻璃餐厅

当一个女人仰起头来看一个男人的面庞时，她一定想看到这个男人到底在哪里，对于普桑子来说，虽然她已经挽紧了他的手臂，但是在她在夜色中仰起头来时，她并不知道她身置何处，也许她并不知道这个男人在哪里。

所以，她仰起头来是想看到他，她想弄清楚那个给予了她性高潮的男人为什么带着她走在夜色弥漫的街道上时她会如此地迷惘，也许是她想到了那个叫夏春花的女人，然而，这个女人是不可知的，她无法验证这个女人从哪里来，她无法验证燕飞琼那诡秘的微笑，所以，她仰起头来，她试图在夜色中看到这个男人明亮的眼睛和无邪的微笑，但是，她所看到的那张面孔是那样模糊，她似乎从来就看不到他另外的内心世界，但是她仍然挽紧了他的手臂，她已过了三十岁，她已经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她知道她会抓住男人的手臂，她会让这个男人带她去别处。

那天晚上，他把她带到了餐厅里面，她本以为他会带她走得很远，她已闭上眼睛坚定不移地跟他走，虽然在夜色中当她仰起头来时她看不清楚他朦胧的面庞，不过她在那一刻决心跟着这个男人，哪怕是到一个模糊不清的世界里面去。

但他并没有带她走多远，他把她带到了一家玻璃餐厅里面，普桑子不知道这家玻璃餐厅到底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她这一生从来没有看见过玻璃餐厅，也就从来没有在玻璃餐厅用过餐，所以，她被这座看上去是易碎的餐厅所吸引。现在，她终于可以在玻璃餐厅里面看清楚这个男人了，在不久之前，他曾经在旅馆里给过她性高潮，在性里她好像是一条鱼，而坐在餐厅里她却变成了一个有理性的女人。

她坐在玻璃屏风下面看着这个国人，他看上去是清晰地，他拿菜单看来看去，她不知道夏春花与这个男人到底有什么关系。

夏春花到底是谁

普桑子与王品告别后已经是十二点钟了。用过餐以后，他们

又到海边走了一圈，普桑子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来海边了，自从上次坐轮船回来以后，她就没有看见过大海，对于她来说，她虽然生活在海边，海对于她来说却是遥远的，也许是她惧怕面对大海，在她一个人时她不会轻易到海边来散步。

今天她却主动提出来到海边走走。王品告诉她，在她离开的那些日子里，他经常到海边来散步。普桑子想，他是独自一人来，还是与别的人来，有没有女人陪同她，如果是女人会不会就像我一样紧挽他的手臂？

他们踩着细细的沙砾，这使她想起在吴港的生活来，她想起了雯露，王品后来曾告诉过她，雯露是主动离开王品的，她不习惯跟着他从一家旅馆到另一家旅馆的生活，她后来跟着一位江南商人到江南去生活了。在吴港的那段日子里，他们三个人曾到海滩上去散步，在那个特定的时刻，普桑子后来发现自己怀孕了，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她慢慢地疏远王品，所以，她不走进王品的生活中，就必然有另一个女人走进他的生活中去。这个世界不缺少女人，男人永远也不会缺少女人，男人缺少的只是梦想，但有梦想的男人也很多，比如郝仁医生和王品，他们有不同的梦想，那么，男人缺少的到底是什么呢？普桑子紧挽着王品的手臂，他在海风的吹拂下正在谈论他的那些梦想，他谈论的是一本书，他正在撰写的那本书。普桑子想，那本书到底给他带来了什么？王品沉浸在他们用双脚踩响沙砾时的声音中，看来，这个居住在旅馆里生活的男人，他从来也没有对旅馆厌倦的时刻。普桑子问他那本正在写的书的名字叫什么，他说了两个令普桑子并不感到惊讶的字：“旅馆。”这就是一本书的名字，普桑子想，那么说旅馆的生活也就是他书中的生活。普桑子在黑暗中迷惑地望着远方，同男人在一起时，她似乎永远是迷惑的，她不知道他们永远在干什么？她总觉得男人们还是缺少一种东西，在这个特定的世界

里，他们总是缺少什么？显而易见，他们并不缺少女人，他们并不缺少梦呓、耐心，也并不缺少金钱和一间房子。他们缺少的是什么呢？

普桑子觉得自己更加迷惑了，这些问题她过去从来也没有想过，而此刻，海潮撞击他的心灵，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烦恼正在增多，烦恼正在慢慢地、越来越多地占据她的心灵，就像这海风的沙砾一样摩擦着她的皮肤。

而且烦恼变得是这样具体，她还没有想清楚那个抽象的问题，另一个烦恼却又像一簇浪花撞击着她的身体，她想到了一个女人的名字，夏春花，那么，到底谁是夏春花呢？普桑子从未听说过这名字，也从来没有听王品说过这名字，每当想到这个名字，她就觉得王品的生活是如此混乱和如此遥远，而那座旅馆使他的生活到底是陷入了通向他撰写的那本书的不可知的世界呢，还是通向了一种没有尺度的、暧昧的、危机四伏的世界？

普桑子意识到她的迷惘是因为她正爱上了这个男人，如果她还没有爱上这个男人，那么她就不会去追究那些烦恼，她也不会追问夏春花到底会是谁。但是她迷惘地低下了头，她不想抬起头来遥望黑茫茫的大海，那样会使她感到恐惧，她只想避开大海的诱惑和大海上的层层浪花，她盯着自己的脚尖，无助地向前，沙砾发出潮湿的沙沙声，她像是尾随着自己无助的影子向前，而她并不知道她应该到哪里去。

陶章来到了她店铺里

陶章这次回城是来购些生活用品，这也许只是他的托辞，实际上，他刚坐下不久就再次邀请普桑子跟他一块到矿山去生活。

在陶章进屋之前，普桑子刚把店铺的木门打开，陶章问她昨天晚上到哪里去了，他告诉普桑子他在普桑子家门口等了很长时间。普桑子已记不清楚回去的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了，然而，尽管这是她与王品呆得最长的一个晚上，她的烦恼却在增加，回去的时候她把烦恼又带到了自己的那间房子里，从那天晚上开始普桑子再次失眠了。一夜未眠的普桑子抬起头来看到了陶章。这个从遥远的矿山回来的人，像是把他矿山上风景画带到了普桑子的面前。不知道为什么，普桑子看到陶章后感受到了一种明亮的东西，陶章再一次问普桑子想不想跟他一块到矿山去。

到矿山去，矿山到底在哪里呢？当然矿山不可能在房间里，矿山一定是在一座山上，普桑子眼睛只闪烁了一秒钟，她就摇了摇头，很显然她不能跟陶章到遥远的矿山去。是的，她在这个特定的时期内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跟他到矿山去的。

她过去，过去对于普桑子来说就是王品没到来之前，在过去的日子里，普桑子不能跟随陶章到矿山去是因为自己刚生下阿乐，再有郝仁医生在她心目中的位置，而现在不能到矿山去则是为了王品，那个住在旅馆里的人的位置别人也不可能替代，尽管那是一座让她迷惘的旅馆，而住在旅馆的男人同样也是一个让她感到迷惘的一个男人。如果没有这个男人，普桑子会不会跟随陶章到矿山去呢？如果在这座城市没有这两个男人的存在普桑子会不会跟随陶章到矿山去呢？

很显然，矿山对她来说是有吸引力的，也许她从陶章身上看到了一座富有生机的矿山，因为陶章已经摆脱了他那受挫的命运，他虽然只有一条腿，但是他好像并没有比别人少了另一条腿，因为他拥有了一座矿山。

反正，那天上午，普桑子还是坚决地拒绝了陶章。陶章有些失望，但他对普桑子说，过些日子他还要回城，届时他会再次来

接普桑子。陶章走了，他重新回到他的矿山上去了，他并没有沮丧，普桑子想，陶章守着那座矿山，所以他会很充实。

而那个守着一座旅馆的人才是寂寞的，他才是真正需要她的男人，想到这里，普桑子找到了一种平衡。

她没有跟随陶章到矿山去，尽管那座矿山充满了吸引力。而她此刻留下来确实实是为了王品。但普桑子面对的却是一座令她迷惘的旅馆，于是普桑子开始采取了下列方案，第一，她必须弄清楚夏春花到底是谁；第二，她必须在适当的时候说服王品撤离那座旅馆。

普桑子看见了夏春花

普桑子并没有想到会在王品的房间里看见一个年轻女人。那天下午下着蒙蒙细雨，天气骤冷，街道上连人影都没有，更没有顾客到普桑子的店铺来买首饰。普桑子觉得很无聊，决定去看看王品，顺便好与他谈一谈撤离那座旅馆的事情。

普桑子进屋后却看见了一个年轻女人，这个女人在她进屋后看了她一眼对她点了点头，普桑子觉得这个女人好熟悉，只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她身穿一件白色短衣，下身穿一件黑色布裙，完全是普桑子当年念女子学校时的模样，普桑子刚坐下，那个年轻女人就告辞了，她带走了王品递给她的两本书。

普桑子并没有问这个年轻女人是谁，是从哪里来的，然而，王品却主动告诉了她这个女人的名字，王品说：“她叫夏春花，现在市女子学校念书。”她就是夏春花，普桑子总觉得在哪里见过她，但她想不起来到底是在哪里见过她。

这就是燕飞琼用诡秘的双眼看着她并告诉她她的名字的那个

人，她就是夏春花。普桑子哦了一声，王品说他正在资助夏春花念女子学校，普桑子哦了一声，她现在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她面对着王品，她看了他一眼，王品解释说：“夏春花是一个不幸的女子，她现在非常需要念书，只有到女子中学去念书才能将她从一种不幸的生活状态中解脱出来。”

普桑子站在窗口，她听着王品的解释，她不知道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她突然地，出乎意料地闯进这里，又突然地，出乎意料地看到了一个似曾见过的女人，实际上对于她来说是一个陌生女人——一个她正在寻找的女人，正在困惑着她的女人突然闯入了她的世界，而她正是夏春花，而且王品还在描述他与这个年轻女人的关系，他正在解释他们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关系，王品了解这个女人，因为他解释说这是一个不幸的女人，这么说，王品早就认识这个女人了，那么，她到底是一个怎样不幸的女人呢？

普桑子仍然站在窗前，她的身体有些颤栗，但并不像她想象中的那样感到害怕。在未见到这个女人之前，她是害怕的，她对夏春花这个名字感到畏惧，因为燕飞琼已经用诡秘的目光透露出一种令普桑子深感畏惧的东西。看见这个女人，并确定她就是夏春花之后，她一声不吭地面对着窗口，她显然不明白王品为什么要这样做，世界上有不少不幸的女人，难道王品要去拯救天下所有不幸的女人吗？普桑子显然一声不吭地站在窗前，王品早已停止了解释，看样子他不会再解释下去了。他把手放在普桑子的肩上，他对普桑子说：“你想听我讲夏春花不幸的故事吗？”普桑子摇摇头，她将肩膀转过来，她想问王品到底爱不爱自己，但是她没有勇气说出来。王品突然将她抱住轻声说：“普桑子，你必须相信我，你必须相信我。”普桑子看着王品的面孔，她知道王品说这话是想告诉她他对她是忠诚的。

普桑子感觉到自己眼里的泪水。她扑在王品怀里，她相信了他未表达出来的那些忠贞的话语，他们通过接吻和爱抚表明了他们是深爱对方的。

普桑子没让王品讲述夏春花的不幸遭遇，是因为在那时刻，她感觉到了除了自己之外，王品决不会去爱另外别的女人。她扑在王品怀里，她感到了除自己之外，任何别的女人也不能给王品带去爱情。普桑子安慰自己，那个年轻的女人只是王品同情的对象之一。

燕飞琼再次光临店铺

普桑子已经有半个多月没有见到燕飞琼了，时间过得总是那样的快，在这半个多月里，普桑子除了守在店铺再回到母亲和阿乐身边之外，另一处生活的方向就那座旅馆，半个多月来她与王品频繁地约会，她感受到了王品对她的爱，这是她梦寐以求的那种无限的爱情。所以，她觉得光阴如箭，除了奔走在回家的路上就是奔走在爱情之路上的普桑子似乎忘记了记忆中的许多事情。

燕飞琼的突然而致使普桑子觉得这世界还有别的人存在，但她陶醉在幸福中对燕飞琼的到来很友好。燕飞琼尽管早已不做歌女，但走路的姿态仍然扭动着腰肢，她进屋后坐在普桑子店铺中惟一的那把椅子上，她将普桑子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后关心地说：“普桑子，有一件事我想了想还是得提醒你注意，不知道你是想听还是不想听？”

普桑子正用一块布擦着放在柜里的首饰盒，她平静地说：“有什么事你就说吗。”“其实，我上次来就想告诉你，后来实在不忍心告诉你……”“哦，发生了什么事……”普桑子放下那块

布和手中的盒子，她抬起头来，当她与燕飞琼的目光相遇时，她看到了燕飞琼那诡秘的目光。燕飞琼说：“普桑子，不管这件事情对你有怎样的打击，我还是得告诉你真相。现在我问你，你知道夏春花到底是谁吗？”普桑子笑了一下说：“哦，这件事你不用提了，王品已经告诉我了，夏春花现在正在女子学校念书，王品是她的资助者……”

“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简单，你并不知道夏春花到底是谁。”

普桑子突然大声说：“夏春花跟我并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她是谁也跟我没有关系。”

“可是，如果你一旦知道了夏春花过去的身份，你就会感到王品在欺骗你……”

“夏春花是谁？王品并没有欺骗我，他本来想告诉我夏春花的那些不幸遭遇，但是是我不想让他告诉我的……”

“哦，原来是这样，现在让我来告诉你吧。普桑子，就在你离开家的那些日子里，王品认识了夏春花……你知道，他认识她是非常容易的，因为她每天晚上都站在那棵紫藤树下，在你离开的那些晚上，夏春花每天夜里都站在紫藤树下……普桑子，我这样说你明白了夏春花到底是谁了吧！……普桑子，别睁着眼睛那样看着我，现在你应该知道了吧，夏春花到底是谁？”

“你说夏春花到底会是谁？”普桑子看着燕飞琼，除了用呆滞而惊愕地双眼看着燕飞琼之外，普桑子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依傍的东西。但是她听到了燕飞琼准确无误的声音在告诉她：“普桑子，现在我告诉你夏春花到底是谁，她就是站在紫藤树下的妓女。”

虚构者说

夏春花到底是谁？这个问题普桑子得到了证实，是燕飞琼亲自告诉她的，夏春花不是别人，她就是每天夜里站在紫藤树下那些妓女中的一员。普桑子预感到的那件事终于发生了，在她离开的那些日子里，王品认识了夏春花，对于普桑子来说，他认识了夏春花就意味着一切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普桑子面对这个事实应该怎么办呢？时间已经是黄昏了，燕飞琼走后，普桑子一直就呆坐在店铺里的椅子上，她的精神世界正在坍塌，她靠着墙壁，她不相信这一切，但这是事实，燕飞琼可以杜撰别的事情，但她决不会将另一个良家妇女说成是妓女。普桑子仅存的希望，保留在她希望中的一点希望就是亲自去问王品，她要让王品亲自告诉她夏春花到底是谁？

普桑子那天终于被别人揭开了蒙在她眼前的迷幔，这使她悲哀地感觉到她已经被别人抛弃——在她离开的那些日子里。

普桑子站在旅馆的走道里

天黑以后普桑子饿着肚子拉开了店铺的门，她必须给予自己力量，如果缺少力量，她就无法出门，更无法走到那座旅馆里面去，如果缺少力量，她就不能面对面地问王品：夏春花到底是谁？如果缺少力量，她就不可能顶住一座旅馆给她的宛如地震般的恐怖。

但普桑子并没有带着力量出门，没有人能在这样的时刻给予她力量。如果说她身上有某种力量的话，那是一种畏惧的力量。她穿上外衣，冬天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降临了。

脚下是寒冷的风，灰蒙蒙的街道上，一辆辆人力车奔驰而过，坐在人力车上的那些男男女女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普桑子觉得到旅馆的路是如此地漫长，平常只须走五分钟的路程，她却走了整整半小时。在寒冷中，她抬起头来，她又看到了那棵紫藤树，不知道为什么，每每看到那棵落光了花瓣的树，她就会想到那群用肉体来堕落的年轻女子，她们的面庞上弥漫着一种风尘的沧桑。作为女人，她曾同情过她们，作为一个女人，妓女们的存在会使她感到恐怖。

紫藤树下还没有一个妓女出场，因为时间还没有到，哦，时间还没有到，妓女们还没有出场。这好像是一首被落叶所卷起来的歌曲。

普桑子开始上楼，这次上楼比任何一次都变得艰难，她曾经把这座旅馆想象成一座地狱，而她此刻正通向一座地狱的深处，如果说这座旅馆真的是一座地狱的话。她在继续上楼，她突然回想起来不久之前的一个晚上，她曾在这里看到过一个年轻的妓女，她曾经想过，如果她不是一个妓女的话，她准是一个漂亮的女孩。普桑子突然回忆起来了，那个在王品屋里碰到的名叫夏春花的年轻女人长得跟她在走道上相遇的那个妓女很相似，难道夏春花真的是妓女？普桑子站在走道上，一股凉气从脚心上升，一直凉到她的掌心、耳垂、前额及头皮，普桑子站在过道里迷失了方向，她不知道自己应该到哪里去，也不知道她到这座旅馆来是干什么的，她就像一个在迷途中既看不清方向又在垂死挣扎的人，她的身体僵硬地矗立着，前面就是王品所住的房间，只有几步就可以触摸到他的门，她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她来

到这里，夏春花的影子便浮现在面前，她终于明白了，自己是来确认一事实：夏春花到底是不是那个读女校的年轻女人，夏春花有没有做过妓女。普桑子感到自己为了确认这事实，正在不顾一切地走上前去，她正在伸出手去，她要敲门，除了敲门，她在这个世界上看不到任何方向。

普桑子和王品的对话

普桑子站在王品面前，王品对普桑子说：“你是不是病了，你的脸色很不好看？”普桑子望着王品的眼睛，她无法探究那双眼睛里面的东西，她又环视了一遍房间，她发现桌面上堆满了稿纸和书籍，在她进屋之前他显然在写作。普桑子的双手已被王品抓住，在这迷乱的时刻，她不知道应该怎样开始她与王品的对话，但谈话却这样开始了。

王品说：普桑子，坐下来好吗？你好像有什么事？你似乎有什么事想要告诉我？

普桑子说：夏春花……噢……我想知道夏春花到底是谁？

王品说：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夏春花是我资助上学的一个女学生……

普桑子说：除此之外呢……夏春花到底是谁？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想告诉我的话……请你告诉我夏春花在上女子学校之前的身份？噢……她的确切的身份……她到底是谁？

王品说：普桑子，是的，我应该告诉你，你别那样……我必须告诉你……很显然，你已经知道了夏春花的身份……是的，当然是这样的，你已经知道了……普桑子……夏春花是一个孤女，在进入这座城之前，她在战争中丧失了父母和亲人，她流亡到这

座城市……她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开始了她妓女的生活……后来……

普桑子说：后来……你是说后来她来到了这座旅馆，她每天站在夜色照耀之中的紫藤树下，再后来，她觉得还不够，她进入了旅馆，再后来，她敲开门进入了你的房间……

王品说：普桑子，事情不是这样的，应该这样的……

普桑子说：那天我正在敲门时，恰好你从外面回来，她就站在走廊上，她想诱惑你，不过，那天晚上你并没有接受她的诱惑……事情发生在我离开你的那段日子里，我突然的消失是因为我连告诉你的时间都没有，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她站在走道上再次诱惑你，然后你没有抗拒，你把她带到了你的房间……

王品说：确切地，在你离开的那段日子里，我四处寻找你，我感到孤单，有一天半夜，她来敲门，我似乎在梦中，我不知道敲门者是谁？当我打开门时，她就走了进来……

普桑子说：哦……她就走了进来，在一个半夜，她走进了你的房间，一个妓女走进了一个单身男人的房间，然后，你们就开始做那件事，然后……

王品说：确实是这样，在一个半夜，她突然闯进了我的房间，然而，我们并没有做那件事，在她站在灯光下开始脱衣服时，我制止了她，她是那么年轻，那么年轻，我感到了一阵心痛，我给了她一些钱，我告诉她你不能够这样，她说她如果不这样，她就无法生活下去，我对她说你应该去念书，在你这样的年轻是念书的最好时机，她摇摇头，她说我是她碰到的最好的男人，我就对她说，到女子学校去念书吧，我可以资助你上学……

普桑子说：难道你和她就没有发生过任何关系，难道你就没有被她那年轻的肉体所诱惑？难道你……

王品说：我已经把全部事实告诉你了，这是发生在我生活中

的事实，也是最真实的事实，我只希望你能相信我，普桑子。

普桑子说：我可以相信你的话，那么……噢，我是想说，在今后的日子里，你能与她中断来往吗？我是说，在这座城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夏春花曾经做过妓女，我是想说，如果你再继续与她来往……

王品说：普桑子，在这样的时刻，我如果拒绝与她来往，那么，她刚刚振作起来的心灵会再次沦落泥淖。普桑子，给我一点时间用来帮助她，可以吗？普桑子？

普桑子说：我不能接受这一切，不过，让我试一试，王品，我也有一个要求，你可以离开这座旅馆吗？

王品说：我不能……

普桑子说：为什么？为什么你这样喜欢这座旅馆，为什么你不能搬到别的地方去住？

王品说：我想把这部书写完，把这部叫“旅馆”的书写完。

普桑子站了起来，她用柔软的身体随着她与王品的谈话，她也用柔软的身体随着生活的无奈和生活的迷惘。王品后来带着她去了一家餐馆，她麻木地接受着对面的那个男人望着她的目光，她饥饿的身体因此必须装进去这些令她心碎的东西，令她受挫的东西。她知道，王品讲了上面这些事情，他在期待着她对他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他正在期待他所需要的那个女人，他所爱的那个女人，给予他勇气去承担一个男人肩负着的另一种富有同情心的生活。

虚构者说

在事实中，普桑子并没有走出去，那天晚上她仍然跟随着王

品去了餐馆，她的内心遭受着从未有过的分裂，遭受着从未有过的迷惑，然而，她仍然坐在王品对面，看着他用餐时的模样，看着他想把生活全部占据，他要写一本书，就必须居住在旅馆，他要帮助一个年轻的妓女改邪归正就资助她去上学，他要让普桑子理解她就那样期待着她……普桑子迷惑地沉浸在这种男人和女人的世界中。

她的身体已被这种迷惑笼罩，她的意志已被这个男人的生活所牵引，她的目光已被他的目光所弥漫……普桑子深陷在生活的真实面目中，她想把他从那座旅馆中拉出去，但他有他的充分理由，她想让他离开那个女人，但他在声明他的同情心，她想让自己离开这个男人，但她却看到了自己正在望着他，她想去占据他的生活，但在不知不觉之中，她的生活却已被他占据。

她不能离开他——出于一种难以说清的原因，她与他离开餐馆时，他们散步，拥抱，亲吻，用一切的方式来证明他们是相爱的一对男女，用一切的方式来证明他是爱她的，而她也是爱他的。回去的路上，普桑子又看见了那棵紫藤树，哦，仍然是那些妓女，她们似乎无视寒冷，穿着很薄、很露的衣服，注视着行人，勾引着男人们。

男人的生活并没有使普桑子茅塞顿开，男人的生活是一面镜子，让她看到了在被战争所笼罩的年代，那些远离战争的男人们所进行的另一种战争，他们使生活在游戏中展开，宛如他们的身体正在摆脱记忆之中的一场难以忘却的疾病和痛苦。

普桑子的力量是如此地单薄，她无法使那些妓女走开，她看到了自己的反叛是微弱的，甚至她也无法使王品远离开夏春花。

夏春花和王品的关系

尽管如此，夏春花和王品的关系却使普桑子更加迷惘，离开了王品后，普桑子回到了家，她钻进了被子里，面对着黑暗，她需要在此时此刻看到一束光，但她看到的却是黑暗，她不想打开灯光，是因为她很虚弱。

夏春花和王品的关系——使她陷入在黑暗之中，她闭上双眼，她对自己说：明天早晨，我要去告诉王品，必须让他离开夏春花。

第二天一早，普桑子却并没有去找王品，她又来到了自己的店铺，但这个早晨，她已经开始怀疑一切，她怀疑王品对自己的所谓的爱，她回忆着王品告诉她的一切，从每一个细节的出发开始回忆，她的店铺的墙壁上到处都映着王品与夏春花的关系，那是一种含糊的关系，在里面，夏春花作为一名妓女半夜闯进王品的房间本身就充满了危险性，而最为重要的危险和值得怀疑的就是王品竟然对那个女人充满同情，对她出卖肉体的生活充满同情并且将她以往的生活扭转过来了，在这种关系之中，普桑子开始怀疑王品与夏春花的关系，于是他的陈述被普桑子推翻了。

普桑子焦躁地问自己，用什么来讲王品与夏春花的关系，她知道如果自己不相信王品，那么，再也没有什么人可以证明这一切，如果她相信了王品，那么，事情就变得简单起来了。普桑子问自己：我相信王品吗？她问自己，如果我相信他，那么我用来相信他呢？她的身体虽然坐在店铺里，目光却在门外的街道上逡巡着，她看到了燕飞琼，燕飞琼正在过马路，普桑子一看就知道燕飞琼要来找自己，普桑子想，燕飞琼是无所不知的人，她

停止了歌女的生活之后到处张望，她窥视到了普桑子无法看见的生活，她沉浸在其中，并乐此不倦。普桑子看见燕飞琼朝着自己的店铺走来以后有一种畏惧感，她害怕燕飞琼是因为燕飞琼从来没有什么好消息告诉她，燕飞琼带来的消息都是令普桑子感到迷惘的消息，不过，普桑子不得不承认，燕飞琼这个女人无所不在，她的身体似乎可以四处游荡，她会窥视到别人神秘的隐私。

燕飞琼像一条欢乐的盘旋起来的蛇已经来到普桑子的店铺，燕飞琼说，普桑子，今天是星期天，你忘了今天是星期天了么？普桑子这才想起来，在往常时她星期天要到下午才来店铺，她通常是睡上一个懒觉，但今天自己竟然忘了是星期天。燕飞琼又说，普桑子，今天上午，我发现了一个秘密，你想让我告诉你这个秘密吗？普桑子有些疲倦地摇摇头，燕飞琼就说：普桑子，今天早晨我发现的这个秘密与你有关系。普桑子睁大双眼，她既没有摇头也没有表示想听什么，但燕飞琼已经将所看到的秘密告诉给了普桑子，不管普桑子愿不愿意听，总之，她在普桑子睁大双眼看着她时她乘机将这个令普桑子痛苦不堪的事实告诉给了普桑子。

燕飞琼：“普桑子，今天早晨我给郝仁医生送外衣来，他早上出门时忘了穿外衣，你知道我看见了什么人了吗？普桑子，我看见了夏春花，我看见夏春花从旅馆里走了出来，看得出来她走得匆匆忙忙。我想，夏春花昨天晚上一定留在旅馆过夜。普桑子，你别那样失魂落魄，我现在发现，男人不像女人，男人们都有女人无法想象的生活，包括郝仁医生在内。你知道郝仁医生过去有一个女人吗？最近她从外地回来了，她的归来意味着她要来干扰我与郝仁医生的生活……”

普桑子睁大了双眼，她的思维随同燕飞琼的语言在移动，当燕飞琼说到夏春花从旅馆里面走出来时，她眼前便幻现这样的情

景：夏春花就像那个早晨自己与王品过完夜以后离开旅馆一样走得匆匆忙忙，那时的普桑子只想逃离别人的目光，而夏春花也是一个女人，她也想逃离众人的目光，当燕飞琼说到郝仁医生过去的那个女人归来了时，普桑子眼前便浮现出这样的情景，一个身穿墨绿色旗袍的女人穿着高跟鞋来到郝仁医生的诊所，她曾用敌意的目光看着普桑子……

普桑子回到了现实，燕飞琼把她所看到的这个秘密抛下之后已经离开了普桑子的店铺。普桑子觉得这是最寒冷的一天，她似乎被别人掷在空中，又重新返回地面，而她的身体落地时，似乎世界已被重新改变，她相信了燕飞琼告诉她的话，所以，普桑子的身体落地时她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沉痛。

她在天黑以后曾在旅馆门口流连，她想去找王品，但她对他已失望，她在街道上行走了两小时，身体被寒冷浸透着，最后她还是放弃了去会见王品。如果说在头一天她还相信王品的话，那么，此时此刻，她已经不再相信王品，燕飞琼告诉她的事实使她觉得自己受了欺骗，她的身体似乎正被悬空，她对自己所置身的世界充满了更深的畏惧。她不敢再去想王品的生活，她更不敢走进那座旅馆里去敲开王品的门，她看着道路的远方，她突然看到了一个人，那个人并不存在，但普桑子却看到了他撑着拐杖，他对她说：普桑子，我想带你到矿山去。

普桑子抬起头来，她似乎看到了一些黑色的花朵在开放，黑色的花朵发出芳香，这就是远方的那座矿山。

普桑子竭力想摆脱这座城市，她在黑夜中呼吸着。

虚构者说

普桑子再次选择了出走，这说明她是如何地畏惧，她害怕继续面对那座旅馆，她害怕继续面对王品的生活，他与夏春花的那种含混不清的生活以及燕飞琼对她展现的真实使她无法忍受，她无法忍受更多的真实。

普桑子选择了出走，那天晚上当寒冷浸入她的身体，她除了感受到身体的悬空之外，她还看到了另一扇向她打开的窗户，里面有一朵黑色的花在开放，那似乎正是召唤她进去的惟一的地方。

陶章的矿山召唤着她已经被悬空的身体，女人天性中有一种期待，那就是从一扇向自己打开的窗户中走进去或者扑身进去，在她迷惘的时刻，陶章的那座矿山是普桑子出走时惟一可以投奔的地方。她走在寒夜里，很显然，燕飞琼将一个令她所绝望的事实告诉了她，在寒夜里，她想把绝望抛在身后，所以她幻想着那朵黑色花朵的气味，那种自由的气味，是她在被这座城所窒息淹没时所期待的气味：摆脱了旅馆，摆脱了王品和夏春花，摆脱了燕飞琼之后的一座矿山的气味。

普桑子回到了家，她给母亲留下一封信和她身上的所有积蓄，她只带了一些盘缠和一只箱子，这是她第二次出走，她告诉母亲她要到陶章的矿山去并让母亲为她保守秘密，她请母亲理解她并替她带好阿乐，她还说她估计她不会去太长时间，她也许很快就会回来。

普桑子第二次出走同样是为了一个男人。只不过她第一次出走时不是从一个男人的怀抱出走，她惧怕那个男人，也就是惧怕郝仁医生，她害怕她会由此躺在郝仁医生的怀抱，所以她出走去了吴港。

第二次出走是因为她惧怕王品的那座旅馆，因为那座旅馆装满了王品的全部私人生活，普桑子的出走意味着她无法再承担王品的生活方式。普桑子就这样出走了，她拎着箱子并同时肩负着这一出走的形式，当那座矿山呈现在眼前时，普桑子还在想象着那朵开放的黑色花朵。她带着冰冷的身体走下火车来到站台，这是她记忆中的站台：矿堡。陶章曾对她说，他的矿山就在矿堡，那是一个小镇，而他的矿山就在小镇的山上。普桑子拎着箱子，她的迷惘已经在矿堡这个地名和小镇中弥散开去。

矿堡

普桑子的出现似乎并没有让陶章感到过分的惊讶，他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这样的情景，普桑子总有一天会出现在矿堡，大概他深信有这一天到来。每一次与普桑子短暂的会面他总是把“矿堡”这个地名说得很有诱惑力，他这样做是提醒普桑子，矿堡有一座他自己的矿山，他没有想到普桑子已经牢记了这地名。普桑子那天晚上下了火车，她并没有直接去寻找陶章的矿山，而是带着她那疲倦的身体寻找到了一座旅馆，虽然她对旅馆深怀着一种畏惧，但是普桑子作为一个异乡人来到矿堡，她不得不住到旅馆里面去。

她要了一间客房便钻进房里去，多少天来的迷惘似乎全都溶

进了这间屋子里。她推开窗户，夜色中飘来一种矿石的气味，普桑子想矿堡就是一座四处是矿石的小镇，她睁大双眼试图想在黑黝黝的深处看到陶章的矿山，但是除了在微风中嗅到矿石的气味之外，普桑子连一个人影也没有看到。这就是矿堡，它藏在深黑色的矿石下面，也就是藏在石头之中，就是说，陶章就带着他剩下的一条腿和自己的身体终日守候着他的矿山，守候着那些黑色的石头。

普桑子呼吸着四周的气息，不知道为什么，她喜欢这种气息，这是石头的气息不是人的气息，普桑子已经厌倦了人的气息，那是一些让她不舒服的气息，而石头的气息第一次被她嗅到。噢，这就是陶章一次又一次对他述说的矿堡，一座小城堡，一座生长矿石的地方。

躲在床上以后，普桑子睡得很踏实，终于远离了那些不愉快的事情，终于远离了那座王品居住的旅馆，远离了夏春花，远离了饶舌的燕飞琼，她终于面对另一个新地方，而这个地方又并不是举目无亲，而是有一个人存在，因为他存在，普桑子才会降临到矿堡，她正在朝着这些向她真正敞开的大门走进去。她会喜欢那些黑色的石头吗？她会乐意被石头的城镇所包围吗？普桑子做了许多梦，梦见的都是黑色的石头，她还梦到母亲在寻找自己，而那只鹦鹉却对母亲说：普桑子到矿堡去了。

当她寻找到陶章的矿山时，这已经是她寻找的第六座矿山了。在矿堡到处是矿山，到处都是男人们的身影，他们的脸上像抹了层油彩，这是矿石的粉末吹到了皮肤上，因而，他们的皮肤与矿山的颜色融为一体。

普桑子终于来到了陶章的矿山，这是第二天上午十二点钟了。她看见陶章的时候，陶章正撑着拐杖从一座黑漆漆的洞里走出来。普桑子站在阳光下面，陶章抬起头来看到了她。普桑子以

为陶章看到自己一定会非常惊喜，但当她看到陶章的目光时并没有她想象的那样惊喜。普桑子想，也许他已经想过我会到来的，也许我的到来并没有使他感到高兴。普桑子想，不过我来了，我却真的来到了他身边。

普桑子想起自己奔往海边将他从海浪中拉上岸来的时候，普桑子想起了那一天自己身上充满了力量。他上了岸，他终于把受挫的东西抛弃，他终于拥有了一座矿山。

尽管如此，陶章却在阳光下看着普桑子，他对普桑子微笑了一下。普桑子真想听他说话，比如说一些让普桑子能感动的话语，比如说：普桑子，你来了，我真高兴等等诸如此类的话语。普桑子抬起头了，她充满期待地看着陶章，陶章又对她微笑了一下，陶章说：“普桑子，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我屋里有一个女人，对，是一个女人，一个星期之前她搬到我的住处，你未到来时，她一直在照顾我，她举目无亲，我也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来的……很久以前她来到了我的矿山，她需要我收留她我就这样收留了她……普桑子，你来了……真好……你来了……我要告诉你的是在我的住处有一个女人，在一个星期之前，我从未想过我要与她住在一起，事实上普桑子我心目中的女人只有你……我现在就带你回我的住处去，我要告诉她，我心目中的女人只有你，所以，请你千万理解我，普桑子……你来了确实太好了……”

普桑子听着陶章的说话，这些断断续续的话语好像是从坚硬的矿山上来的，这些话语形成了一个断断续续的故事，她盯着陶章说话的嘴唇，第一次发现他的嘴唇在扭曲着，而他扭曲的嘴唇给前来投奔他的普桑子同样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扭曲的世界。普桑子从未想到过矿堡有这么复杂的生活在等待着自己，哦，女人，陶章正在讲述另一个女人，只因为那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女人正在他的居处，他解释这一切是想让普桑子知道他并不

爱那个女人，他爱的是普桑子。

普桑子从未想过这一切，她在出发之前并没有想过来矿堡是来投入陶章的怀抱，她想的只是出走，从那座城出走，离开那座旅馆，离开王品、夏春花、燕飞琼等人……她并没有想过她与陶章要发生什么事，她想到的只是一个地名，那儿住着值得她信赖的陶章，那儿有一座深黑色的矿山等待着她的，仅此而已，她并没有想到逃离那座城是为了扑到另一个人的怀抱。

普桑子盯着自己的影子，她的身影被十二点钟的阳光垂射在地面上，而旁边是另一个人的影子，普桑子看到了那惟一的一条腿和一根拐杖。普桑子突然对面前的这个男人充满了一种同情，就像她最初看到他从战争中带着一腿回来一样，只不过她现在的同情心正依附在那个影子身上。普桑子无力逃离那个影子，她既然来了，她就无力再逃脱那个影子。后来，普桑子找不到任何东西可以说服自己，她跟着陶章来到了他的居住地，那是一排简易矮房子。来到门口，普桑子就嗅到了一股香味，那好像是大米的香味，她犹豫了一下还是跟着陶章走了进去。一个身体健康的女人正在一只火炉边煮饭，当她将弯着的腰直起来时，普桑子便看到了她的面庞。陶章对她说：柳兰，你来认识一下，她叫普桑子。柳兰对普桑子点点头，她有一张红润的面庞，年龄跟普桑子差不多，柳兰面对着被陶章带进屋的这个女人，显得无话可说。普桑子站在屋子里，这屋里似乎很不透气，到处都是米饭的香味。

普桑子不知道是应该离开呢还是留下来，柳兰将一只凳子递给了普桑子，普桑子漠然地坐在那只凳子上。三个人后来坐在一矮桌前吃饭，没有说话的声音，只有三个人咀嚼食物的声音。普桑子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想好了，吃完饭就走，今天她仍然到那座旅馆里去住。

离开矮房子

普桑子果然开始告别，她起身时，柳兰和陶章还没有放下碗，他们似乎都没有太多的食欲，一碗饭吃了很久很久。普桑子的告别使陶章感到惊讶，他起身抓住了拐杖，他大声说：“普桑子，你不能走。”但普桑子的双腿已经跨离了那道门槛，今天中午，普桑子是非走不可的了，当她从门槛中走出去时，她才发现屋外的空气是那么流畅，而在刚才的屋里，她觉得自己连气也无法透过来，咀嚼声、筷子的响声以及米饭的香味——使三个人丧失了语言的联系，而在一个没有语言的世界里，恰恰是三个人最需要语言交融的时刻。

陶章抓住了普桑子的手臂压低声音说：“普桑子，你如果离开矿堡我会死的……”普桑子告诉陶章她今晚住到旅馆里去。陶章说：“那我先把你送到旅馆里去！”普桑子同意了。

普桑子走到前面去了，陶章还在后面，普桑子本来想放慢脚步，她的同情心在驱使着她不能走那样快，陶章是用一条腿在走路，后来，普桑子终于将脚步放慢。

走在陌生的矿堡，普桑子身边走着陶章，她来不及考虑未来的道路，此刻，普桑子惟一想到的就是回到那家旅馆里去，她现在好像理解了王品，他身在异乡，旅馆就是他的家，只有住在旅馆关上门才能让自己的身体搁浅下来。

一路上到处是矿石的气味，普桑子喜欢嗅到这种独特的气味。

然而，矿堡中走着的普桑子似乎与这座蕴藏矿石的小镇很不和谐，来自另一座海边城市的普桑子，别人一看就知道她不是本

地人，她终年穿着丝绸旗袍，到了冬天仍然身穿丝绸棉袍，她是出众的，也是引人注意的。普桑子带着陶章来到了她住的旅馆，她早晨出门时似乎就有一种预感，所以她没有退房间，所以，她用钥匙打开了客房的门。在这里，她将陶章迎进屋，他们开始沉默，不知道如何开口。后来，陶章说，他会让柳兰尽快离开。普桑子说，你不能那样做……她不知道怎样阐述自己来矿堡的意义，实际上，她来矿堡没有任何目的，她只是为了出走，为了避开令她心烦意乱的、令她迷惘和令她畏惧的东西，然而，她不想把自己经历的一切告诉陶章，她不知道自己的灵魂到底有多大，然而，她想去用自己的灵魂来承担她所推翻和逃避的一切生活。后来她只好沉默，她望着陶章，她对这个人从最初到现在永远充满的都是同情。噢，真的只有同情，除此之外，她对他没有任何感觉。但她终究投奔他来了，在投奔他之前，她并不是为了对他的同情心而来，她并不是为了把自己的同情心给予这个男人……他要走了，普桑子站起来送他。他的双肩很宽，如果他不被战争夺去那条腿，他是一个高大的男人。他回过头来看她，他没有问过她为什么突然到矿堡来，也许他认为普桑子来矿堡是找他，是为了寻找他。他像许多男人一样用同一种方式去理解女人，而女人却是复杂的，每一个女人的存在都像一条游鱼，游鱼跃入水中，它们把自己的身体融和在一波又一波之中，男人却看不到女人像游鱼一样融为波浪时的状态。

虚构者说

我为普桑子叙述着她的尴尬，她是尴尬的，她从一种生活中脱离出来，她又闯进了另一种生活之中。人想逃离世界时，事实

上却是在闯入更复杂的阴影之中。普桑子来到了矿堡——一座散发着矿石气味的小镇，对于普桑子来说，她正用自己的灵魂接近这座小镇，因为她已降临，而且她也没有想出任何别的办法离开这个地方，她重新回到旅馆，但她并没有别的道路，她回到旅馆是为了避开陶章已有的生活，在这样的时刻，普桑子关上了门，这就是旅馆，这就是让她逃离世界的一个居处，她重新想起了王品，那个喜欢住在旅馆里的男人……所有这一切都让她感到尴尬，所以，她现在成了一个不知所云的女人，她问自己，我来矿堡到底是来干什么的。一个地名是由陶章传播给她的，她现在就坐在矿堡的旅馆里，除了这座旅馆她无处可去。

陶章喊醒了她

第二天一早，她好像刚进入睡眠，陶章就喊醒了她。普桑子匆匆忙忙穿好衣服打开门，陶章告诉她的第一句话就是柳兰走了。普桑子的思绪似乎仍在睡眠中那柔软的水草中悸动，她摇摇头，她不知道陶章告诉了她什么。陶章轻松地进了屋关上门对她说：柳兰已经走了。

柳兰为什么要走？普桑子望着陶章。陶章对普桑子说，昨天晚上他把他与普桑子的关系告诉了柳兰，柳兰哭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她就走了。

普桑子觉得自己与陶章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也就是说他们之间什么事也没有，那么，陶章会告诉柳兰什么呢？她走了，因为普桑子来了，如果她不来呢？那么柳兰就不会离开陶章。

陶章说：普桑子，我们离开这里吧。普桑子问他到哪里去，

陶章说到他的住处去，他的住处就是那些矮房子，只不过陶章没有说那些矮房子就是他现在的家。

但普桑子那天清晨仍然跟随着陶章离开了旅馆，她是来投奔陶章的，所以，她不能常住旅馆，她要到陶章的矿山去。她拎着那只箱子跟着陶章回到了那排矮房子里。陶章打开一间房对普桑子说：这是你自己的房间。普桑子很高兴，她觉得她来投奔陶章的所有目的，也许就是在他的矿山找到一间自己的房子。

陶章问普桑子愿不愿意跟他到矿山上去走走看看。普桑子问他矿山上有什么，陶章说矿山有矿石和工人，普桑子问陶章矿山上还有别的东西吗？陶章摇摇头说除了矿山和工人之外就再也看不到任何东西了。这正是普桑子原来想象中的矿山，她向往这样的地方，而且她来到矿堡以后就喜欢上了空气中散开出来的那股矿石的味道。

他们穿行在石头的气味中

普桑子没有想到，陶章带着她沿着通往矿山的山路行走时是那样富有活力，他的拐杖撞击着黑色的小路，一路上他谈笑风生，他告诉普桑子他想把矿堡的大小矿山全部兼并，这是他最大的愿望。普桑子问他兼并了矿山之后他要干什么，陶章说他要矿堡的矿石源源不断地输运到外面去，他想拥有矿堡的全部矿石。普桑子抬起头来看着陶章，她还是第一次听到陶章这么说话，原来这个失去了一条腿的男人竟然有这么大胆的梦想和野心。普桑子第一次觉得陶章并不是让别人同情的那类男人，他虽然没有了一条腿，但他走在这些黑亮的小路上，他的拐杖发出明快的声音，他的另一条腿正在追击着那声音。

普桑子开始也被这种声音所吸引了，她紧跟在陶章的身后。很难想象这个曾经被普桑子从大海里呼唤上岸的男人，这个曾经想寻找死亡之舟的男人会被一座矿山所包围，会被他的梦想推动着，用那只拐杖撞击着命运的大门，撞击着这些山脉下面的油亮的矿石。普桑子紧跟着他的身影，仿佛飘然遨游于云霄之上。

在这种声音中，普桑子慢慢地忘记了她想逃离的那些让她疲倦和迷惘的东西，这似乎就是她在投奔这个地方时幻想过的那种东西，这似乎就是她在冥想那些南方蝴蝶时让身体轻盈的腾空而去的东西，潮湿、热情、遨游于云霄之上的那些感觉。

她盯着陶章用来撞击地面的那只拐杖，她开始喜欢上了这只拐杖，它是发出声音的拐杖，也是引导他们让自己的身体遨游于云霄之上的拐杖。而四周的气味，是石头的气味，就像在石头中间的突然喷射出来的岩浆的味道，陶章就这样带着普桑子穿行在石头间的气味之中。

逃离者普桑子在矿堡的山上找到了陶章的矿山的时，也真正逃离了她的烦恼之乡和迷惘的梦境。

普桑子突然看见一只蝴蝶，这不是她以往想象中的蝴蝶，而是穿行在矿石的气味中的一只粉红的蝴蝶，于是，她就对陶章喊道：你看见那只蝴蝶了吗？陶章。陶章就回过头来说，这矿山上蝴蝶多的是。普桑子兴奋极了，她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矿山上空还会有蝴蝶。

陶章站在山坡上对普桑子说：看见了吗？这就是我的矿山，工人们正在那些洞里面给我挖矿石。

普桑子抬起头来看着那些漆黑的洞问陶章，这些山洞会不会有坍塌的时候，陶章说从他到矿山以后还没有这样的事发生过，不过，在另一座矿山有这样的事发生，他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件，山洞坍塌是最危险的事情也是最糟糕的事情了。

普桑子觉得她不应该跟陶章谈论这件事，她隐隐约约地感到陶章说起这件事情时脸上有一种不测的阴云。普桑子闭上了嘴巴，她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几分钟前她还感受到有一种飘然遨游于云霄之上的感觉，而此刻她却看到了陶章面庞上那些不测的阴云。

四周静悄悄的，她呼吸着空气，空气中的矿石气味使她觉得自己已经真正来到了陶章的矿山。于是，她挺直着身体，她对那些山洞感到好奇，她问陶章能不能带她到山洞里面去，陶章想了想说：我从来也没有把女人带到山洞里面去过，那不是女人应该去的地方，不过，我可以满足你的这个愿望。

普桑子很高兴，因为陶章将要带她到那些神秘的山洞里面去。

他将一只头盔递给她，他对她说里面很黑我要拉着你的手，普桑子就把头盔戴在头上将手递给了他。矿洞里虽黑但吊着一盏灯，看上去灯光暗淡。普桑子很不适应在这黑洞里走路，但是她的手放在陶章的手心里，虽然她的脚是错乱的，但她已经身置矿洞，普桑子听到了挖矿石的声音，当她看到第三盏灯出现时，她看到了在灯光照耀下一群工人正弯着腰。陶章对她说：“看见了吗？这洞的深处就是矿石，这座山上全是矿石，它是我的财富，普桑子……”普桑子只听见了“财富”这两个字眼，其余的话她似乎没有听到，她已经感觉到了这就是陶章的财富，这座山就是他无尽的财富。

然而，普桑子却感到了另一种东西，她觉得这座洞似乎随时会坍塌下来，是的，她想到了坍塌这个字眼看到了坍塌的情景，她感到这洞里散发出来的矿石的味道太浓郁，几乎令她窒息，她对陶章说：“带我出去吧！”陶章轻声说：“普桑子，感到害怕了吧，我说过这不是女人来的地方……别害怕，这洞不会坍塌下

来，除非是雨季……”普桑子仿佛听到了暴雨从天而降的声音，她问道：“雨季，你刚才在说雨季……”“是啊，除非是雨季，除非是暴雨下个不停……坍塌……哦，我的洞从来就不会坍塌，即使暴雨下个不停也不会坍塌。”

普桑子跟随着他终于蹑手蹑脚地跨出了矿洞，她站在阳光下面，她嘘了一口气，那样子好像是在说，哦，终于走出来了。普桑子对自己说也许我永远也不会戴上头盔跟随陶章到那冰冷的矿洞里去了。

普桑子留在矿堡

普桑子仍然穿着她箱子里带来的那些丝棉袍，在最寒冷的冬天里，她留在了矿堡，留在了陶章的矮房子里。因为无事可做，除了照顾好陶章的一日三餐之外，普桑子经常一个人站在矮房子外面的山坡上，寒冷被矿石的气息挟裹着卷入她丝棉袍的里面。陶章回来了，她望见他回来了，他撑着拐杖从山顶的最高处回来了，普桑子今天已经是第七次在这里迎候他了，也就是说普桑子已经在矿堡生活了七天。

普桑子将陶章迎进屋里，她早已升起了火炉，黑炭在燃烧过程中一半黑一半红，陶章一进屋就将两手放在火炉的上面，普桑子走过去，她扶着他坐在一只凳子上，自己也顺便坐下来。

刚才她站在山坡上等候陶章时双手也冻僵了，她也将手放在火炉上面，炉火在上升，两双手在炉火的映照下就像蠕动着线条，又像在炉火之中起伏的透明的波浪。陶章望了普桑子一眼，他用炉火上面的手接触着普桑子的双手，最后他突然将普桑子的双手抓住了。

普桑子的心颤栗了一下，她感到陶章的手正在抓住她的一切，就像那盆热烈而温暖的炉火一样，在这寂静里似乎只有他们的手在彼此抚摸；为了寻找到温暖在彼此用手抓住对方。普桑子没有说话，她感到好极了，那双手抚摸她的手时，她仿佛闭上双眼置身在黑色的寂静里。陶章说：“普桑子，从今晚开始我们住在一起吧！”普桑子没有说话，也没有拒绝他，这是第七天，普桑子来到矿堡的第七天，她被他的炉火上的双手抓住，她无话可说，她觉得陶章的话并不突然，在过去的那几个夜晚，她总是感到害怕，有时候是寒冷使她无法进入恬静的睡眠。她似乎一直在等待着来自黑色寂静之中的温暖，那也许是来自身体的温暖，也许只有来自身体的温暖才会让普桑子在矿堡度过漫长而寒冷的夜晚。

温 暖

更冷的夜已经到来了，在黑色的寂静里，普桑子没有像平常一样回到自己的那间房子里去居住，她留了下来，留在了陶章的房间。他们将火炉挪到了里面，普桑子抬起头来看着陶章，这是另一个男人，他不是耿木秋，也不是郝仁医生和王品，他是谁呢？普桑子在炉火上升中抬起头来，她只了解他另外的一些东西，譬如，他是她的同学，他参加过战争并在战争中失去过一条腿，他现在守候着矿山并拥有梦想，他的梦想是想成为拥有矿堡的全部矿石……然而，她并不了解他的身体，她并不能预测她与他守候着黑色的寂静之后产生的东西，那些东西到底是喜悦还是悲恸。

普桑子犹豫着，她不知道如何面对他脱下身上的那件丝棉袍

后再脱去她的内衣，她觉得她缺少激情，但是她愿意和他在一起。陶章走了过来，他坐在她的旁边伸出手去开始解开她丝棉袍的扣子，总共有十八个扣子，她必须屏住呼吸，终于，那件丝棉袍被脱下来了。

普桑子一生中第一次用自己的身体面对着一个男人，普桑子感到陶章再也不是那个被她所同情的男人，他的目光和举止充满了自信，他突然抱住了普桑子的裸体，普桑子本能地闭上双眼，她感到那炉火在上升的同时也在燃烧。

普桑子被陶章抱在怀中，在这之前她从未感受到陶章对自己爱的力量，在这之前她曾经以为陶章被战争夺去了一条腿，所以他是一个弱者，所以，普桑子一直对他深怀同情。在这之前，普桑子并不了解他的身体，当他拥抱着她并将自己的身体覆盖在她身上时，她感觉到了他就像一座矿山，蕴存着那座矿山黑色有力的旋律。

她开始伸出双手去抚摸他时，她的眼里涌满了潮湿的泪花。她用身体感受着这个拥有一座矿山的，她感受着他那伤残的身体，感受着从黑色的寂静里向她吹拂而来的燃烧的炉火，她在他身体的深处嗅到了一种矿石的味道，她喜欢嗅到这种味道，因而，她把她的身体全部给予了他。

虚 构 者 说

普桑子闪烁着泪花，我看着她的肉身，她在很多时候都似乎光着脚，像幽灵似地走来走去。来到矿堡的第七天晚上，她与陶章睡在了一起，在黑色的寂静之中，性温暖着他们的身体，除此

之外，性使普桑子感受到了他是有力量的，他的身体像矿石那样深沉，他的伤残的身体震撼着闪烁着泪花的普桑子的心灵。

更多的时候，普桑子似乎都赤着脚，像幽灵似地在走动。她来到了陶章的矿山，她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她经历着另一个男人给她带来的风景和黑色的寂静。

我就是这个虚构者，迷雾涌过的过程使我沉溺于词语之中，词语中的迷雾可以湮灭我作为一个观察者和分析者存在时——我生活在词语中的绝望的幻想；只有幻想可以延续虚构的地方，而幻想中的迷雾使我与词语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就是普桑子，我似乎看到了在这部小说中她的命运贯穿一切，而此时此刻，她正被那炉火所温暖，也被身边的那个男人所笼罩，她的生活，她所遭遇的处境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从第七天晚上开始，普桑子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间房子。

我们人类的大部分故事似乎都是在房间里面展开的。被墙壁所包围的房间，其目的最初是让人避开风雨和寒冷，后来，房间的意义发生了变化，房间里装满了无尽的隐私，房间里穿行着幽灵似走动的人们，他们放开了外界的教诫和外在的绳索，剩下的是最坚实的墙壁。在墙壁的世界上，只听见一阵轻盈的逐渐消失和过渡的精灵发出的声音。

普桑子的脚发出了声音。

朝着有声音的方向走去

阳光又照耀着矿堡，陶章又去了矿山，普桑子决定到镇里去

走走，除了购买一些食物之外，她也想去面对这座小镇上的人群，朝着有声音的方向走去就是矿堡的小镇。

普桑子梳好了发髻，她虽不是一个已婚妇女，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已经确认自己不是几年前梳着辫子的普桑子。

这是一个变幻无常的上午，普桑子目送着陶章到矿山去了，她也就开始了出发，这是普桑子头一次到镇里去，普桑子跟随着别人的脚步发出的声音到镇上去。这是她停留在矿堡之后第一个变幻无常的上午，冷空气在飘荡又飘远了，她已经顺着那条采矿人行走了千遍万遍的路来到了镇上。小小的矿堡镇到处是竖立在眼前的店铺，卖盐巴的、卖烟酒的、卖布匹的、卖酱菜的、卖水果的店铺。这是一个阳光照耀的上午，普桑子跟随着别人的脚步在镇中央走来走去，她穿着红丝棉袍。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偏偏挑选这件红丝棉袍，因而在冷空气飘荡的矿堡小镇，普桑子是一团红红的颜色，普桑子显得很出众，镇里的女人中没有人穿她那样鲜艳的丝棉红袍，她眯着眼睛，她也不知道在买些什么东西。她隐隐地感到这是一个变幻无常的上午，她走来走去，几乎耗尽了一个多钟头，最后她被一家店铺所吸引了。这是一家卖花圈和寿衣的店铺，这并不是重要的，吸引普桑子所注意的是那些用各种各样颜色编织起来的纸花是那样别致，普桑子从来也没有看见过这样的花圈，也无法想象到底是怎样的一双手在编织着这样的纸花。

普桑子迎着店铺走上去，她刚站定便听到了店主人在问她：“哦，请问你要订做花圈吗？”普桑子摇摇头，她顺着声音看去，她看到了一个女人，她脸色红润，梳着乌黑的发髻，普桑子突然叫出了她的名字：柳兰。

她确实就是柳兰，她并没有离开矿堡，她也认出了这个穿红丝棉袍的女人就是普桑子，两人的目光对视着，柳兰说：“我本

来想走得远远的，其实我已经离开了矿堡，就在离开的路上我突然发现我有了身孕，所以……我很害怕……我又返回了矿堡。我临走时，陶章给了我一笔钱，我就租了一间店铺。幸好，我有一点点小手艺，我祖父那一代是开丧店的，小时候母亲就教会了我用双手编扎纸花……于是，我就开起了矿堡的第一家丧铺店……哦，你请进屋坐。普桑子，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心人，我的事情请你千万别告诉陶章……好吗？

普桑子没有进屋去，小小的店铺里到处都是花圈，她突然盯着柳兰的腹部，那里面已经有一个胚胎了，那孩子是陶章的，陶章使那个女人的腹部中有了一个小胚胎，不久之后那胚胎就会迅速地长大，那腹部就会隆起来。

普桑子掉转身，她鞋子里的脚突然变得生硬，仿佛双脚穿在不合脚的鞋子里面，她临出门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了这是一个变幻无常的上午，总要看见一些事情或者闯进一些事情之中去。普桑子永远都是一个生性敏感的女人，所以，当她掉转身离开柳兰开的那家丧铺店时她突然感到陶章还有另一种生活在等待着他，尚未出生的孩子和孩子的母亲在等待着他。

普桑子到店铺割了二斤牛肉，陶章喜欢吃牛肉和土豆，她又去买了几斤土豆，然后就用她那双娇弱的手臂拎着那些东西离开了店铺林立的街道。普桑子回到了那些矮房子里的第一件事就是生火炉，她向往着那只被她生起来的火炉，里面的焦炭由黑变红，只要那些焦炭红起来，那么，生活在矮房子里的普桑子的身体也会由此变得温暖起来。

炉火上升

普桑子生起了炉火，便坐在炉火旁。她开始回想起今天的事情，她在琢磨是将这件事告诉给陶章呢，还是对他隐瞒这件事情，按照柳兰的吩咐这件事她并不想让陶章知道。而对于陶章来说，他曾给过她一笔钱，对于他来说这个女人早已离开了矿堡。但是，总有一天，总会有人告诉陶章这件事，而且陶章也会到镇上去，他也许会碰到柳兰。

普桑子用茫然呆滞的目光盯着火炉，她并不恨那个女人，她只是觉得那个女人很可怜，她有了身孕本来是喜事，却每天守候着一家花圈丧店以此为生。普桑子觉得还是应该告诉给陶章，她突然抽回了右手，刚才一失神，她把手伸进了火苗里。她对自己说，一定要尽快让陶章知道柳兰的这件事，然后她站起来开始削土豆。

她将土豆放在地上，持起一把刀，从她手下发出轻微的嚓嚓声。普桑子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样的生活，从小到大她似乎永远生活在母亲的怀抱，现在到了她来侍候一个男人生活的时候了，她倾听着从那把刀下发出的轻微的嚓嚓声，她告诉自己说柳兰怀孕了，那孩子是陶章的，她对自己说了一遍又一遍，这种冰凉的事实顺着她的身体往下流动。

她把牛肉切成块与土豆块煮在了一起。她打开门，倚在门楣上，她在等待着从矿山回来的那个男人。

她看到了一个身影便跑了出去，在往常的这个时候她总是站在山坡上，她站在那里，望着陶章向自己走来。但是今天向她走来的这个男人并不是撑着拐杖的陶章，而是中等个男人。这个男

人已经来到了普桑子的面前，他抬起头来从上到下打量了普桑子一番，问普桑子说陶章有没有回来。这是一个三十七八岁的男人。普桑子说陶章到矿山去了，也许快回来了。这个男人说那你就等陶章回来吧，他来找陶章有重要事要商量。普桑子听他这样一说就把他带到了屋里。

“你就跟着陶章住在这样简陋的矮房子里？”他一边站起一边问普桑子。普桑子似乎没有听见他在说话，她将火炉挪到他旁边，让他坐下来烤火。陌生男人看着普桑子说：“你是我在矿堡看到的最漂亮的女人。”

普桑子不好意思地摇摇头说：“我并不是矿堡人，我来矿堡是为了陶章。”

“哦，我明白，我们都是异乡人。我说呢，在矿堡这个镇上，我只发现了无穷无尽的矿石，而从未发现有什么漂亮的女人。”

普桑子听到了拐杖击地的声音，每次听到这声音，陶章就会马上出现在眼前。普桑子起身来到门口，从矿山回来的那个男人终于撑着他的拐杖从山坡那边走来了。

陶章看到普桑子时很高兴，看他那种神情仿佛生活中的全部东西他都已经拥有了，他眼里有一种满足的喜悦。外面的暮霭正在涌进屋内，普桑子给他们端来了香喷喷的土豆烧牛肉，在这寒冷的暮色之中，这确实是上好的菜了。

在用餐时，普桑子才知道这个男人叫关丁，他来找陶章的目的是来收购陶章拥有的那座矿山，不过，他很失望，因为他刚说出来就被陶章坚决拒绝了。陶章说，他永远也不会将自己的这座矿山交给谁，除非他死的那一天。关丁告辞了，他离开时看了普桑子一眼。

暮霭上升之后黑夜就降临了。陶章对普桑子说，这个叫关丁的人已经开始在收购别的矿区，不过，他是不会将这所矿山交给

他的，哪怕他出什么价他也不会将矿山出卖。尽管如此，关丁的到来使陶章的心情变得有些忧郁，那天晚上，普桑子没有将在镇里碰到柳兰的事儿告诉陶章。

夜幕降临，她像往常一样蜷曲在陶章的怀抱之中，她闭上双眼，那天晚上他们很少说话。在黑暗中，普桑子想起那个守候着花圈店的女人，如果自己没有降临，也许躲在陶章身边的永远都是那个女人。

她感到陶章也像自己一样并没有进入睡眠，她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一定是在想他自己的梦想，他想拥有最大的矿山，而今天关丁却来收购他的矿山，他一定在忧虑中梦想着自己的梦想，而那梦想在那里的深处。

普桑子突然想起了矿山上飞舞的那些蝴蝶，自从她在南方看到蝴蝶以后，迄今为止，她还是第二次看到蝴蝶。她想，明天应该到矿山去看蝴蝶，也许会捉回来一只蝴蝶使它变为蝴蝶标本。普桑子就这样进入了梦乡，蝴蝶也许是她生命中最为轻盈的生命，正因为如此，每当她在困惑中想到世界上还有蝴蝶存在时，她就会忘记世间存在的一切烦恼。

她依偎在陶章的胸前，他的胸膛就像矮房子后面的那座矿山一样厚实，而其中的声音，仿佛是某种信号，普桑子不能确定这种在她心灵中跳跃的信号。也许这是音乐，是雷鸣、是冬日的闪电，是哀婉，是时进时退的足尖上的舞蹈，普桑子不能确定这种东西，她将两手放在陶章的胸膛上，她要用她的手抓住令她动荡的东西。

山坡上的矿区蝴蝶

无法想象这些蝴蝶到底是从哪里钻出来的，更无法想象的是蝴蝶怎么会在这矿区黑黝黝的空气中轻盈地飞翔。普桑子眯着双眼站在这山坡上，她仍然穿着那件红色的丝棉袍，早晨，一想到今天要到矿区的山坡上看蝴蝶，普桑子就觉得今天的天气真好，事实上，天气确实好极了，温暖的太阳到处照耀，到处蔓延。

普桑子记得那条路，也记得陶章的拐杖撞击着，这声音是普桑子与陶章认识以来听到的最为动听的声音，通过这声音，普桑子觉得自己对陶章的同情心是多余的，他的拐杖的声音从那天开始就震动着四周的旷野，也震动着普桑子在冬天复杂的心灵。普桑子对自己说：他不需要同情，他并不需要我同情他，他比那些健康的男人更富有力量。

旷野中的蝴蝶又飞到这片山坡上来了，普桑子仰起头来，这块山坡在旷野突兀起来，所以阳光照在上面显得很明亮，不过这山坡上竟然没有一根草，在夏天也不会长草，更不会开放出花朵，普桑子环顾了一下四周不知道这些蝴蝶到底是从哪里飞来的。

一群蝴蝶飞在山坡上，黑黝黝而被阳光所照耀的这片山坡站着一个穿红丝棉袍的女人。她突然听到了身后有脚步声，普桑子回过头去，她又看到了昨天看到的那个男人，那个想收购陶章矿山的男人，他叫关丁。他站在普桑子身后，不知道他是欣赏空中飞翔的那些蝴蝶呢，还是欣赏这个站在山坡上穿着红丝棉袍的女人。

他来到普桑子对面，他似乎有话要告诉普桑子。普桑子看到

他打开烟盒从中拿出烟来，那是一支雪茄烟，普桑子看到了他在划燃火柴，紧接着一缕青烟从他手中弥漫而出，他说：“我知道你叫普桑子，有一点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到这荒僻的山坡来陪着陶章……我要告诉你，这个地方并不是一个好地方……”普桑子说道：“那你为什么要跑到矿堡来呢？”“哦，我只是在矿堡住一段时间，大部分时间我都住在省城的家中……我不会像陶章一样这样傻，每天守候着一座矿山过日子……普桑子，我觉得陶章配不上你，他是一个伤残的男人……昨天我见到你后印象很深，如果你愿意我娶你，我省城老家有很多房子，我可以带你回老家去居住……”普桑子抬起头来看着关丁，她觉得男人荒唐起来简直让人无法理喻，他只见了她一面就向她求婚，他了解这个女人吗？普桑子轻声说：“我不会离开陶章的……”“普桑子，我告诉你实话，总有一天我会将陶章的矿山收购，那时候陶章除了是一个伤残的男人之外将一无所有……”普桑子觉得自己开始讨厌这个男人了，她抬起头来，她看到那群蝴蝶飞得越来越低，正飞在她头顶上空，似乎只要她伸出手去就可以触摸到那群蝴蝶，于是她开始跟随着头顶的那群蝴蝶从左到右地环行移动，就这样那个叫关丁的男人悻悻地消失了。

普桑子的双手并没有能够捉到一只蝴蝶，不过，她用追逐蝴蝶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那个男人的拒绝和厌恶，这种方式使她站在山顶上摆脱了关丁。普桑子望着山坡下的小路上走着的那个影子，她觉得很多男人不是太聪明就是太愚蠢，太聪明的男人欲望就像蝇群一样四处流窜，太愚蠢的男人又像折断了翅膀的小东西，他们不懂得人是什么，女人是什么，普桑子觉得这两类男人其本质就像一只苍蝇，不管他如何去生活，他们都难改变一只苍蝇的本性。

普桑子不喜欢太聪明和太愚蠢的男人，那么，她到底喜欢哪

一类男人呢？她坐在冰冷的一块石头上，她不准准备追逐那些蝴蝶了，她决定到矿区去找陶章，她要突然出现在陶章的面前，让他大吃一惊。

奇怪，陶章并没有在矿区

普桑子来到矿区，她的红衣服很耀眼，工人们正在矿洞外面吃午饭，她从山坡上走下来，三五成群的工人都抬起头来看着她。普桑子环顾了一遍人群，里面并没有陶章，她就问一个年纪大些的老工人有没有看见陶章，那老工人摇摇头说他今天上午就没有看见陶章，另一个年轻些的工人走上前来说普桑子，他看见陶章到镇里去了。普桑子哦了一声，她突然想起了柳兰，普桑子想也许陶章知道了柳兰的情况后到镇里去看柳兰了。

普桑子除了感到意外之外并没有产生一丝嫉妒，陶章到镇里去会见柳兰是正常之事，值不得普桑子为这件事焦躁不安。不过，这件事让普桑子感到陶章的生活并不像普桑子原来想象的那样单纯。

她在回去的路上突然想起了别的事情，耿木秋带她到南方去的记忆充满着蝴蝶，也充满着鼠疫，郝仁医生却像一阵乙醚味弥漫在她的嗅觉之中，王品呢，想到王品，普桑子眼前就会浮现出一座旅馆……回去的路上普桑子还想到了母亲和阿乐，事实上这两个人是她每天想得最多的人，也是让她最为惦记的人。她在黑暗中眨着眼睛，她预感到总有一天她要回到母亲和小阿乐身边去，是的，总有一天她会要回到她们身边去。总有一天，她会离开矿堡回到母亲身边，她会亲自抚育阿乐，让她的女儿长大成人。而现在，她却没有勇气回去，那座城就像那座旅馆一样，对

普桑子来说就像是一座地狱。

而矿堡又像什么呢？普桑子孤寂地走在路上，她无法说清矿堡深处的东西，就像她虽然喜欢嗅到矿石的味道，然而，她却有一种坍塌的感觉，陶章初次带她到矿洞前的那种感觉一直像一面暗淡无光的镜子，又像暮色中那种深不可测的阴影汇合在一起，普桑子想把那种坍塌的感觉尽力地忘却，她惟一的办法就是紧靠着夜晚用身体紧贴住她的那个男人。

普桑子回到了矮房子，没有生炉火的房间里像有一根孤寂的钟面上的指针在旋转。她将那些焦炭放在炉子里，开始了那种漠然而无奈的生活，就像生炉火是为了抵抗冬天的寒冷一样。普桑子将那炉子移到屋外，灰色的烟雾正在上升，普桑子虽然已经感受到了那根指针在旋转，然而，充斥在她眼前的却是灰色的烟雾，这个身穿红丝棉袍的女人的身体倚在门楣上，她除了看到那些烟在上升之外，她还看到了什么？

虚 构 者 说

当我站在门口用一把金属钥匙打开门的刹那间，我又回到了词语之家，这就是我的栖居之地。钥匙在孔口里融合着秘密，我知道每一种事物都与秘密有关系，我想，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事物是没有秘密的，每一件事物都被它内在的秘密有效地控制在隐含的、然而又是确定无疑的事情之中。普桑子倚在门楣上，她看着烟雾在上升，就像我看到自己的忧愁一样，我也同样看到了普桑子的忧愁，在那样的时刻，忧愁就像一阵细雨一样淋下来，忧愁就像烟雾一样弥漫在银灰色的蜘蛛线上……

既然忧愁已经到来了，忧愁就像危险那样到来了，那么我将对你说些什么呢？

我说这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方式之一，我要怎么说话，你才能明白我此时此刻正在将经验全部蜕变，这是一个注定的事实，我是说因为在蜕变之后，我要告诉你我从前未说过的话，比如，对一只迅猛消失的蜉蝣的再一次新的命名，简言之是一种怀旧。

我说：我在词语与词语之间一直坚持不懈地解决生活问题，语言除了是一种符号之外，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语言是在解决生活的问题，语言解决我们说话的问题，语言解决死亡之前一个充满谎言的世界，语言解决一个已经在混乱中沉溺于太久的心灵的世界，所以，当我看到普桑子倚在门楣上时，我的忧愁为着那个穿红丝棉袍的女人在上升，上升到她所看见的烟雾之上，上升到那座矿堡深处，而凉风吹来了……

春天到来了

矿堡的春天到来时，普桑子仍然留在矿堡，她没有一点点想要为此离开矿堡的趋势。她似乎已经习惯了每天目送陶章离去又等待他回来，在等待中她总是每天生一炉炭火，待炭火温暖着小屋时，陶章也就该回来了，当然，也有回来得稍晚一些的时候。普桑子知道陶章经常到镇里去看望柳兰，自从那天开始，普桑子就感到陶章并没有忘记柳兰。不久前的那天晚上，也就是普桑子到矿区去找陶章的那一天，果然像那个小工人说的那样，陶章到镇里去了。陶章回来时把柳兰的真实情况告诉给了普桑子，普桑子坐在火炉边低声说：“我早就知道了。”

陶章将手放在普桑子的肩膀上说：“不管怎么样，我最爱的女人仍然是你。”普桑子没有与陶章讨论他们面前的问题，因为她来矿堡不是来讨论问题的，所以，她面对问题时总是开始缄默，她经常是这样，想从那些令她烦恼和害怕的东西中逃离出去，又被生活中的真相所挟裹于其中。但是，她越是回避问题时，问题越多，陶章以为她不吭气是因为柳兰的存在让她不高兴，陶章便安慰普桑子说：“如果你不高兴，不想看到柳兰的话，我可以另外想别的办法……”普桑子注视着陷入困境之中的陶章说：“你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柳兰已经怀孕了。”陶章说：“我可以再给她多一些的钱，让她到别的地方去……”普桑子听完这话以后感到男人大多是残酷的，她摇摇头大声说：“如果有另外一个女人突然到来，你也会让我走得远远的，对吗？”陶章走过来抱着普桑子的头轻声说：“普桑子，你误解我了，其实我刚才那样想是害怕失去你。”

不管怎么样普桑子都感到男人大都是残酷的，他们不会像女人一样充满同情心。

普桑子感觉到春天到来时是因为房间里突然开始变暖，春天到来了，意味着普桑子再也不需要生炉子，春天到来，意味着普桑子有更多的时间到户外活动去，但是她不知道为什么，春天到来后她反而再也没有在那面山坡上看见一只蝴蝶，那群冬天穿越在山坡上的蝴蝶也许被冷空气冻死了，普桑子这样想。

春天到来，不管怎么样，春天的蓬蓬生气总是给予你希望，就连陶章也是如此，春天到来后他脱去了那些笨重的棉衣棉裤，他告诉普桑子，一年中的季节他最喜欢春天。

春天降临同时也带来了第一场细雨，当春雨降临时，普桑子恰好准备到镇上去。她到镇里的第一件事是去看柳兰，第二件事就是去看看镇里的店里有没有适宜春天穿的旗袍，天气在慢慢变

暖，而她箱子里的衣服已经不适宜在春天穿。普桑子在上午九点多钟的时候，一切已经准备就绪，事实上也没有什么东西要准备的，如果说需要准备的话那就是准备好她要去会见柳兰的心情，这件事说起来并没有让普桑子嫉妒，但柳兰的存在与普桑子和陶章有直接联系，普桑子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看柳兰，好几个月来，她到镇里去采购东西时总是绕开那个焦点，绕开那家由柳兰开的丧铺店。但每一次回来，她总是想，柳兰确实不容易，她怀孕期间没有一个亲人守在她身边，陶章因为自己也不能与柳兰过多的接触，每每想到这些，普桑子的同情心又上来了，在同情心的包围下普桑子感到自己的内心仿佛被暴风雨所净化了的空气那样纯净。

柳兰的丧店

普桑子又一次经历着那种异常悲哀的东西，那就是当她站在街头看见柳兰的花圈店的时候，那种从内心正在上升的悲哀的东西使她感到柳兰确实是让人同情的。她移动着脚步，这是她三十多年来第一次如此悲哀地对一个女人产生同情心，普桑子对自己对柳兰产生的这种同情心感到吃惊，本来，她与陶章的关系，她不应该对这个与陶章同居之后怀孕的女人产生同情心，在她贴近陶章的胸膛时，她有时候也会有一种阴影，但是，也许从她最早看见柳兰站在花圈店里时她就已经陷入了柳兰所生活的那些编扎的悲哀至极的纸花之中去了，这似乎比她想象的要来得早，刚开始时，在矮房子里见到这个女人的存在时她对这个女人没有好感也没有恶意，但是到后来当她被这个女人不幸的故事所打动时，她知道自己已经开始同情这个女人了。

“普桑子……”柳兰叫出了她的名字，她还是第一次听见她叫出她的名字。

柳兰已经是一个标准的孕妇了，她正坐在凳子上编扎一朵纸花。普桑子走了进去，她问柳兰生意做得怎么样，柳兰说门口的这些花圈是订做的，镇里的一家富贵人家的老爷死了，镇内镇外的人都来订花圈。

普桑子看了看柳兰的腹部问她什么时候是分娩的时间，她低着头仍然编扎着那些纸花轻声说：“七月份。”

普桑子宽慰柳兰说到她分娩时她可以来照顾她。柳兰抬起头来对普桑子说：“我第一次看见你时就发现你心善……”普桑子看着那些白色的纸花，她不知道柳兰七月份分娩以后这座花圈店会不会还像今天一样存在。

普桑子告辞了，她在这里只能作短暂的停留，因为置身在这店铺里她会感到无限的悲哀，每当她看到她手中编扎的那些纸花，她仿佛看到生活中死亡的事件接踵而来。而最令她悲哀的是一个年轻的孕妇正在编扎着这些敬献给死者的花朵，站在这店铺，不断折磨着她的正是这些白色的纸花。普桑子想，如果柳兰七月份分娩以后，一定要帮助她或者让陶章帮助她另谋生活。

普桑子咀嚼着七月这个字眼，七月是生机旺盛的夏天，七月是暴雨倾注的夏天，七月对于普桑子来说是柳兰分娩的夏天。

普桑子离开那条街道已经很远了，她突然转过身去，她突然看到了陶章，他正撑着他的拐杖向着柳兰的花圈店走去。

“我经常看见陶章到那个开花圈店的女人那里去，普桑子，我说的是实话……”站在普桑子身边说话的这个男人，他不是别人，他是关丁。普桑子已经有好些日子没有看到关丁了，他好像是从地上冒出来似的。他今天穿一身西服，而且还系着一根灰蓝色的领带。

“普桑子，我真的想不通你为什么要喜欢陶章……普桑子，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今天邀请你到我矿堡的家里坐一坐……家里就我独自一人……普桑子，我真的没有任何恶意，我只是提醒你，你没有必要陷在陶章已有的生活之中，你可以从他的生活中走出来……”

普桑子迷惘地看着关丁，那天在山坡上她虽然对他所说的那番话很反感，但除此之外，她并不了解关丁，此时，关丁突然站在她身边，她之所以听他把话说下去，是因为他的声音只是把她的迷惘说出来而已，他似乎已经看清了她的迷惘，想把她从她的迷惘中拉出来而已。

女人们就是这样走向男人的，在她们一次次走向男人时，她们事实上只不过是走入了更深的迷惘而已。普桑子也不例外，那天上午，她被关丁带走了，她自以为关丁理解她的苦衷，自以为关丁是一个指点迷津帮助她从迷惘之渊走出来的局外人。

关丁的房子

正像关丁所说的那样，在矿堡他有一个家，家里虽然没有人，但有一幢刚矗立而起的楼房。关丁告诉普桑子，他之所以要在矿堡这样偏僻的小镇修盖楼房，是因为矿堡有他的矿山，他既不喜欢住旅馆，也不喜欢住矿山下的简易矮房子，所以只能拥有自己在矿堡的真正人居住的房子，在他言语之下掩藏着他对陶章的又一种蔑视和嘲讽。普桑子保留着沉默的态度。世间有各种各样的男人，有喜欢一生住在旅馆里的男人，也有喜欢住在矮房子里的男人，总之，他们都要用这样那样的方式占据他们欲望中的东西。

普桑子坐在这座楼房的一只凳子上，她对自己说，我并没有错，我认为陶章到矿山去了，而他并没有去矿山，他去了柳兰的花圈店，而对于陶章来说，他以为我呆在那些矮房子里，而我并没有在里面，我现在跟关丁在一起。普桑子用这样的方式来安慰自己，并在这种思维方式中心平气和地坐在那只凳子上。关丁给她端来了茶水，她也就依然心平气和地喝着茶水。

已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了，关丁对普桑子说：“普桑子，你肚子饿了吗？”普桑子点点头，其实她并没有感到肚子真饿了，她只是顺从于关丁的问话。她觉得很奇怪，她并不喜欢关丁却跟他呆在一起。关丁说：“普桑子，今天中午我带你去镇里一家最好的餐馆……不，我们不去镇里吃饭，离镇十里外的地方有一家餐馆，那里的环境要高雅一些……镇里所有的餐馆都不适宜你这样的女人进去用餐……”普桑子横下了一条心，关丁带她到哪里去她就到哪里去，她今天就要跟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男人呆在一起，那又怎么样。普桑子对自己说道：我为什么不能跟另一个男人呆在一起呢？瞧瞧陶章，他一次又一次地去跟柳兰约会，早上他明明告诉我要去矿山，最后却出现在柳兰的店铺里……我有什么错呢？今天就是要与关丁在一起……普桑子咬着嘴唇来到了关丁的车上，那是一辆吉普车，关丁告诉普桑子这是国民党用的车，他是出高价买来的。普桑子盯着关丁的面庞，她不知道国民党的车就有什么好的，关丁解释说他常年在矿区奔跑，吉普车适宜在山路奔跑。普桑子闭上双眼，关丁说：普桑子，从每一个角度看你，都好极了。普桑子，我开车了，哦……我们得经过前面那条街道，你又得看见柳兰的花圈店，不过，到那条街道时我就加快速度，好吗？普桑子？

普桑子紧闭着双眼，她不想听关丁说这些话，她不知道关丁为什么总要跟她谈她不喜欢听到的话题，男人总是男人，男人最

聪明和最蠢的时候犯的同一毛病就是自以为是。

普桑子紧闭着双眼，吉普车也许已经经过了柳兰开的花圈店，正像关丁所说的一样，速度突然快了起来。普桑子对自己说，陶章也许还在花圈店里陪着柳兰，就让他陪着柳兰好了。普桑子在速度加快之后仍紧闭双眼，她对自己说，我决不能将眼睛睁开，决不能。然后她感到速度开始放慢，关丁对她说：普桑子，睁开眼睛吧，我们已经到镇外了。

普桑子睁开了双眼，吉普车现在正开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关丁说十里之外有一家餐馆，餐馆就开在路边，是专门为那些有钱人开的餐馆，因为只有有钱人有自己的车，只有有车才能开车到路边的餐馆去用餐……

普桑子一边听他说话一边对自己说，男人就是男人，太聪明和太愚蠢的男人最大的毛病就在于自以为是，就让他自以为是好了。普桑子望着车窗外的绵绵矿山，春天虽已到来，黝亮的闪烁着阳光的山冈上却看不到一朵花和一棵绿树，这就是矿山，只有矿石的声音发出咚咚的声音，也只有矿石面对着这些自以为是的男人，也面对着陶章用拐杖撞击着黝黑的阴影那一类男人。

她虽然不喜欢听他说话，但是当她的面庞转向窗外时，她觉得只有大自然可以驯教这些自以为是的男人，也只有大自然可以用它无所不在的力量对抗陶章的拐杖。

吉普车发出的轰鸣声一次次使关丁说话的声音减弱，尽管关丁一直在说话，普桑子却很少听到他在说些什么。关丁把手抬起来指着前方的一幢涂满红漆的红楼对普桑子说：喏，那就是我们要去用餐的地方。

普桑子很奇怪自己竟然跟着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男人来到了这里，她走在他身边，红楼外面停放了不少不同类型的车辆，普桑子对车很陌生，她无法给那些破旧的、委顿不堪的车命名。关

丁带着普桑子进入饭馆之后不断有人跟关丁打招呼，关丁很得意地将普桑子带到了二楼的雅座。

一座座绘满花朵的木质屏风置于餐厅的不同位置，每一道屏风都隔开了另一座客席，关丁和普桑子就坐在一座严密的屏风里面。关丁给普桑子斟了一杯酒后的说：“普桑子，今天我们都应该多喝点酒，庆贺庆贺……”

普桑子将酒杯举了起来，她不知道关丁要庆贺什么，她将酒杯举起来只是因为她嗅到了醇酒的香味，她有一种想醉的感觉。关丁说：干杯，普桑子。于是，她真的就将一杯酒喝了下去，尽管她感到胃里灼热，关丁已经为她斟第二杯酒了。关丁对普桑子说：“普桑子，干杯，为了……我们的认识干杯。”普桑子又干了第二杯。这样连续地干了第六杯酒后的，普桑子已经醉了。关丁就这样将醉了的普桑子带回了那幢矿堡的木楼里面，正当微醉的关丁想解开普桑子的旗袍时，普桑子突然醒来了，不过，当她醒来时已经是黄昏，普桑子掴了关丁一巴掌，摇摇晃晃地走出了关丁的家门。她只听到关丁在她身后呼唤她的名字，但是她似乎从醉意中醒来了。

春天已经到来，普桑子的身影晃动在暮色之中，她就像一片残云在云缝中间飘来荡去。她走在小镇通往矮房子的路上，一路上到处是暮色之中的残云在头顶移动，普桑子终于看到了有灯光的矮房子，她告诉自己，陶章就在矮房子里，他已经从柳兰那里回来了。

矮房子里的战争

普桑子刚进屋，陶章就走上来抱住了晃动的普桑子的身体，

陶章对普桑子说：“普桑子，你到哪里去了。”普桑子仰起头来，她在醉意中微笑着轻声问陶章：“我到哪里去跟你有什么关系？”陶章嗅到了普桑子嘴里的酒味：“你到哪里去喝酒了？”“我到哪里去喝酒与你又有什么关系？”“快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到哪里去喝酒了？”“我今天就是不想告诉你我到哪里去了。”普桑子晃动着身体，她在寻找一张床，她在寻找一杯水，她感觉到口干舌燥，而身体就像被抽空了血液一样没有一个支撑点，她终于找到了一只杯子，陶章走了过来，他抓住那只杯子往敞开的窗外掷去，普桑子听到了碎片的声音，普桑子仰起头，她那纤长的脖颈已经在黑夜中仰了起来，后来她终于知道是那只杯子碎了，她干燥的喉咙像燃起了火苗，她突然大声对陶章说：“我告诉你，我今天陪同关丁去喝酒了。”

她的声音仿佛使陶章从楼上跌到地面上一样，他惊讶地用拐杖敲击着地面：“普桑子，这是真的，你去找关丁了？”普桑子朝他点点头，她又去寻找第二个杯子，她现在需要的是水，不是声音，不是回答和训斥，她终于抓住了第二个杯子，她一阵喜悦，就在她抓住那只杯子走到暖水瓶时，她手中的杯子突然被陶章夺了去，他抓住那只酒杯，犹如骰子一掷，她再一次听到了碎片的声音。

普桑子拉开了门，她的喉咙就像飘动着火苗，她要奔向旷野寻找一滴水，她在黑暗中跑了起来。她要跑向黑夜中的某一个方向，然而，普桑子却迷失了方向。在奔跑中她听到了陶章用拐杖撞击地面的声音，她跑在前面，他紧跟她身后，普桑子加快了奔跑的节奏。

普桑子跑到那条小路，小路在黑暗中延伸，在春风吹拂的夜晚延伸着，她想起了从这条小路就可以通往那片山坡，天空中飞舞着蝴蝶的那块突兀在旷野之中的山坡使她感到身体凉爽，使她

嘴里的火苗在熄灭。

她来到了那片山坡上，来自旷野的凉爽的风正吹拂着她的身体，她站在山坡上，她仰起头来看到了星空。

后来她突然低下头来，她听到了拐杖的声音，这声音是那样急促，声音每一次撞击地面时也同时在撞击着她的心灵，声音慢慢地靠近这片山坡，她还听到了陶章在叫唤她的声音：普桑子，普桑子……

虚构者说

对普桑子生活的虚构使我心灵受挫。她在奔跑时的身影在黑夜中闪现……我在幻想着她的脚穿越的辛酸和无助的申辩。

如果丧失了幻想的能力，那意味着什么呢？把一朵玫瑰掰开，就是将粉红色的花瓣全部分开；把一支鹅毛笔中的敏锐的问题放到繁冗的灰尘之中去飘扬；如果剥夺了我幻想能力，我无法想象会有这一天到来。在我的写作之中充满着无限伸延的乌托邦幻想，它的到来总会使我在那天显得很兴奋，我不能用乌托邦幻想来代替我的全部生活，但它是言语，是我在言语之中容易接受的一种不太晦涩的石榴，石榴摇曳在树枝上，这是记忆中的一种情景，石榴以它的形状，使我跻身于石榴树下的夜色之中。所以，无数年后我将石榴写进了诗中，它以一种树枝出现在分行的诗歌中，以一种水果的存在使语言散发出润湿，在乌托邦的幻想中石榴就是石榴，然而，我们始终是搞清楚人面对硕大的石榴树时，是石榴永恒呢？还是人的存在更永恒。

永恒是没有的，永恒只不过是乌托邦幻想中的一种方式……揭示着普桑子奔跑之中的状态，也就是展现出一种人类粉碎的状态，就像那两只杯子一样发出粉碎的声音。

他说：跟我回去，普桑子

陶章来到了山坡上，他喘着气，对普桑子说道：跟我回去，普桑子。普桑子把头扭过去，对着漆黑的旷野，陶章便来到她身边，陶章说：普桑子，刚才都是我不好，是我惹你生气的……好了，好了，跟我回去吧，普桑子。

普桑子仍然不吭声，陶章伸出手去拉住了普桑子的一只手，他说：普桑子，我不再问你什么了，跟我回去吧。普桑子转过身来，她又重新涌起了一种同情心，在这种同情心的召唤下普桑子决定跟陶章回去，她走在他身边，听着拐杖落地时沉重的声音，一路上他们没有再说话。那天晚上普桑子又一次失眠了，陶章看来也没有睡着，普桑子侧过身来，看着黑夜中窗外的星星，陶章站起来给普桑子倒来了一杯热茶对普桑子说道：“普桑子，我有一个请求可以告诉你吗？”普桑子点点头，陶章说：“我不喜欢关丁，我从来就不喜欢关丁这个人，你能不能不要与他交往？”普桑子捧着那杯热茶告诉陶章，她也不喜欢关丁，她跟他在一起喝酒主要是另外的原因，陶章问她到底有什么原因，普桑子将茶杯放下躺在床上，她困了，不仅仅是困倦，她还感到困惑，她不愿意谈论白天所发生的事情。

她像一条虫，她想藏进壳里去，最好是一只硬壳，可以藏住她的整个身体。陶章的手伸了过来，放在普桑子的腹部上，陶章说：“普桑子，你是不是一直对我生气，你是不是不愿意看到柳

兰？’普桑子没有说话，她真的希望自己是一条虫，藏进不为人知的硬壳里面去。

春天过去，夏天就到来

普桑子感受到了炎热，矿堡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突然热起来的，天气热起来后，成群的蚊子在夜晚游动在身体旁边。普桑子既不能变成一条虫，也就不可能钻进一只硬壳里面去。她又像往日一样生活在矿堡的那些矮房子里，几天前她又去了一趟柳兰的花圈店，柳兰现在已经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挺着大肚子的孕妇了，柳兰正在给她未出生的孩子缝小衣服，她是那样恬静，她告诉普桑子她希望生一个男孩，普桑子问她为什么，她说男孩子的命可以硬朗一些。普桑子突然又想起了阿乐，她告诉柳兰，等她分娩以后她就回到母亲身边去，普桑子一边说一边望着店铺外面的人群，她真的越来越想念母亲和阿乐了。

那是六月底的一天，是普桑子非常想家的一日，她过去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时候离开矿堡，从现在开始普桑子开始想家了，她之所以留下来，是她曾经答应过柳兰，她分娩时她会守候在她身边照顾她。除了这个原因之外，普桑子想念母亲和阿乐的心情分外强烈，这里已经没有更为重要的东西可以挽留住普桑子了，也许是从陶章摔碎杯子的那天开始，她的心就成为了碎片。她是一个脆弱的女人，她不喜欢面对碎片，从那天晚上开始，她的身体就开始颤栗，虽然从春天到夏天的这一段日子过得平平静静，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在这平静的状态之中，她似乎在充满苍白的无法深究的虚无一样的日子里懒洋洋地微微走着，她再也嗅不到矿石发出的那种好闻的气味，从碎片的声音发出时，她就对那

个让她看见碎片的男人充满了失望之感。失望是那样强烈，她经常独自一人站在静悄悄的旷野之中，或者站在黑黝黝的一片寂静之中感受着春天正在消失的刹那之间的悲哀，在这样的孤寂生活中，她再不想追究陶章是去矿山还是到柳兰那里去，到处是一片寂静，偶尔她会突然听到春虫进入夏天的那种低沉单调的吟鸣，唧唧虫鸣使她感到她想变成一只虫的那种愿望是多么可笑。

关丁曾来矮房子找过普桑子，也曾镇里与普桑子相遇，他想邀请普桑子再一次到他木楼上去喝茶，但都被普桑子一一拒绝了。

普桑子并没有把自己想离开矿堡的想法告诉给陶章。夏天到来后，陶章早出晚归，不知道为什么，普桑子感到陶章近来显得很沉闷，关丁在镇里与普桑子相遇时会告诉过她，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会收购陶章的那座矿山，难道陶章的沉闷心情跟这件事有关系，然而，普桑子没有问陶章，她知道男人都是虚弱的，而在女人面前他们不愿意表现出这虚弱的另外一面。

夏天就这样来临了，不管是炎热也好，不管是虫鸣还是其他声音——都伴随着普桑子进入了真正的夏天。

暴雨来临……

暴雨终于在最炎热的时刻降临了，普桑子打开窗户，她正在煮着土豆和牛肉等待陶章的归来，暴雨拍打着屋顶，仿佛拍打着身体，普桑子一直在炎热之中等待着这场夏日的暴雨，雨滴顺着窗棂溅了进来，普桑子站在窗口，她已经在矿堡度过了冬天和春天，现在夏天又到来了。

夏天到来了，暴雨就像海潮一样席卷着大地。普桑子在暴雨

中看到了陶章，他已经来到了门口，衣服全部被暴雨淋湿。他告诉普桑子他饿坏了，普桑子帮助他换了干净的衣服，又给他盛了一碗土豆煮牛肉，陶章坐在餐桌前望着热气上升的土豆煮牛肉，他突然对普桑子说：“普桑子，我们俩结婚吧！”

普桑子感到这并不突然，男人向一个女人求婚大都是在某种心情下发生，实际上，这是一种极不严肃的求婚方式。普桑子望着那碗热气上升的土豆煮牛肉，从冬天的某一天开始，她就成了这屋子里的主妇，从某一天开始她也就陷进了旷野中的这座矮房子里，除了给他烧土豆煮牛肉之外，她还要承担那座堆满“财富”和石头的山脉，她还要承担柳兰和她的那个孩子。

普桑子摇摇头。陶章看见她摇头就着急了，他忘记了饥饿再次向普桑子求婚。普桑子一边听着暴雨敲打屋顶的声音，一边听着陶章向她求婚的声音，于是她明白了在两种声音里，她什么声音也没有听到。然而，陶章在等待着她的回答，她又摇摇头，她似乎已经把那种被她秘而不宣的确认的某种失望的东西在她摇头的一刹那彻底地拒绝了。

虚构者说

普桑子拒绝了陶章的求婚。我讲了上面的故事，普桑子如今已经没有任何激情与她曾经喜欢过的男人缔结契约，失望和迷惘像猛然展现在她面前的碎片一样使她的激情丧失殆尽。

我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在矿堡的生活显然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她之所以留下来已经不再是为了陶章而留下来，她留下来是为了另一个与她同一性别的女人，她留下来是为了在那个女人分

娩时守候在她身边。如果没有这件事，她也许早就拎着箱子离开矿堡了。然而，最令我悲哀的是陶章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危机，他似乎已经确认普桑子会永远留下来照顾他，所以他提出来要与她缔结婚姻。

她拒绝了他，他并不知道普桑子为什么要拒绝他。

暴雨来临后，他们仍然守候着那座矮房子。夜晚，普桑子同样躺在他身边，她赤身裸体地躺在他身边。天气凉下来了，大群的蚊群仍在嗡嗡地穿越在蚊帐之外。

普桑子并没有进入睡眠，她看见自己正在呼吸着这混沌的暴雨流体的气息并挣扎出去。

六月底的最后一天

普桑子被困在屋子里，下了两天两夜的暴雨仍没有停止的趋势。而就在这暴雨的肆虐之中普桑子度过了六月底的最后一天，这就是说七月到来了。七月是柳兰分娩的日子，对普桑子来说七月还是普桑子回家去的日子。六月底的最后一天，普桑子依然等待着陶章归来，自从下雨以来，陶章回来得要晚一些。现在，在黄昏中他披着雨披回来了，这是一件军用雨披，颜色是黄色的，普桑子取下他的雨衣，从听到他的脚步和拐杖声的那一时刻开始普桑子才嘘了一口气，陶章终于从那些湿漉漉的洞窟里回来了，是的，他安然无恙地回来了，普桑子被暴雨所压迫着的心脏好像从某一块石头里跳了出来，恢复了心脏的自然跳动。

陶章沮丧地看着这场雨对普桑子说：“但愿老天停止下雨，这样不停地下雨不知道会出现什么事。”普桑子身上的那种同情

心一如既往地在此时此刻暴露出来，她走过去拉起陶章的双手，她感到这双手是如此地冰凉，完全不像是在夜里抚摸她的双手，她轻声地安慰他说：“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我相信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然而就在她说这番话时，她眼前突然出现了坍塌这个词汇，她回忆起自己最初站在矿洞门口时欲进又欲退的那种感觉，她为什么没有戴上头盔走进矿洞里面去，普桑子当时是因为害怕，一座矿洞的世界使她产生了种种的联想，而最关键的恐怖是她感到那些矿洞如果坍塌下来会怎么办，从那一时刻，这个联想一直占据着她的心灵，占据在她那敏感的意识之中。她突然扭转了话题，她对陶章说：“有一件事你应该感到高兴，你知道柳兰就要分娩了吗？”陶章猛然抓住了普桑子的双手，普桑子紧接着说：“我准备明天就搬到柳兰那里住。”“为什么？”“柳兰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我想在她分娩时留下来照顾她……”陶章对普桑子的这一决定感到吃惊，他问普桑子为什么要这样做，普桑子放开了那双与陶章的双手紧紧交结在一起的双手。

普桑子不想回答他这个问题，但她意识到陶章正沉浸在纷乱的思绪之中，在这个时刻，普桑子想，男人沉浸在他们理性的世界里面，他一定无法想清楚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在这个时刻，男人沉浸在他们虚弱的世界里面，瞧瞧陶章，他正面对着窗外的暴雨，只有窗外的暴雨才可以使他沉浸在一个他自己制造的世界之中去。

普桑子没有再去安慰那个站在窗前的男人，也没有再向他解释什么，她来到了床上，她像个影子似地绕过房间离开了窗前的陶章，她要回到床上去，明天她就要离开这张床了，也许离开之后她就再也不会回到这些房间里来，她已经确定了自己的去向，等到柳兰分娩之后，她就从矿堡消失。

普桑子依然赤身裸体地钻进被子里面去，房间里没有灯光，

她钻进了似乎是潮湿的被子里面时，她突然听到了开门声和关门的声音，陶章出去了，他很少在这个时候到外面去，普桑子想，也许他去小解了，但过了很长时间陶章还没有回来。普桑子现在知道陶章到哪里去了：他去镇里看柳兰了。

普桑子躺在床上，她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她麻木地躺着，她似乎看见陶章正艰难地走在那条通向小镇的路上，因为路上没有灯光，他在黑暗中走着，跌跌撞撞地行走着，而他手中撑着的那根拐杖发出的声音是暴雨中最虚弱的声音。

普桑子迷迷糊糊地闭了一会眼睛，但她并没有睡着觉。天近拂晓时，她开始起床，她赤身裸体地站在地上，穿上旗袍后她又开始收拾行装，她把那只箱子拉出来，将自己的衣物放在里面。普桑子拎着箱子出门时，正是陶章回来的时候，普桑子刚站在门口撑开那把黑布雨伞，她看见了陶章，身披军用雨衣的陶章从山坡上走下来的样子就像是一个沮丧、失败的归来者。他站在暴雨中看见了普桑子，他对普桑子说他到镇里去了，普桑子点点头，她知道了，她猜测得不错，只不过，这一次是他亲自告诉了她，他并没有向她撒谎，他确实到镇里去看柳兰了。

他的眼里隐藏着一种欣慰，看得出来，柳兰即将分娩这件事给予了他一些欢喜，虽然一路上的风尘使他看上去很疲惫、很沮丧，像一个失败者，但他在这个时刻显示了一个男人对孩子的期待。但他突然看到了普桑子手中拎着的那只箱子，最初普桑子就是拎着这只箱子出现在他面前的，这是一只出行的箱子，远行的箱子，他抓住普桑子的手低声说：“普桑子，你要走吗？”普桑子告诉他，我要到柳兰那里去，我昨天不是跟你说好了吗？我要去照顾柳兰。陶章的手仍然没有松开，他看了看普桑子的行装和手中的那只箱子轻声说：“普桑子，既然是去柳兰那里，为什么要带箱子走呢？”“哦，我要住在柳兰那里，我带上我的衣服会方便

些。”“这就是说，柳兰分娩以后你就会回来？”

普桑子已经下了台阶，她没有回答陶章，她撑着那把黑布雨伞，头也不回地从陶章身边离开了。

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

七月就这样出现在普桑子已经撑开的那把黑布雨伞之下，普桑子穿着粉红色的旗袍举着黑布雨伞拎着箱子出现在柳兰的店铺中时，七月就这样降临了。普桑子将那把黑布雨伞合拢，随便将雨伞举起来把积留在伞面上的雨水砸落一些，在七月降临的那一天，普桑子穿着粉红色的衣袍，她要去给柳兰贺喜，她要给那家店铺带去粉红色的幻想。她将雨伞放在店铺的一角，店铺的楼上就是柳兰的住处，柳兰虽已将店门打开但又回到楼上去了。柳兰告诉普桑子，她感到腹部有些异样，普桑子走到柳兰身边，就在这时候普桑子似乎嗅到了一种气息，这是普桑子最熟悉的气息，是陶章滞留在这屋里的矿石般的气息。

普桑子扶着柳兰躺在了床上，她又帮助柳兰计算了一下日子，普桑子生过孩子所以她预感到柳兰分娩的日子就在这两天。柳兰告诉普桑子陶章昨天晚上满身湿透地来到这里，普桑子说她已经知道了。柳兰说：“陶章说他要跟你结婚，普桑子，我想你就嫁给他吧！”她刚说完一阵剧痛突然到来了，普桑子看到她这个模样便下了楼梯去请接生婆，在路上她还碰到了关丁。“普桑子，普桑子，你到哪里去，我有话要告诉你……”普桑子没有停留下来听关丁说话，她已经没有时间再停留下来。不久之前她已经打听好了接生婆的住处，她身穿粉红色旗袍撑着雨伞奔跑到了又一条又一条街道，当她站在接生婆的门口开始敲门时，心里怦

怦直跳，她不知道为什么会心跳加速，也许是奔跑的原因，她对自己说。普桑子带着接生婆来到了柳兰的店铺门口时，她突然感到心乱如麻，心脏比原来跳得更加厉害了。

普桑子收拢伞时望了望天空，她已经有好多天没有看到阳光了，而暴雨仍然下个不停，下个不停。接生婆已经先到楼上去，普桑子仍站在店铺门口，她似乎隔着一条街道和另一条街道听见了陶章矿区的那声巨大的坍塌声，她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但是她听到的却是一声婴儿的啼哭声。普桑子丁丁冬冬跑上了楼，她看到接生婆正将婴儿用襁褓包裹起来，接生婆告诉普桑子：是一个男孩。

普桑子下了楼，她又撑开了那把伞，她现在要到矿区去，她要尽快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陶章。普桑子跑出了小镇，她已经置身在旷野，然而，普桑子的心跳仍然没有减弱，她抬起头来，她将手放在心跳的那个地方，她已经到达陶章的矿区了。

坍 塌

普桑子站在蒙蒙的骤雨之中抬起头来，她希望看到陶章披着雨衣的身影出现在蒙蒙骤雨之中，她渴望看到那个身影向她走来，她希望自己的耳朵就像平常一样听到拐杖撞击着地面时的声音……然而，连一点声音也没有，普桑子抬起头来，她看到了一群人，他们正站在骤雨之中，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披着军用雨披，也没有一个人撑着拐杖，他们正挥动着铁锹和铲子在骤雨中弯着腰，普桑子慢慢地向他们走去，那群在骤雨中使用着劳动工具的工人并没有感受到她那错乱的脚步声，也许她的脚步声已被雨水所淹没，也许……

普桑子来到了一座坍塌的洞窟前，工人们正在用铁锹和铲子将坍塌下来的石头搬走。普桑子用目光凝视着那些坍塌的石头，就像凝望着一团阴影，那里面充满了悲剧与绝望。她走过去，她毫无理智地走过去问陶章现在到哪里去了，她必须马上见到陶章，因为他的儿子已经出生了，她必须马上见到陶章。工人们没有理她，也没有一个人抬起头来看她一眼，哦，这就是坍塌，这就是陶章曾经对她说过的坍塌，那里面充满着悲剧和绝望。

没有人很明确地告诉她陶章到哪里去了，也许没有任何人听到了她的声音，她的声音就像一团火焰下面浮现的灰烬。她将手中的那把黑布雨伞抛弃，她好像明白了什么，她站在那些坍塌物之中，她闭上了双眼，她突然跪下去，伸出手去挖掘着那些坍塌物，尖硬的石砾划破了她娇嫩的手指，她手指上殷红的血液涌出来，她似乎连疼痛也没有感受到。

总共挖出了六具尸体，陶章是其中之一。普桑子的手停止了，十个纤细的指头上到处是血渍和泥，她伸出微颤的双手走过去抚摸了一下陶章的面庞，他在坍塌之中死了，他的嘴唇一片乌黑，已不能张开口再对她讲述什么。普桑子的双唇张开了又合上，她似乎早就看见了会有这么一天到来，但她没有想到来得如此之快。

他躺在坍塌物之中，已然是躺在毁灭之中，他已经不再可能呼吸到暴雨中的气息和四周矿山的气息，工人们还挖出了他那支已经被折断的拐杖，她走过去将拐杖拿起来，这是陶章唯一的遗物，除此之外他似乎再没有别的东西留给普桑子了，普桑子也不可能从坍塌的矿山中再带走一点什么东西。他消亡了，他的矿山也就坍塌了，虽然那些躺在山上的石头仍在等待开掘，然而，对于普桑子来说已经什么都不再存在了。虽然普桑子仍然能够听见自己血管中奔流的声音，而事实上普桑子正抓住那支折断了的拐

杖，一个依赖于撑着这拐杖的人已经走了，这拐杖就变成了遗物。普桑子决定带走这支被折断的拐杖，因为她坚信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人可以带走这只拐杖，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人像普桑子一样可以在冰凉的回忆中听到那支拐杖撞击地面时的声音。

普桑子回到了柳兰身边

普桑子将那支拐杖装在了箱子里面后才上楼去看望柳兰。分娩之后的柳兰躺在床上惊讶地看着普桑子，普桑子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全身，除了湿透了衣服之外还带着泥浆，粉红色的旗袍已经没有任何一处干净的地方了。普桑子控制着自己那种绝望重新到楼下打开箱子，她本来看到了那件黑色的旗袍，但她没有拿出来，今天是柳兰分娩的日子，也是陶章死亡的日子，但最后普桑子仍然找出了一件代表喜庆的衣服，那件红色的旗袍穿在身上。

但柳兰似乎已经感受到了她眼睛深处的绝望，她问普桑子到底出什么事了，普桑子摇摇头坐在她身边，她控制着自己，体会着自己的肉体轻轻地在撕裂，柳兰的手微弱地伸过来抓住了普桑子的手：“普桑子，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普桑子对自己说，不能哭泣，不能让那个刚出世的男孩听到世间悲哀的哭声，她感到鼻孔时冷时热，柳兰将她的手抓紧：“普桑子，是不是陶章出事了。”“他死了。”

柳兰放开了普桑子的手，她并没有像普桑子所想象的那样对这场灾难无所适从，她仿佛是一场灾难的见证者，她对普桑子说：“普桑子，到楼下去把那些纸给我拿来，把剪刀也拿来……”普桑子明白柳兰是要为陶章做一只花圈，她要亲手为死去的陶章

做一只花圈。

普桑子没有听到柳兰的哭声，甚至连泪水也没有看到。她到楼下取来了纸和剪刀，她坐在柳兰床头第一次跟别人学编扎花圈，她突然想起了山坡上的那些蝴蝶，应该把陶章掩埋在那片山坡，应该让他躺在他曾经拥有的矿山上，让那群蝴蝶伴随着他。她把这个主意告诉了柳兰，柳兰说她知道那片山坡，她过去也曾到那片山坡上去，她也不明白那群蝴蝶到底是从哪里飞来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能够躺在蝴蝶的羽翼下休息，陶章也就感受到了生灵在活着时那斑斓飞翔及透明的羽翼。

有蝴蝶飞翔的山坡

陶章被埋葬在矿山的泥土下面已经有八天时间了。这是第八天的上午，普桑子独自来到这片飞绕着一群蝴蝶的山坡，她是来告别的，普桑子知道自己不会再有勇气来矿堡了。她给他从山洼里面采来了几朵野花，那是几朵白色的小花朵。

暴雨终于停了，阳光照在这片突兀的山坡上，普桑子身穿黑色的旗袍，这黑色代表她的悲哀。风将她的旗袍下摆吹拂着，她在寂静之中感受着那寂静的墓，浓郁的矿石味从坍塌的矿山上被风吹拂而来。

一个人来到了墓地，他给陶章带来了一束白花，他告诉普桑子，他专门驱车去买回了这束白花，是为了凭吊陶章，给陶章送来白花的这个人就是关丁。普桑子看着关丁，不知道他是假凭吊呢还是真凭吊，不知道他是为着什么样的目的来到墓地。她没有力量再听他说话，她讨厌他破坏了这墓地的寂静。幸好，她已经来这墓地很长时间了，似乎心里的话已经全部告诉陶章了。

普桑子离开了山坡，但她没有想到关丁紧随着跟了上来。

关丁说：普桑子，我知道你是不会跟我走的。但我要告诉你，我已决定放弃这些矿山了，陶章的死对我震动很大，我知道你准备离开矿堡了，而我也准备离开矿堡，如果你愿意，我想用车送你到火车站去。

“不用麻烦你了，我自己会到火车站去。”

普桑子再次拒绝了关丁，她在这个时刻对男人没有丝毫兴趣，他放弃矿山也好，要离开矿堡也好，都引不起普桑子的注意。

太阳已经重新照耀着矿山，陶章已经埋葬在泥土中有八天时间了，普桑子将离开矿堡，这就是虚构今天叙述的事情。

普桑子预感到的灾难已经发生了，她回到了柳兰家，她拎起了那只箱子。在头一天晚上她已经跟柳兰作了彻夜长谈，柳兰告诉普桑子无论生活怎样艰辛，她都要把孩子带大。

普桑子拎起了那只箱子，离火车站有五里路程，普桑子想步行到火车站去。

她想再一次感受矿堡与她生命有联系的一切东西。她拎着那只箱子走在小路上，为了避开任何人她走上了这条小路。

普桑子一路走一路回头，微风吹拂着她的旗袍，她拎着那只箱子，箱子不时地从右手换到左手，也许是那支被折断了的拐杖使这只箱子突然变得沉重了。

第五章 战 争

虚 构 者 说

真正被战争包围的一座城现在已陷入了诚惶诚恐之中，他们等待着战争的降临。孩子、大人都预感到战争是真的离这座城已经很近了，这座面临海的城市现在是面临着战争，多少年来，大海给他们带来了许多战争的消息，但他们却总是被潮汐声打断了颤栗，他们希望潮汐声永远把他们梦境中战争的颤栗打断，他们也希望大海中的潮汐永远阻止战争的到来。于是，果然像他们所期待的那样：战争始终没有到来。于是，生活在城中的人困惑而胆怯地做着逃离战争的梦，有很长时间他们认为战争不会到来了，他们似乎能够凭借着大海的潮声入睡再进入梦乡。

但战争始终没有停止的时候，战争一直在各个地方进行着，惟独这座城里没有发生过真正的战争，但已经有人预言战争在今年的某个季节肯定会席卷进城，预言者藏在角落，传播声却置于人群中，他们似乎想让自己干涩的嗓音就此沙哑。普桑子就在这

样的传播声中乘船回城，她的脚刚踩在松柔的沙滩上，她就听到了传播者沙哑的声音，那声音在告诉她：战争就要到来了，战争确实要到来了。

“战争”，普桑子把那种异常沙哑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咀嚼着，码头和海岸上发出死鱼的腥味，她竭力想看到那个用沙哑的声音传播消息的人，但她没有在人群中发现那个人，仿佛那声音是从一阵死鱼的腥味中传来的，仿佛“战争”这个词汇就是围绕着这座城的码头和海岸上所发出来的死鱼的腥味。普桑子拎着手里的箱子，由于不平衡，里面的拐杖晃动了一下，一路上，她总是听到那副被折断的拐杖晃动的声音，这就像是那个死者在喊她的名字：普桑子，普桑子。

普桑子终于重新回归这座让她魂牵梦绕的城，不管战争也好，不管那个沙哑的声音怎样从码头和海岸线上的腥味中上升也好，普桑子总算逃离了矿堡，她拎着箱子，码头上的渔民正拎着鲜鱼在叫嚷着：“买新鲜的鱼啦，战争要来了，快买新鲜的鱼啦……”

普桑子好不容易搭上了一辆人力车，在这样的時候，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只有家是普桑子魂牵梦绕的地方，那些异常沙哑的声音终于在人力车奔跑起来时消失在身后。

普桑子看到的第一个人

人力车到达市中心时，普桑子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她似乎永远穿着墨绿色的旗袍，但普桑子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没有看见她

了，普桑子连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她之所以对这个女人保持着深刻的印象是因为普桑子曾在郝仁医生的诊所中看见过她，她曾穿着墨绿色旗袍、穿着高跟鞋出现在郝仁医生的诊所里，再后来郝仁医生告诉过她，他给了那个女人一些钱，他让她走了。走了的人总有回来的时候，就像普桑子一样，一次又一次逃离这座城，却又进入这座城。

只不过这个穿墨绿色旗袍的女人回来得与普桑子不一样，普桑子有一种预感，这是一个容易嫉妒的女人，因为在普桑子的记忆中还保留着她在郝仁医生诊所中那些嫉妒的声音，很显然，如果她现在生活中没有别的男人的话，她肯定会去重新寻找郝仁医生，如果是这样，她就会由此嫉妒郝仁医生身边的那个女人燕飞琼。

重新看到了那座旅馆

普桑子坐在人力车上还看到了那座旅馆，其实，人力车夫本来要拉着普桑子从旅馆经过，但就在人力车拐上这条街道时，普桑子突然神经质地仰起头来告诉车夫从旁边的那条街道走，车夫纳闷地说走那条街要绕路的。绕路就绕路吧，普桑子自言自语地说。

在普桑子的记忆中，那座旅馆仍然散发出地狱一般的气息来，她的鼻翼有些微微翕动，她想起了王品，也许他还居住在那座地狱一样的旅馆里面，普桑子想，也许他还在资助夏春花上女子学校，他们俩人的关系暧昧不清，也许，王品已经离开了那座旅馆，迁徙到别的旅馆中去了。

在经历了矿堡的生活之后，尤其经历了陶章的死亡之后，普

桑子的内心深处升起了一种悲悯之感，不知什么缘故，她也不知道是悲悯自己呢，还是悲悯别人，当她趴在坍塌的矿洞上伸出十指在尖锐的砾石中寻找着陶章时，她的绝望使她的十指变得鲜血淋淋，在经历了坍塌的灾难之后，普桑子的悲悯之情跟随着她的肉体重新回到了这座城。

现在，她之所以绕开那家旅馆，是因为她的内心深处的悲悯之情正在上升，一方面她认为那座旅馆就像一座地狱，另一方面那座旅馆的存在就像那棵紫藤树下的妓女们一样让她的悲悯之情继续上升着，她害怕看见那座旅馆，是因为她一方面把那座旅馆当成一座地狱，另一方面那里面居住着一个男人，如果没有夏春花的存在，那个男人也许是点燃普桑子生命之火的一个男人……她被这种矛盾中的悲悯之情包围着，当她回到岸上的那一瞬间，她就知道自己已经回来了，她又要面对着那座旅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希望王品远走高飞，最好带着夏春花远走高飞，然而，在另一天平处她又害怕接受这一事实，普桑子竭力恢复这一天平，但是她发现即使是躺在陶章身边的那些日子里，每天晚上她想得最多的男人却是王品。

旅馆毫无疑问存在于这座城市，从某一天开始，这座旅馆成为普桑子的会晤之地，从某种时刻开始这座旅馆已经被普桑子比喻为地狱，为了这座旅馆，她逃离异乡，也许同样是为了这座旅馆，她又重新归回，从她与那个男人会晤的那天开始，这座旅馆已经成为普桑子心灵中一个巨大的争议和冲突的主题了。而现在那个声称爱她的男人，并用他的身体与她融为一体的男人，也许仍居住在旅馆里，也许已经真正地远走高飞。

普桑子悲悯地低下头，也许她所有的悲悯正围绕着自己的身体，她的身体渴望着可以解除一个女人所面临的所有麻烦，但普桑子作为女人，她的麻烦似乎越来越多。

普桑子抬起头来，她在码头上听到的那种沙哑的声音现在正从黄昏中升起。

鹦鹉说：普桑子回来了

她内心深处对自己家的门产生了一种依偎之情，在异乡中遭受的悲恸使她久久无法用手中的钥匙开门，她谴责自己在某种时刻简直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母亲和女儿。她掏出钥匙，她已经很久没有用自己家的钥匙来开门了，就像一个红色的球滚过去突然又滚回来。她握着这把钥匙，从矿堡到家门，从一把钥匙到里面的气氛，普桑子感到或者惟一感受到的就是她可以看到自己的母亲和女儿了。

她听到门被她所打开的声音，紧接着她迅速地听到了另一个声音：普桑子回来了，普桑子回来了。普桑子抬起头来，树架上的那只鹦鹉欢鸣着，几乎想扑进普桑子怀抱，可是鹦鹉的自由被一根绳子捆着。

最先扑向普桑子怀抱的是阿乐，普桑子惊讶地看着这种变化，阿乐已经会走路了，因此普桑子在惊讶之余敞开手臂，她看到了这种让她感动和惊喜的情景，她身上掉下来的那块肉，她用子宫孕育了十个月的那块胚胎如今已经确实实地变成了一个生命，瞧瞧那个小生命吧，她已经会支配自己的脚，已经会支配自己的意识，已经会支配自己的感情，她要奔向的是母亲的怀抱，她所要奔向的是母亲那可亲可爱的怀抱。

而那只鹦鹉仍在架上不停地叫唤着：普桑子回来了，普桑子回来了。

普桑子敞开的怀抱终于扑进来阿乐，这是柔弱的一个生命，

是女儿的身体，普桑子的双眼潮湿了，就在她紧抱住阿乐时，普桑子看到了站在远处的母亲，普桑子蠕动着嘴唇表示着这种抱歉。母亲对她说，她年轻时也总想离开这座城，但她一次也没有离开过这座城，第一是因为缺少勇气，第二是因为当时她怀里有普桑子。

母亲把她当年未出走的原因告诉了普桑子，这表明了母亲对普桑子出走的态度。现在，普桑子搁下了箱子，她又和母亲和小阿乐在一起了，她经历的那座矿堡中的事情被全部深藏在那只箱子里面，她不会轻易将这些事告诉给别人，连母亲也不会告诉。

普桑子重操旧业

为了新的生活，普桑子第二天一早就上班了。这是母亲交给她经营的店铺，在她离开的这些日子里，店铺只好关闭了。

现在普桑子已经站在店铺里嗅到了里面潮湿的味道，因为雨季有些地方已经有霉味了。普桑子舔了一下嘴唇，不知为什么，从坍塌事件的那天开始，普桑子就觉得自己的嘴唇很干燥，昨晚她又梦到了坍塌中的那些碎片以及自己手指上的鲜血，她还梦到了白的、紫的、深蓝色的蝴蝶盘旋在那片山坡上。她活在这个世上，梦着那些已死的人。而现在普桑子却敞开了店铺门，她心里在呼唤着风，让风吹来吧，让风吹到这个角落把一切霉味荡尽吧！

她看到了一个人，那个人正站在门口，普桑子已经有好久没有嗅到他身上的乙醚味了，不错，是乙醚味道，是他身上永远携带的味道，普桑子不知道怎样开口对郝仁医生说第一句话，昨天晚上母亲告诉她，郝仁医生经常给母亲送钱去，有时候他还把阿

乐带到公园中去玩。对此，普桑子很感谢郝仁医生，在她离开的这些日子里去看望母亲和阿乐。

郝仁医生说，普桑子，看见你回来了，我很高兴，在你走后的这些日子里似乎发生了很多事情。普桑子抬起头来，她看到郝仁医生似乎被什么东西所围困着，他没有问普桑子到哪里去了，也许她知道普桑子到哪里去了。

郝仁医生说，杨玫回来了，我从未想到她回来得这么快，但她还是回来了，她与你最大的区别就是你身上刻满了善，而她身上刻满了恶。

杨玫是谁？普桑子问郝仁医生。

郝仁医生说，普桑子，你见过杨玫，好像是你第二次到我诊所去时，杨玫来了，她很嫉妒你，她嫉妒你的存在，后来我给了她一些数额不小的钱，她这个人没有别的嗜好，惟一的嗜好就是喜欢金钱，现在她挥霍完了那笔钱后又回来了。

普桑子现在已经知道了，那个穿墨绿色旗袍的女人就是杨玫。

郝仁医生说，杨玫现在除了嗜好钱之外，还喜欢上了另一种斗争，那就是与燕飞琼的斗争，杨玫经常敲开我家的门，她一进去，我就出来，我不想参加两个女人的战争，现在，我的诊所成了我惟一的世界。普桑子，我看见你真的很高兴……城里的人正在传说，战争就要到来了，普桑子，你不知道，每到夜晚，街上到处都站满了酒鬼，他们醉生梦死，宣言战争到来后就没有什么好日子过了，宣言只有及时行乐者是活着的好方式……普桑子，我知道我很颓丧，有时候我就去看阿乐，看到她我会有一种希望……

普桑子看着郝仁医生，他似乎也老了一些，也许是没有剃胡须的原因，普桑子身上的那种悲悯的感情随同郝仁医生的到来和

离去在店铺中的的霉味中飘荡。

就像这店铺中的霉味一样到处都是霉味、腥味，到处都有不测的音符在游荡。但普桑子终究是普桑子，只有她看见过坍塌，只有她看见过陶章被命运和死亡所折断的拐杖，也只有她可以从死亡的灰烬中乘船回到这座城，她回来不是来哭泣来诉说死亡的，她回来是为了活着。

整整一天，她清除了灰尘和霉迹，她还从郝仁医生那里要来了一瓶来苏水喷洒在地上，她下定决心清除这屋里的霉味，下定决心使自己变成一个活着的女人。

从街道上吹来的风荡走了霉味也荡走了郝仁医生告诉她的一些消息。普桑子仰起头来，她知道她不会被那些坏消息笼罩住，她知道在战争未到来之前她会坦然地生活，而战争到来之后，她也许会去参军，也许会成为战争之外的局外人，总之，她与别人不相同的就是她现在已经不害怕战争这个词汇了。

虚构者说

我看见普桑子……正在街上，她已经从那种令她悲悯的状态之中走了出来，她想起了一个人，她想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去会见他，如果他还留在这座城市的话，如果他还居住在那座旅馆里的话。普桑子被一种力量推动着，她不知道这种力量是谁给予她的，也许是神，普桑子有一刹那曾想到了是不是神在给予自己力量，但是神到底在哪里呢？普桑子的生活中有蝴蝶，即使没有那些墙上的蝴蝶标本，普桑子的生活中也会有蝴蝶的羽翼在飞翔，多少年来，只要她闭上双眼，蝴蝶就会飞来。而神，普桑子从未

见到过神，普桑子想象神的时候，顿感世界空荡，难道神正站在一个空荡的宇宙世界里给予普桑子以力量？

普桑子敢于面对那座旅馆，就是敢于去面对一座地狱，而且她要等到夜色上升的时候去面对那座旅馆，因为王品住在里面，那个令普桑子心动的男人，那个曾让普桑子出走的男人住在一座被普桑子喻为地狱的旅馆里。普桑子望着夜色上升，当她想象一个令他心动的男人的生活时也就是想象那个男人在她心目中的位置到底有多深。

夜幕降临，普桑子来到紫藤树下

夜风吹拂着普桑子的白色旗袍，普桑子睁大了眼睛，像过去一样那群年轻的妓女仍然围绕着那棵灿烂的紫藤树，紫色的花瓣在夜色中像一朵朵紫色的玫瑰。她在远处就听到了那些妓女放荡的笑声，普桑子从她们身边经过时嗅到了她们身上的劣质香水味道，突然普桑子听到了妓女们正在叫一个女人的名字：夏春花。普桑子走到紫藤树对面的角落，那确实是夏春花，不过，夏春花只向她们短促地点点头就朝旅馆走进去了。普桑子犹豫了一下，她现在知道了，王品仍居住在旅馆，王品并没有从这座旅馆消失。

夏春花的突然到来使普桑子没有去旅馆会晤王品，一种东西再次困扰着她，她从紫藤树下走过去，她想晚些时候再去找王品，也许那时候夏春花已经走了。她很清楚，有夏春花在场，她与王品的会晤就变得尴尬。

她开始在街道上没有目的地行走，既不是在散步，也不是在

会见什么人。

正像郝仁医生所告诉她的，只要黑暗降临，街上到处都行走着醉生梦死的人，当普桑子的目光落在路上行走的酒鬼身上时，普桑子想，他们到底为了什么，醉醺醺地走着，他们将走到哪里去？普桑子对面急匆匆地走来了一个酒鬼，他在与普桑子擦肩而过的刹那，普桑子叫出了他的名字：王品。

在潮湿的夏夜，王品并没有呆在那家旅馆而是孤零零地变成一个酒鬼，虽然在醉意之中他还是认出了普桑子。普桑子架着他的手臂，他支支吾吾地告诉普桑子他不想回旅馆去，他用手指着隐没在城市中的那座旅馆对普桑子说：“旅馆里到处是妓女。”他还告诉普桑子：“我不喜欢那些妓女……但我无法找到你，我只好跟那些妓女睡觉……”

普桑子仿佛架着一具没有灵魂的肉体，他们来到了一座公园，普桑子让王品坐在一把椅子上，一路上王品像所有喝醉酒吐实言的人一样将他内心十分苍凉的秘密告诉给了普桑子。普桑子坐在对面漠然地看着这张面孔，她再一次被一个男人的真实生活笼罩着，在几个小时之前，好像是神给予她了力量，她以为她可以有勇气继续去面对一座被她喻为地狱的旅馆……

在公园的深处有一阵又一阵声音传来了，普桑子宛如坐在一把被悬空似的椅子上，突然间月亮升了起来，普桑子坐在王品对面看着那张醉醺醺的脸，他似乎睡着了，靠在公园的椅背上睡着了，普桑子的心底一阵悬空，稀薄的空气变得不纯净，普桑子失望地望着那张男人的脸庞，有些嗜酒的人不停地在周围走来走去，普桑子嗅到了那种酒精中难以接受的气味，她梦的天平开始摇摆……

普桑子后来搀扶着王品将他送到了旅馆门口，普桑子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原处，她仍然像从前那样怯懦，面对那棵紫藤树，面

对越来越多的不可能在空气中投掷、弥散的困惑，神曾给予过她的那种片刻之间的力量突然离她远去了，普桑子就将他送进旅馆门口的那一瞬间转过了身，她知道自己是不可能再走进那座旅馆了，她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自己都再也不可能走进那座旅馆与王品去约会了。

燕 飞 琼

她坐在普桑子的店铺里，她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将纤长的双肘撑在柜台上，似乎她那美丽纤长的双肘已经无力支撑她的身体和头颅，她从走进来时就坐在那把椅子上，当初普桑子在柜台外面置放了一把椅子就知道它大有用场，郝仁医生、王品、燕飞琼等人就曾经坐在这把椅子上与普桑子聊天。

从燕飞琼进屋来的那一瞬间，敏感的普桑子就已经从她那遭遇的仇恨的眼睛里觉察到了她的不幸。燕飞琼是那一类女人，她是与普桑子完全不同的女人，燕飞琼平时没多少事，她总是能分辨来自不同方向不同世界的新闻，而她是一个优秀的饶舌者，也是一个用视、听、嗅、味、触觉感受生活的观察家，在过去的日子里，普桑子已经领教过她那张薄如弹簧的饶舌的嘴是怎样在逼近普桑子的生活，就是她将夏春花的名字第一次展现在普桑子面前，也是她用一种无法说清的语言将她看到的事情真相转述给普桑子……

现在的燕飞琼已经没有以往的那种得意，从她进屋来的那一瞬间，普桑子就知道了燕飞琼出现在店里，意味着她来向她倾诉。普桑子分析得不错，燕飞琼确实是把普桑子当做自己倾诉的对象，从开始坐下来不久，她就大骂杨玫，她说她要与杨玫斗到

底，她将头仰起来，似乎与杨玫斗争就是她此生最重大的事件，普桑子欲劝她，但燕飞琼随即将普桑子劝诫她的话语推到远处去，她被她的生活中的阴云紧紧笼罩。她说：“普桑子，你不要说了，我知道，反正战争一到来，谁也不会活得太好，也许谁都不会活得太长久……”她的声音暗示着她要与杨玫决战的决心，普桑子望着燕飞琼的那张面庞，她有着细腻的皮肤，而皮肤的光泽上闪烁着不是流动的音符，而是一种看不到但确切地存在着的尖锐的沙砾。

普桑子不知道如何去告诉燕飞琼，她想把自己对男人的感受告诉给别人，但在这个世界上她还没有寻找到一个能够听她说话的人，好像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生活得心烦意乱，她想，在这座城中，除了在战争到来之前消耗无用的颓废和激情之外就没有别的生活方式了。

哦，而战争到底在哪里呢？

普桑子欠起身子，普桑子除了沉浸在她自己的战争之中，她几乎连眼泪也没有，而自己与别的女人所不相同的是双眼里的潮湿，那也许是一种痛苦的潮湿，也许是一种怯懦的潮湿，也许是一种彷徨的潮湿，也许是一种绝望的潮湿……

也许是那些蝴蝶陪伴着普桑子，只要有了那些蝴蝶，任何别的事情都是可以放下，她可以不受人或事，不受到这个世界的干扰。

普桑子看见燕飞琼站了起来，她似乎比原来瘦了，旗袍显得空空荡荡。

普桑子站起来再一次劝诫她，普桑子说：“听我说，燕飞琼，别与杨玫过不去，远离她一些对你会有好处。听我说，燕飞琼，一定要学会忍耐，让开她，离她远一些……”

可以想象，在燕飞琼那些雄心勃勃的战争之中，普桑子的这

些劝诫显得那么地无足轻重，它就像一些轻盈的羽毛从燕飞琼的耳边擦过便飞上天去了。燕飞琼看了普桑子一眼，从她这种目光中，普桑子隐隐约约感到燕飞琼与杨玫的战争，两个女人真正的战争将不可避免地开始。

虚构者说

我想，让人进入战争的不是人，而是欲望，人自从有了欲望之后，各种各样的战争也就开始了。

在这些欲望中，普桑子显然是一个弱者，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普桑子是一个没有欲望的女人，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在这些欲望的战争中，普桑子没有战争。也许普桑子是另一类人，她有承担战争的勇气和耐心，有那么一秒钟的时间，我感到是那些蝴蝶给予了普桑子某种诡秘的形象，就是那些蝴蝶，不管它们是飞在空中的蝴蝶也好，还是已变成标本的蝴蝶也好，它们给普桑子带来了一个另外的世界，就是在那座城里的人在战争到来之前变成嗜酒者、妓女、杀戮者或别的什么的时候，普桑子仍然从容地用心灵去感受那些蝴蝶。有些东西的力量是无法言喻的，就像那些蝴蝶一样，它到底带给了普桑子多少声音和信息，我们永远无法知晓。

爱 情

不管普桑子愿不愿意听下去，那天在餐馆里，他们被四周的

屏风围在其中，不管普桑子怎样用怀疑的目光看着王品，他仍然在屏风中表达了对普桑子的爱。

王品邀约普桑子来这家带有屏风的餐厅时，普桑子与自己斗争了很长时间。就在那天夜晚普桑子将酩酊大醉的王品送到旅馆门口时，普桑子曾对自己说：也许我永远也不想再见到他了。

普桑子接到王品的邀请的那一天，一大束鲜花送到了普桑子手中，在普桑子的一生中，她似乎还从未收到过这么多的鲜花，陌生的送花人只告诉普桑子是一位住在旅馆里的先生让她把花送来的，送花人走了，普桑子在花丛中发现了一张纸条，那张纸条夹在那些花枝中间，普桑子将纸条抽出来，上面写着王品的字，他委婉地告诉普桑子，如果他能够活下去的话，那么，普桑子是惟一的能够让他活下去的人，他希望今天晚上能与普桑子在屏风餐厅会晤。

普桑子收下了这束使她惬意的鲜花并不意味着普桑子就可以接受王品的邀约，那天晚上王品酒后的话语使普桑子震惊，她除了对这个男人失望之外已没有以往那些可以燃烧起来的火花了。

早上她收到了那束鲜花并把它插在花瓶中，然后她用了一天时间与自己的选择作斗争，后来她还是决定最后一次去会晤王品。

王品说，他这一生中事实上从来没有爱过任何别的女人，他爱的惟一的女人就是普桑子。

普桑子一直没有说话，这些男人的语言在颤抖中发出来，它有时候像悠远的笛声，有时候像低音弦声，总之，它们是一种语言。普桑子看着王品，他是清醒的，他不会将他生活中另一种真实的内容再告诉普桑子，他现在确实确实是清醒的，他没有迷路，他的方向感是准确的。

他真实地表达着对普桑子的爱，而屏风之外的那些人在大声

嬉笑，纵情饮酒。普桑子看着王品，这种爱情别的男人也向她表述过，她不是第一次与一个男人约会，所以她显得很平静。

王品说：“说吧，普桑子，你要让我怎么做，为了爱你，我可以做任何事情……”

普桑子端起酒杯，她不想醉，她讨厌那些酒精，她端起酒杯只想告诉他：“你错了，我支配不了你的生活。”

“不过，普桑子，我想逃离，想像你一样逃离，但我没有一点力量，你回来以后我想了几个晚上，普桑子，我已经离开那座旅馆了，普桑子……”

普桑子用一种湿润的目光看着对面的这个男人，也许她是爱他的，在一些另外的日子里爱过他，也许她现在还是爱她的，然而，重要的也许不是爱，重要的是如果把那只酒瓶里的所有酒喝下去，那些酒就会使人的身体变得恶心……

王品又用手抓住了普桑子的手，他没有迷路，他的方向感是正确的，不过，他已经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将普桑子带到那座旅馆里去，也许他已经准确无误地感受到了普桑子对那座旅馆的恶心。

普桑子那天晚上与王品在屏风餐厅坐到十二点钟，然后他们分手。普桑子感到在流逝的这几个小时里，王品并没有使她厌恶，否则，她决不会陪同他在屏风餐厅里呆上几个小时。

小 阿 乐

那天下午普桑子在家休息，小阿乐第一次独自一人跑到楼上来，她是独自一个人爬上来的，用手和脚攀援完了楼梯然后站在普桑子面前，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普桑子意识到她的女儿已经开

始学会操纵自己的意志。普桑子弯下腰亲吻着小阿乐的面颊，这是女孩的面颊，不是男孩的面颊，普桑子刚想问阿乐今天为什么跑上楼来，阿乐就恳求道：“妈妈，我想到郝仁医生的诊所去玩，我想与郝仁医生叔叔一块玩，刚才我让外婆带我去找郝仁医生叔叔，外婆躺在床上，她不带我去……”普桑子带着小阿乐来到楼下，母亲果然躺在床上，普桑子有些着急问母亲哪儿不舒服，普桑子的母亲告诉她，人老了，头有些晕眩，她就躺下了。普桑子问母亲要不要去郝仁医生的诊所去看看，这下可好，提到郝仁医生的名字，小阿乐似乎又乐了，她眨着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再一次恳求道：“妈妈，妈妈，我要你带我去郝仁医生叔叔那里去，我要找郝仁医生叔叔……”母亲便对普桑子说：“阿乐与郝仁医生有感情，你就带她去吧！”

普桑子便带着小阿乐出了门，平常她很少带小阿乐出门，尽管她很爱小阿乐，但她始终没有像别的女人那样再结婚再生孩子，幸好，多年来，并没有人问她孩子的父亲是谁，也许是在那样人心混乱的年代，人们已经顾不得去关心别的事情了。

普桑子牵着小阿乐的手，小阿乐很高兴，眨着眼睛望着街上的每一个行人，她一会儿问普桑子郝仁医生住在哪里，一会儿又问普桑子郝仁医生叔叔现在在干什么，对她那孩子般的提问，普桑子都一一做了回答，她告诉小阿乐，郝仁医生住得很远很远，自己就根本不知道他住在哪里，她还告诉阿乐郝仁医生现在在诊所，他是一个医生，所以必须为病人治病。

隔着一条街道，小阿乐已经发现了郝仁医生的诊所，她挥动着小手嚷道：“妈妈，妈妈，你看见了吗？那是郝仁医生的诊所。”穿过马路已经来到了郝仁医生的诊所，小阿乐从普桑子的怀抱挣脱出去，她扑到郝仁医生怀抱，嘴里叫着：“郝仁医生叔叔，你怎么好久不去看我了？”

普桑子的心怦怦地跳动着，小阿乐对郝仁医生的依恋使她感到总有一天她是一个解释者，她所制造的一切必须由她来亲自解释。

小阿乐问郝仁医生：“郝仁医生叔叔，你身上有一种味道，这是什么味道啊？”郝仁医生就告诉她：“小阿乐，因为郝仁医生是医生，所以郝仁医生叔叔身上就有做医生的味道……”

小阿乐就像普桑子一样敏感，她所感受到的味道就是普桑子挥之不去的乙醚味，那种独有的气味曾经强烈地迷惑过普桑子。普桑子沉浸在小阿乐与郝仁医生的亲热中，他们愈是亲热，普桑子愈是焦虑重重。它将构成某种遥远的谜，总有一天，他们几个人将殊途同归地得出一个明智的结论，并将这个结论告诉给世界，告诉给小阿乐。

爱的困难

王品一次又一次地给普桑子送来鲜花，在全城人惊恐地等待战争将到来的日子里，普桑子却感受到了一生中得到鲜花最多的日子，每一次鲜花的到来都使普桑子的店铺变得一片灿烂。每个女人都爱鲜花，看到鲜花并拥有鲜花的日子也许是那个女人最喜气洋洋的日子。很显然，普桑子明白，王品一次次地给她送鲜花是为了表示他对普桑子的那种持久的爱，普桑子在看到鲜花插在花瓶中时想起了这种爱，但她得到的另一种爱的结论却是这样含糊：爱是无法看清楚，也许它是骗局罢了，也许它是一场游戏也罢，爱就是让人越来越糊涂，爱就是让生活中容易的事变得更加困难起来。

有意思的是，普桑子并没有拒绝那些鲜花，也就是说普桑子

并没有拒绝王品带给她的依附在鲜花上的爱。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长时间，普桑子有一天在花枝中发现了王品的第二张纸条，他再一次邀约普桑子到屏风餐厅中去用餐。已经有好长时间了，自从上次与王品在屏风餐厅分手以后普桑子就没有见到过王品，虽然他们相隔只有五分钟的距离。普桑子也没有去旅馆门口的那条路上去散步，她已经做到了某一点，再也没有去旅馆与王品会晤。欲望需要克制，只要你能够克制住三次欲望，那么欲望也就消失了。

普桑子展开第二张邀请纸条的时候，那天下午下着细雨，街道上只有稀疏的人撑着雨伞漫不经心地行走，普桑子阅读着纸条的两行文字，在她的生活中除了这样的文字可以给予她诱惑之外，似乎已经没有别的事情可以继续诱惑着普桑子了。她做好了赴约的准备，在这个过程中，她似乎忘记了令她畏惧和恶心的那座旅馆，她想起了在吴港的第一次见到王品的情景，从第一眼见到他的那一时刻开始，普桑子就觉得这个穿灰布衫的男人与消失的耿木秋很相似，从那以后这种深刻的印象总是弥漫在普桑子脆弱的记忆之中，普桑子还想起了在吴港居住的那段日子，他陪同她去学校的第一个早晨，在回忆中那些陈旧的街道突然变成了绿色盎然的街道，似乎空中飞翔着一些吉祥的鸟……普桑子区别于其他女人的就是她能够保存记忆，最为显著的区别也是普桑子最为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普桑子可以回忆最难以忘记的场景，而且把这些场景涂上各种鲜艳的颜色。

去赴约的路上，普桑子看到了王品，他就走在她的前面，离她只有二十多米，但他并没有意识到普桑子就在他的身后，普桑子看到了这个撑着黑布雨伞的男人。她就跟在他身后，为了去与他赴约，她看到了他的影子，除此之外，她感到并问自己，她同意了他的邀约，是不是就已经接受了他的爱？当她来到屏风餐厅

时，他告诉她的第一件事就是他已经从那家旅馆搬出来了，从此以后他不再住旅馆了，他搬到了一座房子里，价钱很合适，父亲每月汇寄给他的钱的三分之一可以用来租那套房子。他坐在普桑子的对面，噢，他终于开始了行动，终于搬离了被普桑子喻为是地狱的旅馆。

不知道为什么，当王品告诉普桑子这个消息时，普桑子又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眼睛里的潮湿，只是那些潮湿没有形成泪水，也许是她的泪水已经在矿堡的山上在那场坍塌的事件中流干净了。不过，这件事还是让普桑子有些惊讶，这正是她很久以前等待和希求的东西，这正是她想一次次提醒王品而没有提醒的话语。

只要搬出那家旅馆，似乎普桑子就已经看到了王品逃离了那座地狱，而那座地狱在多少逝去的日子曾让普桑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浮现出王品在麻醉状态下与妓女擦肩而过的情景。普桑子坐在屏风下面，不管怎么样，王品对普桑子的那种爱使他终于离开了那座旅馆，不管怎么样在那天晚上闷热的细雨里，普桑子跟着王品离开屏风餐厅后又在细雨中开始了他们的散步。

虚 构 者 说

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是一种永远无法说清楚的关系，普桑子就这样原谅了王品以往的生活了吗？那些酒后的话语难道她可以轻易遗忘吗？王品搬出了那座地狱似的旅馆，难道他的世界就变了吗？普桑子曾经思考过这些东西，也曾经被这些东西纠缠着。当她重新走在王品身边，跟随着他一起在闷热的细雨中散步时，普桑子已经从这些思考和疑问中走出来，她需要的不是乏味的思考

和透不过气来的理性，因为她遇到的不是一个幻象，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而且在普桑子的记忆中仍对他保持着最深的印象，她忘不了耿木秋，她需要一个像耿木秋一样的男人走在她身边，她必须相信这一切事实的存在，以此证明他还活着。

夏春花

但是夏春花这个名字并没有因为王品的搬迁就从普桑子的记忆中抹去了。事实上，她越是离他很近，这个名字就变得更加清晰，为了了解夏春花，普桑子来到了女子学校。

她想找到这个女人，然后面对面与她谈谈。来到夏春花所在的女子学校后她又犹豫了，她站在校园中的树阴下面，在没有任何人能够看到她的地方，普桑子思忖，我能够与她谈论什么内容呢？我来找夏春花是为了王品，为了全部拥有王品今后的生活，然而，我不是争风吃醋的杨玫，我不可能像杨玫一样与燕飞琼去斗争。普桑子正在动摇时却在树阴下面看见了一个男人，他正是王品，他正匆匆忙忙地从校门口走进来，他站在树阴之外，也就是操场旁边，女校的女学生正站在操场上练操，他一定看见了夏春花，否则他不会守在操场之外，很显然，他来这里的惟一目的就是会见夏春花。

夏春花啊夏春花，普桑子叫着这个名字，她明白了，王品即使是迁出了那座旅馆，他也不会同他以往的生活告别。她明白了什么呢？她无非只是窥视到了王品来找夏春花，他一直在资助夏春花上学，也许他是给她送学费来的，是的，无论如何，王品是不会将这件事中断的，他会继续资助夏春花念完女子中学，如果

仅仅是这件事，普桑子的心灵就不会受到太大的冲击，他要资助她上学就让他资助她好了，这有什么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品也是在做一件他认为是有意义的事。

普桑子站在树阴中，她似乎在等待着他们的会晤，钟声响起来了，操场上的女学生们像蝴蝶一样飞散，那个身穿白色上衣，黑色短裙的女学生走了过来，她剪着短发，普桑子透过树梢可以看得见她的年轻，可以看得见她的羞涩。

夏春花像一朵云一样飘到了王品身边，普桑子听不到他们在说些什么，只感到他们各自的嘴唇在动，王品从衣袋里掏出一叠纸币递给了夏春花，事情出乎普桑子的意料之外，王品把那笔资助她上学的钱给她以后就离开了夏春花。

普桑子告诉自己，也许他们的关系就是如此的简单，王品把夏春花从那棵紫藤树下救了出来，他更改了夏春花昔日的地位，让她由一个妓女变成了女子学校的学生。

就这样普桑子打消了与夏春花谈话的计划，等女学生们进入教室之后普桑子便从树阴中走了出来，她在树阴中呆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她的身体中好像有一种树叶的味道。没有人知道她来女子中学是干什么的，那个让她夜不能寐的名字——夏春花，在此时此刻变得简单轻盈了。

普桑子来到王品新租的房子里

这是王品新租的一套楼房，房子虽然旧了些，但那些斑斑驳驳的油漆却给人一种家的感觉。搬了新居的王品住在二楼，二楼有两间房兼他的书房和卧室。普桑子敲门时，王品正拎着一把茶壶，他的模样像个中学教师，而且先生的味道很足，普桑子就喜

欢他这副模样，从吴港见到他时普桑子就铭记了他身上的这种气质。

王品开门后仍拎着那把茶壶，他没有想到普桑子会突然降临，他愣了一下，脸上突然洋溢着一种喜悦，后来他还是把那把茶壶放下了，普桑子的手被他捉住了，他把她从楼下带往楼梯，这是一道很窄的楼梯，普桑子被他的手抓住，他们一级级的终于上完了那道楼梯。

这是两间光线很好的房子，阳光恰到好处地照在屋子里，如果是冬天，同样能在屋子里面感受到阳光就在自己的身上暖洋洋地晒着。普桑子站在窗口，她看到四周布满了同样结构的二层楼的楼房，她可以在窗口看到那些斑斑驳驳的油彩，枣红色的绿色的油彩，王品告诉普桑子，住在这些楼房中的全部都是些异乡人。

普桑子听到了拉窗帘的声音，她身后的窗帘被拉上了，王品走过来正要将她面前的这扇窗的窗帘拉上，普桑子感到阳光突然从这间屋里消失了。她有些不知所措，面对王品的那双眼睛，那双眼睛正在使普桑子刚才的那种惬意消失，普桑子感觉到王品正在使自己置于他的包围之中，一双手伸了过来，那双手开始时拥抱着普桑子的双肩，后来那双手突然触到了普桑子的私处，普桑子发现自己的身体正在颤抖，这是一种惊恐地颤抖，仿佛王品从未与她的身体亲热过，但不知不觉中，她的衣服已经像树叶和花瓣一样飘落而下，就在普桑子的身体被王品那令人窒息的吻包围时，普桑子突然想起了王品那天喝醉酒后告诉她的话语：“我不喜欢那些妓女……但我无法找到你，我只好跟那些妓女们睡觉……”

一个跟妓女睡过觉的男人正在亲吻着她的身体，一个跟妓女睡过觉的男人已经使她变得一丝不挂。普桑子的肉体仿佛在穿行

冰川，仿佛是寒冷使她颤抖不堪，仿佛是令人悚然的那些真实的场景使普桑子开始挣脱出去，普桑子大声说：“放开我，放开我……”因为她发现自己的力量是那样单薄，她必须借助于语言才能使她的身体被腾空，她的喊叫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王品终于放开了她，普桑子看着面前的那具裸体，她已经退到了墙下，她慢慢地开始穿衣服。他十分温存地走到普桑子身边道歉地说：“普桑子，原谅我，可我是爱你的……”

王品也开始了穿衣服，他穿好衣服后把窗帘拉开了，阳光重新照耀在这间小屋中。普桑子站在窗口，当她镇定下来的时候，她终于意识到她是爱王品的，就像他爱自己一样爱他。然而，为什么她不可能就像从前一样跟他的身体有肌肤之爱呢？普桑子只是觉得自己的身体有障碍，自从她回来以后，确切地说自从她的身体长时间地感受到那座地狱似的旅馆以后，她的身体就开始充满了障碍，她可以在夜里想念他，她可以感受自己对他的爱，然而，她的身体却在拒绝着他的身体。

王品站在她身边，他们一块抬起头来注视着同一画面，一群鸽子正在那些斑斑驳驳的屋顶上飞翔着。普桑子突然转过头来告诉王品：“请给我点时间，我要你给予我时间好吗？”王品的双眼沉浸在普桑子的忧郁里，他咀嚼着时间这两个字，他伸出手去理了理普桑子的长发。

虚构者说

普桑子需要时间来恢复她对王品全部的爱，虽然她用自己的内心爱着王品，而她的肉体却在拒绝他，就像在这种拒绝中她的身体正在感受那些愈来愈厚重的泡沫一样，她的身体正被那些泡

沫所包围，她所发出的呻吟来自她的另一个地方，不过，那个地方到底在哪里，普桑子却看不到，她是正在呻吟着的一个女人，她需要王品给她以时间，只有时间可以将她对王品的全部爱情恢复起来。

普桑子的记忆中装满了那些泡沫般的东西，那些记忆就是那座旅馆和那群妓女，而这些泡沫似的记忆将怎样影响她与王品的关系呢？一种新的生活已经开始了，王品已经迁出了旅馆，然而对于普桑子来说，那些泡沫似的疼痛正在开始呈现在她的生活之中。

郝仁医生的倾诉

在郝仁医生的倾诉之中，展现在普桑子面前的是发生在郝仁医生家里的战争昨天晚上又开始了，战争是在燕飞琼与杨玫之间展开的。郝仁医生昨晚刚从诊所回家，在门口就碰到了杨玫，杨玫说我已无家可归，所以，我就来到了你家的门口。她站在郝仁医生家门口的台阶上大声说：“我熟悉这台阶，多年前我就熟悉这台阶，就是你第一次带着我从这台阶上走了上去，那时候我还是一位涉世未深的姑娘，从这台阶上去以后我就把自己的身体给了你……”郝仁医生为了制止她继续说下去就把她带到了家里，窥视已久等待时机的燕飞琼从卧室中走了出来，刚才她已经站在卧室中听清楚了杨玫所说的每一句话，此时她出现在杨玫面前轻声说：“我都听见了，不过，我要告诉你，最后是郝仁医生厌倦了你，你知道吗？你明白了吗？现在他已经不要你了，你还站在这屋里干什么？”

接下来是两个女人在问郝仁医生，杨玫问道：“你当初让我离开是不是厌倦了我？”燕飞琼问的也是同样的问题：“郝仁医生，你必须亲自告诉她，你当初让她走，是不是已经厌倦了她？”两个女人各自为阵，拉着郝仁医生的袖子开始了她们仇恨的纠缠和追问。

普桑子不知道再后来郝仁医生是怎样逃离了这种难堪的无法忍受的困境，他现在一动不动地坐在那把椅子上，他回忆道：“其实，我那时候让杨玫离开主要是为了你，你第一次来诊所时就意味着我的生活要发生变化……是的，要发生很大的变化……其实到现在你都不知道我是多么爱你……”

他突然停止，但他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把椅子上，他似乎决心在这种时刻忍受一切不幸并且把那种不幸咽到喉咙里面去，后来，他不再倾诉了，他似乎已经了解自己各种各样的弱点，而就是他的这种弱点导致了这种错误。他对普桑子说：“现在，我惟一可以做的事就是离开这两个女人，我已经决定搬出来住，我诊所的楼上一一直空着，我已经把行李搬到上面去了。”他说完站了起来，普桑子欠起身来，目送他出门，普桑子看到他这种神态不知不觉地想起了陶章，那天晚上普桑子第一次将那副陶章用过的拐杖从那只已经密封的箱子里取了出来，她打开箱子时，宛如在水的涟漪中看到了一些气泡，她知道这是她一生中承担的最为不幸的事件：一副折断了的拐杖。

普桑子伸出双手抚摸着这副拐杖，她任凭自己的意志在那副充满了危险的拐杖上逡巡，她的身体有一瞬间就像一只船一样在大海的波浪中颠簸不已，再后来她试图来到岸上，但是她突然听到了一种坍塌的声音，确确实实是坍塌的声音。普桑子对自己说：只有死亡才会使男人结束他们的悲剧。这是她抚摸着那副折断的拐杖时得出的惟一真理。

应该这样说，普桑子把那句话想了又想，后来她又把那句话重新篡改了。词汇是一种深深浅浅的水浪，被普桑子篡改以后的话变成了这样的一句话：只有死亡，才会帮助人结束他们生命中的悲剧。

如果这副拐杖没有折断，那么陶章的悲剧就仍然在延续着，那些矿山上黝黑的光泽会将陶章的锐气全部耗尽。普桑子将拐杖放进了箱子，陶章的悲剧已经结束了，他用死亡换来了躯体和心灵的宁静。

普桑子坐在镜子前面，她已经有好久没有面对自己的面孔了，镜子虽然是镜子但它可以让普桑子看见自己的忧虑，她在镜子中似乎也看到了一座城的喧嚣，在这样宁静的夜里，她又似乎听到了那沙哑的声音：战争快要到来了。普桑子屏住呼吸，在这种沙哑的声音后面，战争事实上早就已经到来了。

燕飞琼和杨玫的战争

燕飞琼和杨玫的战争已经在城里传播开去，在传播中，不是燕飞琼要将杨玫杀掉就是杨玫要将燕飞琼的身体化为灰烬。而郝仁医生在这场战争中却成为一个逃离者，他所逃离的方式就是住在诊所的楼上，普桑子每晚在街上就看到了郝仁医生楼上的灯光，普桑子不知道郝仁医生在燕飞琼和杨玫在进行战争时还能呆在灯光下干些什么，他将诊所的门掩紧，每到晚上任何人也无法进入诊所中去。他的目的本来是想逃避燕飞琼和杨玫，但他事实上却在逃避整个世界。

普桑子看着楼上的灯光，她很想把他从楼上拉下来，她要与他好好谈一谈，他似乎拒绝会见所有人，包括普桑子在内。

找不到郝仁医生，她只能与燕飞琼会晤。那天晚上普桑子将燕飞琼约到了一家隐蔽的餐厅，她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想阻止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她不希望她们像传说中的那样谁杀死谁，因为无论是燕飞琼把杨玫杀死还是杨玫将燕飞琼杀死，都解决不了她们之间的问题，她们最为重要的问题是面对现实。

燕飞琼觉得疲惫，她告诉普桑子她已经很累了，她不想继续与杨玫斗下去，她想离开到别的城市去，普桑子没有阻挡燕飞琼，她认为这是眼下惟一的办法，对此，燕飞琼把她对郝仁医生的感受归结为对男人的感受，她告诉普桑子，无论是郝仁医生也好，还是别的男人也好，他们已经伤透了她的心，已经让她失望至极。

燕飞琼的出走计划让普桑子想到了她过去的两次出走，所以，她设法安慰她说：“你这样做也许是对的，你这样做就避免了与杨玫的正面冲突，你看上去有些疲倦，你可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也许这样做对你今后的生活会有好处。”

燕飞琼决定今天晚上就走，她说今天晚上还有最后一趟火车，晚上十一点钟还有最后一趟火车离开，普桑子问她到哪里去，她苦涩而迷惘地摇摇头告诉普桑子，她现在完全丧失了任何目的和方向，她乘火车的目的就是走得越远越好，也许她会在火车的最后一个站下车……

看样子，燕飞琼是非走不可的了。普桑子陪她回去收拾了一下东西，她将钥匙交给普桑子，请她转交给郝仁医生，普桑子接过钥匙的时候又想到郝仁医生最初把钥匙放在她手心时候……一切均在摇晃，一切均在变化中摇晃，普桑子将燕飞琼送到火车站。

她站在月台上，她再一次设法安慰她说：火车开出后，你就会看到某种希望。她一边说一边在告诉自己，希望就是对生活的

再一次冒险再一次想象，我当初离开时，总是希望在前面。第一次出走时，我想到南方去寻找耿木秋，第二次出走时，同样有希望在等待着我，虽然矿堡给我带来了一个人的死亡，但我第二次出走时，矿堡给我带来了希望。

随同列车的轰鸣而去，普桑子向燕飞琼挥动着告别的手臂，列车走了，普桑子知道从此以后，杨玫已经没有对手了，两个女人的战争就此将瓦解了，但它是通过另一个人的出走才瓦解的。

普桑子握着那把钥匙，她会熟悉上面的轮孔，但是那些时间已经流逝了。

当普桑子过了两天后将钥匙交给郝仁医生时，郝仁医生感到蹊跷，普桑子说：“燕飞琼已经走了，她让我将这把钥匙交还给你。”郝仁医生接过了那把钥匙，他的内心似乎受到了猛然一击，他似乎想问普桑子燕飞琼到底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但他像箭一样敏感地感到他害怕面对这个问题。普桑子说：“两天前的那个晚上我将她送走了，现在你可以回家去住了，两个女人的战争已经结束了。”

郝仁医生听到普桑子的话以后呈现出精疲力竭的神情。他的重压体现在那双眼睛之中，普桑子对自己说：我最初为什么会被他迷住？她感到血液在流动，但她的血液再也不会为这个男人而流动了，她望着那张精疲力竭的面孔，她对自己说：“这个男人竟然是阿乐的父亲，这是为什么？”最后她知道自己这样追问下去找不出任何意义。

那天晚上，普桑子……观察了一下郝仁医生的诊所，楼上已经没有灯光了，这就说明郝仁医生已经搬回家去住了。普桑子感到一阵心痛，她开始同情那个出走的女人了，她用自己出走的代价使郝仁医生的生活恢复原状，但是普桑子发现，她对燕飞琼的同情愈深，她对郝仁医生的失望就愈大。

虚构者说

我在继续叙述他们的日常生活，普桑子正深陷在这种日常生活中，城里的人正用颓丧而销魂入魔的状态抵抗着战争的到来，普桑子却开始变得理智起来。

爱的荒漠

在离开王品时，普桑子是那么想念他，她想拥有他们之间的夜晚，她想在那种销魂的时刻与王品有切肤之爱，她了解他：只要她愿意，只要她什么时候愿意，他就会把她带入到销魂的夜里去；她了解他：他正在等待，他已经给予了她时间，所以，他在用所有的耐心等待着她的身体；她了解他：他在控制着自己的感情，控制着他对她的渴求。

普桑子今天晚上开始准备到王品那里去，她用花露水擦了擦自己的脖颈，这之前，她还坐在浴盆中洗了一个澡，她让自己的身体尽可能地芬芳、纯净，尽可能地充满爱的欲望。

只有这样她才会冲破心灵中的挫折，她才会接近王品的身体。肉体的交融是让普桑子真正接受王品爱情的另一种道路，如果她的心灵想接受他，而她的肉体一直在抗拒的话，那么她实际上并没有接受他，她一直迷失在爱的荒漠之中，她想走出荒漠，走到那个男人的身边，普桑子感到自己正在努力，她还感到只要多给她些时间用来遗忘，那么她肯定会忘掉那些不愉快的记忆。

她又敲开了王品的门，很显然王品正在等待她，倾尽心心地

等待着普桑子的出现，他那被绿色窗帘覆盖住的窗户把世界与他们隔开，他楼下的水壶正冒着热气，一种家的气氛使普桑子感到她今晚一定能走出那片荒漠。

王品给她倒了一杯咖啡，是来自巴西的颗粒咖啡，王品告诉普桑子这咖啡已经煮了好久，他问普桑子有没有嗅到香味，心不在焉的普桑子嗅了嗅杯里咖啡的香味，她告诉王品咖啡的香味果然很浓。

王品盯着普桑子，他的目光使普桑子感到一阵眩晕，普桑子突然看到了桌上一张照片，那是一张放大的照片，普桑子透过灯光看清楚了那是一幅女人的照片，王品告诉普桑子：“夏春花刚来过。”“她是给你送照片来的，对吗？”“普桑子，我资助夏春花上学后，她想感谢我，在她带着这种感谢之情时她也就对我有了情感……”“哦，情感，夏春花对你有了情感，除此之外呢？……”“普桑子，你要相信我。”“是的，我相信你。”

普桑子挪动了一下身体试图避开那张照片，她要冲破那片爱的荒漠，所以她所做的第一步必须相信王品，因为他期待着普桑子相信他，普桑子再一次涌起一种爱的潮流，她站起来，她又看了看桌上那张照片，她自言自语地说：“是的，我相信你，我要相信你……”她的眼里射出爱的火花，她是爱他的，那是一种无限的爱，她突然之间把这种爱拉近了。

他拥抱着普桑子，他们做着一切爱的准备工作，当他们已经越过那片爱的荒漠，两个人正在想用身体对身体的爱来越过最后的障碍时，普桑子突然轻柔地问道：“王品，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就告诉我一件事，我只想让你告诉我一件事……”“好吧，我答应你，我什么事情都会告诉你……”“在我离开的那些日子里，你跟夏春花睡过觉吗？”“哦，普桑子，你一定要知道这件事吗？”“是的，我想知道。”“那么我告诉你，我跟她睡过一次觉，就一

次，普桑子……”

普桑子的双手正在抚摸着王品的身体，她闭上双眼，告诉自己，噢，他已经说了，他就跟夏春花睡过一次觉，就一次，他把什么都告诉了我，我应该理解他，原谅他，是的，我应该走出那片爱的荒漠，我应该把过去曾经发生了的事情全部遗忘。普桑子侧过身来，有更多的问题纠缠着她，她再一次问道：“王品，你爱过夏春花吗？你跟她在一起时愉快吗？”她本来想问他：“你跟她做爱时愉快吗？”但她没有这样问。噢，夏春花曾经是一个妓女，如果她不是个妓女，而是一个别的女人，比如像雯露那样的女人，普桑子也许会原谅他，普桑子不喜欢她所爱的男人与妓女做爱。

她还没有等他回答，她已经重新返回了爱的荒漠，她抚摸他的身体的双手停止了，她扭过头去，她告诉自己：他为什么偏偏跟一个做过妓女的女人做爱？她在灯光下翻滚着身体，仿佛她的身体已经被猫抓破，后来，她站了起来，从他的床上爬了起来，她痛苦得要命，她知道在今晚她那沐浴过的散发出香气的身体再也不可能给他了。

普桑子下了楼，她以为他会追上来，把她的双肩紧紧抓住，像过去一样告诉她：我爱的是你，普桑子，普桑子，我爱的是你。也许，他会使陷入危机之中的普桑子重新回头。但她到楼下时，世界是那样安静，她既没有听到他下楼的声音，也没有听到他在喊她，也许他还躺在他的床上，那张床是一片爱的荒漠。

普桑子拉开门走了出去，夜色是多么凉，转眼之间已经是深秋了，日子过得多么快啊，普桑子抱着手臂，她的外衣留在王品的卧室了，她抬起头来，看一看他屋子里的灯光，后来那灯光突然熄了。普桑子有点伤感，她的走并没有使他难受，他竟然熄灯睡觉了，他躺在他的床上，普桑子想，就让他躺在那片爱的荒漠

中好了。

她孤寂地抱着双肩走下去，街上的人们正在匆匆行走，也有一部分人，他们耸着肩，摇摇摆摆地走着，普桑子想，战争也许确实要到来了，就让战争早点到来好了。

杨 玫

普桑子看见杨玫坐在郝仁医生的诊所时，她突然觉得难以言喻，虽然这是她意料之中的事情，燕飞琼已经离开，杨玫的目的达到了，那么，郝仁医生肯定会与杨玫重新生活在一起。然而，当她看到杨玫的身影时，她还是觉得太快了些，普桑子觉得难以言喻是因为郝仁医生明明看透了杨玫，却又这么快地与她重归于好。杨玫身穿墨绿色旗袍和墨绿色大衣，置身在郝仁医生的诊所，她的目光是那样怡然，脖颈高仰，仿佛在宣布她与一个女人的战争结束了，她是胜利者，因而她要保持着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普桑子还发现，杨玫坐在诊所，她的目光像是在盯着自己的店铺，而她盯着自己的店铺不如说是在盯着自己，女人的那种敏感使她感到了那双目光的寒气。终于有一天，普桑子的店铺中走进来一个女人，她带来普桑子所熟悉的墨绿色，同时也把她目光中的寒气带了进来。

她对普桑子笑笑，普桑子不知道她为什么要那样笑，她似乎想唤回普桑子的回忆，穿着高跟鞋来回在店铺里走了几圈，似乎想说：我认识你，几年前你就坐在郝仁医生的诊所里……

普桑子想，也许她已经知道了我和郝仁医生从前的关系，那就让她知道好了，总之，那些事情早已过去了。于是，她就转移目光，取来算盘，打开账本，她表面上是在算账，实际上只是告

诉杨玫她正在忙着，请她别打扰她。

她拨弄着算盘的声音并没有使她离开，相反，她坐在了那把椅子上，她仍然微笑着看着普桑子，当普桑子停止了声音抬起头来问她到底有什么事时，她低声说：“我知道你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我告诉你吧，郝仁医生既不爱燕飞琼，也不爱我，他爱的是你……所以，我想知道你到底用什么样的魅力来吸引郝仁医生……”

普桑子看着她心平气和地告诉她：“你已经成功了，燕飞琼已经被你逼走了……我想，你应该收场了……”

普桑子看到的是一种让她感到恐怖的微笑，她就用那样的微笑看着普桑子：“我来这里的目的是想看看你，普桑子，除此之外，我不会伤害你，你知道燕飞琼虽然走了，郝仁医生又重新跟我生活在一起，但是每当晚上到来时，他就把自己锁在另一间房子里，看上去，他对我根本不感兴趣，无论我怎样取悦他都无济于事……我想到了你，普桑子，你是念过书的女人，你跟我不一样，告诉我，我怎样做才能让郝仁医生对我有兴趣……”她的微笑渐渐地消失了，仿佛被一种阴云挡住了。

普桑子看着她脸上疲倦的痕迹以及失眠的痕迹，看得出来，杨玫刚才所说的是一番真心话，这确是普桑子没有意料到的事情，她原来只以为燕飞琼走了，郝仁医生只能与杨玫重归于好，他确实与她“重归于好”了，但那只是表面的现象，正像杨玫所说，他每天晚上把自己锁到一间屋里去，他用这种方式拒绝着杨玫，也用这种方式折磨着杨玫。

在杨玫没有告诉她这番话之前，她对这个女人充满了厌恶，就是她使她在多年以前感受到了她高跟鞋那令人惊恐的声音，也就是她使燕飞琼离家出走，这样一个没有同情心和爱的女人正像郝仁医生所说的一样，她只有一种嗜好，就是爱钱如命，而这样

一个女人，此时此刻却期待着郝仁医生对她的爱。普桑子的那种同情心又开始燃烧，她想告诉杨玫，一个女人必须具备最本质的东西，那就是善良，她也想告诉杨玫，一个女人如果能让一个男人真正爱她的话，首先她必须去真正爱他；她也想告诉杨玫，你爱一个男人时，并不意味着他就爱你；她还想告诉杨玫，爱就像一片荒漠，男人和女人都不停地在这片荒漠中行走，除了行走之外，你别无去处，那是最幸运的事了，也许，更多的男人和女人，却无法走出爱的荒漠，他们只有在荒漠中焦渴地死去。

但是她什么话也没有告诉杨玫，那些语言就像云朵一样在她身边飘荡，更像孤单的石头不知由她的手势掷向何方。但不管怎么样，她同情杨玫的同时，事实上是在同情自己，她把那些话想告诉杨玫时，事实上也是在说给自己听，她也许是世界上那些能与自己的迷惘作战的女人之一，尽管她走在爱的荒漠，但是她一直想通过时间来战胜自己，使自己从爱的荒漠之中真正地走出去。

与郝仁医生在海边散步

普桑子离郝仁医生是那样近，他们竟然在散步时相遇。这时，暮色在上升，普桑子看到郝仁医生时感受到了他也正在爱的荒漠中行走。普桑子已经有好久没有见到郝仁医生了，自从上次见到杨玫不久，他的诊所突然关闭了。普桑子即使在暮色中也能看到郝仁医生的颓丧情绪，他对普桑子说：“战争将降临，我不想再开那家诊所了。”“那你准备怎么办？”郝仁医生说不知道。

他们不知不觉地已走在一起开始散步，郝仁医生说我们到海边去好吗？普桑子知道他到海边散步的惟一目的就是想避开别人

的目光。普桑子同意了，她想在散步的这一阶段安慰一下郝仁医生，让他从那种颓废状态解脱出来。

然而，令普桑子感到费解的是郝仁医生似乎极不愿意普桑子谈论杨玫的事情，后来，他终于忍不住了，他站在海边大声对普桑子说：“普桑子，我根本无法再跟她上床睡觉，我对她的身体充满了真正的厌恶，我之所以让她住在我家里，是为了让她停止她的叫嚷……”

海水冲上岸来，郝仁医生的上半身和面孔都被夜色遮住，他告诉普桑子，他是一个医生，他曾经治愈过别人的病，但他却无法治愈自己的病，他的双脚陷在潮汐中，他的声音有些断断续续，他还告诉普桑子，这个世上惟一让他感到美好的事情就是阿乐和普桑子，然而，他却没有能力可以掌握自己的生活。

普桑子想再次让他面对现实，她想告诉郝仁医生，应该给杨玫一点时间，也许她会变成另一个女人……郝仁医生再次拒绝谈论这个话题，他似乎真的已经对杨玫产生了厌恶，然而他又无法摆脱她，他的最大痛苦就是他从来也无法去操纵自己的命运。普桑子记得自己曾经想永远扑在他的怀抱，有一段时间普桑子是那么需要他，然而，他却把普桑子推开了，等到他需要普桑子时，普桑子已对他没有爱情。她现在只是一个安慰者，她不愿意看到他与杨玫的关系变得那样糟糕，她支持燕飞琼出走，也就是希望几个人的战争由此停止下来，但她没有想到，燕飞琼离开之后，郝仁医生却陷入了颓废状态。

郝仁医生突然抬起了头，他恳求地望着普桑子，这种恳求的目光普桑子曾经从陶章的眼睛里发现过，她知道郝仁医生一定有什么重要决定想告诉自己。

“普桑子，你肯跟我走吗？我们带上阿乐到另外一个地方重开诊所，只要你肯答应我，我们马上回去准备，尽可能远走，走

得愈远愈好，不要看见任何熟悉的人，不要让任何人干扰我们的生活……”这并不是普桑子愿意听到的话，因为她从来也没有想到她要带上阿乐与郝仁医生出走，自从上次归来之后，普桑子就变得成熟了，她对自己说：我再也不会离开这座城市了。

重要的也许不是这些，重要的是普桑子在岁月的流逝中已经不再爱郝仁医生，也许自从他表现出他对生活的手足无措的逃避，自从他表现出他对生活手足无措的颓败之后，普桑子就对他没有了一种信心，当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丧失信心时，爱也就不存在了。

通过岁月的流逝，普桑子现在变成了一个安慰者，她告诉郝仁医生，她永远也不可能跟他出走，她重述着现实中的一切，重述着作为医生的他的重要性，然而，普桑子没有想到，这样的谈话却使郝仁医生变得更加颓废，他的脚在潮汐中走来走去，他大声告诉普桑子：“不要对我指手画脚，不要劝诫我怎么做……”普桑子的心抽搐着，她问自己：难道我伤害了他吗？难道他就那么脆弱不堪一击吗？

无论如何，这次谈话失败了，普桑子作为一个安慰者很明显地也失败了。普桑子站在黑暗中看着在潮汐中走来走去的郝仁医生，这又是一个与王品和陶章截然不同的男人，他在潮汐中走来走去，仿佛不知道是应该走到岸上去呢？还是走到大海的浪尖上去？

普桑子看着这种情景，她感受到的只有失望，对这个在潮汐中走来走去的男人的失望。后来，他还是上岸了，普桑子说我们回去吧！他们便离开了海滩，郝仁医生和普桑子通过今晚在海滩的散步之后清楚了两件事情：普桑子永远也不会跟着他实现自己的出走的计划；今天晚上，郝仁医生注定要回到杨玫身边去。

虚构者说

普桑子一次又一次地对男人失望，在失望中她看到了男人委顿不堪的精神面貌，她摒弃男人们在生活中堕落的嘴脸，但是她看到的是委顿、颓废、自暴自弃……

普桑子怎么会跟着郝仁医生这样的男人出走呢？也许任何女人在那样的时刻都会拒绝郝仁医生的恳求，也许只有一个人会跟随郝仁医生出走，这就是世界上那个最爱郝仁医生的女人。然而，郝仁医生身边并没有站着那个女人，站在郝仁医生身边的是普桑子，普桑子到底是郝仁医生的一个什么女人呢？也就是简言之，普桑子到底是郝仁医生的谁？

普桑子盯着他在黑暗中浮沉不定的面孔，男人们口口声声请求一个女人去爱他，可男人们犯下的同一毛病就是，他们从来也没有为那个女人设身处地想一想，那个女人为什么要爱他，他身上有什么东西让那个女人去爱他。

在时光的流逝中，郝仁医生身上迷人的光彩已经从普桑子心灵中丧失，他现在变成了一个在潮汐中走来走去的男人，稍有风浪扑来就会把他淹死。普桑子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中，慢慢地丧失了全部热情，她甚至忘记了在一个夜晚他与她共同创造了他们的女儿阿乐这件事情，她甚至忘记了曾经被她迷恋过的那个穿着西装的郝仁医生。

战争也许真的要到来了，普桑子在战争降临前夕感到的这座城市就在她的窗外，她在人们的狂欢混乱之中保持着她的灵魂。

灵魂有时候是不存在的，它只有在人回归到自己精神的幻象之中时才会出现。普桑子在剩下自己一个人时感受到了自己的灵魂，她还感受到了自己的激情，她在黑暗中走出去，那只可爱的鹦鹉已经睡着了，不再叫嚷着普桑子的名字，母亲和阿乐也睡着了，在战争到来之前一切都是静悄悄地。

普桑子突然异常地想念一个人，为了证实自己对他的想念有多深，普桑子决定到他身边去，她轻轻地把门拉开，先让自己的身体出去，再把门掩上，她的激情正在弥漫着，普桑子对自己说：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多么爱他，就像现在这样，所以，过了这个时刻我也许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我要尽快回到他身边去。

不

已经是夜里三点钟了，普桑子并不知道夜已经这么深了。她任凭自己的意志将她带到王品的门口，她把手伸出去，王品没有给过她钥匙，她也没有跟王品要过钥匙，她将手伸在黑暗中，在敲门之前她的手在颤抖着。一路上她听着自己的脚步声，那是一种爱情的脚步声，天啊，爱情，为了害怕自己将在天亮之前完全改变的信心，普桑子多么希望尽快到达王品身边，她想到并享受到他那暧昧的令人目眩的亲切目光，那目光就此让她晕眩，让他们的肉体交融在一起，她把手伸在了空中。

她用右手，那颤抖的右手拍击着门，这是从未有过的敲门方式，普桑子只是在遥远的孩提时代才会如此地敲门，因此要敲开一个被普桑子所爱着的男人的门，这正是普桑子想扭转心灵的障

碍的一个好时机，因为在过去的日日夜夜里，她与王品的关系似乎一直没有前途，而最为关键的原因来自普桑子，时间把记忆涂改得轻盈了，一种爱的过程确实需要时间，普桑子已经确认自己是爱王品的，她等待着门突然地打开，随着她的呼吸声变得急促，爱情会带着她的躯体在黑暗中寻找他的另一个形体，爱情会给予她一种更加明确的力量，那就是真正地扑到他的怀中去。

普桑子的右手在空中没有放下来，她已经听到了声音，听到了楼上的脚步声，那脚步声清晰地传来了，普桑子清醒地知道王品就要下楼了，再过几秒钟，他就会打开门，他知道她会突然出现吗？他了解她对他热烈的爱情吗？他的脸上会出现惊喜的神情吗？普桑子觉得王品在今天晚上已经成为她真正的恋人了，她侧耳倾听着脚步声，那脚步声起初是混乱的，好像他在不停地移动脚步，在原地移动脚步，后来他突然下楼来了，一阵热血再一次涌上普桑子的面颊，她想等他打开门时，她一定会扑进他怀里。

脚步声正在向着门移动，也就是向着普桑子移动，脚步声到达门口后突然停止了，普桑子听到了他的呼吸声，那呼吸声似乎顺着门板飘忽过来，门打开了，又一阵热血涌上了普桑子的面颊，然而她并没有像她自己所想象的那样迅速地扑在王品的怀抱中去。“哦，普桑子怎么会是你？”她听到了王品惊讶的声音，一阵难以言喻的、滚烫的呼吸飘到了普桑子的面前，普桑子仍然站在门外，她看到了王品的目光，他的目光在黑暗中闪动了一下，普桑子告诉自己，他一定没有想到我会突然出现，因而看上去他似乎处于一种警戒状态，或者他刚才已经进入睡眠了，我把他的梦打断了，他不知道现在是梦呢还现实。普桑子在黑暗中把他轻轻地拉进了里屋，就在她把门关上的那一瞬间，他突然大声说：“不，普桑子，不……”

普桑子走过去依偎着他的怀抱，但是他依然说着不，普桑子

并没有感到困惑，在这个夜晚，普桑子已经变成一个爱情中的女人，王品虽然不停止地在说着不，但普桑子并没有感到他正在阻止她再向前跨一步……

普桑子拉开了灯，她看到他在哆嗦，虽然那是一种轻微的哆嗦，普桑子感到也许他感冒了，而且他只穿着一件薄薄的睡衣。

普桑子上了楼梯，她想给王品去拿一件外衣，她把他身体的哆嗦归为受到了寒冷的刺激，就在普桑子上楼梯的那一瞬间，他又大声说：“普桑子，不……普桑子……”普桑子回过头看了他一眼，他正站在楼下，他的身体似乎比原来更加哆嗦了，普桑子心里在说：“他病了，他感到寒冷……”她上了第二级台阶，在这当中，她每上一级台阶都要听到王品那惊恐而哆嗦的声音：“不，普桑子……”

普桑子已经上完了最后一级台阶，她冲进了卧室，里面没灯光，仿佛卧室比楼下更加漆黑，普桑子在房间里停留了半秒钟，她辨别不清方向，也许是她被他刚才的声音弄糊涂了。

但是她想起来了开关的位置，它就在他的床边，那里吊着一盏小小的台灯，有一根淡蓝色的绳子吊在空中，有一次普桑子在暮色中坐在床头，为了掩饰自己忐忑不安的心情，她伸出手去一会儿把灯拉亮，一会儿又将灯熄灭，哦，必须找到那根淡蓝色的绳子。

她抓住了那根绳子，就在她晃动了绳子的那一瞬间，灯突然亮了，她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叫声，一阵热浪冲上脸颊，她看到了一个女人，她惊恐地躺在床上，用被子的一角覆盖了她那无遮无盖的面颊，夏春花，普桑子叫出了她的名字。

就在她叫出夏春花名字的那一瞬间，她突然听到了楼下那哆嗦的喊叫声：“普桑子，不，普桑子，不，不，不……”

普桑子平静地下了楼梯，涌上她面颊和身体中的那些潮汐就

在她看见夏春花的那一瞬间突然地消失了。

王品站在楼下，他仍然在说着刚才的话语，仍然在不断重复着那个不字，普桑子站在他面前，她过去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会如此地哆嗦，她相信：已经没有障碍需要她来突破了，在这个晚上，从她的热血突然消失的时候，她已经看到了一个浑身哆嗦的男人形象，她相信，从此以后，她一直想在时间中等待的那种和谐的爱情结束了。普桑子平静地看了他一眼，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变得那样平静，啊，肉体，连肉体中的那些障碍也都彻底地消失了，剩下的只是更清醒的东西，普桑子走出了王品的房间。

她在时间中前行

没有人知道普桑子在那天晚上受挫的情景，没有人看见她走出那座小楼以后又回到了家。第二天早晨，普桑子家的鹦鹉很早就叫嚷开了：普桑子，你早，普桑子，你早。而普桑子久久地站在鹦鹉下面，她开始喜欢上这只鹦鹉了。从那天早晨开始，普桑子清醒地知道另一种生活已经结束了，她站在院子里，小阿乐听到鹦鹉的叫声后也跑出来了，她扑进普桑子怀抱，普桑子抚摸着她的面颊，她隐隐约约地感到这个女孩子会尽快长大。她在不久之后将代替自己，阿乐，这个浑身散发着乳味的女孩，普桑子清醒地知道，等到阿乐长大以后，自己也就老了。

普桑子把阿乐重又交给了母亲，连母亲也没有看出来普桑子昨晚经历了受挫，经历了失眠，经历了生活和时间给予她的遭遇，早晨的阳光照在普桑子面颊上，在战争到来之前，普桑子已经经历了人的战争，她是那样平静，从今以后，似乎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不可以把她伤害了。

她打开店铺的门，迎来的第一个人就是王品。

王品忏悔

事实上，普桑子已经平静了，从她看见夏春花和王品的床上的那一瞬间，她的爱情已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致命的一击，她变了，她知道自己永远也不会像从前一样了。所以，当她看到王品的那一瞬间，她就像看见一个陌生人一样，确实如此，在王品开始站在柜台前作忏悔时普桑子感到的只是一种话语，仿佛这种忏悔与她自己没有关系。

在王品的忏悔中，王品为自己找到了两种原因。

其一，由于普桑子拒绝王品，使王品久而久之感觉不到普桑子对自己的爱，他开始沮丧，在漫长的异乡生活中，他感受到了孤独，在普桑子反复无常的态度之中夏春花却一次又一次表示对他的爱情。

其二，王品告诉普桑子，在与普桑子交往的整个过程中，他总共与夏春花发生过两次肉体关系，第一次是普桑子出走的日子，是在一个异常寂寞的夜晚，第二次是昨天晚上，他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见过普桑子，就在这样的时候夏春花来了，她说战争快要来了，真可怕，我们就这样开始拥抱在一起。

讲完了这两种原因之后，王品就开始忏悔，他仍然告诉普桑子，他在世界上最爱的女人就是普桑子，他希望普桑子能够再一次原谅他。普桑子坐在店铺中，在这片爱的荒漠之中，她的心已经变得坚定了，她的沉默无语意味着她已经没有什么话可告诉王品的了，从那天开始，普桑子再也没有为这个男人迷惑过，也没有为这个男人而痛苦过。

王品的忏悔只是让普桑子听到了男人的另一些语言，他们的借口是一个极好的庇护所，在这个庇护所里普桑子看到了一个浑身哆嗦的男人形象。普桑子的沉默似乎也在告诉王品，他是有希望的，她并没有拒绝他，王品告别时对普桑子说：“我会等你，并且一直等下去。”普桑子看着他的背影，她感觉到他已经走远了以后才喘了一口气，她知道一个故事已经彻底结束了。

蝴蝶博物馆

自从普桑子从心灵中结束了她与王品的故事以后，她在空隙的时间里经常陪伴着那些蝴蝶，一个大胆的想法诞生了。她想开一家小型的蝴蝶博物馆，她把這個想法告诉了母亲，母亲对普桑子说：“你想去做的事情就尽早去做吧，母亲已经老了。”有了母亲的支持以后，她就开始了为这个梦想而做的一切准备工作。

普桑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一家铺面，租下来——使其变成博物馆。普桑子开始在城里寻找一间房子的时候，她似乎是在寻找着耿木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耿木秋给她留下了那些蝴蝶。时间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度过，耿木秋给她留下了那些蝴蝶。时间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度过，耿木秋再没有露面，但普桑子似乎从来也没有把他忘记，而且，当她对现实愈来愈失望时，她对耿木秋的怀恋之情就更加深。

铺面最终出现在普桑子眼前，当普桑子看到郝仁医生关闭已久的诊所时，她突然惊讶地感觉到如果郝仁医生不想再开诊所的话，那么，那间铺面无疑是最好的蝴蝶博物馆。

普桑子等候了两天，期待在街头或者诊所里能够看到郝仁医生，但是在这两天里，她连郝仁医生的影子也没有见到过。他一

定呆在家里，他把自己藏在屋子里，他用这种方法来延续他颓废的梦想，普桑子对自己这样说。

普桑子来到了郝仁医生家，她敲门之前有些犹豫，她知道杨玫如果看到她的话无疑又会找郝仁医生和她的麻烦，但尽管如此，她还是很坦然地敲了门，因为她清楚，她来找郝仁医生的惟一目的确实是为了与他商量那间铺面的事情。

开门的是郝仁医生，见到普桑子后他的脸上闪过不可思议的一种神情，他对普桑子说：“我刚想去找你呢？普桑子。”“哦，你找我有事吗？郝仁医生？”普桑子坐在客厅里的那只木沙发上侧过身来问郝仁医生。

郝仁医生急切地告诉普桑子，他已经不可能在这屋子里呆下去了，他之所以迟迟没有离开，是他心存期待，希望普桑子肯与他一起离开，而且是带着他们共同的女儿阿乐一块离开。他蹲在普桑子膝头前，普桑子看了看四周说：“杨玫到哪里去了？”郝仁医生说：“别在我面前提她的名字，这个充满欲望的女人几乎将我置于死地……她不知道我对她已厌恶至极，她现在肯定又到夜总会去了……普桑子，我的现实生活确实糟透了，要多糟就有多糟，我如果再呆下去，我会在战争到来之前死去……普桑子……”普桑子站了起来，她想着那些乙醚味，一个医生身上散发出来的独特的气味，可现在她再也嗅不到这种气味了。她不喜欢郝仁医生蹲在她身边，将双手放在她膝头上，而且，他的声音不会唤起她的任何同情，她记得自己在海边曾经坚决地告诉过郝仁医生，她永远也不会跟他走的，她这样说已经宣布了她与郝仁医生过去的那段情缘的结束，但是他好像没有听见过那些话语，当时他站在潮汐中走来走去。

普桑子决定第二次宣布她在海边说过的那些话语，就在她刚想说话时，她听到了钥匙的转动，屋子里静极了，普桑子清理了

一下喉咙，她知道是杨玫回来了。

杨玫把门打开后便砰地关上，她的身体似乎全都倚在那道门上，后来她来到郝仁医生旁边，她将一根指头抬起来举在空中大声对郝仁医生说：“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已经听到了，你想带着普桑子离开……”

普桑子觉得事情再次被弄糟了，她不想参加郝仁医生和杨玫的战争，她忘记了自己到底是来干什么的，总之，有一点很明了，她不是来参加郝仁医生和杨玫的战争，她拉开门然后砰地关上，她不屑于这样无聊至极的战争，她要从他们之间走出去。

夜风已将她那绷紧的神经吹凉，她走遍了一条又一条街道，多少年来她一直是这样独自在夜风吹拂之下散步，夜风吹凉了她的身体，她终于想起来她之所以到郝仁医生家里去，是想问问郝仁医生，如果他不再想开那家诊所了，那么她想租过来，但是这件事还没有来得及开始谈，另一种糟透了的事情却已经发生了。

蝴蝶博物馆，再也没有比这样的梦想更让普桑子感到震惊喜悦的事情了，她突然想到了自己的那间店铺，为什么不可以把它变为蝴蝶博物馆呢？她终于恍然大悟，自己守候的那间店铺也许是整座城最好的铺面之一，如果把它变成博物馆，那么肯定会有不少人走进博物馆，那些在战争到来之前过着游移不定的生活状态的人们，如果他们看到这些美丽斑斓的蝴蝶标本，那么，他们一定会问这些蝴蝶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普桑子回到家后想把这个想法告诉母亲，但母亲和阿乐都已经睡了。她回想起母亲告诉她的话，相信母亲在这件事上会支持自己，只是她还得另开一间店铺，因为三个人的生活得靠那家首饰店微薄的赢利来支撑。

普桑子来到了那些蝴蝶中间，她坐下来，她仿佛与耿木秋在南方捕捉蝴蝶时坐在山坡上，那个给她带来过初恋的男人，似乎永远是普桑子在生命旅程中最为重要的伴侣，他消失了，但他却

给普桑子留下了蝴蝶。

“我把她杀死了，普桑子”

普桑子刚把店铺打开，就看见郝仁医生走了进来，他浑身颤抖着告诉普桑子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把她杀死了，普桑子。”

普桑子退到墙角，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这句话却听得很清楚，他浑身颤抖告诉给普桑子的确是这句话：“我把她杀死了，普桑子。”普桑子慢慢地从墙角走到柜台前面，她对自己后来的镇定感到惊讶，她低声说：“郝仁医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把谁杀死了？”

郝仁医生好像是刚从地狱之门走出来的一个囚徒，他满脸的疲惫，满脸的灰尘，满脸的惊恐，他告诉普桑子，昨天晚上普桑子走后，杨玫就像一个疯子一样逼问郝仁医生到底什么时候带着普桑子出走，郝仁医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砸碎了墙上的挂钟，砸碎了一切可以砸碎的东西，后来他拎着箱子就要离家出走，就在这时，杨玫跑上来抱住了他的腿，郝仁医生弯下腰去掐死了她。“我把她掐死了，普桑子，我终于把她掐死了，多年来，她一直干扰我真正的生活，这个没有廉耻的女人，这个充满欲望的女人，我终于把她掐死了……普桑子，你肯跟着我逃走吗？普桑子我现在怕得要命，我把她掐死后一直在等待天亮，因为我知道只有天亮以后我才会见到你……普桑子，你肯跟着我走吗？”

普桑子镇静地听着这一切，她惊异于自己竟然从容不迫地听着这件杀人案件，她惊异于自己在第二天早晨醒来之后，一件真正的悲剧正在等待着她，她惊奇地咽下去了快要涌出来的泪水，这件使店铺暗淡无光的悲剧在骤然之间彻底把普桑子笼罩住了。

普桑子突然意识到郝仁医生正在等待着她的回答，也许是等待着普桑子的选择。他把所有的赌注全部押在了普桑子身上，似乎只要普桑子说一个不字，他就会倒下去。他把所有的惊恐和希望都为此交给了普桑子，似乎生活中再没有另外的选择。他把一个男人最虚弱的一面展现在普桑子面前并且强硬地打算让普桑子扮演一个拯救者。他把一个男人全部的职守忘记得干干净净，在普桑子面前再次扮演了一个可怜者的形象……

普桑子给他倒了一杯水，她的声音仍然是那样亲切、温柔，她说：“喝口水吧，郝仁医生……”她本来应该告诉他，你把事情弄得多么糟，你为什么把她掐死了……她本来想告诉他，你知道杀人是要抵命的吗？你知道你现在面临的危机吗？

郝仁医生接过那只杯子，砰的一声，普桑子听到了砰的一声，那只瓷杯摔在地上，白色的瓷碎片就在普桑子脚下，“普桑子，跟我走吧，我们可以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到一个别人无法看见我们的地方去生活……”普桑子咀嚼着“生活”这个词汇，一缕阳光射进来，照在她那盘起的发髻上，她的头发乌黑、厚密，当她的脸转过来时，阳光恰好照在她的鼻梁上，“生活”，普桑子咀嚼着这个词汇，她突然想起了自己的梦想，要让这间店铺办成蝴蝶博物馆，她抬起头来，她收藏好的那些蝴蝶不久之后将镶嵌在玻璃罩子下，很多人将看见那些蝴蝶。“普桑子，跟我走吧……”郝仁医生的手伸了过来，普桑子往后退了两步，普桑子突然用不高不低的声音说：“你走吧，你快走吧，我是不会跟你走的，我是永远也不会跟你走的……”“永远，你在说永远……”“是的，永远。”

普桑子面对着墙壁，说完了“永远”这个词后便感到身后的那个影子消失了。许久以后她转过身来，店中就她一个人，她来到了门口，郝仁医生的影子已经看不到了，也许永远也看不到

了，普桑子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无论如何都已经发生了：郝仁医生已经在昨天晚上掐死了杨玫。普桑子告诉自己，郝仁医生应该去自首，他已经杀死了人，她后悔自己没有把这个道理告诉他。

寻找郝仁医生

普桑子还是放下了手里的活计去寻找郝仁医生，她曾经去过郝仁医生家的门口，她伸出手去敲了敲门，但屋里没有一点声音，普桑子后来再不敢继续敲门，因为她想到了死者，想到被郝仁医生掐死了的杨玫，那是一种可怕的场景，杨玫躺在地上，一个被掐死的人是不会闭上双眼的，因而，杨玫的双眼睁大着望着天花板……普桑子感到一阵悚然，她的脚步开始错乱，她慌乱地跑下台阶。

普桑子现在明白了，郝仁医生已经没有家了，只要杨玫躺在里面，郝仁医生就再也不敢回去了。那么，他会到哪里去呢？普桑子想起了旅馆，他会不会住进旅馆中去呢？

普桑子终于开始由路边的那家小旅馆开始寻找郝仁医生，她的身子闪进去又走出来，旅馆的服务人员诧异地看着普桑子。普桑子已经来到了那座熟悉的旅馆，这是王品曾经住过的旅馆，门口的那棵紫藤树上的花瓣已经全部凋零，普桑子在树下迟疑了一会儿还是走进了旅馆的大厅，她再一次扑空了，服务人员告诉她：他们认识郝仁医生，但已经好久没有看见他的影子了。

普桑子奔波了一天后感到很疲倦，她走进了一家茶馆，她问自己，我找郝仁医生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后来她终于慢慢明白了，她找郝仁医生是为了劝郝仁医生去自首。

普桑子告诉自己，总有一天会有人发现郝仁医生家里的尸

体，总有一天，会有人发现。

“普桑子，”突然听到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普桑子抬起头来，一个身穿灰色长衫的男人已经站在她身边了，“普桑子，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的脸色这么难看？”

普桑子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看到王品了，她几乎已经将他忘了，忘记一个人的方式有时候是异常简单的，而普桑子忘记王品的方式是王品造成的，王品让普桑子看到了更真实的场景，在真实的场景里，语言早已消失。普桑子在真实的场景中看到了王品，因为她过去一直在想象中与王品接触，而真实才是最重要的，普桑子在真实中看到了自己想象的失败，所以，她中断了对王品的想象，也就中断了对王品的记忆和爱。

一个昔日的恋人现在变得如此陌生，他的话语不再对她有亲切的感染力，他的气质不再对她有吸引力，她不再用想象的目光去看他时，他变得实际了，普桑子看到了他的倦容。他告诉普桑子，他的书已经写完了，他问普桑子想不想看他写的书，普桑子摇摇头，她的目光开始变得涣散，她想到了那些蝴蝶，她告诉王品：“我没有时间去读你写的书，我想做一件我自己的事情。”王品问普桑子，她到底在做什么事情，那件事情能不能告诉他，普桑子抬起了头。

她看着他，他的面容困倦，他似乎没有睡好觉，所以，他的眼神中没有力量，对普桑子而言，他眼神中缺少她所期盼的那种力量，所以，她不信任他，他已不是她能倾诉梦想的人，他已不再是帮助她轻托起蝴蝶之翼的那个男人，简而言之，他已不再是她幻想中的一个男人。

她不信任他，是因为她深信他不了解她的梦，他不会像她自己一样痴迷地去爱蝴蝶，他也不会把蝴蝶当做她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会像她一样去爱蝴蝶，除了耿木秋之外。

普桑子的心变得漠然了。

王品说：“既然你不想告诉我，那就算了，我想告诉你的是，我要离开了，普桑子，我想……我已经没有必要留在你身边了……”普桑子看着他，他怎么可以把他自己的生活与我连在一起，他留在这座城市并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他自己。

王品起身走了，普桑子捧着那只茶杯，她呷了一口又一口，里面的绿茶使她开始清醒，她告诉自己，郝仁医生一定离开这座城市了，所以我在这座城市里去寻找他，真是荒唐至极。

死者身上的异味

半个多月后的一个早晨，郝仁医生家的一个邻居在窗口嗅到了一种异味，由于这种异味难以忍受，他就开始搜寻异味的来源之地，他顺从于异味在风中飘来的方向寻找时终于发现异味是从郝仁医生家半敞开的窗户中传来的。于是他开始敲门，但他终于意识到他已经有半个多月没有看见郝仁医生了。为了消除这种难以忍受的异味，他在另一邻居的配合之下打开了郝仁医生的窗户，两个人犹豫了一下决定还是先到屋里去清除这种异味，后来，他们来到了屋里，他们的喊叫声几乎将一座城市的人们从午休中喊醒。据他们两人说，杨玫的身体上已经爬满了蛆……除了死者身上的异味和爬满的蛆震撼着一座城市的人们之外，城里的警察局开始出动了大批人马，普桑子闻讯赶来时，郝仁医生住的那幢住宅已经被警察局包围。身着黑色制服的警察使普桑子感到郝仁医生掐死杨玫的罪恶已经昭示在阳光下面了。

阳光，这是十二月底的阳光，普桑子站在阳光下面，她已经嗅到了那种异味，那是一种从腐烂的皮肤中散发出来的异味。普

桑子感到想呕吐，她便离开了。

警察局在到处寻找着郝仁医生，凡是与郝仁医生熟悉的人都被传讯到警察局，普桑子也是其中的一个。

问：郝仁医生到哪里去了？

普桑子第一次坐在警察局的传讯室里，两个穿黑色制服的警察正在提问记录。

问：他们说你是郝仁医生的密友，请问你这个传说属实吗？

普桑子说：不错，我是郝仁医生的朋友之一。

问：听说你曾经与郝仁医生谈过恋爱。

普桑子说：不错，有这回事。

问：后来呢？好像不久之后就分开了，你们是因为什么分开的？

普桑子说：我记不清了，时间似乎已经很久了……

问：你慢慢回忆一下，不着急，你要回忆……

普桑子说：我真的记不起来了……

问：听说你后来仍与郝仁医生继续来往？

普桑子说：也许他是医生，病人生病时总是要找医生的。

问：你知道郝仁医生将杨玫杀死这件事吗？

普桑子说：是郝仁医生把杨玫杀死了，不过，他会回来的，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回来，我了解郝仁医生，他不会长久地在恐怖中过日子，他一定会回来的。

问：这就是说你知道郝仁医生杀死了杨玫，你还知道郝仁医生跑了……那么你为什么不来报案？

普桑子说：我一生中从来没有碰到过类似的事情，除了感到

恐惧之外仍然是恐惧，没有人告诉我应该怎样去做。

问：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就告诉你如果你知道郝仁医生回来了，一定要报告我们。

普桑子说：我想我会这样做的。

蝴蝶博物馆

普桑子的蝴蝶博物馆开业那天，是普桑子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那些被战争乌云笼罩住的人纷纷投入到这鞭炮的声音中，孩子们在鞭炮声中穿来穿去，大人们则用好奇的目光盯着普桑子门楣上那只仿做的粉红色大蝴蝶。

普桑子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她身穿白色的旗袍站在门口向着人们频频微笑，她的微笑中洋溢着幸福，这种幸福也许是她一生中所追求的幸福之一，在这种幸福中她看到了一个女人，她就是夏春花，她站在前来观看蝴蝶的人群之外，普桑子很奇怪，王品怎么没有把夏春花带走，是的，王品为什么没有把夏春花带走，普桑子的目光涣散了几秒钟以后回到了蝴蝶博物馆。

普桑子送走了一批又一批观赏者后已经很累了，她刚想把店门关上，夏春花来到了她门口，她已经不再穿女子学校的校服，她穿上了旗袍，淡蓝色的旗袍把她的身体裹在一种蓝光之中，普桑子看了她一眼，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事，夏春花来到了普桑子的博物馆内，她没有说什么话，只是观赏着那些蝴蝶标本，她告诉普桑子如果可能的话，她可以做普桑子博物馆的讲解员。普桑子惊讶地看着夏春花，这个被一层蓝光所包围的红尘女子怎么可以讲解那些透明的蝴蝶，她怎么可能把她从南方带来的蝴蝶标本讲解清楚呢？普桑子又是漠然地摇摇头。夏春花告诉普桑子她出生

在南方，整个少女时代都在南方度过，小时候她就在蝴蝶的天空下奔跑，她的家乡就是一个生长蝴蝶的天国，一个飞满了蝴蝶的巨大王国，她一边回忆一边指着那些镶嵌在玻璃框里的蝴蝶对普桑子说：“喏，这叫红翅法粉蝶，这种蝴蝶生长在南方热带的林区，雄蝶经常栖息在溪流边、灌木旁……喏，这只蝴蝶叫紫斑环蝶，我的故乡潮湿多雨，蝴蝶就飞翔在河流的岸上……喏，这种蝶叫白蚬蝶，小时候在故乡潮湿的山沟里，我经常看见可爱的翅白色的蝴蝶……喏，这叫君主绢蝶，这叫多尾凤蝶……这叫三尾凤蝶……”普桑子第一次听见一个人给蝴蝶命名，在那些收藏蝴蝶标本的日子里，她虽然用自己的生命与蝴蝶亲近，但她并不知道这些蝴蝶的名字，是夏春花给她的蝴蝶标本重新命名，使普桑子感到惊讶的是世界上还有另一个女人像她一样热爱这些蝴蝶，与她不同的是夏春花比她自己更了解这些蝴蝶，夏春花从此以后就这样成了普桑子蝴蝶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

女人：夏春花和普桑子

夏春花身着蓝色的旗袍变成了蝴蝶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之后，常有人私下对普桑子说起夏春花过去的那段历史，并问普桑子为什么让这样的风尘女子做普桑子的讲解员，普桑子笑了笑，她似乎已经对夏春花的那段历史淡漠了，也许是她已经忘记了与王品的那段在旅馆中的会晤的日子，也许经过时间流逝很多事情都变得平淡和不重要了，普桑子对夏春花的接纳是因为两个女人有着共同之处，对那些蝴蝶的热爱。有一些东西也曾干扰过普桑子的内心，比如，夏春花那么爱王品，她为什么不跟着他迁移到别的地方去生活呢？从夏春花那双眼睛里，普桑子有时候也感觉

到了一种淡淡的哀愁。有一天，普桑子请夏春花到茶楼去喝茶，两个女人坐在茶楼的一隅，她们终于开始谈起那段往事。

普桑子说：“春花，据我所知，你很爱王品，你为什么不跟他走呢？”

夏春花眼里的那种淡淡的哀愁终于像流水一样流动起来，她告诉普桑子，是王品将她从泥淖中拉出来并支持她念完女子中学，在她感恩的过程中她慢慢地爱上了王品，她确实想跟着王品走遍天涯，哪怕死也跟着他，但她慢慢感觉到了王品并不爱她，夏春花告诉普桑子：“王品爱的是你，王品是真的爱你……”普桑子摇摇头，爱或不爱对她已经不太重要了，想一想当初为了与王品会晤，她的激情曾像春水一样流动，想一想在那些日子里，她曾把那座旅馆当做一座活生生的地狱，她曾多少次走进那座地狱与王品约会，想一想肉体在震颤，在分裂，在痛苦中的全部语言，现在都已变为烟尘，普桑子的爱在烟尘中飘散，时间的流逝可以让过去的事变成回忆，时间的流逝也可以把过去的痛苦洗濯得干干净净。

普桑子能够让夏春花做她蝴蝶博物馆的讲解员就意味着一些洞穴已经被填满，那些洞穴在另外的时间里可以让虚弱的肉体承担着罪恶和痛苦和恨，而被填满的洞穴上可以跳舞。普桑子今天能够与她昔日的情敌夏春花坐在茶馆里喝茶就意味着，她们能够走在一起就已经不再是情敌，她们不再为昔日的男人而生活，她们已经共同从情网中走了出来，那些折磨着她们的情网已经被她们穿越。

郝仁医生回来的那一天，战争到来了。

普桑子一生中从来没有看见过当她醒来时来到街上看见的那些士兵，母亲告诉普桑子，这是国民党士兵，我们的安宁生活将要被破坏，普桑子。母亲抱着阿乐站在普桑子身边，母亲似乎想阻止普桑子不要再出门了，战争已经到来了，士兵已经占领城市，但普桑子似乎并不害怕那些士兵手中的枪，她告诉母亲她要到蝴蝶博物馆去看看，母亲抓住普桑子的双手对她说：“都到什么时候了，你还要你的蝴蝶博物馆？”普桑子没有等母亲的话说完就告别了母亲。在这座城市，除了母亲和小阿乐对她最重要之外，还有那座蝴蝶博物馆。她身着旗袍穿行在那些大街上走来走去的国民党官兵之间，她似乎无视他们端着的枪，也无视于他们的目的，在她心目中只有那座装满蝴蝶的博物馆。她一路走着，一路在想着那些蝴蝶的名字，她一路走着，一路在想着蝴蝶是怎样被她从南方带到这座城市的，她的耳边飘荡着风，那是来自南方的风，风是被她从南方带这座城市的，那是蝴蝶的羽翼下的透明的风，是可以负载着她生命将她轻托于尘世的风。

一个人已经来到普桑子的蝴蝶博物馆门口，他满身风尘，重新回到了这座城市，正像普桑子深信不疑的那样他总会回来，他决不会带着罪孽浪迹四方，他就是郝仁医生。

普桑子来到他面前，郝仁医生望着普桑子，普桑子从他的目光中已经感到他回来是为了陈述自己的罪恶，把一个人杀死的罪恶。他没有向普桑子讲述他到哪里去了，他也没有讲述奔跑中跨越的栅栏，他只是希望普桑子鼓励他并且帮助他到他应该去的地方去。

普桑子带着郝仁医生来到警察局，郝仁医生对普桑子说：“回去吧，普桑子，现在我要自己走进去了。”普桑子目送着他的背影，她对自己说，在郝仁医生被处以死刑之前——我会去探监的。普桑子走出了警察局漆黑的大门，她穿着白色的旗袍，不顾一切地走在大街上，她的勇气和 her 的美丽使街上的那些穿军服的官兵都把视线集中在她身上。

普桑子想着她的蝴蝶博物馆，也许只有那个地方才是战争席卷而来之后必须用生命守候的，一丝微笑挂在她嘴角，她终于打开门置身在蝴蝶中间了。

她对自己说：现在，无论什么样的战争也休想让我离开这些蝴蝶。她对自己说：现在，我将日日生活在这些蝴蝶中间，直到我自己蜕变成一只蝴蝶，直到有一天我自己也变成一只蝴蝶标本，我可以体验到蝴蝶是怎样变成标本的。

虚构者说

我的小说就这样结束了。普桑子以后的故事我没有继续讲下去，至于她到底会不会在有一天使自己变成一只蝴蝶，而且会不会变成一只蝴蝶标本，那是在别的文字中讲述的故事了。

我要说的是普桑子的那些蝴蝶，曾经某天夜里飞满了我的梦乡。

写完这篇小说，我感到我的身体似乎也在慢慢地蜕变成一只蝴蝶，这对于我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桩幸福的事情，一只蝴蝶在空中飞翔总比一个人在地上行走着要美丽得多，也会轻盈得多。总而言之，我也是希望变成一只标本，我会将这个过程记下来，

让它们化成文字，就像蝴蝶的翅翼在颤动，每颤动一次——我都会感受到离死亡越来越近。